柳生英雄傳

上

五味康祐著

安紀芳譯

全國唯一全譯本

名家譯筆不同凡響

時報週刊

李男插圖60幅

設計／沈臨彬

黑白原稿／李男

彩色／沈臨彬

武陵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A070

五味康祐著
安紀芳譯

柳生英雄傳 上

武陵出版社

●根據岩波書店『廣辭苑』（1975年第二版第九刷2213頁）

【柳生宗嚴】戰國時代土豪，創新陰流劍道，號石舟齋。居大和國柳生莊，臣屬於筒井順慶及松永久秀，後任於德川麾下。

【柳生宗矩】江戶時代初期劍客，新陰流高手，宗嚴之子，但馬國首長。（但馬，舊國名，屬兵庫縣，即今神戶西北。）關原之戰時，投效德川家康。後受祿大和國柳生莊二千石，大和國一萬二千五百石。

【柳生十兵衛】江戶時代初期劍客，宗矩之子，名三嚴，從新陰流。巡歷諸國，深受德川家光寵信。後於大和國正木坂開館授徒，門下一萬三千人。

【柳生流】即新陰流別稱，織田，豐臣時代，上泉秀綱（神陰流）門人柳生宗嚴所創。

●本書作者五味康祐，爲早稻田大學之退學生，一九五二年以「喪神」，獲芥川獎，開劍客小說獲獎之先河。又以「柳生連也齋」再度造成文壇高潮，譽爲劍客小說之鬼才。

●「柳生英雄傳」由稻坦浩執導，拍成電影，三船敏郎，鶴田浩二共挑大樑，轟動的情況，不下「宮本武藏」「丹下左膳」。

本書作者五味康祐，日本早稻田大學肄業，現代日本小說家之奇葩。其人長髮亂髯，經常頭戴麥桿斗笠。有二大怪癖，一：喜蒐集高級音響。二：喜有意無意中把當前一些名女人的影子套入小說情節中，雖造成不少議論，然不以爲意。又偶爾在東京街頭擺攤，爲人看相，用以自娛。

柳生英雄傳

武陵出版社

柳生英雄傳

双刃劍，單刃刀。
日本武士刀的專門用語，非一般用語。

一、種類

太刀：刀身60公分以上，佩帶時刃朝下。（不足60公分稱小太刀，古代的直刀叫大刀）

刀：別名打力，同樣超過60公分，但刀身彎度比太刀小，佩帶時刃朝上。

脇指：30公分以上60公分以下，佩帶時刃朝上，40公分以下稱小脇指。

短刀：30公分以下。

二、各部名稱

長度：AB直線距離。

彎度：CD最長距離。各朝代不同（腰彎、華表彎、尖彎、內彎）

刀背：與刃相反，鈍。

刀鋒：刀尖。分爲小中大三種。
小鋒（平安末期鎌倉初期的太刀）
中鋒（其後各朝普通刀）
大鋒（南北朝、桃山、江戶時期的刀）

刀紋：在刀身上，又稱鍛紋。
有木紋、斜紋、直木紋、梨子紋（無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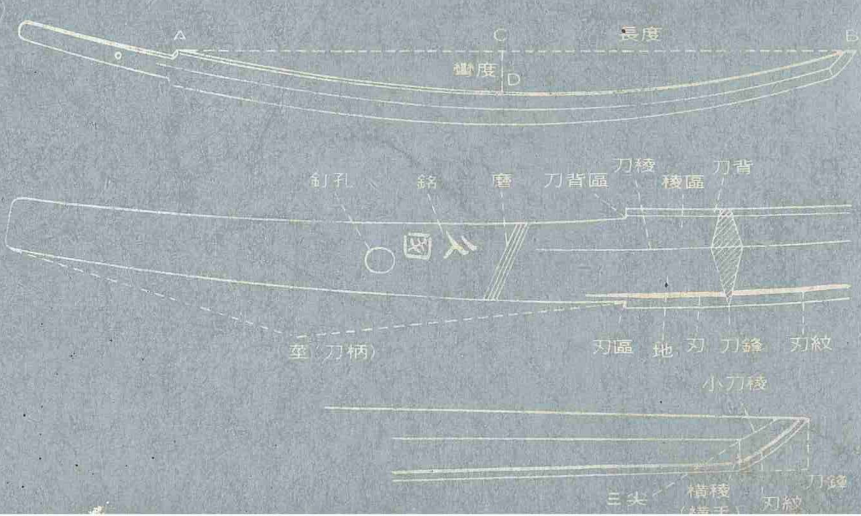
燒刃：又稱刃紋，有直亂兩種，亂紋又分小亂紋、互紋、丁子紋、丁子互目紋、簾紋、大波紋、濤浪紋、全燒紋

刀身一再鍛練，在刀刃與刃口間會出現「沸」與「匂」，美觀繁複，是鑑別名刀的要點。

莖：刀柄。其上有釘孔及銘，可分爲生莖、磨上莖、大磨上、區送。

雕刻：刀身雕刻始於平安朝，表現刀匠的信仰與願望。

三、收藏武士刀，是世界性的偏好，要記住初一十五祭刀才好。



愛書人文庫

柳生英雄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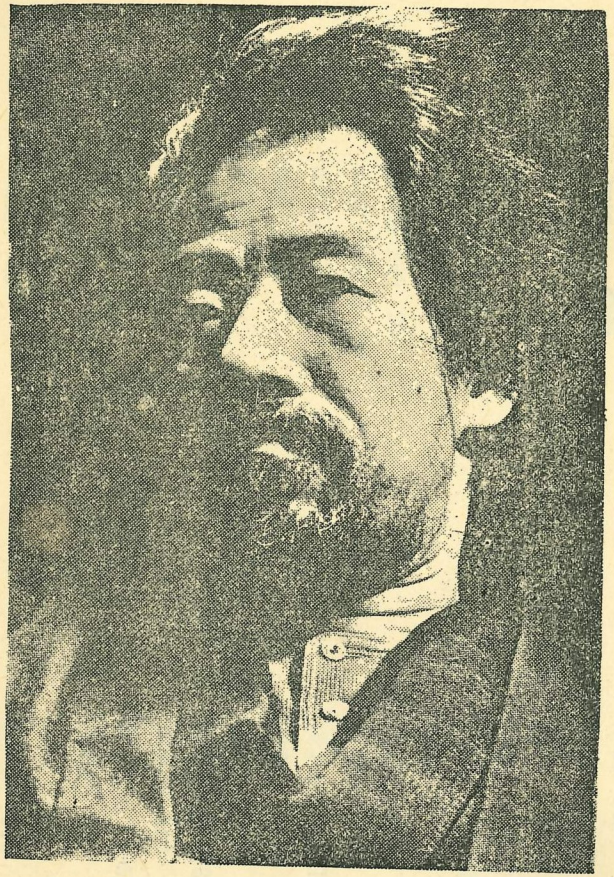
武陵出版社

柳生英雄傳

武陵出版社

（黃華成）封面素描：江戶時期的太刀典型
原名：金梨子地葵紋散糸巻太刀拵 [illegible]
[illegible]

柳生英雄傳（上）



本書作者五味康祐近照

目錄

陰流 7
霞派忍者 14
夕姬 17
鍋島的柳生 24
幼君、千代松 30
秘術㈠ 38
秘術㈡ 43
燭臺 49
紙門 55
劍菱 61
任官 67
半弓 73
夕顏㈠ 80
夕顏㈡ 86
春日局 92
左衛門橋 98
牡丹 105
乞食法師 112
女尼 118
初夜 123
練武 129
遜位 135
江戶大會合 141
夜襲 147
決鬥 153
弦月 160
烏鴉的羽毛 165
葡萄 171
秘圖 177
蘭之典侍 183
智多星 189
鍋島忍者 195
虛無僧 199
上洛 206
篠之雪 211
渡伕 217
山伏 222

天道法眼 227
亂懸陣 233
雙重笠 238
互換服飾 247
疾馳 253
兵庫介 258
西江水 264
神燈 269
密談 273
紅子 278
門 284
呼續濱 288
一決雌雄 293
御堂 300
苦肉計 305
晚霞 310
原野之風 315
石燈籠 320
美松 324
遙遠的渡口 329
斷指刀法 334
破護手刀法 338
山伏之司 342
雪地上的足跡 347
杖師 352
驗屍 357
花車 364
嫡傳弟子 369
女英豪 374
遺書 377
烏梅 382
神今食 386

陰流

唐津藩主寺堅高於自殺前六天，依照約定的時刻，出現在大廳中，四週的人一看到他，皆不由得面色緊張起來。

堅高三十九歲，是唐津八萬石（註）諸侯寺澤志摩守廣高的次子。此刻要由武師山田浮月齋所主持的會議，來判決堅高是否應於六日後自裁。

（註：日本封建時代諸侯之地位尊賤，全以奉祿之食糧多寡來決定。）

此時，浮月齋正在大廳中央，靜靜的閉目打坐，白色的鬍鬚，一頭銀灰色的長髮雜亂地披在肩上，他已靜靜的坐了約半個時辰。在預定時刻前後，陸續進入大廳的家臣們，目睹浮月齋這種態度，都泛出沉痛的表情，主君的命運似乎已被決定了。

然而，這是爲了什麼呢？

浮月齋憑什麼理由要逼死主君？主君死後又當如何？大家的想法雖然相同，但是沒有人說話。

家臣們依次地入座，各自默不出聲。有些家臣則盯着浮月齋的側面看着。

堅高自殺的原因是爲了承擔島原之亂的責任，因爲此事件中喪失了四萬石領地，由於沒有守成父親志摩守廣高的領地，因此萌生自裁之念。然而，這四萬石領地是十年前被幕府所沒收的，爲何事到如今才有所行動呢？

唐津城主寺澤氏的領地，在豐臣秀吉征韓時，曾於名古屋之處做爲大本營，因而由六萬石加封至八萬石。豐臣秀吉死後，寺澤藩又因幫助德川方面，在關原之戰後，賜得肥後國的天草地區四萬石領地，而成爲擁有十二萬石的諸侯。寬永十年四月十一日，志摩守廣高逝世，長子刑部少輔忠清因早其父亡故，而由次子堅高繼承祖業。當時，堅高二十五歲，任職兵庫頭。

（兵庫頭即爲兵庫地區之地方首長。）

寬永十四年，島原之亂發生，堅高曾捨身力戰。領地之內起了戰亂，理當處死，然而將功贖罪，不過領地還是被削減了四萬石。照理說，此事不足以構成堅高自殺的理由，更不該在十年後的正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況且主攬堅高生死者，竟然是一個武師……。

當侍者拿着堅高的佩刀，跟着入座後，在大廳兩側的家臣不由得低下了頭，和往常相異的是沒有人抬起頭來。

堅高見此，揚了揚眉頭，穩重的說：

「各位，辛苦了！現在開始吧！」

避開浮月齋冷冷的視線，環顧左右家臣們。一些家臣是受了密秘指示，遠從江戶趕來，所以堅高才這麼說。

「浮月齋……。」

坐在上位的老臣平野內記狠狠的盯着浮月齋說，

「告訴我們你的想法吧！」

浮月齋已屆六十二歲高齡，先主志摩守廣高在世時，被尊爲劍術指導老師。廣高亡故後，他便辭去師職，隱居於作禮山。老臣平野的聲音，使他重啓犀利的眼神。所有家臣的視線都集中在他臉上。

「那麼！我說了！」

浮月齋看了看堅高。「事到如今，只有請主君自裁吧！」

「死不足以懼，但是，爲了什麼？」

「因爲想超過人爲的力量。」

「人爲的力量？」

「比方說，如果一個人登上高樓，或爬上高山，在下者不會有什麼怨尤，可是登上二樓或三樓，在上者便會起反感。『持才以驕』是大家都討厭的。德川家便不會有此顧忌，而石田三成想模倣豐臣秀吉，這便是不自量力的想越過人爲的力量。今日天下大勢已定，主君尚有這種想法。這便是我要說的。」

「且慢！」

家臣池田三郎兵衞隆成的長子，現年二十七歲，血勇之年。

「主君有所企圖？而你又憑什麼妄下斷言！」

「這不是我的判斷，而是幕府早已視破了！」

「哼！什麼……？」

「不要輕易的認爲這裏是九州的邊區，江戶方面不會察覺到任何動靜。大將軍的密探及衆諸侯的耳目衆多，任何陰謀都逃不過幕府的眼線。」

「慢着！浮月齋。」

堅高發青的臉，無奈的擠出一點笑容說：

「我不想辯白什麼，不過我知道大將軍的密探很多，我們並沒有一點意圖，可是江戶却會知道，眞不可思議。還有，遠離城廓，隱居作禮山的人，也會知道，不是很奇怪嗎？」

「主君！我是疋田陰流的衣鉢繼承者，大將軍手下也有同派的柳生門人存在。」

「柳生是新陰流，此事和他有何關係？」

「你們還不知道柳生的眞面目嗎？」浮月齋冷冷的看了看堅高，且環視了四週，說：

「我告訴你們吧！」

浮月齋拿起了膝前的鐵扇，膝行一步，告訴了大家所無法想像的柳生的底細。

浮月齋山田太右衞門，確實曾是疋田文五郎的嫡傳弟子。與柳生石舟齋宗嚴是同門師兄弟。新陰流的始祖上泉伊勢守拜訪柳生時，伊勢守的外甥疋田文五郎，被當時人稱中條流柳生的宗嚴連敗三場。所以，信綱與文五郎兩人便在柳生處學藝。不久，文五郎辭別上泉信綱，單獨出外旅行學藝。天正年間，他到了丹後，被當時的宗津城主細川幽齋留用，隨後，於天正十七年，擔任秀次的武術指導老師，文祿四年，五十九歲時剃度爲僧，法號「栖雲齋」，再度週遊列國。七年後，即慶長六年四月十八日，他來到豐前中津城，訪問舊主細川忠興，並講述兵法。俸祿由一百五十石，增加到三百五十石，其門下，以上野左馬之助聲名最著。

而後，又辭去官仕，在九州各地遊盪，在肥前唐津停留時，收了山田浮月齋爲徒，浮月齋當時只是寺澤志摩守廣高的一名侍者。

廣高是以織田信長的一名小臣起家，而成爲一位有武將氣慨的諸侯，每天早晨四時必定起床，於早飯前演練武藝。肥前唐津是一塊盛產小麥的地方，五、六月間，家僕們多食小麥，廣高必定也食小麥。平日只穿棉製衣服，練武期間的餐食只不過是一菜一湯，終生不好茶道及歌舞。因爲深愛武術，當知浮月齋的武藝超羣後，即尊爲武師，以師道待之。

主君這種措施，令家臣們無法臣服於區區侍者之下，學習武藝。而唐津藩的第一號勇將池田市郎兵衞却十分心儀。

池田市郎兵衞的武功亦很高強，在廣高手下，領有四百石的一個村落，尚有二十名身戴手鎗的衞士。當時，曾有另一藩主，久慕市郎兵衞之武勇，願以三千石俸祿任用其爲家臣，而市郎兵衞却不爲所動。廣高知道後，即願加其俸祿，並說：「如果我不給你三千石，便違反常理了。」市郎兵衞却辭說：「我不以俸祿多寡而仕君，一個村落的俸給足令我不愁衣食，若是眞要以武功論祿，我想恐怕老臣平野氏的八千石，甚至一萬石都無法令我滿足。」說完朗朗大笑。

這樣的人物，生活中趣事亦多；有一次，戰敗退兵時，一個受傷躺在田邊的武士，看到市郎兵衞，便要求扶助。市郎兵衞立刻下馬，把他抱在馬上，一起逃命。途中；

三名敵兵憤憤地追了上來，市郎兵衞猛然反身，將兩名敵兵砍倒，一名刺死，而脫逃回來。獲救的武士，功力亦非泛泛，後來任仕於黑田長政。某夜，提起這件事，黑田長政便將其牢牢記住，在拜訪寺澤廣高時說了出來。廣高便火速招來市郎兵衞，並大加讚賞；市郎兵衞受此意外，十分臉紅的說道：「那時，我發現他的求助，心中實在很矛盾。戰敗時要逃出來已不容易，見死不救，又說不過去！而且，如果後面的人發現他，一定知道我沒有救他，這又叫我如何立足，眞是出於無奈——我不是想救他，才這樣做的。」廣高與黑田長政，聽了這席話，十分感嘆，尤其是長政讚揚的說：

「純潔的如雨後欄杆的胸懷，方能一吐戞然清鳴！」

而後，很多人認爲他過於直爽，但是他拍了拍胸前黑茸茸的胸毛說：

「我曾撫胸立誓要做個言行一致，表裏如一的人，而這正是山田太右衞門所促使的。」

這樣的勇士竟然也折服於浮月齋，那麼縱然隱居在作禮山，但在主君堅高生死攸關之時，依然能分析大勢，不得不令家臣們心服。

然而，浮月齋所要掀開柳生的密秘，正是，

「沒有一點別的，柳生的本質就是忍術。」

浮月齋說。

「忍術？——」

家臣們一齊呆住了。堂堂大將軍的兵法指導柳生，竟然是被人看不起，下流的忍術傳人。「浮月齋，是否是大將軍的密探不在，你才說的如此過份。還是爲了逼主君自殺，你神智不清了！」

血氣方剛的三郎兵衞，用鐵扇把榻榻米敲得咚咚響。柳生是幕府的大目付（註），亦司監察各個諸侯動靜之職。（大目付：卽爲今之監察院長，可稱爲總監督。）

忍者，又稱爲伊賀者或甲賀者，戰國時代被諸侯們所重用爲間諜或刺客，今日泰平之世，所重視的是個人的職業，而忍者則淪爲受人蔑視的一行。他們並不爲正義而戰，而是今日投附於某諸侯，明日可能便會爲某武將的利益而動心，這當然是武士道的前衞者所不恥的事。以大目付之高位，睥睨羣侯的柳生，如果眞是忍者，諸侯們一定不願受此屈辱而要求抗議，其結果是無法預知的。

儘管政治謀術是隨爲政者之心意，但如果是以武士道的正統精神或是以忍術的卑劣手段，其間之差異是相當懸疏的。

以三郎兵衞開始，衆家臣都顯得十分憤慨。

可是，浮月齋沒有任何表情，只是靜靜地凝視着堅高，堅高的臉漸漸像張白紙，

「難怪主君迷惑了，我可以略舉一些證據，以證明柳生確實是忍術。」

獨自沉思了片刻，浮月齋閉起雙眼，開始說：

——首先，柳生的出生。柳生一族世代住在大和國添上郡的柳生莊，昔日並管理春日神社。不過，柳生莊位於甲賀與伊賀之間的山谷。甲賀、伊賀是忍術的發祥地，柳生莊的年青人，時常可以看到忍者的各種修練，多少沾染了一點。柳生宗嚴的曾祖父——柳生光家，確實曾任細川高國的間諜，高國沒落後，柳生光家才返回柳生莊居住，某夜，被伊賀忍者暗殺身亡。宗嚴在豐臣秀吉時代，因謊報田賦而使世代之土地遭到沒收，只有帶着兒子宗矩四處流浪，慶長五年，關原之役前，石田三成謀刺德川家康，家康以研究兵法爲由，召來宗嚴父子，父子倆人在伏見城內住了七天，保護了家康。由於這個功勞才受仕於家康。而宗矩則時時出外刺探軍情。

不過，石田三成派往伏見城的刺客，當然是忍者。一般的武士可以與忍者相鬪而保護主人嗎？一般的武士可以進入敵陣刺探軍情嗎？

這些便足以解釋柳生宗嚴父子是忍者。

此外，島原之亂紛起時，江戶是在十月十日獲知消息的。此時柳生宗矩正在馬玄蕃頭豐氏家中欣賞音樂。家僕來報告說，幕府已派板倉內膳正重昌爲調查員，此刻已出發了。宗矩聽了後，推說要回柳生莊有急事，借了一匹好馬，立刻趕往品川，追踪板倉，而板倉已過品川。到了三崎，獲知板倉已離開二、三里之遙。由於日暮西山，不得不返回江戶。面告家光，據聞內膳正爲調查員，本欲以將軍之名召其返回，但沒有追上。此行，內膳正必死，犧牲此人實在可惜。

家光聽後，甚感驚異，問其理由。宗矩回答的是，大凡虔誠教徒，必定視死爲悅。此次教徒之亂，多爲勇猛之士，然而內膳正雖有能力，但因爲是職位低，俸祿又不高的年青人，難使九州諸侯們心悅誠服，無法順利推展攻勢。此時，諸侯們爲了名聲，一定請求幕府加派軍隊。如此一來，一定令內膳正顏面無光，而捨命疆場，且追討無功，亦是主君之恥。而事情的發展，正如宗矩所云，宗矩的先見之明頗受大家讚揚。

宗矩既是忍者，理當會把自己手下，分佈至全國各地，以瞭解各國情勢。他早已察覺到島原會發生動亂，也知其地之抵抗十分強悍，但並不發出預警，其目的，是要讓各個諸侯對武事提高注意，並且；想要讓世人認爲，他之

所以有此洞察先機的本領，是因爲其武藝之高強，而對柳生流更加的充滿迷惑。因此，將忍術的玄秘運用在謀略上，也是其怪秘之處。

此外，浮月齋又說出，柳生流爲何稱爲陰流，即「暗中行動」之意。

世上的陰流，起於愛洲移香其人，傳至上泉信綱把它融和在劍術中，故改稱爲新陰流，然而柳生新陰流刀法有，「山影」、「猿飛」、「月影」、「浮舟」之分，還有「松風」、「覽行」、「花車」、及「逆風」、「高浪」者者。「山影」是利用山的陰影，以利於躲藏；「月影」是利用反映在水中的月光以欺騙敵人；「猿飛」則是利用如猴子般的身手，以便消逝在樹梢間。「浮舟」是利用船隻的陰影，游泳逃命。「松風」是利用鍋水沸騰之聲，以減少潛入的聲響。此皆是利用忍術的種種，所以「陰流」即是忍術的別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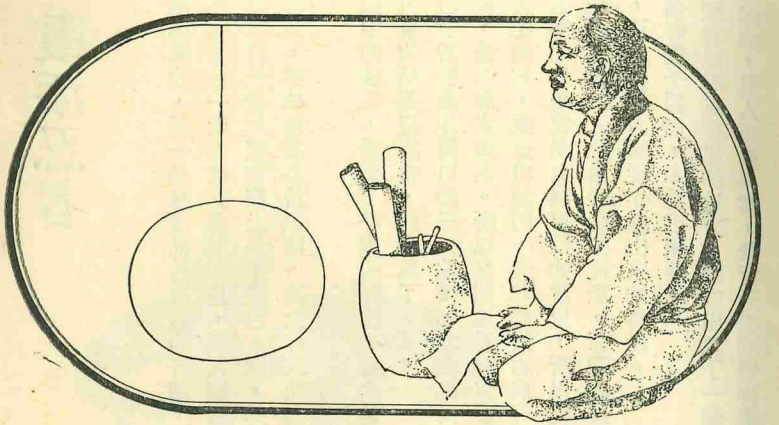
還有，在第二代大將軍秀忠駕崩之時，德川幕府的基礎尚未穩固，勢力龐大的諸侯則秘密培養軍隊，構成幕府的威脅。此時，家光年紀還很輕，有一天，把衆諸侯召至江戶城內，宣告：不服我者，對國家不抱希望者，請立刻回藩。先下了殺手，令衆諸侯寒慄不已。除此，家光還把衆諸侯，一個個分別召進秘室中，贈以寶刀，並說：「要永遠的支持我！」室內沒有旁人，只有兩人面對面談着。若是任何諸侯以贈送之短刀反手刺去，則天下便改觀了。可是家光却十分鎭定的分別贈與寶刀。

衆諸侯先是被其膽識所折服，繼而對其給予的信賴感而涕泗縱橫不已。戴上寶刀，並誓稱，若有反叛主君者，必定率先出兵討伐。家光的聲望頓時躍昇，成爲令人仰慕的一代明君，幕府的基礎，事實上至此才告穩固。

但是，無法思議的是，那間秘室的天井及屏風後面，已藏有宗矩手下的得意門生，若是那個諸侯膽敢抽刀，宗矩手下的飛鏢或吹箭必定已刺入其心窩。諸侯們對武藝都是有所心得的，可能已察覺到隱匿者，但是沒有一個人能看出任何蹊蹺，所以家光演出一幕精彩好戲。然而，能隱匿身形而不爲人察覺，除了忍者還有誰？

其次可以從柳生十兵衛三嚴的行踪看出，十兵衛在寬永三年十月，年屆二十之時，至三十歲，其間的十一年，表面上說是「辭退主君所贈之職，獨自隱居山林。」實際上是當了密探。

浮月齋的口氣變得衝動起來。舉行會議之處，在唐津城內的一間大廳中，老臣平野內記以下，包括浮月齋，共有二十六名，沒有一人發出半點聲息。既然柳生是通曉忍術的，那麼大將軍對於寺澤家的動態一定瞭若指掌，堅



高的自裁，也是遲早的命運了。

「——浮月齋！」

堅高在浮月齋說話時，不禁地冒出一句。當堅高聽說柳生是忍者之時，即以茫然的眼神巡視一個個家臣，但是，還是情不自禁的叫了浮月齋一聲。

「好了！你說够了！我已十分明瞭。……不過，你既然與柳生同爲忍者，一定多多少少也有點那方面的心得吧！」堅高詢問着。

「好！」

浮月齋輕輕的應着，並從懷中取出一卷東西。——此時。

「呀！奸細！諸位，有奸細！」

走廊傳來屏風倒地的轟然聲。

霞派忍者

踢倒屏風的，是一個身着柿色衣飾的奸細，亦卽是名忍者。一般人總認爲忍者是，頭戴面罩，身穿連環甲的黑色打扮者。而實際上是穿灰色衣服，外披柿色衫。因爲白天，穿柿色服易於藏匿，晚上穿灰色易於逃遁。

會議廳中的家臣，看到了奸細的服飾，當然是極度的吃驚。浮月齋的話還沒說完，就應現了。

唐津城位於松浦川河口的三角地帶，北面臨海，城廓四週的壕溝，是引海水灌入。所以整個城看起來好似竚於海中的一大建築物，要進出城門，全靠城後的京町口的三個吊橋。因爲此日是密秘會議進行的當兒，所以橋頭特別戒備，而奸細竟能白天混過警衞的注意。而發現躲在走廊奸細的人，正是伴浮月齋從作禮山來的侍從。

此人名叫霞千四郎，本是名棄嬰。

肥前國有處叫見借里的地方，從前出現了一個叫「土蜘蛛」的強盜，其人兇暴異常，景行天皇派遣侍衞大田屋兒前往討伐。而那時此地四週籠罩在薄霧中，景物難分，所以後來人稱此地爲霞之里。

有一天，一個身份不明的婦人，在此地產下一男嬰。其自稱爲鬼子岳域已故的波多氏的總管，川添監物的女兒。難產後，只存下嬰兒，被山田浮月齋撿到，帶回去撫養，這男嬰就是霞千四郎。

浮月齋在進入會議廳之前，便交待了衞士長——津田六郎右衞門，讓霞千四郎自由出入於院中。有了這個準備，浮月齋才進入大廳。所以浮月齋對闖入忍者這件事，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倒是這個奸細的身手超出想像的高明。

「諸位……快出來！」

有名衞士在走廊上大叫着，看似要逃的奸細，猛一轉身，以貫手（註）刺向衞士喉間。

（註：卽空手道中，五指併緊，力道集中於五指尖，奮力向前刺去，因力能貫穿硬物，故稱貫手。）

而屏風之被踢倒，就是在奸細返身攻擊時所致。衞士的喉結被刺了一個寸許深的窟窿，鮮血奔將出來，頓時斃命。奸細徒手殺了衞士後，便鑽入會議廳。

座位上的家臣們一齊跪立在榻榻米上，池田三郎兵衞及數名家臣將堅高團團圍住。其他人則抽出佩刃把奸細包

在核心中，奸細拔出長刀，鎭定地站在大廳中。

因爲蒙着面，看不見臉孔，不過從眉宇間可看出是名年青武士，似乎武功高強，或是已覺察到死亡，朗朗地看着堅高說：

「爲首者的詭計，江戶早已洞悉，兵庫頭閣下，你早該死了這條心！」

話沒說完，步卒長三島權大夫已挨了一劈，血雨四併。包圍他的家臣不由得連退數步，奸細猿臂長伸，又斬了二人。此時，臨危正坐的浮月齋，靜靜的站起來，擘開家臣，走到奸細面前，

「咦！是你！浮月齋！」

隨着叫聲，奸細猛然躍向欄杆，又叫道：

「我不知是否會遺命於此！不過浮月齋，你懷中的武藝帳，我們一定會奪回來，走着瞧！」浮月齋擲出鐵扇，打中了他的前額，隨着撞破的孔雀鏤雕欄杆，奸細摔到走廊下。

一度騷然的大廳，剎那間一點聲音也沒有。家臣再次入座，堅高的臉比誰都蒼白，

「浮月齋！那是柳生一夥的人嗎？」

浮月齋只是默默的回應堅高的質問。

會議結束後，大家找尋霞千四郎的蹤影，無法思議的，他似乎在城中消失了。

夕姬

夕陽逐漸沉入山巔，山麓一帶，像是被巨大的蜘蛛腳般的陰影所吞歿。落日餘暉，把農舍的白牆染成茜草般的紫紅，隨着黃昏的來臨，色調也漸次地加深了，四處的爐竈開始昇起縷縷炊烟。

肥前國佐賀郡西山田莊，時值寬永十二年四月暮春——唐津城會議前十二年。

朝佐賀街北行，西山田莊稱爲「川上」之地區即呈現眼前。此處，散落的農舍邊，有一名被殺死的武士。不知是何藩的武士，穿着旅客打扮，死相似乎沒什麼痛苦，可知下手者的身手與常人不同。

離屍體北方數步遠處，有一本沾了血的卷軸，卷軸上繡着的金絲，在陽光下閃閃發光。路上沒有行人，附近的桑樹叢被風吹得沙沙作響，卷軸上的金絲，被桑葉影子所拂過，忽而閃亮忽而陰暗。

最先發現這卷軸的，是西山田莊的老百姓孫六所養的狗，名爲五郎。五郎不知從何處逛了過來，先在屍體附近用舌頭舔了舔屍血，再順着血跡，嗅到那卷軸。狗有啣東西的習慣。五郎聞聞卷軸，便用牙齒咬起卷軸。剎那間，不知何處飛來一匕首，射中牠眼睛，刀柄沒入眼中。五郎向空中哀鳴一聲，頓時氣絕。

此時。

桑林中出現一人，一頭黑髮垂在背後，身上散發出沉香的香味。那女子看了那四週，身形飄向卷軸，正想拾起卷軸時，手却抽搐了一下，身子一彈躍開。

隔着道路，站立着一個人影。

雖然年齡與容貌都難以分辨，不過像是個隱居山林的人物。奇異的臭味，在空氣中瀰漫開來，想必是久未洗澡的體臭。衣衫襤褸，赤着脚，還露出毛茸茸的小腿。

女人的手迅速伸入胸前，握着匕首，若是男的先行挑釁，她必定與之相抗。女人深鬱的眼睛，在夕陽下顯得更美麗。

「……妳！」

男的跨前一步，說：

「妳是武士的女兒嗎？」

「——」

「不要隱藏什麼？剛才擲匕首的姿勢，正是柳生流的招式。老實說吧！告訴我妳的身份，這個卷軸便是妳的……

「……」

「你倒底是什麼人？」

「和妳一樣，要來取卷軸的人。不過，請別誤會，我倒沒有殺這武士。」

接着又向前一步，似乎毫無警戒心，但並沒任何破隙，其身邊好像飄浮着一股不可思議的冷冷妖氣。女的吸了口氣，站了起來。

「我剛才看到了經過，是一個獨眼旅客打扮的人殺了這武士，他劍術十分高明，我猜想是柳生十兵衞……」

「——」

「妳佩戴着柳生的太刀（註），難道妳不認識十兵衞嗎？老實的說，妳和柳生是不是一夥的？」

（註：太刀即武士刀之一種，較大刀要長，配戴時刀刃朝上，而大刀則刀刃朝下。）

「……」

此時女人右手伸入懷中。

「危險！」

男人向旁一躍，避開快速的飛鏢。飛鏢是靠飛行速度方能置人於死，所以要躲避對方第二隻飛鏢的最好方法，便是靠近對方，使對方無法利用兩人間的距離，那男子機警的鑽入女人身邊。

女人猛然跳起來，在空中打了個觔斗，黑色的頭髮拂過那男子面龐。桑葉掉得滿地，樹枝搖幌着，那女人已站在樹梢上了。

那女子雙手抓着樹枝，向下叫道：

「不管怎麼說，我不認識十兵衞，更不是柳生門人，今天那卷軸，就給你佔個便宜好了！不過你的名字可要報上來……」

「霞多三郎。……妳呢？」

「夕姬。」

那女子的裝束只似普通的村姑，隨着語音，已消失在樹梢間。

留下來的男子，弓着背，傾耳凝聽着逝去的聲音，這正是忍者的舉止。

確定那女子已遠去後，他不理會卷軸，反而先去查看武士的屍體，天色已完全昏黯，附近農舍已開始點燈。

「你是鍋島來的密探嗎？」

自言自語，並冷漠地用脚把屍體翻了過來。

蹲下來，仔細地端祥了一下死者面孔。

「嗯！的確是鍋島來的！」

男子站了起來，取下死者的小盒子，放入懷中，又拿起卷軸，只是用手輕輕拈住卷軸的一端，好似不願意讓手

指沾上血跡。

男子在那裏，並沒有展開卷軸，只是傾耳凝聽着什麼。因爲有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但不是原來那女子的。大步大步的踏着地面。

「是十兵衞嗎？」男子暗忖道。

像是極緩慢的步子，然而却是以驚人的速度靠近着。同樣的，對方一定也察覺到多三郎，對於在黑暗中有這種眼力的人，逃避也是無用的。

多三郎拈着卷軸，站在馬路中間，等着那人來臨。

「回來了！」

一個老嫗提着燈籠從茅屋中走出來，迎向在黑暗中飛奔回來的夕姬。

「去了這麼久，我眞魂心死了！」

一個兩鬢斑白的老武士，跟着老嫗後面走了出來。

夕姬被燈籠的光照得瞇起雙眼。從川上到蛤岳的四里半路程上，夕姬在山谷中的小路上飛馳，頭髮在腦後呼呼作響，眼睛也在黑暗中睜得大大的。

夕姬進入茅屋，老嫗也提着燈籠跟了進去，老武士魂心有跟踪者，在屋外張望了好一會兒，才進入屋中。

這間茅屋事實上是搭在一個石洞前。蛤岳是貫穿肥前國北部的背振山脈中的一座山峰，山上有很多石洞，正好可人利用爲住所。

老嫗把一盞燈，放到岩石上。渾圓的燈光照着夕姬的影子，夕姬身後併排着一排傢俱，有刀架、櫃子、鏡座及家徽（註）等。

（註：日本從前各個武士家族，皆有代表的圖案，平日在衣襟上或旗幟上都飾以家徽。）

老嫗用朱紅的飯碗，盛以滿滿的稀飯，端到夕姬面前，夕姬說：

「我今天碰到霞派忍者。」

「什麼？是不是那個叫浮月齋的武士門人？……」

「正是他！他的武藝超過一般傳聞……與那種人爲敵，我們必須有所心理準備。」

「噢！聽說霞派兄弟，是一對雙胞胎，你碰到的是哥哥，還是弟弟？」

「他自稱多三郎。」

「那麼……是哥哥了！」

老武士神情茫然的說。老嫗打開鍋蓋，準備着晚餐。鍋中的熱氣，使燈火搖晃的更厲害。

「霞派忍者，和妳一樣，也是出自名門。如果妳肯表明身份，和他聊聊，他可能便不會與我們爲敵。」老嫗慢慢的說。

飯菜準備好後，老嫗坐在老武士與夕姬之間，開始吃飯。老武士嗜食烤山雞肉，由於年紀大了，牙齒不好，只能一點一點的啃着。石洞中只有碗筷相碰的聲音。

「賀源太還沒有回來嗎？」

夕姬問道。

「嗯！已經去了三天了！」老嫗拿着筷子說。

「三兵衞，你今天好像沒有到下面的岩屋去！」

「我去過了！但是空空如也。火炬還埋在土裏，大概還沒有回來。」

「希望不要發生什麼意外才是！」

三人之中，以老嫗的穿着最爲整齊。

「鹿起和三兵衞，你們聽到！我不管遭遇什麼困難，我都會爲龍造寺家的再起而努力，這是我已故的父親和在江戶的伯父所答應過的。但是，賀源太不一樣，我並不需要他給我什麼幫助。……此後，只有靠我們三人的力量……最好早點有這個打算。」

「不用妳說，我們早就知道了。」

「公主，賀源太是出自一片好意，這麼說來，就有點不近情理了！」

「好了好了！」

夕姬放下筷子，站了起來。「我一向做事就是這樣，從現在起，不順眼的事，我沾都不會沾一下。」

語畢，便從老嫗後面走出石洞。

「妳到那裏去？」

三兵衞急忙的站了起來，鹿起用眼示意他坐下，

「公主很任性，你還是趁飯沒涼，先吃了吧！」

石洞外面，有一片平坦的空地。方才夕姬回來所經過的那片樹林，現在被夜風吹得沙沙作響。石洞上面，是聳立的峭壁，頂上生有松樹，薄薄的雲像煙似得在夜空中飄過。

夕姬站在那兒。她今年十八歲，是被鍋島家的陰謀所消滅的龍造寺一族中的唯一倖存者。夕姬適應了外面的黑暗後，看着似在沉睡的背振山及椎原山巔，和金山的一連串山峯，低低的哼着歌，歌聲逐漸的昇高，在森森夜色的空氣中迴響着。

……

夕陽已逝，
闇夜來臨，
神岳山上的紅葉，
能否告訴我，

夕陽及悲戚的夜風，
指點了你的生命嗎？
孤寂的海灘，
沒有人兒，
風在吹拂，
一陣又一陣的，
……

少女的歌聲，在夜色中飄過一山又一山，連巢中小鳥和草中野兎都傾耳聽着，夕姬每日必唱的哀怨歌聲，儘管她每天都練着忍術，但在歌聲中還是可以聽出一絲絲的寂寞。

「……什麼人？」夕姬猛得回頭問道。

「——賀源太嗎？」

一個穿夜行裝的黑裝，蹲在地上。

「我回來了！」

四十歲左右的聲音，夕姬反過身，背着賀源太，望向天空，低聲說：

「你總算回來了！」

賀源太沒有回答，默默地走到夕姬後面，緊緊的抱住了她。

第二天早上，衙役在川上檢查了武士屍體後，向奉行所（註）提出了報告。

（註：奉行所即奉行辦公之地。奉行是江戶時代，幕府手下分擔某一部門政務的行政長官。）

其報告如下：此名武士年約三十五、六歲，刀傷由右肩劈至心窩，是一記俐落的袈裟斬，調洗傷口的役人曾說：「如此漂亮的刀法，在本藩中從未出現過。」

武士的手還握在刀柄上，來不及抽刀。大刀上並沒有刻銘，也沒有殺過人的血痕。

武士身上的盤纏，出乎意料的少，且沒什麼貴重東西。他的身上有個袋子，袋中裝有火石，而且刀柄上的飾帶是皮製的，也比較短，和九州一帶所打造的刀身飾帶完全不同。由此可見他可能是個外地來的武士。

更奇怪的是，那武士的頭不見了，像是在死後好一段時間才被別人割了下來。身上的傷口與頸上的傷口，並不是出自同一手法。一般說來，要一刀割下首級並不容易，頸上的筋骨非常多，要一刀割下，實在出乎想像。而且，在挨了一記架裟斬後，另一個人來割去首級，這便是奇怪的事。

此外，由死者的姿態看來，是在與兇手錯身而過的一剎那，在毫無防備下，被殺了。從手握刀柄的情況看來，兇手與死者，毫不相識，然而爲什麼兇手會在大白天下此毒手呢？實在值得思考。如果兇手有充份的理由要殺死者，在這種情況下，一定是以斗笠遮住面貌，才方便下手。

所以，衙役們，一一問了當地的居民，有沒有看到一個戴斗笠的武士經過該地，可是居民們沒有一個人看到這樣的武士。

所以衙役們的調查工作，進行的沒半點頭緒，可是，在上午十一點左右，有位叫孫六的老百姓，堅決的到了衙役面前，意外地把眞相說明了。

孫六仔細的說出經過——

孫六只有一個女兒，那天他養的狗——五郎，到了黃昏還沒回來，他覺得很奇怪，後來聽到五郎的哀號。加上，女兒峰子去鄰村八反原，到現在還沒回來，孫六覺得好似發生了什麼事，很躭心。又看到桑樹林中，有一個像怪鳥般飛翔的東西，覺得很奇怪，向妻子交待了一下，便到了路上。而，他看到了一場不可理解的事。

薄薄夜色中，有個蓬頭亂髮的男子，背對着他站着，叫他倒吸了一口涼氣。

「十兵衞，……你可是來了吧？」

男子向着黑夜中叫道。

「……是誰？」

只聞其聲，而不見人。

「我早就打算和柳生比劃比劃……。十兵衞三嚴，咱們可是棋逢對手，我是霞派忍者多三郎——。」

「……」

「你們世稱通曉兵法，不過，在我面前，別來這套，咱們試試忍術吧！」

「原來如此！」

十兵衞輕輕的應着。

「霞派忍者是從不佩刀的——。我十兵衞，是對柳生武藝稍有心得。」

「現在開始吧？」

「……可以！」

雲間，斗笠飛向已昏暗的空中。當斗笠落下來時，路上，還是沒有出現十兵衞的影子。

鍋島的柳生

照孫六的說法，當然是沒看到柳生十兵衞。衙役們互相對視，默默的搖了搖頭，認爲他有神經病。不過，這種鄉巴佬，又如何會知道柳生三嚴這個名字，

「死老百姓！」

探長樫原對孫六吼道，最好老老實實把眞相說出來，否則少不了一些皮肉之苦。

孫六一點也不懼怕，

「我當時被嚇傻了，我確實看到怎麼消失的，我有證據——。」

「我懷疑自己看花了，所以仔細的盯着看，看到十兵衞的斗笠掛在桑枝上，亂髮男子站在路中央，瞄了一眼斗笠，說：

「……不愧是柳生的長子。能把新陰流修練到這種地步，只有你十兵衞！」

毫不考慮的，向路邊飛了過去。斗笠剛掛在樹梢，一刃白光砍了過來，在蓬髮男子剛站的地上，敲得小石子冒出火花。

孫六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怖感，倉惶的逃離路上。只見斗笠在樹枝間飛動着，隨着移動，樹枝被砍斷，一枝枝的掉在地上。

「——十兵衞等一下！」

像是吐血的叫聲，孫六感到有陣涼風掠過身邊。

「我已老老實實的說了，就是這樣！」

孫六說，在當時，身邊還有個骨碌碌的眼睛，那是愛犬五郎的眼睛，看了令人手脚發軟，直到峰子跑過來扶住孫六，峰子看到了下面的情況。

「咔呀……咔呀……」

大概有二聲這種叫聲，緊接着，是個什麼東西，重重的跌入水中的聲音，然後四野重歸寧靜，二位忍者也不知去向。

「這是當時從樹梢投下來的匕首。」

孫六把五郎的屍體抬回家中時，在路上拾到的。

樫原接過來看了看，刀身上刻有「俱利迦羅龍」的梵文，上面沒有柳生家的標誌。柳生十兵衞是個忍者，他不會射出有標誌的匕首，如果射了，也會重新拾回去，其中必有文章。

樫原爲了查證，到桑林去察看，果然地面上有許多被利刃砍斷的樹枝。那種高度，一般人是跳不上去的。柳生十兵衞與霞多三郎比武時，一開始便拋出斗笠誘敵，同時，縱身跳至樹梢。至於「咔呀」聲是什麼意思，在無法判斷下，只能視爲孫六的幻覺了。

由於孫六的指供，武士死後，有二位忍者在屍體前比武，已能確定了。樫原又在嘉瀨川一帶，仔細的尋尋有沒有浮屍。二忍者的勝負不明，又是誰把死者首級割去，這都是謎。因爲孫六父女打着燈籠把五郎的屍體抬回去時，看見屍體是完整的。

樫原回到奉行所後，便向上級提出一份報告書，並且把武士的屍體先行火化。報告書送到了奉行的總管家久納市右衞門尉手中。

經過幾天，收到奉行以總管久納之名發出的命令，謂：百姓孫六父女神經錯亂，妖言惑衆，應召捕定罪。樫原怠慢公事，流放國外，參與此案之衙役，悉數革職。

孫六父女當日被捕斬首，樫原因爲無法令部下臣服，又不能改變事實，只有切腹自殺，其他衙役只能認命了。

此處，要說明前述的命令原委——。

在下令的四天前，即武士屍體火化後第二天深夜，久納市右衞門尉入睡沒多久，便聽到有人敲窗戶的聲音，

「是誰？」

市右衞門尉從枕頭上跳了起來，抓了大刀，打開紙門，看見門外有一名幪面的夜行裝人物。

「——請進。」

幪面武士拿出一封信，並沒有被任何人發現。市右衞門尉睡在第二間屋子，兩邊都有部下在睡着，此人前來，他並沒露出半點驚訝的樣子。幪面者手持黑手杖，從走廊走過來後，必定是用手杖頭來敲窗子的。

市右衞門尉看見來者那副裝得呆呆痴痴的樣子，瞄了瞄信尾的屬名『元』字，突然臉色大變，

「這是……？」

「不錯，元茂公的親筆函。」

「那麼，你，你又是什麼人？」

元茂公是市右衞門尉的主君鍋島勝茂的長子，肥前小城七萬四千石的藩主。此人在如此深夜，偷偷地把這封信拿來，令市右衞門尉大惑不解。

「我暫時不宜洩露身份，你請先看看信……，那麼，」語畢，轉身便欲離去。

「等，等一下！」

對方悠然的等着，市右衞門尉感到很奇怪。他本是鍋島三十五萬七千石的總管，但是對方口氣並不很恭順，他

憑什麼代表元茂公來此，在鍋島藩中應該沒有這樣的人才是，代表元茂公來辦事，又爲什麼要矇着面呢？

想到這些，市右衞門尉扭亮燈光，看信中的確是元茂公的筆跡，市右衞門開始感到難堪。

「看完後，是否要回信？」

「看完後便燒掉，我看是不必回信了，——我先走。」

矇面武士微微點了一下頭，悄然無聲的用手杖把紙門挑開，一閃身便出去了，還順手關好了紙門，動作乾淨俐落，就像個姿態幽雅的舞師。

市右衞門出神的站在門口，半天才恢復意識，回到屋內。

那封信是暗示，將百姓孫六父女論罪，樫原流放，正是以鍋島元茂之名義寫的。

元茂如前所敍，是鍋島勝茂的長子，二男忠直生母是岡部氏，爲德川家康的養女，所以元茂不能繼承佐賀國三十五萬七千石的俸祿，只能領有肥前小國。

佐賀的鍋島一族，是在勝茂的曾祖父平右衞門茂尙時所興起的，享祿三年，幫助肥前國佐賀縣的地頭龍造寺山城守的宰相多尙，和筑紫尙門、杉興連、朝日賴貫等三個富豪在三根郡田傳原作戰。正當宰相多尙已呈敗機時，衝出一隊甲冑掛有紅纓的人馬，大破敵兵，使龍造寺山城守獲得勝利。龍造寺山城守就地召來紅纓軍，原來是本國的浪人鍋島平右衞門，及其長子左近清正，次子孫二郎所率領的人馬。

山城守聞後，立刻問左近是否已成婚，

左近回答：

「已婚！」

又問：「孫二郎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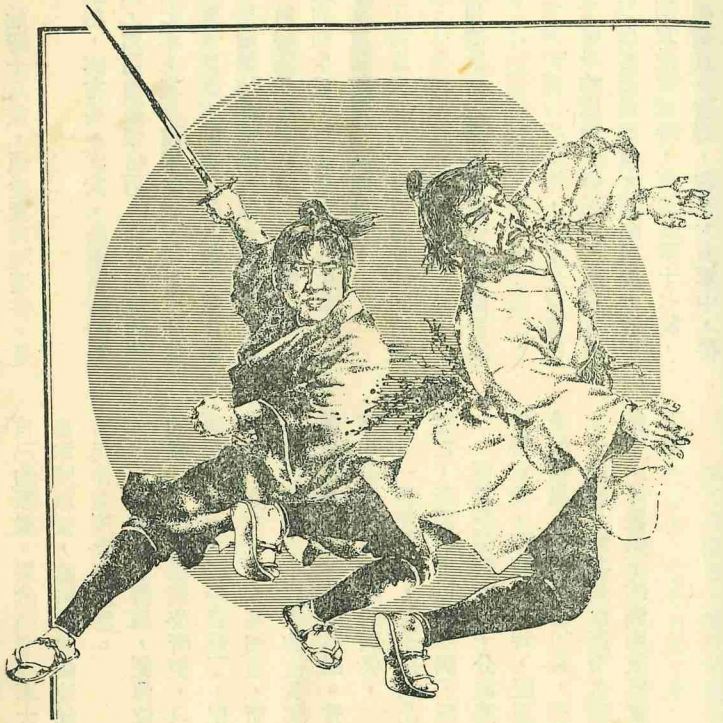
「尙未娶親。」

山城守當場把孫女鶴子許配給孫二郎，賜地八十町（註），孫二郎與鶴子生有二子，長子信房，次子左衞門大夫信生，而信生即是勝茂父親直茂。

（註：爲計算面積之單位，一町合三千坪）

直茂長大後，協助主君龍造寺隆信，在九州大振武威，一時，肥前、肥後、筑前、筑後、豐前五州及壹岐與對馬兩島都納入勢力範圍。

龍造寺一族，原本是鎭守府將軍秀鄉的後裔，源賴朝時，遷至九州的肥前國，住在佐賀的龍造寺村，而後便以龍造寺爲姓。直至山城守一代，才在九州發跡。天文十五年二月，龍造寺山城守以九十三歲高齡逝世，而當時龍造寺家的正統嫡系，不是戰歿，就是病絕，幾乎是斷了香火



。孫二郎建議以龍造寺姻親之嫡子彥法師丈入嗣。彥法師丈在七歲便剃度爲僧，此時十八歲，便從寶琳院還俗，是爲龍造寺隆信。

隆信受了直茂的扶植，與有馬、大友、島津等諸侯勢力相抗，聲名頗爲壯大，然而他剛愎自用，對於直茂的諫言開始嫌惡起來。天正七年，築後建柳生城，並封直茂爲城主，此爲隆信滅亡之端。隆信不聽直茂的計劃，獨自率領五萬餘人馬，討伐有馬晴信的高來城。却被島津家久所敗，戰死在島原附近。當時隆信五十六歲，子政家年少，家臣趕緊把他救至直茂的柳生城，將直茂重迎回佐賀，總管國政。島津獲悉直茂重回佐賀，只能退兵。

直茂輔助幼主，爲了報隆信之仇，遣使者致書關白豐臣秀吉。

「尊意若願誅伐九州的抗命之流，直茂志願携幼主政家爲先鋒。」

天正十五年，豐臣秀吉計劃攻打島津，這正是直茂日思夜想的時機，手持杏葉家徽的旗幟，率先攻入薩摩，迫使島津投降。直茂之何以以杏葉爲家徽，其由出於，當年大友宗麟的十萬餘人馬圍攻佐賀城時，直茂僅率十七騎，夜襲敵陣，欲殺敵將八郎親貞。當時，躲在大友軍中，待機與城內友軍合擊，看到八郎親貞的杏葉家徽被燈火照得非常鮮眼。直茂便暗中立誓，如果今夜打勝，便取杏葉爲自己的家徽。果然龍造寺軍大勝，此後便改劍菱爲杏葉。島津降服後，龍造寺的領地就此安定，由於政家年少，秀吉仍命直茂代理政務。

此後，政家得病，便傳位給直茂，令其子高房爲直茂的養子，但是爲直茂所拒，只答應收高房爲養子。可是高房却在二十六歲時自殺了，使龍造寺家嗣斷絕。爲何自殺呢？只有女忍者夕姬知道，而欲告發幕府。

直茂繼承了政家的佐賀國後，豐臣秀吉征韓時，與加藤清正爲先鋒，非常活躍。秀吉駕崩後，直茂很快的便與德川家康取得友好的關係，其投書：

「直茂若死，要子孫永記庭訓，直茂家與閣下永遠共存亡，若閣下也以此傳訓子孫，是直茂之榮幸。」

直茂是個對世局十分敏感的人，因此才使鍋島家一直維持安泰。關原之役時，直茂的兒子勝茂，因爲懷念豐臣家的舊恩，而開罪德川家，幸賴直茂的奔走解說，鍋島家才告無事。尤其是直茂令久納市右衞門尉，秘走黑田長政營中，聲淚俱下的表明效忠家康，才免除勝茂切腹謝罪的下場。

勝茂的長子元茂，資性聰敏，不但承有祖父直茂的深謀遠慮，且有乃父的戰國武將英姿。並得柳生但馬守宗矩的眞傳兵法。曾在日本之狩獵勝地，一根山，與家光一行打獵，得到家光恩賜太刀一把。

元茂即然深得柳生流的精髓，當然知道柳生十兵衞來到九州的企圖。在肥前一帶，秘密支持柳生十兵衞的陰謀者，正是元茂本人。

百姓孫六看到了柳生十兵衞的忍術，爲了要保持「幕府要職大目府」柳生的秘密，所以要封住孫六父女的口。爲了十兵衞日後的行動，元茂告久納市右衞門尉「孫六父女妖言惑衆」之罪。

市右衞門並不瞭解柳生流的忍術。

他看到信上的，

「仔細考慮後，再做適當的處理。」

不禁沉思良久，披起睡衣，看着冷冷的字體，市右尉門尉在苦思原委。突然想起幪面武士，並不是操佐賀口音，而他又是誰？元茂在信中隻字未提，那人又不像是任何衙役，市右衞門尉陷入一陣迷惑中。

從「此事自行決定。」看來，沒有必要和勝茂討論了。

市右衞門尉百思不解，只有，

「算了！就是搞糟了，也只有拉開肚子（切腹）來彌補一切了！」

作了決定後，便依照指示，扯了信，捲起來點火燒了。雖已夜深，還是叫起了家人。想當初樫原的新婚妻子，還是市右衞門尉的家臣三原權之丞的女兒，自己身爲媒人，如今却得將他們拆散，世事眞會捉弄人。

幼君—千代松

寬永十二年四月十九日，江戶的凌晨，有一顆流星，從西北方墜入八重洲河岸。當時，江戶的市民多在夢鄉，關着窗子沉睡，更伕看到了這個情形，都嚇嚇生生的說：「搞不好是下次大火災的前兆。」千代田城上守夜的衞士，也有看到的。二十日，第二天，在八重洲河岸馬場中，有朝鮮人表演馬術給大將軍看。自從秀吉征韓以來，武士們多有輕蔑朝鮮人的心理。西北方出現流星，可能會令人想到明天馬場會有事變。

同時，小石川水戶藩邸的幼君千代松也是目睹流星者之一。千代松卽是日後的德川光圀，此時年僅八歲。正巧在凌晨時內急，待從望月庄左衞門捋水給他洗手時，一道光芒劃過天際，

「呀！有星星掉下來了！」

庄左衞門順着千代松手指的方向，仰視夜空，

「嗯！……好像是西北方！」

然後催說：

「嘅！好冷！趕快回房，還可以再睡一會兒。」

「等一下！那星星會掉在那邊？」

「嗯，……八重洲河岸一帶吧！」

「是不是柳生家附近？」

千代松望向光芒消失處，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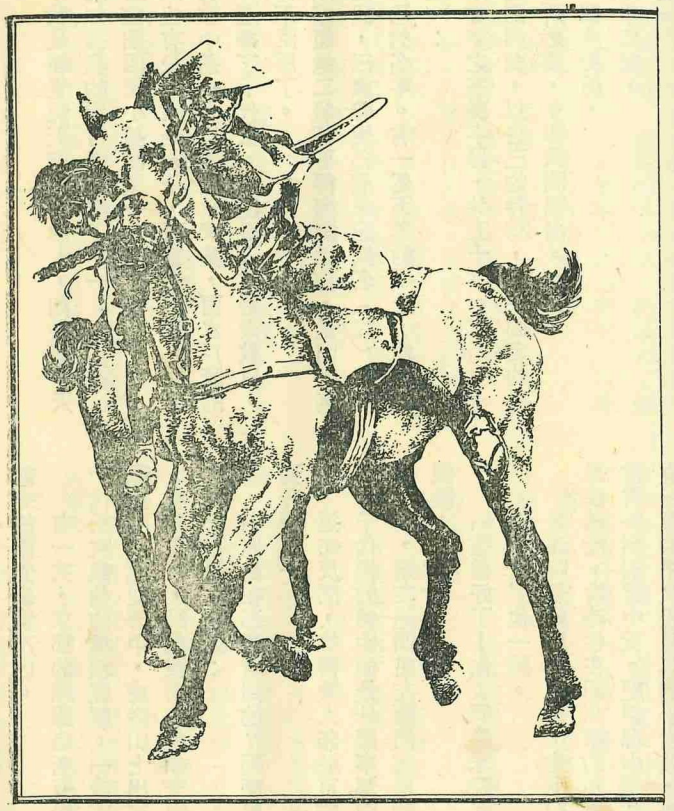
「爲什麼星星會掉下來呢？……落下來後是什麼樣子？」

又來了……，庄左衞門只能搖搖頭，「這個嗎？回房裏我再告訴…，快走！」背起幼主便走了。

可是千代松還是張大着黑眼睛，睫毛眨也不眨得盯着那裏看。「奇怪了，上次我也看到流星掉在那裏！」

幼君千代松，是德川家中的水戶中納言賴房的參男。母親谷氏。寬永五年六月十日，生於水戶藩士三木仁兵衞家中。當賴房獲知谷氏懷孕時，並不打算養這個孩子。三木仁兵衞深覺憂慮，便把谷氏接到自己家中，平安的產下一男嬰，千代松便在家臣中長大，那時大家稱其爲長丸。平日只有一個奶媽，及下女，僕人陪伴，所獲的待遇，是無法和他的兩個哥哥相比的。然而千代松容貌端正，有富貴之相。他四歲時，和鄰居的小孩在仁兵衞家門口玩，有個眞弓山權限神社的僧人，看了千代松一眼，便停下來說：

「這個小孩面相不凡，不像是這一帶的孩子，他是誰



家的小孩？」

下女只是笑着說：「這有什麼好奇怪的，他只是個普通人家的孩子。」

「不對不對！我是等覺院天狗坊的僧人，如果那一天他做了城主，你就知道我的預言靈不靈了。」

語畢，還朝着這個四歲小孩深深一鞠躬才走。

當時，賴房並沒有決定誰是嗣子，而家光已遣人催促水戶家要在三個男孩中選一人以後繼承家業，而水戶家的總管中山備前守却選擇了千代松。只距僧人來過後數日，人們對此預言不得不臣服了。

千代松之所以能超越二個哥哥得到繼承權，是因其英明的資性使然，聽說，三歲時便已能牢記假名（註）字母三十餘，可以寫自己的名字。有一個下雪的早上，他曾編出一條口吟歌（註）：

（假名卽日本文字之基礎字母，共五十字。）

（口吟卽一種隨興曲，以自己的詩句，套在固定的民謠曲調中，心中有所感觸，立卽賦詞唱出。）

一片片雪花，飄落紛紛，
恰似白粉，用手捧起，
給小香抹抹臉。

「小香」是照顧千代松的那個老嫗的名字。

千代松被選爲嗣子後，便被接到江戶小石川的藩邸中，七歲時首次拜見大將軍家光，家光見其舉止非凡，對備前守的眼光褒賞不已。

有一次，京都的織服店老板松葉乘九，來到藩邸，向千代松吹噓他的種種經歷。「我在搭船去中國時，看到了龍虎鬪。龍從海中，虎從山上出來，四、五里內黑雲密佈，有如黑夜，風起浪湧，眞如天崩地裂般。」

千代松立刻說：

「你是在那裏看到的？那麼黑暗，你又在船上，能看到什麼？」

這句反問，搞得乘九無話可辯，趕緊退了出去。

千代松的個性便是什麼事都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回到房中後，還在追問庄左衞門流星的事，庄左衞門想了想，便說：

「這樣好了！你去問養珠院。」

然後瞪了他一眼。

養珠院是賴房的生母，生下紀伊大納言賴宣後，改名爲養珠院。當時住在紀州家的別墅中，非常鍾愛千代松，常常叫到別墅中玩。紀伊邸中還住著賴宣的兒子們，其中有一個和千代松同年的小女孩，叫松姬。兩個人十分要好。德川家是禁止血親姻緣的，可是養珠院却非常希望這二個堂兄妹能結合，故時常叫千代松來紀伊邸小住。松姬的長相可稱爲絕世佳人，小時候有着一對娃娃般的黑眼珠。千代松面色白皙，鼻樑高挺，也是個美少年。奶媽和女傭們看到他倆人一起玩耍的樣子，都禁不住露出微笑。同時心中也暗自推算，不知以後兩人是否會成爲夫婦。

千代松已是十九歲美少年時，一日，一個人坐在屋中看書。松姬經由女傭的幫助，溜到屋中。屋中沒有別人，只有二個人各端坐一端，什麼事也沒做。而後，光圀的家臣聞後，說：「武士能無視死亡，切腹自殺，但還是難逃兒女私情，公主的絕代風姿，少爺的俊拔英容，互相仰慕也是難免的，可是德川家的禁令，只能留給這一對一場哀怨。」而不禁淚下。

不久松姬嫁到松平家，沒多久便死了。光圀獲知後，獨身守喪四十九天。

幼小的千代松提出無理的要求時，家臣們便會提出「松姬公主」，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此時，庄左衞門又故意提出養珠院，以便扯開話題。

「好呀！明天到八重洲河岸的柳生家，問問星星的事！」

第二天。

八重洲河岸馬場，如期的由朝鮮人表演騎術。

此時前，家光引見韓人洪嘉男、正崔義、張孝仁、金貞拜四人，四人獻上人蔘十斤及中國布十疋。家光身穿黃羅紗製之官服，坐在看臺中央，旁邊有貴族公卿一行。

馬術分爲一人立騎、懸騎、單鐙騎、仰騎、倒騎五種。表演後，設宴款待，並由柳生但馬守宗矩賜以銀幣千枚，服飾五十件。

正巧，千代松與庄左衞門領僕人兩名，到了八重洲河岸的柳生屋。

轎子停了後，庄左衞帶着千代松，報名是幼君來訪，屋內的友矩趕緊跑了出來。

「歡迎大駕——」

但是却對千代松及庄左衞門的來訪感到奇怪。柳生刑部尙輔友矩是但馬守宗矩的次男。其兄十兵衞三嚴，其弟又十郎宗多，一般人都知道十兵衞及宗多，而少有人知道友矩。但是柳生家能成爲大目付，友矩的功勞是最俱影響的。

家光曾去函友矩，願出薪四萬石求其出仕，而其兄十兵衞八千三百石，飛彈守（註）宗多四千石，父但馬守一萬二千五百石。

（飛彈守卽飛彈地區之行政首長。）

總之，要做將軍的兵法指導，其武藝是不會白白領到

四萬石的。友矩的武功確實超出宗冬很多，十兵衞也是完全信任友矩的武功，才安心任職刺探各國的密探。友矩能獲大將軍家光的信賴也是有原因的。衆人皆知，新陰流的正統傳入但馬守宗矩是得自柳生兵庫介，兵庫介的兒子們任職江戶，吩咐其必將聽命於友矩，而友矩與兵庫介之間不睦，其源於兵庫介的姊姊，但馬守宗矩未經兵庫介的同意，便將其下嫁給朝鮮人，引起兩人之間的誤會。終其一生，兵庫介對友矩都是不屑一顧的。

可是八歲的千代松却不知友矩有何出色，

「友矩！昨晚這裏是不是有星星掉下來？」

千代松曾來訪過柳生庄，對友矩特別感到熟悉，又說：

「那星星怎麼了？拿出來看看？」

「……星星？這個——」

友矩一陣苦笑，顯得很狼狽，望月庄左衞門發現了，說：「他是說昨天凌晨，掉在這附近的天上流星，任我怎麼解釋……！拿一點星星的破片給他看看好了！」並做了眼示。

友矩立刻會意的笑了笑，

「眞抱歉，是有亮亮的東西，來！進來看看吧！」

友矩領先，千代松好奇的跟在後面。

友矩所說的，是太刀。由於千代松十分調皮，其父賴房根本不准他配刀，也不許任何家臣讓千代松觸摸刀。友矩能獲十分清楚，便把千代領至秘室，取下刀架上的吉光（刀名）給千代松。

幼小的臉上立刻發出興奮的光芒。拿到後，便想抽出來，但是刀太重了，根本抽不出來。

「這就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千代松仔細的端詳着。

「這東西怎麼樣，拔出來看看！」

庄左衞門說。他是個歷盡沙場的人，同座者又是劍術家友矩，所以覺得很放心。「少爺，如果揮不動這把刀，就別想當大將了。」他在旁挑逗着。

千代松想以左手握鞘，右手抽刀，但是刀太長了，只好兩手握着刀柄，來回搖着。

屋內大約有十二個榻榻米大，千代松背着床，庄左衞門坐在前面，友矩坐在右斜方。千代松猛一揮，刀鞘從友矩的鬢角飛過，刀身則反砍在床柱上。

「啊！」

千代松叫了一聲。床柱是中空的，從白刃砍開的口中，一卷軸掉了出來。

「糟了！」友矩接住刀鞘，電光石火的把刀鞘丟向卷軸，擊中卷軸的一端，卷軸反彈了起來。友矩跳起，長臂一伸，在空中把卷軸納入懷中。——這些，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但是瞞不過見者眼睛，床柱也是不合作的開着口。

千代松臉色發白，庄左衞門呆坐着，眼睛在床柱及友矩身上輪廻着。只見友低着頭，擦拭着打翻的茶水。

沉默了片刻。

千代松好奇的看了看床柱，和斜斜砍入的吉光，然後冷冷的說：「友矩！我是否做錯了什麼？」又說：「剛才納入懷中的也是星星的碎片嗎？」

「是的……。」

「我請教一下，如果是星星，消失後，我們便看不到了是嗎？」

庄左衞門說：「少爺！你說的沒錯。」

「好了！」

千代松露出牙齒笑了笑。「如果是星星，也不是我打落的！走吧！」

千代松拍掉褲子的茶水，站了起來。

「請等一下！」

友矩下了決心似的，叫住走出屋外的千代松與庄左衞門。不知何時，床柱間的洞已經蓋好，吉光也納入刀鞘。

「家中還有一些稀奇人物，你們既然來了，不去看看實在可惜，怎麼樣，就當做回去前的餘興吧！」

「有什麼可以看？」

「你必已知道，今天八重洲馬場有朝鮮人表演騎術，而在這裏，有更精彩的表演呢！」

「在這嗎？」

「這裏已沒興緻了，換個地方——」友矩恢復了微笑，走了過來。

「這邊，請——」

通過走廊，到了另一個庭院。

千代松主僕二人通過庭院，到了一間屋前。庭院中有水池，有假山，有新的石燈籠，與一般庭院無異。主僕兩人坐在面對院子的看臺上。

沒多久，友矩帶着三、四個人從屋中出來，其中一名相貌十分醜惡。友矩當年二十一歲，這個人大約有四十左右，一名家人拿了張梯子來。友矩叫其他人留在原處，領了這漢子到千代松面前。

「我來引見一下，這是伊豆的忍者，名叫誠玄。」

「我是水戶的千代松，要讓我看什麼？」

千代松在貴族家中成長，語氣一向不甚禮貌，總是任性而爲。誠玄這名忍者，打扮與一般武士相同，但是相貌

却令人感覺有差異，很快的便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千代松從來沒聽過什麼叫做忍者，而庄左衞門一聽到忍者，不禁皺了皺眉頭，友矩只當做沒看到。

「誠玄，少爺要看看你的表演，開始吧！」

說着，退身一旁。那個家人立刻把梯子送到誠玄面前。

誠玄扶着梯子，表演了奇妙的武術；家人們退至一旁，誠玄單手立着梯子，口中唸着不知所云的咒文，忽得把梯子拋向空中，而梯子就不掉下來了。在空中靜靜地立着。誠玄先用雙手攀住梯子，然後縱身一躍，輕巧的爬上樓梯。千代松張着口呆呆的仰視着，誠玄爬到最高一階，雙手張開，好似走索者般。突然一個倒栽葱，掉了下來，正要摔到地上時。——猛得一個鷂子翻身，重新攀住梯子。如此反覆了兩次。然後打開扇子，對着梯子一揮，梯子便飛向家僕，直墜地面。

千代松連驚嘆聲都發不出來，友矩笑着走向他。

「怎麼樣？這便是忍術。這要經過艱苦的訓練，才可以達到這種肉眼無法識破的奇妙境界。這也就是忍術的目的。……少爺想不想學，你也可以學得和他一樣好。」

「什麼！我也可以練出來？」

「——當然！」

友矩詭異的笑着，以引起千代松的好奇心。「如今就有個身份和少爺一樣高貴的人，在練忍術，……例如，源義經——」

忍術這回事，是蒙騙敵人的眼睛，以保護自己。正如同武士練武，其終極目的是相同的。源義經以前叫牛若丸，受教於鞍馬的天狗，天狗便是忍者，由忍者在山中修練時所穿的一齒木屐便可證明。因爲在山坡上上下下，一齒木屐比草鞋還要方便，而這個一齒木屐便是天狗所發明的。還有，忍術中有個叫「戶田流遠當法」。所謂遠當，就是丟東西使別人眼睜不開。其製法是石灰粉，芥末粉，松脂末，斑貓裝入河豚皮製的袋中，在敵人包圍時，灑出去。聽說，牛若丸在五條橋上遭遇辨慶時，便用了這種「遠當」法，用扇子揮了出去，使辨慶分不出方向，噴嚏連連，而屈服在牛若丸手下。如果辨慶知道其中秘密，不知會說什麼？義經還一口氣跳過八條船，如果知道他是忍者，這便不足爲奇了。

「知道了吧！少爺！想不想也學學忍術，以後，無論什麼……。」

「友矩！閉口！」

在旁的庄左衞門大聲喝道。友矩抬頭看了看他，眼中露出陣陣殺氣。

「沒問題！只要有興趣，儘管來玩。……時辰已晚，沿路可要注意——」

友矩向千代松微笑着，又向庄左衞門點了點頭。從八重洲河岸的柳生屋，到小石川水戶藩邸，途中要經過小川町、猿樂町（註），這一段路，右邊是土屋相模守的家邸，左邊是內藤大和守及高井飛彈的宅舍。千代松的轎子兩側有二名家僕，後面望月庄左衞門騎着馬，馬後面，跟着兩名持槍的步卒。

（註：此時町之意思爲小市集。）

正當走過猿樂町的時候，馬上面的庄左衞門，「嗯！」的一聲悶哼，臉已埋在馬鬃裏，韁繩也鬆落了。馬的二個鼻孔吐着氣，露出白白的牙齒，頸子伸得直直的，

「呀！大爺……」

槍兵大吃一驚，失措的把長矛在空中轉了一圈，庄左衞門已從馬背上跌了下來。庄左衞門的後頸上刺着一枝風車形的飛鏢。不知是從土屋相模或是高井飛彈家的土牆上射過來的。

千代松趕緊下令停轎，出來察看時，庄左衞門嘴脣已發紫，早已死去。

過了幾天，水戶藩內討論的結果，認爲刺殺庄左衞門者，極可能是賴重家的家臣。賴重是是千代松的哥哥，本

秘術（一）

千代松主僕倆從柳生家出來時，已是下午六時左右了。伊豆的忍者誠玄表演了飛梯後，友矩又令玄誠表演「隱鶉術」、「回音術」、「鐵頭功」、「蓬犬術」等，以勾起千代松的好奇心。「隱鶉術」就是穿上「三領楯」的衣服，在草叢中消逝。「回音術」是躲在岩影等下面，二個人忽遠忽近的叫喚着，以淆人聽覺。「鐵頭功」是用頭，把五寸釘子釘入木柱中。「蓬犬術」是潛入敵方陣營中，欺騙敵軍犬的方法。「蓬犬術」有三十五種聲音，分別以白，黑，紅，棕等代表狗的各種聲音，若是精通此三十五種的忍者，可以發出從二隻狗打架時的聲音，至夾尾而逃的哀鳴聲，和眞狗沒有兩樣。

儘管千代松如何聰明，到底只是個八歲的孩子，無法了解望月庄左衞門那一副不屑的表情，還是十分興奮的看着忍者所表演的秘技。表演結束後，已是下午五時許。

「友矩！眞是有趣。……下次我來時，再表演一次。」

千代松依依不捨的站在門口，好似還想說什麼。

應是水戶藩的繼承人，但因爲中山備前守的選擇，所以地位被千代松奪走。而支持賴重的家臣，欲刺殺千代松，是理所當然的。水戶藩的判斷是，欲刺殺千代松的刺客，因爲沒有投中目標，而誤殺了庄左衞門。風車形飛鏢和一般匕首不同，風車形的刀刃是環生四週，像是個風車扇而得名，即使是泛泛之輩，也很容易射中目標，而且比普通暗器沉重，適於遠距離投射。不用說，庄左衞門落馬的時候，千代松轎子左右的家僕，到土屋、高井兩家搜索，已找不到刺客的踪影。

而正當庄左衞門落馬時——

八重洲河岸的柳生家，但馬守宗矩聽到友矩的報告後，急忙的從城中趕了回來，禮服還沒脫下來。身後的床柱上，剛砍過的刀痕清晰可見。

「那麼，你便立刻自作主張，派又十郎去了？」

「在那種情況下，我想不出其他辦法。」

「爲何不派誠玄？」

「父親！這點我曾考慮過，但是誠玄有個女兒，萬一失手，那女孩……」

「嗯！——」

宗矩那像是沉睡的臉孔，呈現着急迫的表情。宗矩今年六十五歲，五官不深刻，但膚色白皙。年輕時，其父石舟齋宗嚴，曾說他像是蛋白上放了眼睛鼻子。這張臉經過風霜後，還是毫無表情，像是張塗了油彩的雕像。張開眼睛時，目光却是非常的凜厲。

友矩看了父親的眼光後，說：

「被你責備也是預料中的事。——但是，這件事當中，日後的千代松殿下的處置——。望月庄左衞門我是可以獨自處理，但是千代松殿下，這實在——。」

「千代松殿下，他能成何大器？」

「不！我看他可能成爲皇威之類。」

「——」

「不過，今天的事不會有何影響，但他看到了柱中落出的東西。——長大後，一定會想起今天的事，必定想搞個清楚，到那時……」

「被斬嘍！」

「眞的！」

「笨蛋！讓他切腹不就結了！」

「——」

宗矩悠然的伸手拿起茶碗的蓋子。

友矩看了看父親深沉的表情，及尚未脫除的禮服，知道父親在等着城中的召見。望月庄左衞門的遇刺，水戶藩的賴重與千代松之間的歧見會更深。因爲庄左衞門是水戶宰相賴房特別派去照顧千代松的老臣，賴房在盛怒下，賴重可能遭殃。家光一定會先做考慮，照理說，家光會召宗矩前來商量。宗矩在推測着，猿樂町庄左衞門的遇刺身亡，先會傳到水戶藩邸，然後經過賴房，轉告家光，再經過多久才會傳到柳生屋。

一件事變後，傳到中央，再從中樞傳下來，約需時多久，這是兵法上必備的知識。

友矩看了看父親。宗矩面無表情的端坐着，靜靜的啜茶，像尊塑像，除了嚥下茶時，喉結跟着上下一動，就只有拿起茶碗的動作，看起來是多麼的靜謐。友矩想，這大概要達到忍術中的奧義，才會有這種寧靜穩定的氣度。但是，從宗矩動也不動的眉宇間，友矩深知，其中藏着非常冷酷無情的本質。友矩曾經親眼目睹父親殺人的場面，太刀從肩膀斬至腹部，再反挑回肩膀。這不是劍術的高明與否，用這種方法殺人，只有令人戰慄的份兒。殺人本是不得已的事，大多是出自一時的衝動。就是君主下令殺人，也多是出於此因。可是，宗矩却是在毫無憤怒，毫無預謀，毫無私慾，毫無探求劍術上的技巧，就那麼冷靜的殺死對方。「奉上之令」時，宗矩多會遣人去殺。友矩當時看到父親殺人，好似是爲了冷靜本身的意義而殺人。在謀取各個諸侯時也是同樣的冷靜，殘酷。當幕府爲了本身的安全，欲除去危險份子時，宗矩也是再三考慮後才行動。在那種情況下，宗矩從不暗示其中的危險性予各諸侯，他之所以能成爲今日之「大目付」，也是他故意釀造這種氣氛，使諸侯之間與幕府形成猜忌，而讓他順利成爲今日之高爵地位。

友矩現在無法摸出宗矩所想的事，只能靜靜地看着父親再次把茶碗放到膝前。父子之間，隔着一座燭台。燭台的光澤照在床柱上，床樑上有用巨筆書的「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數字。

……不知過了多久。

半閉着眼的宗矩和友矩同時瞪大了眼睛，床柱上的燭影搖的很厲害，又十郎靜悄悄的拉開紙門。

又十郎即日後的飛彈守內膳宗冬。此時年方十五，宗矩有四個兒子，長子十兵衞、次子友矩、三男宗冬，及一位稱義仙者。其中義仙與以上三人是異腹子，從小不住在江戶，而在大和。

又十郎反手關起紙門，鐵青着臉，以右脚踏入室內。宗矩與友矩以銳利的眼神盯着他，看看他是否完成了任務。忍者被派去當間諜或刺客後，如果殺了人，必定先以右脚開步，這是條不成文的規定。

「辛苦你了——」

友矩身爲兄長，口氣却毫無感情。又十郎似乎沒有餘力回答，無可厚非的這是柳生又十郎首次殺人。

宗矩把先前盯在友矩身上的冷冷目光，轉到又十郎身上。

又十郎懾於父親的目光，「噗！」的一聲，雙手貼在榻榻米上說：

「事情辦得不漂亮！眞對不起！」

「就心功夫不到家，怕萬一失手，所以在飛鏢上塗了毒……」

「塗在刀刃上嗎？」

「是的。」

友矩臉色大變。用飛鏢行刺，是不容易致命，又十郎設想的沒錯。——但是，這就和賴重派的作風迥然不同，因爲武士是絕對不會在匕首上塗毒的。

「遵照哥哥的吩咐，正好命中。早知如此，我也不會塗毒了……，眞是對不起！」

「友矩！你叫他投射那裏？」

「後頸。」

「射中沒有？」宗矩再度問又十郎。

「中，射中了！」

「那就不用就心了！只要射中後頸要害，準死無疑。」

說罷，宗矩的嘴角掛出一絲微笑，又十郎一看，立刻高興起來，可是，友矩却反而變了臉色。

友矩太瞭解他父親了。

「又十郎！」

宗矩靜靜的喚着。

「忍者之中，有些可以在山林中施展功夫，有些可以在街道上，人羣集聚處發揮。——這件事，你應該知道吧！」

「……知道。」

「以前告訴你們的浮月齋，他手下的霞多三郎便是前者，千四郎便是後者。你最好是學學你哥哥十兵衞的功夫！」

「父親，這……」友矩立刻膝前一步，搶着說。

宗矩只是冷冷的看着他，說：「凡事都是爲了主君，去吧！」又十郎頓時嘴脣發白的傻了，只有安慰自己，我是柳生之子，稍後說：

「哥哥，麻煩你了！」

兩手放在膝頭，垂下眼睛，睫毛在不斷的痙攣着。

友矩走進秘室中，不久，拿出油紙，特製的小刀，挫刀，幪眼布，水桶，及藥盒。把又十郎雙眼幪住，然後，兩手反綁在背後。令又十郎坐在攤開的油紙上，再把他雙膝綁緊，膝蓋上放了一個空水桶。

宗矩移了移座位，以免血水沾到禮服上。

友矩手上握着小刀。

令又十郎張大嘴，捲起舌頭。友矩反握小刀，在又十郎牙根處刺了幾個小洞，注入麻藥。又十郎皮膚和父親一般白皙，眉宇間痛得更加慘白，把口中的血向水桶中吐了好幾次，張大着嘴。

忍術中有一種稱爲「秘術」者，就是女術。忍者化粧成女人，當時的女公卿都拔去牙齒，裝入鐵製的義齒。不論隱身術如何高明，就是不能施展這種「秘術」，因爲「秘術」必須把牙齒全部拔掉。所以又十郎年青健美的牙齒，就一一被小刀挖掉了。磨牙齒的怪聲音在空氣中迴盪着，宗矩像塊石頭般的在一旁閉目打坐，額頭上流出一些汗水。

正巧此時小野玄人來了。

玄人是住在麴町的牙腔醫生，曾解剖死人的骷髏，以研究口腔構造，治療顎骨脫落等。因爲受了柳生宗矩的秘密託付，做好了一副義齒。他曾爲一個叫山本源右衞門的旗本（註）做過一粒銀牙。此次來柳生屋，是取又十郎被友矩拔掉的牙齒，洗乾淨後帶回麴町，作成精巧的滑石假牙。

（註：旗本，江戶時代的一個武士等級，家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進見幕府將軍。）

相傳，日本牙科醫生的鼻祖是織田、豐臣（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時代的親康氏。他的子孫曾任德川幕府，及天皇的御前牙醫，但是只會治療牙痛，不會製假牙。小野玄人是親康系的民間牙醫。永正十七年，丹波親康辭去典藥權的官職後，以牙技渡日。其子宗康，光康繼承家業，專門在民間治病。玄人是有「京內名齒工」之稱的親康的嫡傳弟子。

江戶下谷北稻荷町的廣德寺，是歷代諸侯的埋骨處，並列着各個諸侯的巨大墓碑。昭和二年六月時，此地被列入都市計劃，而挖起那些石碑。當挖至柳生宗冬（又十郎）墓碑時，石碑下二丈深時，出現一個雙層的厚檜木棺木。撬開棺木，裏面有刀劍、藥盒、梳子、煙管及鈴鐺和一些又十郎愛用的東西，還有一副假牙。

假牙依然灰白色，是滑石製的。牙床是黃楊木。牙床上的牙齒被三弦琴的細絲所穿過，然後以竹針固定在牙床上。手工之精巧，與今日之假牙相同，然而木製有牙床的

假牙在世界各國醫學史上，並沒有和玄人所做的一般精細類似的東西，所以可以說小野玄人是世界假牙的發明者。

寬永十二年時，小野玄人年三十一。

友矩看到玄人來後，低噓一聲：

「嗯……」

抬起手腕，拭了拭臉上的汗水，雖然一身高明忍術，但是還是無法忍受挖親弟弟牙齒的悲慘場面。

又十郎口中滿是鮮血，臉色如紙，強自忍耐着。無力的看着玄人，眼睛充滿血絲，好似憤恨極端。

玄人看到又十郎膝前的鮮血，及這種慘狀，立刻聯想到，無論自己假牙做的再好，恐怕也自身不保。又看到宗矩那副沉默的樣子，更覺得可怕。

秘術
(二)

牙醫小野玄人過了一個月後，帶來了又十郎的假牙。一副是鐵製的，一副是滑石製的。此時，又十郎牙床上的傷口已經痊癒了。

又十郎在家中養傷時，奉宗矩之命，一步也不准出家門，而身邊則由伊豆誠玄的女兒梨加照應。

梨加十七歲，是個懂事又美麗的少女，本在大久保彥左衞門處工作，後來才到柳生家中。

彥左衞門忠敎是個人盡皆知的人物，本是沼津二萬三千石的諸侯，因爲外甥忠鄰與本多正信之間起了歧見，正信誣告忠鄰，忠鄰被關在彥根，彥左衞門受了連坐法，封地喪失，只剩下三千石。但是家康依然非常器重彥左衞門，每有重大會議必召其參加。

「大事情必先經彥左方可做決定。」

在此命令下，彥左衞門到秀忠時聲名大噪。

彥左衞門自己的俸祿都不够用，尙養有衆多浪人，世人稱其爲「旗本老闘」。食客常常多達三百人，彥左衞門傾家產以供養之，自己節儉的只穿棉衣。他是個清心寡慾，如清溪中的水晶般高潔的老人。梨加非常仰慕彥左衞門，專門侍後他的飲食起居，表面上並看不出有何不同，實際上彥左衞門也很疼愛梨加。當宗矩要求引讓梨加時，他居然答應了。

但有個條件，就是給肥前的浪人神矢悠之丞介紹一個職位，他說：

「我家中有食客八千人，只可惜沒有讓各諸侯看看。他們都有一夫當關的本領，深知你武藝高強，但讓你與他們中三人一起比武，恐怕也難取勝。而這八千人中，最強的就是這浪人神矢。——你看如何？」

「你是怎麼看得出他很高明呢？」

「閉口！彥左雖然已老，但不至於沒有這種眼力的！」

「失言！失言。儘管你說很好，但是要薦舉時……」

「好吧！聽我道來。」

彥左衞門靠近了身開始說。

——有一夜，彥左衞門與三百餘食客中幾名接觸較深的食客一起，擺起酒宴，一面賞月，一面敍說當年的戰場種種。如同往例，拿起缺角的碗，大家醉眼迷濛，聽彥左

衞門吹噓第一次上戰場的經驗。這件事，彥左衞門已經不知吹噓過多少次，醉意濛朧中，又說了起來。

這時已是枯木寒風的季節，爲了賞月，把面向院子的紙門都打開了，唯獨書房是關着的。紙門上映着灰白色的月光，室內外的燈火全都熄滅了。

「咦？那是……？」

有一人指着紙門上的狐狸影子叫道。

「好個狐狸！」

一個酒喝多的浪人，拔出刀，跳到院中。

大家一起看向紙門，狐狸影子已經不見了。那個浪人心有不甘的在樹叢中找，但是還是沒找到。

「算了！算了！那可是個變幻無常的怪物，別想看到牠眞面目，還是免了牠把你鬍子弄光才是上策！」

座中幾個人一面說，一面笑。那浪人很不情願的回來。

但是，過了一下，狐狸又出現在紙門上了，這次連嘴上的鬍鬚都看得清清楚楚。

「好傢伙……」

浪人再次光着脚衝了出去。

影子「呼！」又不見了。

如此反覆了三、四次，原先的歡鬧氣氛全消，大家酒都醒了。那庭院中的浪人已火冒三丈，投出飛鏢，可是狐狸影子像在嘲笑般的還是在紙門上。

「此時，但馬守。——我說的那個神矢悠之丞……」

彥左衞門原本不很重視這個悠之丞，後來看他相貌不凡，才留他爲食客。

過了一會兒，其他的浪人幫他一同找回飛鏢，就在此時，狐狸影子又在紙門上出現了。

「看我的！」

悠之丞說完，拿起裝煙絲的盆子敲了起來，唱起一條不知何處的民謠。

狐狸居然跟着曲調靈巧的跳起舞來。悠之丞敲的技術實在高明，其他呆住的人，也開始點頭打起拍子來。

「那個狐狸，跟着您之丞的拍子跳昏了頭，一下就被抓到了。我想這狐狸能和敲煙盒的拍子配合的這麼好，其中必有文章，所以以後便特別注意悠之丞，你看怎麼樣？」

彥左衞門抬起下顎，拉緊了喉嚨上的皺紋，看着宗矩。

舌頭還在口中左右轉動，這是彥左衞門流露眞情時的習慣性動作。

宗矩瘦枯枯的顴骨上，露出一絲苦笑，以政客的僞笑向彥左衞門瞄了一眼，問道：

「是眞的狐狸嗎？」

「是呀！長三尺五寸，那晚上，我們還吃了牠的肉。除了有點騷味外，冬天的狐狸肉還蠻好吃的。」

「噢！——另外一隻呢？」

「另外一隻？」

「狐狸通常都是出雙入對的。不知你逮到公的還是母的，但是另外一隻一定還在。——說不定，還會在同一張紙門上出現影子哩！」

宗矩說着，露出複雜的笑容，說：

「推舉神矢悠之丞的事，我盡力幫忙。」

又恢復了木然的神情，說：「不過……」

彥左衞門只有說：「好啦！好啦！你閣下堅持，那只有立刻讓黎加跟你走了！」

以上的討論，是在柳生家進行的。彥左衞門登殿與家光討論戎機，在回程時順路經過柳生家。而宗矩却和他約好，若是推薦神矢悠之丞，附帶條件是引讓黎加。並約至後日，兩人相見。

彥左衞門的咳嗽聲消去不久，宗矩立刻召友矩來。

若是彥左衞門所言屬實，那麼神矢悠之丞定非泛泛據聞，他以前是肥前國的藩士，何以落魄至浪人食客。現在首要之務，就是要搞清楚他的功夫到底有幾斤幾兩。所以，宗矩對友矩說：

「悠之丞來訪，故意和他鬪氣，然後在他背後抽刀，便可以知道倪端了！」

友矩很吃驚，但是在神矢悠之丞來訪後，友矩於歸途中還是在他背後故意做了聲抽刀聲。友矩的劍術造詣，得自其父宗矩的眞傳，他的功力，也只有其兄十兵衞三嚴可以勝過他。

友矩在距柳生家門五十餘公尺處，右邊靠在屋角，左邊則是河岸，抽出刀。悠之丞跨着大步，慢慢的走了過來，聽到抽刀聲，只是略爲側了側肩，然後跨着大步，慢慢的走開。

友矩回到家中，向宗矩稟告了剛才的情形，

「我看着他離開，他到了轉角處時，」

「回頭看？」

「——是的，笑了笑！」

此後，黎加引讓到柳生家來時，宗矩立刻召來問話。

「聽說神矢悠之丞曾提到一隻狐狸，是嗎？」

「是的！好像是隻母的。」

「他大概是什麼時候到大久保家住的？」

「……」

「妳不記得嗎？」

黎加不知爲何，至耳根泛出一片紅暈直到頸部。

「兩個月了！」

「兩個月？……兩個月嘛！」宗矩喃喃自語。

「——好罷！妳可以退下了！剛才我已告訴妳了，不要再回到大久保家。誠玄剛從西國回來，當然，你們父女倆要在我這裡聚聚。」

黎加便這樣在柳生家。另一方面，神矢悠之丞也在宗矩「沒有適當的差事下，暫時從大久保家住到柳生家」的要求下，住入柳生家。

來了後，悠之丞的房間，被安排在又十郎的房間對面，中間隔着院子。悠之丞時常可以看到從柳生道場出來的弟子，及練武的情形。有時在庭院中的走廊上，會和紅着臉的黎加相遇，而略爲點點頭，問問好。

悠之丞是有像女孩般的眉毛，配上高鼻子的美俊青年。在道場時，總是皓齒含笑。也從不曾有窺視又十郎房間的樣子。

是個謎般的人物。

不知宗矩是何打算，讓這個悠之丞隨意的住下去。

一個月後。

小野玄人帶了二副假牙，來到柳生家門口。

「眞是稀罕的事呀！聽說少莊主要和住在這裏的浪人比武。」

「我們是從不幹這種事的，師傅不准我們和其他流派比武。」

「是師傅安排的嗎？」

「是呀！眞是不可思議！」

有二、三個人在屋中交頭接耳。神矢悠之丞在玄人來的那一天，宗矩突然命令友矩與他比武。這件事秘傳開後，黎加最爲驚慌。

黎加認爲，既然玄人來了，她理當不必再照應又十郎了，雙手放在座墊上，

「又十郎君，那麼，我就……」

「噢！多虧妳的照顧，我才會這麼早康復，多謝了！」

「那裏的話！這還比不上你們提拔家父之恩的百分之一……」

「妳別這麼說，妳親口……」

剎那間，黎加兩頰通紅。因爲又十郎沒有牙齒，無法自己咬嚼食物，只有靠黎加來餵他。忍者本來有特別的藥

物療傷。但是體力的恢復，還是要靠米飯。黎加用嘴把飯先嚼碎，合着唾液餵給又十郎吃。又十郎已十六歲，算是成人了。舌尖與舌尖的接觸還是令又十郎心頭悸動，當然，黎加的感覺也是一樣的。

——紙門突然被打開了，宗矩，友矩，玄人陸續進來。

黎加紅着臉，慌忙的站了起來。

「不要走。」

宗矩說着就坐在上座。這二個月來，宗矩及友矩從未踏入此處一步。

「玄人！快給他嵌上吧！」

宗矩冒出了稀有的溫柔口氣。

「是！」

「失敗了也不要太躭心，知道嗎？」

平日那麼冷酷的人，居然有這種客氣的口氣，聽起來却是多麼刺耳，玄人只有可悲的說：

「是！」低着頭，把帶來的小袋子打開。四個人都露出期盼的眼神，緊張的看着小袋子。玄人手中拿出了一副黃楊木的東西，像是把又十郎的牙齒，洗過後，重新安排好似的。

在座者都露出了高興的神情。不用說，又十郎自己更是高興。目不轉睛的看着假牙，又覬覦的看了看父親與哥哥。

面色白皙光滑的美少年，露出像是無齒老嫗的笑容，這實在是無法形容的可笑，又十郎自己當然不會發覺。

玄人向宗矩一行禮後，靠近了又十郎，支住又十郎的下顎，說：

「請呀一聲！」

「呀！」

玄人很快的把假牙插了進去。

「再一次！」

「呀——。」

玄人寬寬的肩膀從又十郎前離開後，其他三人，

「哇——！」

不約而同的發出了讚嘆聲。只有黎加用雙手遮住臉，原來，猛得看到有牙齒的又十郎，這個月來的羞恥感，頓時甦醒了。的確，事後黎加偷偷告訴他父親誠玄，那時，是她最不好意思的一刻。然後，又十郎拿出假牙，此次由宗矩爲他換上鐵製染黑的另一副。此時，宗矩的眼中放出異樣光彩，又十郎口邊盪漾着公卿般的氣質，

「嗯！玄人，太好了！」

宗矩呼的站了起來，走近又十郎，突然狠狠的抽了他

一巴掌。

「爲，爲什麼這樣打我？」

又十郎被打呆了，瞪着父親說，牙齒還要牢牢的。

「我試試堅不堅固，別難過！」

宗矩大步走到玄人面前，

「十分感謝，你這麼認眞的做，多謝你。」

「……」

「現在我才告訴你們。我發明的秘術功夫，就是沒有這東西，今天總算成功了！玄人，我們柳生一族若是存在，我的兵法只要有，絕不會對你的麻煩漠視的！」

語畢，但馬守竟向市集上的牙科醫生行了大禮。宗矩是因爲兒子痊癒，居於父子深情而高興？抑是因爲忠義事君？還是因爲他的秘術？

「不，請勿如此！」

玄人反而臉色逐漸發青，慢慢退至門邊，說：

「不客氣，不客……如果還有何事可以效勞，只管吩咐，我會盡力而爲。我不值得沾髒了你的佩刀！」

「說什麼？你，你是在懷疑我？」

聽說，當時宗矩眼中確實有淚光。玄人見後，只有接受了豐盛的款待。而密室中的四人，還沒走開。梨加就是在那裏聽到了宗矩命令友矩與神矢悠之丞比武。

燭台

友矩與神矢悠之丞比武的事，當時宗矩便令梨加前去通知悠之丞。

「地點是本屋道場。梨加，妳立刻去通知！」

梨加按耐住跳動的胸口，說：

「——是的。」

低着頭退出密室。

院中已暮色重重。

悠之丞住的地方，在走廊的轉彎處。梨加走到走廊時，和管家立村孫兵衛撞個滿懷，

「怎麼回事？臉色很不好！」

孫兵衛側身先走開。

到了房前，梨加一度以手靠在柱上，以支持軟弱的身子，

「神矢君……」

在紙門外喚着。

「……」

沒有回聲。也沒有動靜。瞬間，梨加大膽的叫道：

「可以進來嗎？」

接着去開紙門。

「啊！」

梨加嚇了一跳。

悠之丞從紙門縫中露出臉，問道：

「有事嗎？」

又說：

「妳盯着我看，有何不對勁？」

悠之丞臉上拂過一陣略微的狼狽狀，

——可是，他立刻拉開紙門，「請進來。」

然後，悠之丞轉身入室。

地板上放着一個刀架，上面有一對刀。悠之丞背對刀架坐下。旁邊的書桌上，有一本冊子，隨着風，書頁在翻動着。梨加關了紙門，面對悠之丞坐了下來。

「好久不見了……」

同住在一個地方，除了打打招呼，他們一直沒有交談過。

「只要沒什麼事情發生，這樣也好！」

悠之丞坐直了身子說。

「主君說的。他希望你和少爺比武。」

梨加別過臉說，紙門旁零亂的放了一堆碗盤，一副十足的食客相。

「妳來這裏，就是這件事嗎？」

悠之丞目光平靜。而在他坐的上端天花板上，有一隻繫着紙箋的匕首插着。是聽到梨加的脚步聲，倉忙中射上去的。悠之丞又說：

「我還以爲妳是爲了其他事而來的。妳去告訴柳生大爺，比武的事我知道了，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

「……」

「梨加，妳是否記得那天的事？」

梨加以幽怨的眼神，看着悠之丞，

「無論何時，我都不會忘記。」

「那時，妳曾說過，妳不會在乎我的身份。現在也是這麼想嗎？」

「……是的。」

「那麼，我也不要多問妳的身世……但是，如今妳和柳生家是什麼關係？」

「……」

「不能回答了，——是嗎？」

「不！」

「算了！誰都有無法告人的苦衷——」悠之丞爽快的說。

「地點是在道場吧！」

「是……」

悠之丞反手握住刀架上的短刀，突然說：

「也好！能和柳生家的二少爺比武，是我的榮幸。萬一不幸，也是爲武術而死，沒什麼好遺憾的。不過果眞如此，實在對大久保老爺說不過去。——如果可以，妳去和大久保老爺說，最好算了！」

此時梨加已心亂如麻，

「好！我立刻去通知……」

梨加一出門，悠之丞立刻躍身拔下天花板上的匕首。降落時，衣襬飄起，白白的小腿上露出一粒朱砂痣。

他悄悄的站着，又把匕首上的紙箋看了一遍。把匕首收入刀鞘，把紙箋就着火爐燒了。

受了梨加叮嚀的小僕，忘了梨加的關照，不能告訴旁人，一個雜役問他：

「到那裏去？」

「少爺要和那浪人比武，我要去大久保家通告。」

多嘴一說，雜役們都知道了。

比武定在下午六時，宗矩與友矩到道場時，悠之丞已在道場角落中靜坐等待。宗矩下令門人不可接近道場附近。江戶藩邸的各諸侯子弟，大多有人專門指導劍術，所以柳生道場，多半是自己的門人。

宗矩走過悠之丞前面，走到道場中央，端坐在地板上。友矩跟着他父親後面，看了看四週，也坐了下來。

宗矩在兩人之間點了根蠟燭，燭光在清潔如鏡的地板上映出亮光。友矩先行準備，悠之丞也向宗矩行了一禮。

靜靜的道場中，迴響着友矩站起時的褲襬聲，悠之丞也跟着站起來。

使燭光略爲搖幌了一下。

宗矩說：

「神矢悠之丞，爲了考驗你的實力，以便推薦給諸位藩主，突然令友矩與你比武。不要顧慮，盡力發揮！」

而後深深一呼吸，大喝：

「一刀決勝負！」

二人的太刀同時揮動。

比武的太刀是新陰流所規定的竹刀。友矩擺出青眼架勢（註），悠之丞也是青眼。燭火再度幌了一下。雙方互相凝視着，宗矩看到悠之丞所拉出的架勢，頓時眉頭鬆開了。

（註：青眼或稱正眼，是劍術中的一種姿勢，即以刀尖對準對方的眼睛的一種準備架勢。）

宗矩令兩人比武的眞正用意，是藉此機會看看悠之丞拔刀的動作。現在已一目瞭然，是新陰流。新陰流分支單純——宗矩的腦海中迅速閃過幾個人影。除了宗矩的父親柳生石舟齋所教導的弟子外，沒有人能擺出青眼。石舟齋宗嚴的門徒有四人，關東八州的名人猪上惣之助，上方名人鈴木兵庫助，此外，另二人是松田織部與山田浮月齋。

而松田織部之助的嫡傳弟子，是自稱幕府流的戒重清次，鈴木兵庫的弟子是俊英井元庸之介。這兩個人宗矩都認得，而且見過面。那麼，指導悠之丞的，不外乎猪上或是浮月齋了。

宗矩令悠之丞來柳生家住時，曾派家人暗中注意他的行動，或口音。肥前的浪人，必定帶有九州口音。但據家人報告，他全無九州口音。宗矩暗自懷疑，他是否爲浮月齋派來臥底的。忍者是一定通曉各地的口音，即是以肥前人爲藉口，他必定故意用九州口音，這是必然的。而他並沒有故意改變口音，可知必定不是忍者浮月齋的弟子。

友矩與悠之丞之間的距離慢慢的縮短了。宗矩的目光依然盯着悠之丞，毫無疑問的，他一定是猪上惣之助的門徒，但是，爲何打扮成浪人，到柳生家來呢？

友矩略略地向左移動一下，雙方中央的燭臺，照着友

矩面頰上的汗珠。竹刀比武的結果，是不致於要命的，但是悠之丞的臉色也漸漸變成白色。現在和那天，友矩在背後抽刀時，情況大不相同。當時友矩的氣勢不盛，所以悠之丞非常輕鬆，而此刻的友矩，和那天不同。

宗矩的視線看向前面的燭臺，而他並不是注視着搖曳着的燭焰。宗矩的左眼看着友矩，右眼却看着悠之丞的刀尖。兩邊都是青眼。兩把刀愈來愈近，「啪！」一聲，在火焰上方一尺處相碰，然後又是毫無聲息的停止着。

——燭焰突然上昇了一尺。

接下來，只消剎那間，任何一方的竹刀只要一閃，必定會刺穿對方咽喉。

「住！住手！」

木門突然大開，大久保彥左衞門衝了進來。

彥左衞門從柳生家的小僕口中，得知比武的消息，

「天呀！糟了！」

彎曲着的背，也一下子直了。

「什麼事呀？」

剛好來的宗匠（註）伯庵問道。

（註：宗匠不同於我國之解釋，而是專指茶道，花道，書法，等文藝從事者。）

「發生大事了！伯庵，你剛才說的事，我一定會轉呈上去的，你告訴夕姬不用躭心。我要先走了。來人呀！快點備馬！」

說着，一隻手撐着膝蓋，站了起來。

「你到那裏去？」

「嘛！柳生但馬。沒時間多說，閣下，有沒什麼好主意？」

「咿？你說什麼事……」

「不知道就看提了！」

彥左衞門「啪噠！啪噠！」的以小碎步衝向走廊。

「您老……，到底什麼事？」

拼老命的大喊，驚愕了住在此地的四、五個浪人，各自從房間中衝了出來，圍住彥左衞門。

「別擋路！快退開！」

「什麼事？」

「快退開！你們全部算上，也抵不過那神矢悠之丞，其實是……」

後面的話，那些浪人已聽不進去了，因爲他們一直期盼着有事發生，好顯顯身手。

「怎麼做？」

「什麼神矢，那個神矢，是不是和我們曾在一起的那個？」

「要不要湊個熱鬧？」

「好！去看看！」

討論了一下後，各自佩上長刀、短刀，追向彥左衞門的足跡。

「……老太爺，等一下！我們來助陣——」

這幾個相貌不揚的浪人，跟着馬後面，一路從大久保家追到八重洲河岸的柳生家。路人都佇足觀望到底何事，其中也有剛從柳生家出來的小野玄人。

彥左衞門到了道場門口，被攔了下來，那些門人也正好奇的在聽着道場中的動靜。

「不行！大久保大爺，不行——」

彥左衞門提起左手的燈籠，迎面打向張開雙手攔路的弟子。

那弟子總算狼狽的退開了。彥左衞門看門人正在偷聽，知道比武還沒結束，頓時鬆了口氣。

「滾開！」

一聲大喝，拉開木門。

——第二天。

宗矩以珍貴的午餐招待神矢悠之丞。

宗矩既然已知悠之丞是猪上惣之助的弟子，其比武的目的已達到了，正巧彥左衞門闖入，便順水推舟的停止比武，

「這樣已經够了，我知道你的功力了。」

說完，緩緩看向彥左衞門，

「眞沒想到您老爺會來。誠如你說，功夫比想像中高明，我可以放心推薦了，哈哈哈……」

這是已忘了笑爲何物的宗矩，眞正的笑聲。

可是他不會就此高枕無憂，是猪上惣之助的門下，爲何混入柳生家，他又和彥左衞門是什麼關係？宗矩爲了解開這層層疑雲，故意把悠之丞騙來吃飯。

悠之丞應邀於正午前到，家臣立村孫兵衞帶領悠之丞到了柳生家的內宅。客廳中空無一人，就是連柳生父子也不見踪影，正前方的地板上，放着五個座墊。悠之丞被帶到一個可以看到庭院的座墊上。院中陽光很亮，悠之丞的臉也被院中的綠葉染成綠色。

宗矩在來到座墊前，發生了一件大事。

宗矩令友矩，把床柱上的卷軸拿出來。前些日子的刀痕雖經過修飾，可是還是看得出痕跡。起先，友矩對父親的命令，現出懷疑的表情，說：

「拿出來幹什麼？」

「拿出來就是了！你也可以藉此機會，看看到底是什麼。」

「是武……武藝帳嗎？」

宗矩毫不做作的點點頭。

友矩還是看了看其父的表情。友矩雖然身爲柳生家中一員，但是還沒看過武藝帳。據友矩所知，知道其中內容的，只有父親宗矩，哥哥十兵衞三嚴，兩人之外，只有肥前的兵法家山田浮月齋一人。

「父親。」

友矩壓抑住聲音說：「你不必再試我了，我絕不會背棄你的告誡。而且，我現在實在不想看這東西——」

「去打開！」

宗矩短捷的命令。友矩忽然想到，是不是要看看是誰偷了武藝帳。

「……是的。」

友矩走到父親後面，打開床柱。

卷軸安穩的躺在中間，友矩拿出後，雙手呈向他父親宗矩。

「把它打開！」

「是的！」

友矩解開繩子，宗矩靜靜的閉上雙眼。

友矩很恭敬的打開卷軸。

「哇啊！」

友矩大驚失聲。

卷軸上竟然隻字未提，是張白紙。

「是的，這是假貨，眞的武藝帳在那邊。」

友矩順着父親的手勢望過去，客廳的角落有兩扇對摺的金色屏風。友矩不禁的「啊！」了一聲，就在這一瞬間，屏風無故地傾倒在榻榻米上。

屏風後，赫然出現一位身着異服的幪面武士。

「你是誰？」友矩下意識地跨出右脚，以手護着父親。

然而，幪面客出奇鎭定的站在那兒。

「不愧是但馬守……還是被你識破了。」

全身黑衣裝束，一把大刀綁在背上。這位幪面客很快的發現那本卷帳，於是緩緩說道：「你若要殺我，就殺吧！」

說着，一步向前，正好踩在倒落的屏風上，弄出「吱——」的一聲，友矩立刻反應，手握刀柄，準備出鞘。

幪面客那雙露出的眼睛，不很友善的盯着友矩的手。

「不要殺他！」宗矩簡短有力，聲音很低的說。

宗矩一眼便看出，這位幪面客絕非友矩之對手。

「原來你已經調換過……果然厲害，你這位但馬守，還懂得來這一招。我就是爲武藝帳而來的，現在請你看在同是武士的情份上，讓我在臨死前，目睹一下這稀世的武

紙門

「父親！這是怎麼回事？」友矩雙手顫抖，卷軸自手中滑落，一直滾過宗矩盤坐的膝蓋，展開在疊席上。——赫然是一張白紙罷了。

「你認爲呢？」

「嗯？」

「你對這張白卷軸，有沒有什麼想法？」

「？……」

友矩思慮了半晌，像是無法領會父親所說的含意，答道：「本來就是白紙，抑是被人調包？這是爲什麼？」

「友矩，大家都知道，武藝帳共有三卷——除了我們柳生家有一本，其它兩卷各在鍋島密探弓削三太夫及朝廷左中將嗣長卿手中。……如果武藝帳祇是一張白紙，怎麼會有人賣命來搶奪呢？這道理就在此。」

「可是——」

「這不是眞貨。」

「父親，你說什麼？」

藝帳。」

說着，移出足尖，兩眼凝視着宗矩，脚步在屏風上緩慢的移着。

「我是龍造寺家的遺臣久我武左衞門，請你答應我的要求，成全我臨終前的心願。」

原來放置屏風的位置，如今露出一扇與鄰房隔間的紙門。紙門緊閉，但情況危急時，祇要設法打開此門，便可由鄰房逼逃。

幪面客一步一步的在屏風上移動，宗矩鎭定的端坐着，心裏似乎已有盤算。

此時，友矩見狀，刀已出鞘。宗矩手持紙扇，輕輕的往他腿上敲了一下：

「不可妄動！」

「祇要你告訴我武藝帳的藏處，我將死而無憾！」

幪面客雖然身負長刀，但在這種窄小斗室，也發揮不了什麼作用。他背依着襖門，似乎沒有逃脫的意圖。

他悄悄將手挪到後面的襖門，就在這一剎那。

「我找到了！」當他脫口叫出的同一時刻，一隻長矛已從他的背部貫穿到胸前。原來，伊豆忍者誠玄老早就持着一支長矛在紙門後等着了。

正午的陽光，已稍偏斜。這時，神矢悠之丞已在後院的客廳裏，靜候約有半個時候了。在旁的五村孫兵衞不耐煩地嘀咕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怎麼那麼慢？」

接着又像發現了什麼似的說：

「你在這兒等一下！」於是起身，走出房間。

悠之丞面前，置有一碟饅頭。涼風徐來，悠之丞瞇着雙眼，微微抬頭望着陽光下忽明忽暗的樹葉。他順手端起了茶，正要喝時，聽到：

「我找到了，藏在紙門裏——。」

一陣隱隱約約的叫聲，隨風飄至悠之丞耳邊，他的雙肩顫抖了一下，茶水自杯中濺出了幾滴。

俄頃，走廊上傳來脚步聲。是臉上毫無表情的宗矩。

「讓你久等了。」

等他坐定於居中的座墊後，悠之丞謙恭地點頭答道：

「多謝您的招待。」

誠玄隨後也進來。

「這位是梨加的父親。」宗矩靠在座墊上說道。

誠玄在宗矩介紹後，坐於悠之丞對面。接着是又十郎的出現。

「他是友矩的弟弟，前日生了一場病，今日稍見好轉！」

又十郎與誠玄比肩而坐，兩人由於背光，面龐顯得陰暗。

一會兒，又來了一位胭脂淡抹的女子，微微行了一個禮後，在宗矩身旁的空位坐下。

「這位是小女於季，也就是又十郎的姊姊。」

那位女子對悠之丞投了一瞥，他却無動於衷。

不久，家臣端來了飯菜，舖排在五個人之間，同時將各人的酒杯斟滿。一席午餐，就在這般沉重的氣氛下開始了。

雖然五個座位都坐滿了，但是，主角——友矩却未到。

友矩仍留在充滿血腥的房間裏，他正以短刀割開倒落在疊蓆上的紙門。方才宗矩一再阻止友矩出手的原因有二。一是避免穿戴整齊的衣裳被血跡污染。二是怕二人一早交手，幪面客很可能衝破紙門，而武藝帳確實藏在紙門內，豈不正好被他取走。

友矩小心翼翼地在梨加的協助下，割開了在紙門外層的紙，立村孫兵衞，站在走廊上，面對着房間，擔任把風。

「嗯！」短刀突然卡住，縫隙中隱隱露出一根象牙軸，原來，藏於其中的卷軸是開展的。

深沉老練的宗矩感覺到，幪面客臨終前的那聲喊叫，必是有意圖的。除非有內奸，否則外人是無法輕易進出柳生家的。再說，做必死的冒險，總該有個理由，這理由就是：犧牲自己，將消息傳給另外一個人。所以，毫無疑問的，這個人就是神矢悠之丞。

「友矩，不要猶豫，趕快把紙門拆開！」宗矩厲聲說道：

「什麼？」

「武藝帳就在裏面，趕快取出。」

「友矩少爺！你怎麼了？」梨加聞聲，趨前一步說：

友矩一語不發的驚視着卷軸。

「這就是武藝帳嗎？」

「梨加！」

「是！」

「這個妳不能看，把頭轉過去。——孫兵衞你也不能看。」

「是的！」孫兵衞和梨加同時將頭轉至後面。

「這就是武藝帳？祇不過是一卷紙罷了！爲什麼大家要捨命爭奪呢？」

說着，一口氣撕開紙門上的紙。武藝帳清楚的露了出來。

一塊普通的綢布，上面簽着幾個這樣的名字——

伊勢津藩　柳生源太夫
越前福井　出淵平兵衞
肥後熊本　田中甚兵衞
會津藩　小瀨源內
肥前鍋島　弓削三太夫
長州毛利家　馬木家六
仙臺伊達　淡川新九郎
加州前田　笠間又兵衞
尾張家　汀佐五右衞門
阿州蜂須賀　佐佐木左門
多羅尾　又兵衞
肥前唐津　丹生對監
島津　柳生內藏助
松吟庵

上面這部份是宗矩的弟子，少數是無門無派的武士，皆爲當今有名的兵法指導家。友矩也認識其中幾位，甚至與他們比武過。他們大多精於武藝，才受到宗矩賞識，傳授奇招秘訣，並推薦各地的諸侯任用爲兵法指導。——不過是份名單，怎麼會引起那麼多人注目呢？藪左中將嗣長卿與弓削三太夫的那兩本武藝帳，如果與此卷相同，爲什麼要深藏於朝廷中？

友矩左思右想，始終理不出頭緒。

「——我可以回過頭嗎？」梨加背着臉，不耐煩的問道：

友矩頓時清醒過來。雖然宗矩未指示另外收藏的地方，友矩心裏已明白這份看似不值一文的東西，其利害關係着柳生一家的聲望與興亡。

「梨加！請妳清理善後。」

友矩將武藝帳捲好藏於懷中，拂去身上的碎紙片，便走出房門。

於季與梨加年齡相差無幾，天生高貴的氣質配上一幅討人喜歡的瓜子臉，眞叫人不敢相信她是出身兵法家之門。柳生但馬守雖然是有名的兵法家，但是，一般來說，當時的武夫，雖然高居諸侯之地位，言行仍多粗野；於季平時不住在柳生家，她任女官之職於阿部對馬守重次的後宮中。對馬守的工作乃是定時到江戶城，與家光將軍聊天，目的在鬆弛將軍緊張的心情。據說對馬守重次與丹羽長重、蜂須賀蓬庵、儒者林道春三位對馬守，共同侍候家光將軍時，中餐時都各自取出便當，互相享用，情同手足。而阿部對馬守重次，則習慣在午餐後，將包飯的紙擦拭乾淨，當作拭擦鼻水用。人們常稱讚他們這種節儉的美德。

話又回到進行中的午餐，宗矩、悠之丞、誠玄三人相互敬酒。三杯下肚後，不擅飲酒的悠之丞漸生醉意，於是笑語聲此起彼落。

「看你的刀法，好像是新陰流派的？」宗矩端起酒杯敬向悠之丞，說道：

「你何年開始習武的？」

「大約十年前。」

「那你是猪上惣之助的徒弟囉？」

「是的！你的眼光果然銳利！」悠之丞坦誠的回答。於季忙着替兩旁的父親和悠之丞斟酒。她始終是羞答答的低垂着臉，直到看見悠之丞遞到面前的酒杯，

「敬妳一杯！」

於季才抬起頭，看了對方一眼。

又十郎幾乎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用着筷子。從先前姊姊於季到尾中後，在又十郎面前詢問病情，沒有注意到假牙，悠之丞來拜望時，問又十郎得了什麼病。

又十郎低聲回答：

「感冒咳嗽。」

誠玄首次敬酒時，對悠之丞說：

「聽說你認識梨加！」

「是的，在大久保老爺家中——」

悠之丞目光轉向庭院。

誠玄又接着問：

「聽說你是肥前的浪人？」

「關八州的名人猪上惣之助是你的師傅！」

「是的，我在去肥前之前，曾在猪上道場。」

「在肥前的那一個單位服務？」

宗矩在一旁，突然插口。

瞬時，悠之丞俊美的雙眼中，閃過一絲光芒。

「松浦藩。」

此時立村孫兵衞走入屋中，不知爲何臉上一副緊張相。宗矩側過臉，裝沒看到，令於季斟酒，誠玄拿起杯子，一仰而盡。只有悠之丞，一直盯着孫兵衞。

「你希望在那個藩下仕職？」

悠之丞轉過臉，

「我現在有資格仕職嗎？」

孫兵衞到了誠玄旁邊，耳語一翻。然後誠玄向宗矩與悠之丞告退，離席而去。

「希望在那個藩呢？」

「我希望能去水戶。」

「水戶？中納言殿嗎？」

「不，是千代松君——」

「又十郎——」

宗矩緩緩轉過頭，

「還有於季，我們有事秘談，出去一下！」

二個人立刻離開了座墊，宗矩靠近悠之丞，說：

「你是說水戶藩嗎？我可以慢慢推薦你去。」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千代松君是繼承人，所以——」

「悠之丞，別客氣！」

宗矩皮笑肉不笑的說。

「你是在那裏出生的？」

「江戶。」

「在江戶生長的，想要服侍千代松君，一定是別有用心吧！」

「我不知道你此話怎講？」

「那麼我不多問了。你既然出生江戶，又受猪上的教導，然後到九州任官，現在又想到水戶家任職。這實在是個令人傷腦筋的問題，我雖然已老眼昏花，但是還是不致於那麼輕易上當！」

「這麼說，實在奇怪，」悠之丞不慌不忙的反問宗矩說：

「今天，這些招待，本來就是要探知一點我的身份，眞令我意外，閣下還想知道什麼？」

「……」

「如果你還是懷疑，那麼我就亮出眞實身份，只怕你聽不下去——」

悠之丞的口氣中充滿自信與覇氣，若非出身貴族，實難有此氣魄。

「哈！哈！哈！」

宗矩突然大笑。

「你還是說了！哈哈……我們對你的身份，早就摸清楚了，只是想看看你功夫如何，才出此下策，請多包涵！」

劍菱

六月已臨，夏天的暖風吹過大久保家的院子。天女花襯着綠葉，一併怒放着，如彥左衞門般的驕傲，純白色一大簇一大簇的開着。樹形悠暢，花容清麗。三百餘浪人食客，閒着無聊，都在院子中，互相比劃着，彥左衞門十分關心他的天女花，所以在這段時期，絕對禁止在院中揮動木刀。

當天女花開始凋零時，出現了一個自稱大月某某的浪人，加入食客中。身裁十分魁梧，但是總是邋邋遢遢的。更叫人受不了的是，一股臭味，食客中雖然也沒有時常洗澡的人，但在夏天，還是會用水沖沖身子。

「大月，該洗洗澡了——到井邊去，我幫你擦背好了！」

已經有人提出抗議。

「別操心！從我記事起，就不懂用水洗身子是什麼滋味。」

「那麼，你作官時也是這樣嗎？」

「我那附近有個著名的武雄溫泉。」

「那好！我幫你燒水。」

「免了！」

一副木然表情，話語帶着濃濃九州腔。

彥左衞門把大月介紹給其他浪人時，說：

「這位是當過馬廻役（註）的大月多三郎，——是個一流的高手。」

（註：馬廻役，即江戶時代騎馬巡察各地安寧的一種官名。）

浪人們聽後，並沒有表現出特別注意的樣子，因爲在大久保家當食客的浪人們，每個人都自稱，自己是某某流派的兵法家，若不這麼說，彥左衞門也會給他發明一些名號。

有一天，漸漸已開始受不了大月的異臭的川野黎左衞門，這是個像是有眞功夫的浪人，說：

「聽老太爺說，你是什麼高手，你是那一流的？」

「新陰流。」

大月爽快的回應。其實那些浪人已私下討論過，要想辦法把大月弄走。

「新陰流？難道有這麼臭的門派嗎？」

對於川野的諷刺，大月並沒有怒目相視。

「也許你來此不久，不知此地規矩。我們也曾是有主君的人，知道名譽爲何。這樣好了，你們只有比劃一下了——，現在請你拿出看家本領來，川野是東軍流名手，你可以讓我們見識見識。」

另一個浪人十分興奮的說。

「不要囉嗦，川野和我沒什麼關係。」

大月悠然無事的站起來。

但是，過了四、五天，出現了個令大月非拿起木刀不可的人。

此人本仕於駿河大納言忠長，叫三原什麼的，擅長木心流刀法。

彥左衞門常常喜歡把浪人召來，看看他們的本事如何。有一天，心血來潮，叫了十餘人到房內，桌上放着筆、硯，要他們比賽書法。文武兼備是必要的，若是任官後，便難有閒暇，彥左衞門也是如此的鼓勵他們。

比賽書法，是彥左衞門在室內，把浪人一個個叫入屋中。比較有文學素養的，便寫了些古今詩句，這方面不行的，只有抄旁邊的字。如果被彥左衞門叫到名字者，便立刻帶着寫好的紙去給彥左衞門鑑定。

「塚本五郎兵衞。」

彥左衞門叫道。

「有！」

被叫到者，將筆擱下，

「——先告退！」

和其他寫字者打聲招呼，便到彥左衞門的座位處去。

「請看！」

行了禮後，便把紙遞了上去。

彥左衞門實際上是別有所圖的，看了看，略爲說些評語，便又叫：

「下一個，中村甚右衞門。」

「有！」

隔着屏風傳來一聲回答，及「喀答！」一聲擱筆聲，彥左衞門不知爲何，沒看字前便先皺皺眉頭。

十幾個人就這樣，一一被彥左衞門評鑑了。如果在叫到名字後，便發出一聲「喀答！」的擱筆聲者，便沒什麼指望了。其中只留下了木心流的三原與大月，因爲二人在被叫到名字時，不發半響的放下筆。彥左衞門說，不必再怎樣，便知道這二人的功夫了。三原年近四十，大月留着絡腮鬍，身材高大，才二十出頭。

在書房練過字後，彥左衞門對二人大加稱讚，引起其他浪人的不滿。

「請問老太爺，我們的功夫也不差，爲什麼特別對他們二人呢？我們想叫二人與我們比比。」

「閉嘴！」

彥左衞門大喝。

「老太爺……」

另一個出來說：

「大家都差不多，你既然認爲他們比較高明，那麼只要叫他們比劃一下，眞正的實力便可以立見，怎麼樣？他倆人——」

他試探的說。

「對！對！」

其他人異口同聲的贊成。

這個出於意料的比武，立刻引起騷動，浪人們只有以武術來滿足自己的不平，

「怎麼樣？要不要比一比？」

彥左衞門問了問雙方。三原與大月聽後，大月一副懶洋洋的樣子，而三原則瞪着大月，

「大月！怎麼樣？」

彥左衞門再度問。

「只好如此了！」大月說。

比武宣告成立。三原先走到院中，拿起刀來，這木刀因經久使用，已被手上的汚垢染得黑亮，他拿到腰際，用手持着木刀像拿大旗般的，木刀立在膝蓋上。這是本心流的基本架勢。木刀儘量直握，刀身貼在右臉頰，左手也握着刀柄，右脚後退一步，這是與敵人決鬪時所用的。本心流創始於妻片謙壽齋，其生平不詳。大月跟着踏入院中，下午的陽光正好在木刀的尖端。

大月仔細看了看對手的姿勢。大月頭上紮了條染成柿色的頭巾，他強壯的胸肌，在薄薄的衣服下，隆隆突起。在炙陽下，兩個人影，一會兒靠近，一會兒分開，木刀互相在空中劃着圓弧。二個影子在空中跳躍着，忽然一個影子與身體重合在地上，三原大叫：「輸了！」他後腦殼距大月的木刀一紙之隔。

實力懸殊，大家都目瞪口呆。

正在此時，伯庵出現在大久保家門口。

伯庵已年近五十，突腹短軀，頭戴宗匠用的頭巾。其實，伯庵是龍造寺駿河高房之子季明的乳兄弟（註），季明的女兒便是夕姬。

（註：乳兄弟卽同一奶媽所帶大的孩子。）

「有什麼事嗎？怎麼突然來了？」

「伯庵殿，院中比較臭的一方剛贏，就是那個使用新

陰流，有體臭的那人。」

「新陰流？……」

伯庵隨着一名浪人，走到院中走廊。那裏，有十餘人圍着彥左衞門，伯庵正好看到大月用手把三原拉起來。

「這個大熱天還鍊武……」

伯庵大聲打着招呼，但沒一個人轉頭看他。

「怎麼樣？支持住！」

彥左衞門以犀利的眼神，大聲對三原喝着。

三原掙脫了多三郎的手，向前走了二、三步，就昏倒了。後腦部冒出一片殷紅。雖然多三郎在後腦處收住了刀風，但是還是在他後頸上敲了一下，三原被潑了水後，恢復了理智，立刻對多三郎喊道：

「認輸了！」

然後三原以臂當枕，一如往昔的和別人談到傍晚，但在點燈時，因爲後頸一擊力量已貫入，終於腦出血而死。

比武已正式結束，

「你有什麼事？」

彥左衞門不耐煩的對伯庵說。

「前些日，拜託您老爺子的事，不知進行的如何了？」

伯庵避開彥左衞門的視線，看向大月，怯怯的說。

「什麼事呀？」

「就是拜託您請大將軍，重興我們龍造寺家，您還記得吧！」

「——」

「實際上，夕姬公主已經到了江戶。」

「什麼夕姬公主？」

彥左衞門眼睛轉了一下，又說：

「唉！頸子被敲一下就這副樣子，眞沒用。這怎麼可以當忠長公的侍衞，抬他去休息。」

說着，站了起來，又瞄了一眼旁邊的桌上的筆硯，口中嘀咕着。

彥左衞門一直不喜歡伯庵，可是他的個性又不會拒絕別人，但這件事牽扯到數十年前的糾紛，所以他不得不想辦法忘記。

伯庵却尾隨不放。

「您老爺子不知，龍造寺家在九州也是赫赫名門，這個——」

彥左衞門裝做沒聽到，用扇子猛扇胸前。伯庵的額頭上冒出粒粒汗珠，却仍在仲夏中端坐着說：

「請您再聽我說。」

伯庵說出龍造寺家悲劇的原委——

夕姬的祖父是龍造寺駿河守高房，高房是佐賀藩主鍋島直茂所撫養長大的。但在二十六歲時早逝。伯庵與夕姬確信是被人毒殺，這是有原因的。

直茂本是早期龍造寺政家的手下，豐臣秀吉攻取島津時，政家爲開陣先鋒，所以賜以龍造寺領地。當時家政年弱，秀吉便令直茂總攬政務。本來，直茂也算是龍造寺家中一系，所以重臣們皆勸其趁機繼承龍造寺家。直茂以自己不是名門嫡系爲由，而拒絕了，改姓爲鍋島。（直茂的祖父只是個浪人武士。）並且在大臣面前立誓，一定要將政家之子高房養育成人，並將領土歸還他。聞者皆爲直茂的廉直所感動，更加效忠他，政家不久虛弱而死，幾年後，高房也夭逝了。

高房本是個稟賦過人的少年，身體如其父般魁梧，每天早上，起床騎馬，喜好武藝。這麼健壯的年青武人，却突然吐血而死。

高房在斷氣之際，曾叫一聲，

「你！劍，劍菱！……」

直茂本來的家徽便是劍菱，圍觀的家臣臉色大變，但是，沒有證據。後來，領地被直茂所佔，龍造寺家便在高房這一代斷絕了。

伯庵的父親，是當時龍造寺家的總管，偷偷把孤兒秀明帶回家，並叫自己的女兒服侍他。女兒叫滿子。滿子長季明五歲，不知何時滿子懷了季明的孩子，產下一女嬰，即今日之夕姬。季明的存在令鍋島家不安，所人派了刺客暗殺了季明。虎口逃生的夕姬被伯庵的父親帶到背振山，託付給忍者賀源太。季明已死，只有女忍者夕姬身上流有龍造寺家的血，是唯一的繼承人。

伯庵算是夕姬的舅舅，繼承父親的平日希望，鼓勵夕姬復興龍造寺家及計劃向鍋島一族復仇。

伯庵雖然身負重任，但並沒有接觸到一點鍋島家與龍造寺家之間的關係，只是強調，夕姬是出身名門，也是唯一的合法繼承人。彥左衞門一向喜愛年輕女孩子，不知不覺陷入伯庵的三寸不爛之舌中。

「嗯！原來如此。和山中的鄉巴佬一般生活，太可憐了，嗯！伯庵，我一定會轉告大將軍，你別耽心，只管等好消息！」

每次聽罷，總會這麼保證，但第二天早上，便把伯庵的美麗故事忘掉了。

可是，過了幾天，夕姬眞的來了。

三原斷氣的房間，集聚着幾個他生前親密的浪人，正在做死後七天的冥祭。

「各位！發現了一個女人來了！」

衝進來的浪人，急慌慌的說。

「女人？」

「安靜點，正在拜拜！」

「不騙你們，還是個少見的美人哩！」

「是來找老太爺嗎？」

「是的！」來者猛點一下頭。

「這樣的話。——去不去？」

「去看看！」

大家互相以眼傳神後，一個接一個站了起來，在牌位前合手拜了拜，又磕了頭，便出去了。沒多久，房中只剩下川野黎左衞門與大月多三郎二人。

兩人互相看了看，

「閣下，去嗎？」

川野問道。從前些日子以來，大家都開始畏懼他三分，再沒人叫他洗澡了。

「免了！」

還是老樣子，冷冷的口氣。川野皺起眉頭。本對女人也沒啥味口，但出去總比和這個怪人同處一室強，便說：

「那麼，我走了！」

故意慢慢站起，在牌位前默拜片刻，提着佩刀，光着脚，踏到走廊上。

多三郎雙手抱着大刀，背靠在牆上，默默坐着。

院中蟬鳴喧嘩。

不知過了多久。

多三郎眼中突然蹦出了光芒。

走廊中傳來衣摺聲，夕姬出現了。

其實，是又十郎喬裝的。

仕官

低著頭的夕姬正欲穿過走廊，忽覺有人注視，而抬起頭來。有一個抱著大刀的亂髮浪人正目不轉睛地盯著她。改名爲「大月」的忍者霞多三郎，曾與夕姬在佐賀街道見面過，然而，現在看見多三郎的夕姬却面無表情。

夕姬將視線收回，正待舉步離去——

「慢著！」

伴著喊聲的是多三郎拖著刀走的聲音。他並不認識又十郎，只知道有人假扮夕姬，所以故意拿著刀，想看看對方回頭吃驚的眼神。

「……」

可是瞪大眼睛吃驚的不是假扮夕姬的人，而是又十郎。

「請問有何指教？」

低沉的聲調。使得多三郎由驚愕轉爲絕望。

對方竟是個男人。霞多三郎曾聽人說有一種忍術叫「秘術」，自古從未有男人學會「秘術」，因爲這種忍術並非只是下了功夫便能學會的。然而，站在他面前的，的確是由一個男人喬裝的女人。不論對方是何人，但可確定的是他在忍術上的造詣，已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多三郎自從得到師父山田浮月齋的指點，在忍術上從未遇過對手。霞多三郎這個名字，對於甲賀、伊賀、根來、伊豆等著名的八百多個忍者是個令人畏懼的字眼。山田浮月齋很少稱讚他的徒弟。自從他被唐津藩藩主志摩守廣高聘爲劍術指導後，曾教過不下數千名徒弟，但却從未有人被他稱讚過。但他却私下向人表示：

「能與多三郎一決勝負的，恐怕只有柳生的長子十兵衞和千四郎。」

霞千四郎就是多三郎的雙胞胎兄弟。

可是現在讓多三郎感覺敗北的，却是眼前這位使出「秘術」的人。

多三郎之所以會感到絕望，乃是他發現，竟有人在忍術上的造詣要勝過他的師父，同時他暗忖，江戶的著名忍者，除了柳生但爲守宗矩之外，不做第二人想。他以爲眼前的夕姬就是宗矩所扮的。然而，宗矩已是個六十五歲的老人，站在他跟前的這個男人却皮膚細白，面容嬌美，眼睛清亮，宛如十七、八歲的少女。難道「秘術」能克服年

齡的障礙？此等高明的技巧，令多三郎不寒而慄。

但是，當對方聽到多三郎的刀鞘在榻榻米上被拖得發出聲音，立刻就擺出應戰的姿態。多三郎一看就知對方是個武功不弱的人，但他鎭靜的工夫仍比不上武術名人宗矩。

不是宗矩，那會是誰？……多三郎有受騙的感覺，不禁怒火中燒，有欺身向前的衝動。

「夕姬！你要到那兒去？……」

三、四個浪人從走廊的另一端跑過來。業已失去鎭定的又十郎，不知所措地站在原處。

又十郎自從裝了假牙後的一個多月中，從姊姊於季的身上學會了種種女人的動作。這也是宗矩讓於季從阿部對馬守家回來的目的。十五歲的又十郎生性柔弱，舉止文雅，自從學會於季的舉動後，談吐間都不時流露出女人的韻味。宗矩要又十郎扮成夕姬到大久保家，只不過是個小小的嘗試，宗矩的老謀深算，並不是友矩、又十郎所能想像的。宗矩的種種計謀，可說是以他本人和柳生一家的命運作爲賭注，達到他得逞的目的。

但宗矩却不知道霞多三郎是受他的宿敵浮月齋的密令，潛在江戶伺機而動，而使得老謀深算的宗矩終生遺憾。

「快！……你到底有什麼事？……」

夕姬蒼白的臉上，優雅的神韻早已消失，代之的是一張充滿不安，早熟男子的臉。他刻意裝出的細柔女聲，曾迷惑了認爲他就是夕姬的彥左衞門和其他浪人。但是面對識破他的多三郎，發出的却是變聲期少年不自然尖銳刺耳的聲音。

多三郎凶惡地獰笑著。陸續過來的浪人，包圍著神色不安的夕姬，看看多三郎，再看看夕姬，視線不停地在二人身上打轉。

「怎麼了？公主！」

一個浪人問道。夕姬握住藏在胸中短刀的手，慢慢放了下來。

「他是我們的同伴大月多三郎，是個十足的怪人，請妳不要見怪。——是不是！塚本！」

「是啊！他身上的怪味冒犯了妳，實在很抱歉！……喂！大月，你是從九州來的，應該知道名門龍造寺家才對。這位就是龍造寺家的夕姬，不得無禮！」

多三郎理都不理，只是惡狠狠地瞪著夕姬，將大刀換至右手。夕姬心神不寧地低著頭，只是拼命想跑。

「嗯！你的確是夕姬。……很遺憾沒有認識令尊，他的過世一定很令妳難過。……請代我在他靈牌前致意……」

「——」

「天下之大，要成名不一定在江戶。九州也有兩三個名震遐邇的人物。可別小看九州啊！哈哈……我說這話全是爲了公主你們家。——失陪了！」

多三郎點頭示意，留下一屋的臭味，逕自走入另一個房間。

又十郎由大久保家回到柳生家時，宗矩還沒有回來。轎子一直抬到屋中才放下來。打扮成轎夫的柳生家的弟子散去後，梨加走進來，確定四周無人後，才打開轎門。

又十郎一踏出轎門，立刻吩咐梨加。

「快去叫我哥哥來！」

他脫下假髮，洗去胭脂，正在換衣服時，友矩走了進來。

門窗緊閉的房間內異常悶熱，梨加攏攏落在前額的頭髮，繼續折疊又十郎換下的衣服，她比兩個月前又憔悴了些。

「哥哥！」

又十郎忘了擦汗，緊張地仰頭望著友矩。

「不要緊。」

友矩安慰他道。

「一切我都知道了。……辛苦你了！」

「嗄？你怎麼知道？你去了大久保家？」

「不是我，是梨加的父親誠玄。」

友矩始終面帶微笑，慢慢坐了下來。如果「夕姬」的面目被大久保家的人識破，誠玄的箭就會由院中的角落射出，貫穿穿着女裝又十郎的背。

天眞的又十郎怎會了解友矩的居心。只是感激地望著友矩道：

「謝謝你的苦心安排。」

「那個人……是叫多三郎吧？」

「是的。」

「的確比傳聞中厲害！……喔！原來是他！」

「誰？」

「一個霞派的忍者。他還瞪了躲在院中的誠玄一眼，哈哈……不過，沒什麼好擔心的，你安心休息吧！梨加，好好侍候他！」

友矩待宗矩回來，將經過情形詳細地告訴他，宗矩似乎不太高興，皺皺眉問道：

「悠之丞去了沒？」

「去了。」

宗矩沉思片刻，半晌抬起頭對友矩說：

「友矩，附耳過來！」

友矩聽完宗矩的吩咐，吃驚地望著宗矩。宗矩擺擺手道：

「難道還有更好的辦法？」

神矢悠之丞與中納言賴房約好當日在水戶藩宅中見面。

但宗矩事先已與賴房打過招呼，所以悠之丞只在大廳中坐了一會兒，就由僕人率領，穿過走廊，來到賴房的房間。

房裏除了賴房外，還有一個侍童與一個老臣。悠之丞到了門外，便跪了下來。

「你叫神矢悠之丞？抬起頭來！」

老臣說。賴房和悠之丞的話均由老臣傳達。

水戶宰相賴房年方三十四，他是爲三子千代松（後稱光圀）找一名武藝高強的侍衞，才叫悠之丞來的。

賴房對於宗矩所推薦的悠之丞，頗爲滿意，因爲悠之丞比他想像中好，便提出了許多問題。悠之丞簡單扼要地一一回答，其中有關兵法上的見解更是高明，更增加了賴房任用他的決心。他說：

「大凡君子有二恥，一爲誇耀己之能力，二爲掩飾己之不能。有能力則應虛懷若谷，無能力更應奮發向上。——學習兵法的要訣，我想也不過如此。」

問答結束後，賴房要測驗悠之丞的武藝，站起來接過侍童手中的佩刀。那是把名叫「備前長光」二尺三寸半，沒有護手的短刀。賴房本身的武術造詣也很高強。

「既然如此，就請給我一枝筆！」

悠之丞鎭靜地向老臣要求。賴房的氣勢爲之一挫。

「你的要求很奇怪！」

老臣驚異地說道。然而悠之丞却面帶微笑要求把筆醮滿墨，以便與賴房比武。

「好，就拿毛筆給他！」

賴房不經意地牽動嘴角道。毛筆濡墨後，不能用力揮動，而悠之丞的意思是能不揮濺墨汁就能戰勝賴房。

侍童立刻端來硯臺筆墨，悠之丞細察了墨的濃度，稍稍磨了下，才將筆濡上墨。

「我就用這枝筆。——請！」

行過禮，悠之丞凝神握著筆，一步步踏入房內。

「嗯……」

賴房一眼看出對方的實力，兩人的武力相差懸殊，如果不當心而鼻子被點上了墨，豈不難堪？賴房一緊張，氣勢也爲之大挫，一步步地往後退。

悠之丞則從容不迫地慢慢前進，賴房慢慢被逼到屋角。

「——失敬了！」

賴房尚未覺察是怎麼回事，悠之丞已欺身向前，在他胸前不同方位點了兩點，隨即躍出門外，將毛筆擱在硯臺上。

賴房僵了半嚮，才意識自己已敗給悠之丞。他驚歎了兩聲，當地就決定任用悠之丞。

「千代松大概在傍晚就會回來，你不妨在此地等著，我好早些替你們引見。」

「多謝殿下厚愛。」

悠之丞看時刻尚早，央求告辭，好把這個消息告訴但馬守宗矩。

「但馬守處我會通知他的。——日後千代松就偏勞你了。」

賴房爽快地答應，並致送黃金五十兩，和一只名貴的硯臺。

悠之丞回到大久保家時，夕姬剛離去不久。

「哇！穿得這麼漂亮，當官啦？」

「在那裏？」

浪人們團團圍住衣著華麗的悠之丞，七嘴八舌地問道。

悠之丞笑著說：

「還沒有確定。——大久保老前輩呢？」

「在裏面。……嗯，如果是你的話……」

浪人們以羨慕的眼光目送悠之丞走出去，有幾個甚至意猶未盡地跟在後面。

彥左衞門不知在書房中翻箱倒篋地找什麼，聽說悠之丞回來後，高興得說：

「嗯！來的正是時候。」

說著，用手抹了把汗，從陰暗的書房中踱出，吩咐侍候在外的侍女去端水讓他洗臉。

此時，悠之丞正在隔壁的房間，被四、五個好奇的浪人包圍著，耐著性子回答他們的問題。

「喔！你回來啦！」

洗過臉的彥左衞門，神情舒爽地走進來。當他看見悠之丞華麗的打扮，不禁瞪大眼睛。

「？……」

「託您的福，我的工作可能就要有著落了。」

「喔？……在江戶嗎？」

「是的，可能的話，我就要擔任照顧千代松少爺的侍衞。」

「嗄？你是指水戶家？」

彥左衞門發出奇怪的聲音：「咦……這實在太有趣了！」

彥左衞門舐了舐嘴唇道：

「我想私下和悠之丞談談，麻煩各位離開一下。」

彥左衞門的房間是北向的，正好對著院中的一棵老松。

準備離去的浪人中有一個仍是戀戀不捨地回頭看看悠之丞，不經意的一抬頭，忽然朝著松樹上叫了起來：

「喂！大月！……你在上面做什麼？」

只見兩隻毛毛的腿，在樹上晃了晃。

「我在這兒乘涼，你要不要上來——」

一個粗魯的聲音應道。故意將樹枝弄得沙沙作響。

「他是誰？」

悠之丞收回視線，向彥左衞門問道。

「這就是我要跟你談的事。他是個和你武功不相上下的人。」

短弓

「喂！多三郎！你這樣實在太沒禮貌了，快下來！」

彥左衞門發出破鑼般的聲音。邊說手邊探向身上的短刀。

「悠之丞，注意看！」

低聲說罷，短刀脫手而出。

一道白光飛向兩條晃蕩的腿，眼看射中時，却被多三郎的小腿夾住了。

「……別生氣，我下來就是了！」

屋頂上傳來多三郎變不在乎的聲音。

只見被腿夾住的短刀已甩到庭院中，多三郎慢慢從樹上溜了下來。

「喔！有客人啊！」

多三郎伸長脖子望了望屋內，似乎吃了一驚地說。隨即縱身一跳，落在彥左衞門和悠之丞面前。

悠之丞並未錯過多三郎任何一個矯捷的動作。

「多三郎，這位該是你的前輩，叫做神矢悠之丞，打個招呼吧！」

「前輩？……」

「你想到水戶家求職的事，悠之丞已搶先一步了！」

「請別這麼說……你就是多三郎？」

悠之丞換了個姿勢，冷冷地向多三郎打招呼：

「我叫神矢悠之丞，請多指教。」

多三郎直挺挺地站在院中，瞪著悠之丞道：

「我是多三郎，九州的浪人。」

接著轉向左衞門：

「您老行個好，讓我到上面去吧！我實在熱得受不了啦！」

「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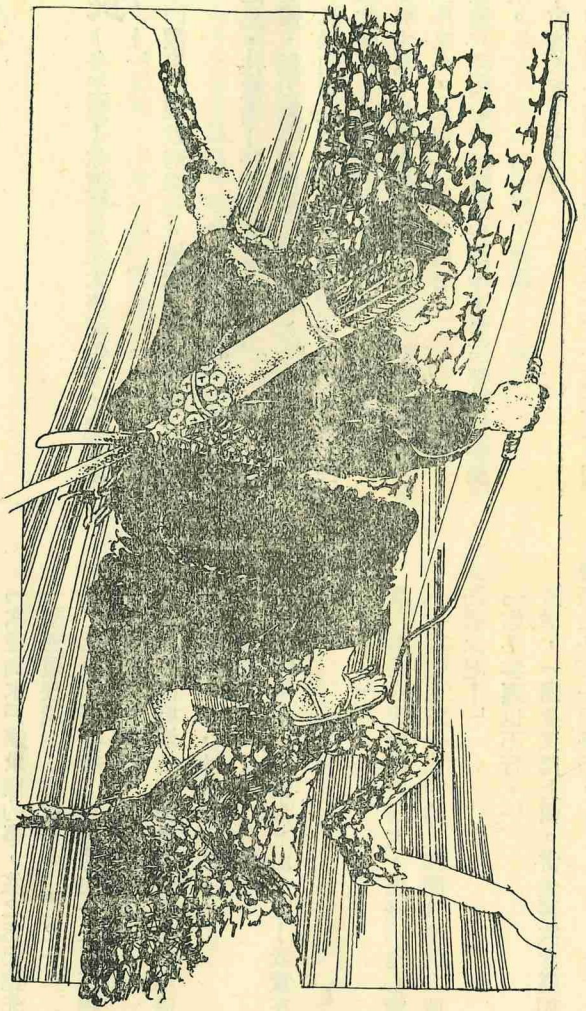
彥左衞門今天嗓門特別大，這表示他心情正好。

「你難道想讓全江戶的人都聞到你的臭味？我看你還是去洗個澡吧！」

「你不答應也不行。」

語畢，一翻身又爬上樹。當他再次身輕如燕地落地時，腰際已多了一把長刀。

「神矢兄，你和大久保老前輩談完之後，是否能給我一點時間？我想和你談談！」



多三郎說完，轉身就走。

「果眞不是等閒之輩！」

悠之丞目送多三郎的背影，苦笑道。

「他是忍者吧！」

「我也是這麼想……你猜不出他是誰吧？」

「據我所知九州有一個忍者很厲害。」

「誰？」

「霞多三郎——」

悠之丞皮笑肉不笑地說。

「這霞某人眞如傳聞所說的那麼厲害？」

彥左衞門伸長下巴，懷疑地問道。

「我也聽說過有關他的事情，難道他敢在我面前出現？」

「說句不中聽的話，若他想加害於您的話，您老恐怕現在早已上閻王那兒報到啦！我看您現在還好好的，就不用再擔心了。」

「誰說我擔心？」

彥左衞門縮回下巴，瞪了悠之丞一眼說道：

「既然沒有害我之意，那他到這裏來有什麼企圖？」

「嗯……可能是……」

「你猜不到嗎？」

「難道您知道他的企圖？」

「我想……大概是爲了武藝帳吧！」

彥左衞門得意地說道。悠之丞的臉剎時沉了下來。

「啊！對不起！我不該說這話的。那個叫久我武左衞門的武士，實在死得太可惜了，這都是我的錯……」

「請您不要再提了。雖然那天我曾和柳生但馬守談過，但也只能推測他是隔着紙門被刺死的。」

「什麼？」

「大概宗矩已經識破我的身份了。」

「嗄？……」

彥左衞門的腰不自覺地挺直了。

「這，這是眞的嗎？」

彥左衞門的語氣突然變得很客氣。「那可就麻煩嘍！」

「大概不至於吧？——老前輩！」

悠之丞故意把「老前輩」加重，又恢復了先前謙恭的語氣。

「既然識破我的身分，却又把我推薦給水戶家，宗矩是賣什麼藥，我實在猜不透！不過，我還不會採取任何行動的，只有麻煩您老多費心注意了！」

「一定！一定！那當然……」

庭院中有兩隻蝴蝶在互相追逐着，繞着屋樑久久不去……。

悠之丞從大久保家告退，已是一個時辰之後了。

多三郎送他出來，兩人邊走邊聊，並肩走在暮色中。

不知多三郎有何打算，竟然將一臉雜草般的鬍子剃得一乾二淨。浪人們看到多三郎在井邊剃鬍子，都大感意外，團團將他圍住。

「多三郎！想不到你竟然如此卑鄙！」

一個浪人以爲多三郎如此做，是爲討好悠之丞，能得以進大久保家，所以就站在多三郎身後罵他。

多三郎充耳不聞。

「聽說你很想到水戶家做事？」

兩人走了一會兒，悠之丞問道。

「是的。」

多三郎似乎儘量在改變自己粗俗的談吐。

「那麼，你想和我談的是不是有關水戶家的事？」

「不是！」

多三郎搖搖頭。兩人走在一起，因爲衣着、裝扮的不同，立刻引起路人側目。

兩人似乎談的很投機，但事實上却各懷鬼胎，隨時都有反目成仇的可能。多三郎緊繃着臉，悠之丞却始終面露微笑。

「那——有什麼事？」

「我有件事想請教你。」

「是不是關於我的問題？」

「不是。」

「你說吧！如果我能回答，我會據實以告。」

「聽說你住在柳生家？」

「是的——」

「有多久了？」

「差不多兩個月。」

「也許你會覺得很奇怪——柳生家是不是有一個年輕的女病人？」

悠之丞瞥了多三郎一眼，兩人目光相觸。

「好像沒有。」

「你爲什麼不說實話？」

「你憑什麼判斷我說的不是實話？」

多三郎突然止步。街道是沿着官家的圍牆一直延伸下去，多三郎走在牆邊，他是看到白色圍牆才停下來的。

悠之丞臉色變了一下，隨即又不動聲音地緩步前進。

多三郎快步追了上來。

兩人剛走過，圍牆上一個執短弓的黑衣男子立刻攀上松樹。這個人是伊豆忍者誠玄。

「我想你大概知道我是個忍者了。」

多三郎徐徐道。

「雖然我還不知道你的身分，但這只是早晚的事。——現在我有更想知道的事情——」

「——」

「我再問你一次，如果你不把我當成敵人，就請照實回答。柳生家倒底有沒有一個病人？」

「不知道！」

悠之丞扭曲着白皙的臉，不客氣地答道。

這兩人已進入誠玄的有效射程內。

「嗖！」

多三郎與悠之丞面對面，似笑非笑，又似乎在互相凝視。剎那間，雙方同時騰身躍起，箭從兩人之間削土而過。他們兩人都以爲自己是狙擊的目標。

「神矢悠之丞！」

多三郎叫道。「我們改天再見吧！這裏的事就交給我好了！」

霞多三郎沿着八重洲河岸追趕伊豆忍者誠玄，一前一後來到隅田河。

從誠玄開始狙擊到兩人急奔爲止，兩人是不分勝負的，伊豆派忍者和霞派忍者都未施展出各派的看家本領。

不知何時，誠玄的手中多了一根六尺多長的竹竿，誠玄縱身躍入隧田川。

竹竿的竹節已被打通，誠玄如果躲在水中就可利用這根竹竿呼吸。

多三郎見狀，喊了一聲「笨蛋！」，也跟着躍入水中。

多三郎邊游，邊注意露在水面的一截竹竿，竹竿一傾，他立刻游過去將它扶正。

——就這樣，誠玄溺斃了。

道理很簡單，因爲在六尺多深的水裏，水面空氣與水中竹竿的壓力不同，也由於水壓而不能呼吸。因此，誠玄就這樣窒息而死。

誠玄竟連如此簡單的理由都不了解，實在是不可思議。多三郎也可能知道誠玄既然不能呼吸，上來也不會游泳才出此下策吧？

——正在誠玄與多三郎做生死之鬪的當兒，夕姬和賀源太出現在兩國橋上騷嚷的人羣中。

天黑了。

「發生了什麼事？」

橋上行人熙熙攘攘，兩三個行人朝河面探頭探腦，引起其他過路者的好奇，也紛紛朝河中看。但水中的人影却看不清了。

「到底怎麼回事？」

「好像有人投水，另一個人下去救……」

「投水的人是男的還是女的？」

「大概是女的吧！」

橋上的人七嘴八舌地猜測着。

「賀源太……」

夕姬停下了脚步。手中拄着拐杖。

賀源太伏着他身材高大，從人羣後往河中看了看。他的視力不因黑夜而有所影響。

「只是無聊的打架。……快走吧！太晚了找人不太好意思，更何況伯庵大人又在病中——」

賀源太走回夕姬佇立處，揮揮手催促地說。

岸旁的街燈倒映在水中，交織成一片凌亂的景象。

夕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過兩國橋。此處夜間熱鬧的情形，對於久居山中的夕姬來說是非常地不習慣。賀源太一直跟在夕姬身後兩三步。

夕姬對於此處當然不熟悉，所以走到一個交叉口就回頭問賀源太：

「還很遠嗎？」

「不遠了，忍耐一下吧！」

不多時，到了另一個叉口，夕姬又問了一次。

「快到了，再忍耐一下好嗎？」

賀源太比前次更溫柔地回答。

夕姬開始以低細的聲音輕輕哼着：

……

夕陽已逝，
闇夜來臨，
神岳山上的紅葉，
能否告訴我，
夕陽及悲戚的夜風，
指點了你的生命嗎？
孤寂的海灘，
沒有人兒，
風在吹拂，
一陣又一陣。
……

夕姬不顧行人詫異的眼光，忘情地唱着。由後跟上的賀源太一把拉住夕姬，急急忙忙的走入暮色中。

翌日。

彥左衞門仍如其往常般天不亮就起床。他的漱洗聲往往吵醒寄食的浪人們。

「咦？這是什麼？」

彥左衞門就是自言自語，也是旁若無人大聲地說。

走廊前的櫻花樹上，晾着一件骯髒的衣服。

「是誰的衣服？」

彥左衞門直着嗓子問站在一旁的侍女。

「多三郎先生的。」

「什麼？多三郎？」

「是的。昨天夜裏，他像隻落湯鷄一樣，濕搭搭地回來，還帶了一位客人。」

「——是武士嗎？」

「是的，那位客人很像……」

「像誰？」

彥左衞門很不高興，侍女連忙回答很像大月多三郎。

彥左衞門將口中的水「呸！」地一聲吐出來，側頭問道：

「什麼？跟大月長得一模一樣？」

「……是的。」

彥左衞門瞪大了眼睛，喃喃自語道：

「終於來了……」

夕顏
(一)

上午辰時左右，多三郎帶着千四郎來到彥左衞門的面前，他已穿上晾在櫻花樹上的衣服。

「老前輩，讓我替您引見，這位是我的朋友大月千四郎。」

多三郎下巴朝後抬了抬，說：

「暫時又要麻煩您了，請給他一個容身之處。——千四郎，還不快過來見過大久保老前輩！」

多三郎故意轉向千四郎，藉此閃避彥左衞門不悅和責備的眼神。

「久仰大名，我是九州的浪人大月千四郎。以後請多指教！」

千四郎以手撐地，深深一鞠躬。他給人的感覺，與多三郎迥然不同；兩腮的鬍子剃得光溜溜地，顯得器宇軒然，但是，他們的容貌幾乎一模一樣，連服飾都是那樣樸素、清爽。

彥左衞門心中暗自訝異二人的容貌如此相像，但臉上却擺出一副萬分不悅貌。背對着彥左衞門的多三郎早已察覺，向千四郎使了個眼色，說：

「既然已經見過禮了，我們走吧！」

說着，右手抓着大刀，站起身來。

「慢着！」

彥左衞門怒喝道：

「多三郎，這裏到底是誰的家？主人是我，可不是你！你竟敢任意留宿浪人，現在，你快把這個千四郎趕出去！否則……」

「豈有此理！」

多三郎突然轉過來：

「想不到鼎鼎大名的大久保彥左衞門，度量居然如此狹小！……他也只不過是個落魄的浪人罷了。」

「你少囉嗦！否則，你也一道滾出去！」

「那可不行……」

多三郎連忙坐下來。

「還請您老多包涵！我住在這兒覺得很舒服，而且此地將發生一件妙事……」

「什麼妙事？」

「這幾天可能會有九州的人到這裏來。」

「什麼？」

彥左衞門雙目瞪得渾圓。

「——難道又有浪人要來住？」

「不是，是女人，非常美麗的女人。」

「？……」

「這個人您也認識！」

「到底是誰？」

「恕我無法奉告。……除非您答應留下千四郎——」

「——算了，算了！」

彥左衞門苦笑道。

「——聽說，前些日子夕姬到這裏來時，你用劍端戲弄她，對不對？你還認爲很得意？」

「您在說什麼？我不知道啊！」

「你少裝蒜，當時在場的人，都詳細的告訴我了。」

「……」

「好罷！先不談這些。你和夕姬以前在九州就認識嗎？」

「您老大概弄錯了吧？我沒有……」

「住口！好哇！多三郎！你當眞以爲我什麼都不知情？嗯？——我連你幾時潛入江戶城，和春日局談判的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啊！」多三郎大吃一驚，頓時臉色大變，很快地和千四郎換了個眼色。

「——彥左衞門大人，您當眞都知道啦？」

「我豈有不知之理！」

「是誰告訴您的？」

「誰？你未免太天眞了，憑我彥左衞門，只要舒舒服服地坐在家中，就可知天下大小事情，何須等別人告訴我？哼！」

彥左門話雖已說完，但還得意地哼着。

「——算我服了您，失敬！失敬……」

多三郎垂頭喪氣地說道：

「既然您已經知道了，晚輩也不敢隱藏，中月千四郎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必須和江戶城內各武道館的兵法者比武。而且他對此地不熟，只有由我帶路。……再者，這兒交通比較方便，所以請您老人家多包涵，收千四郎做食客吧……」

「這我管不着！」

「嗄？」

「你要和他同住，要替他帶路，是你的事，我管不着！——但是要他住在這裏，辦不到！」

「這又是爲什麼？」

「哼！」

彥左衞門冷哼一聲，瞪了多三郎一眼道：

「你們到江戶來的企圖，我清楚得很。等到柳生家的長子十兵衞回來，更有好戲可看。若你們事敗，我倒也樂的看熱鬧，但是你們若想恐嚇將軍改變其治政之道，我是絕不放過你們的！」

「您怎麼知道我們要這樣做？」

「你還不承認！」

彥左衞門這回眞發起脾氣來。他向來討厭這種無謂的爭辯。更何況在如此悶熱的天氣下，爲收一、二個浪人而氣得汗流夾背，實在不值得。

「收不收留他，我有絕對的權力！我已經忍無可忍了，你們快滾吧！」

彥左衞門拿起膝上的扇子，不耐煩地敲着地。

「哎！不行！不行！」

此時，坐在多三郎後的千四郎見狀，嚷了起來。

「你眞不會辦事，讓開！」

千四郎一把推開多三郎，走到彥左衞門面前，深深一作揖：

「老前輩！許久不見了！」

泰然自若，不疾不徐道：

「我千四郎今天是第一次到貴府，不清楚您老人家的脾氣，若有冒犯之處，還請多包涵。如果因此我二人被您趕出去，實在也太不值得了。——請您看在我的面子，讓……」

「什麼？你的面子？你休在我面前大言不慚！我在沼津年受二萬三千石俸祿，有地位，有身份，根本不認識像你這種落魄的浪人！」

「可是我却認識您啊！」

對方慢條斯理地說完，痴痴地笑了起來。

彥左衞門眨了眨眼，重新盯着對方的臉……

「哎呀！我上當了！」彥左衞門大叫。

原來，千四郎就是剃光鬍子的多三郎！

這把戲使得彥左衞門心服口服。他昨天聽說多三郎在井邊刮鬍子送您之承出門。今晨，又見到晾在枝上的衣服，使他一開始就想到穿這衣服的是多三郎。現在回想，這一切都是故意要使自己產生錯覺的把戲。

「唉！你們眞無聊！」

彥左衞門暗忖：若他們二人眞在盛怒之下被自己趕出，他們必會厚着臉皮再回來，不如先將他們留下，再做打算。

「我懶得再管你們這兩個狡猾的東西，不過，你們得記住，若想到將軍府搗亂，就休怪我無情！」

多三郎和千四郎就這樣在大久保家住下了。

「——我這可是在引狼入室？……嗯！我得格外小心才是。」

彥左衞門望着二人背影，喃喃自語道。

突然，彥左衞門若有所悟地一拍大腿，叫道：

「來人哪！我要進城，備馬！」

大久保家座落於筋違御門向西的第二條街上。對門是戶田家，與諸侯中山忠左衞門爲鄰。

大久保家旁的街道叫袋町。由袋町沿着水野家的圍牆過水道橋就是水戶宰相的官邸。

由彥左衞門的家往水戶家看去，就是官邸後的傳通院。傳通院是應永二十二年了譽上人奠基的，爲淨土宗關東十八寺院之一，原名叫無量山壽經寺。由於德川家康之母傳通院葬於此，乃更名爲傳通院，每年可領食俸三百名。聽說寺內有開山堂、辦財天祠、常念佛堂、經堂等建築和其他的房舍，規模宏偉。維新之後，傳通院荒廢，只剩下現在的遺跡——此刻，有兩條人影走進其中一幢房舍，那是風塵僕僕的夕姬和賀源太。

臥病的伯庵探起頭來，與兩位姍姍來遲的訪客打招呼。

「哦！你們來了，辛苦！辛苦！我要你們來，如今我却病倒在牀，實在抱歉……」說着，一面掙扎着起身。

「你還是躺着吧！」

夕姬無精打采地說，她的臉色看起來比病中的伯庵更形憔悴。

「你什麼時候開始不舒服的？」

賀源太坐在夕姬身後約兩步的地方，低聲關懷地問道。

「兩、三天前，因爲飲食不當，腹痛如絞。這兩天又擔心公主會來……唉！老囉！」

「這不要緊，既然我來了，就可以替你看看，倒是拜託大久保彥左衞門的事，你進行的如何？」

「這件事我想還是早些帶公主去比較好。所以，幾天前我就到大久保家安排好了。但是，我這個身體……」

「這個我說過別擔心，今夜就能將你治好，但是，你眞的都準備好了嗎？」

賀源太以不相信的眼光望着伯庵。他一身山中行僧的裝束，頭巾未脫，魁武的身材，年齡約在四十前後。由於他的寡顏鮮恥，這一路來，已和年輕貌美的夕姬公主有過多次曖昧關係。但名義上，賀源太仍是夕姬的忍術師父。

夕姬心知伯庵因病不便多談，就先至容房歇息。賀源

太給伯庵服過藥，也隨着進入客房。這時，夕姬正呆呆地望着僕人打點好的睡床，賀源太見狀，從她身後一把摟住，說：

「妳怎麼這樣無精打采地，公主？」

「賀源太……我已經有身孕了……」

夕姬用低的不能再低的聲音說。

「我知道——」

賀源太嬉皮笑臉地說道，露出兩個犬齒的缺洞。

「我們的孩子將來一定是天下第一忍者。來！轉過身來……」

說着，賀源太的手探入夕姬的胸口，而順勢將夕姬轉了過來。

「啊！不要，賀源太，人家看到了不好……」

「妳爲什麼到了江戶就變得如此膽小？連這種小事都如此，將來如何是好？江戶乃是柳生家的地盤，說不定今夜就得潛入——」

「不！今天我想早點休息。」

「也好！想必千四郎今夜不會來騷擾，這樣我更捨不得放棄與你親熱的機會了；哈哈！」

「賀源太……」

「我知道。」賀源太握住夕姬伸過來的纖纖玉手，一面喃喃自語道：

「霞千四郎眞不愧是個忍者，從肥前一直跟到這裏。……現在他也許已和多三郎碰頭了，只是不知道他們二人有何企圖？……」

翌日，夕姬利用黑夜，潛入柳生家。由於柳生父子都是忍術高手，所以夕姬並未作忍者的裝束，以防被發現時，爲對方識破身分。這是賀源太想出來的。

然而，夕姬仍沒有想到，還是被識破了身份。

柳生家因爲昨夜伊豆者誠玄遲遲未歸，友矩一大早就出門了。又十郎一如往常，獨自關在房裏。於李也在清早返回阿部對馬守家去了。一家之主宗矩則陪家光將軍去參觀島津家所表演的能樂。

宗矩回家時已是深夜。友矩比他先到家，友矩一回來，立刻問家臣立村孫兵衞：

「悠之丞呢？」

「他昨夜自水戶家回來之後，好像一直都沒出去過。」

「哦——那麼等父親回來，你來通報一聲，我有重要事和他商量。」

語畢，友矩回到房裏，把房門緊緊關上，傳出裁紙的

嗤嗤聲，不知在做些什麼。

待梨加來通報宗矩回府的消息，已是夜深人靜的時分。

「好！我馬上去！」隨即又改口道：「梨加，等一下，我和妳一道去。」

友矩吹熄了燈，打開紙門走出來，跟在梨加身後，穿過走廊，到宗矩的房間去。

——途中，機警的友矩發覺院中有一條可疑的人影，停住了脚步。

夕顏（二）

梨加發覺身後的友矩突然停住脚步，轉頭問道：

「怎麼了？你看到了什麼？」

友矩沒有回答，只是盯着黑暗的院子。

梨加舉起手中的蠟燭，朝友矩所看的假山方向照去。

「梨加！把火吹熄！」

說時遲，那時快，一支飛刀穿過燈芯，插在他們背後的柱上。

瞬間，四周陷入黑暗。

梨加嚇得躲在友矩身後，這時，從院中的矮竹叢中傳出一陣沙沙聲。

「噓！」

友矩制止想出聲的梨加。

假山前茂密的矮竹叢，有一條白影晃了一下，梨加沒有察覺，友矩則緊緊地握住刀柄，凝視着黑暗的前方。

一簇夕顏花倚在矮竹旁盛開着。友矩的視線隨着嗦嗦的脚步聲，慢慢移向夕顏花。

「他……他是不是要逃走了？……」

「噓！」

友矩仍側耳傾聽。脚步聲輕慢地遠離了夕顏花，友矩弓着背一動也不動，但他的視線却轉向與脚步聲相反的方向。

——稍後，

「梨加，妳先到父親那兒去，我隨後就到。」

「是……」

「還有，妳千萬別向任何人提起這裏所發生的事，知道嗎？」

「嗯……到底是什麼人潛入呢？」

「不知道，只知道是個女子。」

友矩丟下一句話，彈身循着與脚步聲相反的方向追去。

梨加目送遠去的友矩，不禁打了個寒顫，她沒有勇氣再將蠟燭點上。樹影中，可窺見遠處的燈火，那是宗矩的房間。梨加顫抖着把燭臺放在走廊上，這是柳生家的家規，用以標明發現奸細的地點。

友矩一直追到神矢悠之丞的門前。

「神矢兄，你在嗎？」

他喊了一聲，順手將紙門拉開。

悠之丞和一個女子坐在房裏。

「有什麼事？」

悠之丞板着臉，緩緩轉過頭來。

但友矩只是凝視着那名女子。

「果然在這裏……」

友矩殺氣騰騰的眼光慢慢緩和下來，但仍保持着警戒。

悠之丞見狀站了起來，那名女子也站起來連忙躲到悠之丞背後。

友矩這時才把眼光移向悠之丞。

「她是你的朋友嗎？」

「——是啊！」

友矩身佩長刀，而悠之丞却赤手空拳。

「妳叫什麼名字？」

「她叫千鳥。」

「我不是問你，我問的是她……快說，你叫什麼名字？」

「……」

「你不是啞巴吧？還要別人替妳說。我叫友矩，請教姑娘芳名——」

「友矩兄！」悠之丞以身護着夕姬說：

「如果她對你有什麼冒犯之處，看在我的面上，請多包涵，今夜就放過她吧！」

「？——」

「老實說吧！她會一點忍術，但絕非刺客或是奸細。」

「哦——」

友矩的唇角牽動了一下。

「難怪她跑得那麼快，原來會忍術！」

說着，友矩才踏入房內。

女子立刻機警地拉出架式，友矩恍然大悟，他知道這名女子絕非悠之丞的朋友。

若她眞與悠之丞相識，大可讓悠之丞處理此場面，更無須防備。

友矩以冷峻的眼光，注視着掩護女子的悠之丞。悠之丞的雙手向後護住那名女子，其實他是藉以控制她的行動。由此可見，他們二人並不是同一條道上的。

「你……」

友矩不聲不響地握住刀柄。

「你爲何騙我？」

「……」

「閃開！否則我連你一道殺！……你還不讓開？」

「——住手！」

悠之丞的臉變得蒼白，友矩則步步逼近，悠之丞則往後退——

正在這個時候，

「少爺！友矩少爺！」

隨着尖銳的喊叫聲，梨加從走廊那頭飛奔過來。

三人的注意力頓時被吸引過去。

——一個翻身，女子嬌如脫兎般，跳向一旁。

「喝！」

友矩迅速拔刀砍去，刀身掠過悠之丞的鬢角，只斬斷了女子的袖子。袖子方落地，夕姬立刻衝出門外，隱入黑暗的院中。

從敞開的門口，恰巧可見漆黑的院子。

「往那裏跑！」

隨聲追出的，竟是悠之丞。

一陣此起彼落的脚步聲後，一切又復歸平靜。

友矩茫茫然提着刀，呆立半晌。

這時，梨加跑到友矩身後，迭聲喊着：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至公的房裏遭了刺客！」

「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個武士！」

友矩急忙來到宗矩的房間，看見家臣立村孫兵衞面無人色地站在一旁。

「父親，發生了什麼事？」

友矩扶着長刀，在房內坐下。

宗矩正在換衣服。他回來後，知道友矩有事，即吩咐梨加去喚他來，就在這時，有刺客潛入。

當事者宗矩的臉色，絲毫看不出異樣，依然深沈冷漠。

「你看看那裏！」

他一面脫褲子，一面以下巴指指書房的紙窗。紙窗上很明顯地有個刀孔，顯然有人自院中射出暗器。但是友矩環顧房內，却未發現任何被刺扎的痕跡。

這時，孫兵衞對面露困惑的友矩說：

「少爺！你也得多加小心，這個刺客居然敢潛入指導將軍兵法的柳生家，可見絕非泛泛之輩。」

「結果呢？」

「我來的時候，看見他已身負重傷了。」

「爲何不將他拿下？」

友矩緊緊地追問。

「我截住他了，但是又被他逃了。」

宗矩低低地接話，又說：

「你那邊如何呢？」

「嗯！」

「對方一共二人。其中一個用調虎離山之計將你引開。」

「但是……我那邊是個女的。」

「哦？」

宗矩換好衣服也盤腿坐下。「我果然料得不錯！」

「您難道事先得到了消息？」

「嗯！我接到十兵衞的通報。」

「哦！那麼哥哥呢？……」

友矩的眉間露出欣喜之色。

宗矩默默接過女僕端來的茶，說道：

「孫兵衞，你可以去休息了，你能看見對方身負重傷很好。明早，你派人到四周察看一下，如果傷重，一定無法走遠。」

「是！」

宗矩待孫兵衞出去後，面無表情的問道：

「誠玄是被殺死的嗎？」

「不！是溺死的。」

「哦！」

宗矩啜了一口茶。

「暫時先不要讓梨加知道。」

「是！」

「剛才你說其中有一名女子……會不會是夕姬？」

「可能就是夕姬，否則神矢悠之丞不會一直護着她。」

「友矩，無論如何，你千萬不要冒犯神矢悠之丞！」

「？……」

「你絕非他的對手，萬一失手，後果則不堪收拾，只要時辰一到，我自會除掉他。必須親手殺掉的人有三個，一個是悠之丞，一個是大久保彥左衞門，另外那個，你就不必知道了。」

翌日清晨，

立村孫兵衞率人在柳生家四周仔細地搜尋，除了發現一排越過圍牆的足跡，和一些斷斷續續由八重洲河岸至小石川、傳通院的血跡，其他別無所獲。

自從千四郎在大久保家住下後，爲其他的浪人們添了不少樂趣和麻煩。

「你到底是千四郎還是多三郎？」

每當浪人如此問時，都必須要做心理準備，若碰到是千四郎，他會笑着回答：

「我是千四郎，請多指教。」

若碰到的是多三郎。

「我是多三郎，怎麼樣，有什麼事？」

語罷，還惡狠狠地瞪着對方。他雖然與千四郎一般高，但感覺上似乎比較高。

「不！不！沒什麼事，只不過問問罷了。——大塚，你說是不是？」

「是啊！你們兩人實在太像了，簡直不易分辨，我看你還是像以前一樣，留長鬍子，這樣我們也較易分辨！」

「就是嘛！」

「嗯……那從後面如何辨別呢？」

「我們想……只有請你像以前一樣不洗澡，從你身上的臭味去分啦！」

「哼！不准開玩笑！」

浪人們總是起哄笑鬧，但不知何時，他們其中一人，留起鬍子。

「不管你是千四郎或是多三郎，從今後我們以鬍子爲標誌，叫你多三郎。」

某日，川野黎左衞門代表所有的浪人，鄭重地宣佈。

彥左衞門自允許二人住下，進城回來之後，變得不那麼嘮叨了。天氣逐漸悶熱起來，大部份的時間，他都躲在房裏看書。

閒着無聊，他也會找幾個浪人擺上一天棋局。

多三郎和千四郎也沒有惹事生非。千四郎偶爾也會到彥左衞門的房裏，默默觀戰。

「你要試試嗎？」

當浪人們下輸時，總是這樣問他。

「我不行！我不行！」

千四郎笑着拒絕。多三郎曾誇口要帶他到江戶各武場去比武，但一個多月過去，仍是毫無動靜。

倒是多三郎經常不見蹤影。

可是他似乎漫無目的，總是趕在吃飯前回來。

「今天好累！」回來後他都這麼說。

大久保家開飯是採輪流制的，先由五十名浪人進入餐廳，由女僕服侍用膳。

五十人份的飯菜量是固定的，但是多三郎吃得又多又快，其他的浪人不得不搶着吃。有一日，浪人們忍受不住了，就公推川野去與多三郎談判。

浪人們一致決議，希望多三郎等大家都吃了一、二碗時再開始進餐。

「什麼話！」

多三郎氣呼呼地說：

「你們一天到晚閒着沒事幹，我却在外東奔西跑，你們怎麼能跟我比，我當然要多吃些！」

「東奔西跑？你還不是在外閒蕩！」

「胡扯！我是爲了國家才這樣做，你們這些笨蛋根本不懂！」

「多三郎！你這樣說實在太過份了！」

在一旁聽他們談判的一個浪人，聽了這句話，氣得提起刀就要動武。

「好了！好了！你們別再爭了！」

川野見狀，連忙站起打圓場，並向圍在旁邊的浪人道：

「怎樣？各位！多三郎說他是爲了國家才出去的，爲證明他的話，我們不妨派人跟着，就可知道究竟了！」

「好！就這麼辦！」

浪人異口同聲地贊成道。

「萬一，我們發現你是無聊而到處遊蕩的話，你就得答應我們的要求！」一個浪人再度叮嚀道。

「好！」

因此，浪人們公推三個人跟在多三郎的後面探查究竟。

多三郎沿着江戶的小河走出去。——

春日局

在近午的炙陽下，多三郎悠閒地漫步走着。從「斜對玉門」到「新橋」，這一帶的小河旁都種滿了低垂的楊柳。多三郎就在柳枝的輕拂下，緩步前行。偶爾有武士迎面走來，一看到是多三郎，就低着頭繞道走開，以示他們的恭敬，而多三郎便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這天，晴空萬里無雲，天氣特別悶熱。跟在多三郎後面的浪人，個個汗流浹背，他們不斷的掏出手巾，擦拭那些冒出的汗珠。

「他究竟是要到那裏去呢？」

「別再說了！再這樣囉嗦下去，如果被他聽到，說不定馬上就會叫你滾回去呢！既然專程跟到這裏，假如還沒看出個究竟來，豈可空着手回去呢？」

「但是，他告訴我們的到底是不是眞話呢？」

「我們跟着去看看，不就什麼都明白了嗎？」

這些浪人走累了就在路旁的大樹下稍作休息，然後再追上多三郎，緊緊地跟在後面。

走走停停，一行人到了淺草御門邊，當他們正想由橫山町的轉角處向南走的時候，看見了一頂大轎子，正沿着小河向他們走來。在紅色的轎子前掛了一張有三個圓圈的家徽，後面跟着一名武士和一些家僕，聲勢頗爲浩壯。

其中一個浪人叫道：

「是春日局！」

他一面說還一面用手肘頂他旁邊的人。春日局是當時一個權勢顯赫的女官。這個浪人覺得如果以一個女人來說，能够闖出如此了不起的局面來，實在是件非常地不容易的事。因此當他見到春日局如此威風地經過時，不禁萌出欽佩之心，才會叫另一個同伴也一起來看。

「笨蛋！你就是這樣沒出息，才會被那個老傢伙罵！說什麼你也應該保持一點武士的風度才對，怎麼可以如此失態？」

他的同伴罵歸罵，但是還是掩飾不住自己的羨慕之情，兩個人只是呆呆地望着。

——轎子漸漸地由遠而近。

多三郎也不知不覺地站在路邊，雖然是看着轎子通過，但是兩眼却露出異樣的光彩。

川野黎左衞門注意到這種情形，連忙走近多三郎，下巴朝轎子的方向抬了一抬，問道：

「你說爲了天下非幹掉不可的人，就是她？」

「嗯！就是她！」

多三郎面無表情地回答。川野趕緊跑到他同伴的身旁，說：

「大家聽着！剛才多三郎所說的事就是春日局！」

「什麼？是要把春日局……」

每個人都半信半疑的，慢慢地走回多三郎的身旁。

春日局，就是當時幕府大將軍德川家光的奶媽。她的小名叫福子，嫁給浪人稻葉佐渡守爲妻，生有丹後守正勝、七之丞正定、內記正利三子。後來佐渡守離開他的主人筑前中納言（世稱金吾秀秋），爲守節義不仕二主，而隱居故鄉美濃國。

當竹千代（家光）出世時，幕府即想在京都替公子找一個奶媽，但是大家都畏懼幕府的勢力，所以沒有人願意去應徵。因此，當時負責此事的板倉伊賀守，只得在各處張貼佈告徵求身世清白的婦女。福子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即上京來找板倉，毛遂自薦地說：「我可以做公子的奶媽。」

事實上，這位福子嫉妒心很重。原來她是稻葉佐渡守的繼室，然而佐渡守却在外拈花惹草，甚至與一女子生下一子，並且納她爲妾。此事爲福子知道之後，反而一反常態大發慈悲地向佐渡守說：

「既然生米已煮成熟飯，你就把他們母子倆接過來一起住吧！」

佐渡守一聽大喜，連忙將小妾和孩子帶來與福子見面，同時，小妾見到福子如此親切的態度和誠懇的談話，原本一顆忐忑的心也就放鬆下來了。但是，有一天，福子趁佐渡守外出的時候，把小妾叫到房間裏，在她不注意時，從身上抽出預藏的匕首，出其不意地將小妾殺死。

事後，福子匆匆地坐上轎子從後門逃走，躲在娘家，不敢露面。直到聽說幕府徵求奶媽的消息，才跑到京都來見板倉。

福子本是明智光秀的大臣齋藤內藏助利三的女兒，母親則是稻葉一鐵之女，可以算得上是出於武士世家。因此，板倉伊賀守立刻錄用了她，從此，福子就成了竹千代的奶媽。然而，堂堂大將軍的嫡子，其奶媽的丈夫却是一個浪人，若是傳出去，也實在不光彩。因此板倉伊賀守也想要給佐渡守一個差事，讓他一起進府，但是佐渡守却說：

「靠着妻子的裙帶關係而結交顯貴，不是武士本色！」

於是，佐渡守就把福子給休了，同時還說：

「福子所生的孩子我也不要了。讓那三個孩子也到京都去吧！」

家康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很稱讚佐渡守的氣節，並且把他招到駿府來，當面對他說：

「我們還是要請福子做奶媽，不過，我也要替你物色一位妻子。」

因此，家康便把山內修理亮康豐的女兒許配給他，日後還召他入將軍府擔任職務。

福子當了竹千代的奶媽之後，爲了能使小主人登上將軍之位，的確費了一番很大的心血，後來與將軍所偏愛的國松丸（家光之弟，即爲後來的駿河大納言忠長）不和的事情，也是一般人所知道的一段歷史。然而，當家光繼承了將軍之位後，爲了報答春日局的功勞，而讓她總管將軍府內大小的雜事，春日局的地位和權勢因而越來越大，甚至連她的兒子稻葉丹後守正勝也擔任了老中（註）。此外，當時的名臣如松平伊豆守信綱、阿部豐後守忠秋、久世大和守廣之等，因爲自幼就是家光的侍童，也是同在春日局的教誨和養育之下長大成人的孩子，所以他們對於春日局更是敬愛有加。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家光的時代即是春日局的時代也實不爲過。此外，在寬永五年，後水尾天皇因爲幕府過份跋扈，覺得非常不滿，因此有意想把王位讓給皇女一之宮。前任大將軍秀忠得知這個消息之後，立刻授意給春日局，要她上京晉謁天皇，並且暗中與所司代板倉重宗商議，如何來處理天皇讓位的善後問題。

而此時，朝廷因爲春日局只是個泛泛女流，所以拒絕春日局入宮晉謁天皇。但是春日局却執意不休，非要謁見天皇不可，結果只好以武家傳奏三條西實枝之妹的身分，穿着緋色的衣裙，才達成了晉謁天皇的任務。

聽說，春日局這個名字也就是在那時所賜的。

當時任幕府要職的諸侯中，唯一能抗拒這位春日局，而與之正面對抗的，即是大久保彥左衞門。

他們二人之間，曾經有過這樣的衝突。——

有一天，

春日局因爲有急事，在半夜乘轎進城。而在當時，凡是知道她的守門者都無法阻擋，只能任她自由出入。所以一路上通行無阻的來到了平川，坐鎭平川的，不是別人，正是處處與她爲敵的大久保彥左衞門！

春日局的侍臣很神氣地叫着：

「喂！我們有急事，快開門！」

「這麼晚，有什麼事？」

值夜的守門人問道。但是當他知道是春日局要進城，自己的能力抵擋不住，急忙跑去告訴彥左衞門。但是彥左衞門却懶洋洋地躺在床上，慢條斯理地說：

「這裏是大久保彥左衞門所守的城門，管他是春日局也好，天照大神也好，到了三更半夜誰都不能通過，這是命令，你就這樣告訴他！」

說罷，又閉上眼睛。

守城門的兵士聽完彥左衞門的話感到左右爲難，因爲來者是權勢顯赫的春日局而非他人，若是不讓她通過，勢必會得罪她，但是不奉長官之令行事，同樣地也要受到處分，權衡之下，兵士只好硬着頭皮把主人的話轉告春日局。

春日局聽後，點點頭道：

「好吧！那麼男人一律留在城外，也不必坐轎子了，就讓我們這些女流通過吧！」

守城門的士兵聽了連忙又進去通報，但是彥左衞門却依然不肯通融。春日局一行人只好等到天亮，才得進城，春日局越想越不甘心，便到家光面前狠狠地告了彥左衞門一狀。

家光聽完她的委屈後，笑着說：

「難怪妳會火冒三丈，彥左這個人正直不阿，從來不買任何人的帳，不僅是妳，就算是我，他也不會通融的，既然被妳碰到了，也只有自認倒霉啦！」

事後，家光召見彥左衞門，送了他一大筆黃金和一把佩刀，拜託他說：

「大爺！拜託你以後不要爲難我的奶媽吧！」

還有，島原之亂時，大臣們在殿中商議，到底這次應該派何人戡平亂賊？細川？有馬？還是黑田？這時彥左衞門突然站出來說：

「哎！人選已經決定了，這件事細川、有馬、黑田都不能勝任的，各位就不必再費神了！」

大臣們面面相覷，其中一人問道：

「已經決定啦？那麼請問您所指的究竟是那一位呢。」

「就是春日局嘛！」

彥左衞門說罷，引得哄堂大笑，因爲戰場原本是女人的禁地，這事情怎麼行得通呢？但是，彥左衞門却一本正經地接着說：

「這有什麼不對呢？我們將軍平日如此照顧她，爲的不就是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嗎？此時，她可以好好表現一下！」

說完，嘴角浮現出一絲狡詰的微笑。

然而，彥左衞門看不順眼的，並不只有春日局一人，

對於一些行爲囂張的諸侯，也頗爲不滿，時常和他們發生爭執。但是，他對於家裏做食客的浪人們，却是優禮有加。

有一次，家光將軍由監造官奉行佐久間將監陪同，巡視正在營造的外城。恰好彥左衞門也在場，於是就和他們一起巡視。之後，彥左衞門虛應故事地向家光將軍說了一些他的感想，但是，他却對這位奉行說：

「聽說螃蟹是依照它體型的大小來挖洞的，照我看來，你也是在依樣畫葫蘆！」

佐久間將監聽了，大爲不悅，就請彥左衞門解釋他的理由。

彥左衞門就很不客氣的批評道：

「城廓自有其營造的原則，你看，這個門楣做得這麼低，當士兵穿着甲冑拿着長矛時，進出就非常困難。還有，厠所的門也太窄了，平常就不方便，若是全副武裝的話，那就甭提了。」

家光聽了這番話，沒有做任何表示，慢慢地走進城門裏，好像是默認了彥左衞門的話。

有一次，彥左衞門想把神矢悠之丞推薦給柳生宗矩，就在柳生宗矩的面前，極力吹噓悠之丞在狐狸出現時所表現的過人機智。但是事實上並不是那樣。那隻狐狸非常怪異，牠只要一看到人手上拿着手巾，就會出其不意地過來，咬着手巾在空中揮舞一番。但是，奇怪的是只見手巾在空中舞動，而不見狐狸身形。浪人們唯恐手巾被奪，都緊握不敢放鬆，不過仍然敵不過隱形的狐狸，手巾紛紛掉落，只有彥左衞門的手巾沒有被搶。冷靜的悠之丞終於看穿了狐狸的詭計。

彥左衞門當然也看出了破綻，因此，彥左衞門全神貫注，待手巾一有搖動的跡象時，立即拔刀砍向狐狸。但是，他念頭一轉，何不將此機會讓給悠之丞，讓他一顯身手呢？於是彥左衞門搖提手巾引誘狐狸，而悠之丞則乘隙一刀斬中狐狸。

由此可見，彥左衞門並是不個因爲武功高強而志得意滿的人，他也有提拔後進，成人之美謙讓的一面。

彥左衞門雖然常與春日局發生摩擦，但他也不是是非黑白不分的人。尤其，彥左衞門對於春日局的忠心耿耿，倒是讚不絕口。家光曾在孩提時代生了一場病，在病情危急的時候，春日局天天祈求神佛，願以己命換回公子的寶貴生命。彥左衞門聽到春日局的義行時，立刻趕到將軍府，握住春日局的手，感動得涕泗縱橫。

又有一次，春日局請一位雙目失明的琵琶法師高山，到府中彈奏「平家物語」。那悽惻動人的琴聲，扣人心弦，聞者莫不流淚。彥左衞門知道這件事之後，很不以爲意地批評說：

「像春日局那樣的婦道人家，所請的人想必也不會高明到那裏去，怎麼會使我們感動流淚？」

有一天，彥左衞門上城時，春日局就特地邀他來聽高山彈琵琶，一曲彈奏，彥左衞門早已淚流滿面，唏噓不已了。

寬永三年，秀忠將軍的夫人（淺井氏）過世後，將軍府的後院便無人管理（家光的夫人是鷹司信房的女兒，叫做房子，在元和九年與家光成婚，但是夫妻二人感情不和，房子就搬至別殿居住）因此，春日局理所當然地就成爲將軍府後院的總管。從那時起，她所規定的後院的規矩，後代大多沿用。譬如，她將前院與後院以一道銅門隔開，並設置一塊「男人止步」的牌子，明示所有的男人不得擅入後院。就連頑固的彥左衞門，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來管束春日局的言行了。

話說春日局一行人沿着小河浩浩蕩蕩地直通過多三郎他們的面前。第一批前導的兵士通過後，第二批侍衞也通過了，轎子已逐漸地接近。

——多三郎回過頭，悄悄地告訴浪人們：

「你們注意看那些跟在轎子後面的侍從們的脚步。」

浪人們滿腹狐疑地一同彎下腰，注視着那些侍從們整齊的步伐，但是也看不出什麼名堂來，不禁面面相覷。突然有一個人叫了一聲：

「啊！……」

等到大家發覺時，才發覺多三郎已不知去向。

「到底他是上哪兒去了呢？」

浪人們都覺得奇怪，他們環視四周，企圖發現一些蛛絲馬跡，但是，多三郎却消失得無影無蹤。

浩浩蕩蕩的行列，莊嚴地通過了這些面面相覷的浪人們，有些侍從還以詫異的眼光，打量着這一羣浪人。

（註）老中：是江戶時代直屬於將軍，總理政務的幕府官員。

左衞門橋

春日局一行人已漸漸遠去，但是仍見不到多三郎的影子。龜裂的路面上，只見楊柳隨風搖擺的影子。

「怎麼辦呢？多三郎不見啦！」

「虧我們還專程跟到這裏，却一點收穫也沒有，回去怎麼向同伴們交待？」

「沒辦法，只有實話實說啦！聽人家說，他可能會忍術，如果他眞是個忍者，要在我們眼前消失，簡直就是輕而易舉的事，說不定他現在正逍遙自在的很呢！別再浪費時間找了，還是回去吧！」

三個浪人商量的結果，決定不再尋找多三郎，於是轉回原來的路上，沮喪地走向橫山町熱鬧的地方。

轎子的行列，沿着小河一直向前行。行人發現這是春日局所乘坐的轎子時，不知不覺地都停在路旁，好奇地望着這一支聲勢浩大的隊伍。

浪人們走到左衞門畔時，突然有一人影從橋下躍上來，站在他們的面前。三個浪人被這一突然的動作嚇了一跳。

這人正是多三郎。

多三郎緊盯着逐漸遠去的行列，直到轎子在他的視線內消失，才拍了拍衣服下擺的灰塵，調整一下佩掛在腰際的刀，然後才慢慢地跨出脚步向前走去。——但是，走了幾步便停了下來。因爲他看到一個戴着笠帽的武士，正低着頭快步走來。

這個武士的衣着有些破舊，風塵樸樸，似乎是從遠處來的旅人，但是，從外表上看，他絕對不是浪人。

對方似乎已經察覺出多三郎炯炯的眼神，所以用手略推高了低掩的笠帽，看了多三郎一眼，立即又把頭低下，重新藏好他的目光。

這個武士幾乎故意把頭轉向一邊，無視於多三郎的存在，緩慢地接近了橋頭。

「哼！」

多三郎雙手環胸，站在橋中央，盯着走近的武士，悶哼着。

「十兵衞，你終於回來了。」

多三郎往手心吐了一口口水，搓了搓手，把手按在刀柄上，凝神以待。

武士在多三郎面前五、六步之處停了下來。

「你是千四郎嗎？」

從深蓋的笠帽中發出了聲音。

「千四郎？喔……原來你已經知道千四郎到江戶來啦？」

「……」

「十兵衞！摘下你的帽子！」

多三郎大喝一聲，向前跨了一步。

十兵衞仍然不動聲色，只見笠帽的帶子在沉悶的空氣中輕搖着。

行人看見他們二人的對峙，殺氣騰騰，都閃避在一旁。

不久，橋畔已擠滿了圍觀的人羣。其中有些人看見了武士的徽誌，不禁低呼道：

「啊！那家徽是……」

「是柳生家的人……」

圍觀者都好奇地在旁竊竊私語。

十兵衞心想，既然已經被認出是柳生家的人，那麼，在江戶勢必就不能施展忍術。此時，多三郎又向前逼進了一步，十兵衞不由得退了一步，左手則緊緊地按在刀柄上，並用口鬆開刀把套。

「好……你準備拔刀了嗎？」

多三郎站穩脚步，兩肘微張，左手緊握住刀柄，準備隨時出鞘，右手橫於胸前，擺出一副應戰的架勢。柳生十兵衞的武藝十分高強，從來沒有人能與他交手三個回合以上，更別提想要挨近十兵衞的身際。但是，聽說他出手的第一刀都比較弱，這可能是因爲他是個獨眼龍，視覺的距離感較差的緣故吧！多三郎步步逼近，十兵衞却一直往後退。

十兵衞低垂的帽沿，擋住他的視線，而沒有覺察到多三郎已節節逼進。十兵衞是浮月齋的得意高徒，他自己也認爲以獨眼來測定距離，倒不如憑他靈敏的感覺來測量比較有把握，所以一直以靜制動。多三郎的手依舊保持着準備隨時出刀的姿勢，而十兵衞仍是屹立不動。

兩人間的距離越來越短了。

「別再靠近了，多三郎！」

「？」

「你別忘了這裏是江戶，我是誰大家都知道，萬一，你把我給殺了，幕府一定會派人來抓你的，到時候你就不要想再在大久保家住下去！」

「哈！笑話！我多三郎難道還會怕在江戶無立身之地？」

「哼！笨蛋！你要是現在離開大久保家，才眞叫人想不通！」

「？——」

「你難道不知道你千方百計想要的卷軸就是在大久保彥左衞門的手裏？」

「嘿！」

多三郎的大刀脫鞘而出，在空中劃了一道銀白色的弧線。

十兵衞的笠帽前沿被削成兩半。

十兵衞的那隻獨眼，從笠帽的裂縫中發出了充滿殺氣的光芒。

多三郎跳離了原位，在離對手數步之外，收起了刀，強烈地呼氣。

不知何時，十兵衞的刀也出鞘了。橋畔看熱鬧的人開始騷動，有些人慢慢地在往後退。

只見十兵衞的大刀在空中銀光一閃，很快地又收回鞘內，說：

「失敬了！」

語音方逝，多三郎的衣帶已斷成兩截，掉在地上，他的前襟散開，露出了兜襠布。

「慚愧！」

多三郎連忙用左手將大小刀按在腰際，並用右手將衣襟合攏。

「你說今天我們不分勝負，其實是你佔了上風，我還不認爲柳生派有什麼了不起，只是，你的刀法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多了！」

「——」

「請你記住！我遲早一定要砍下你的腦袋的。若是我眞沒有這份能耐，千四郎也會辦得到……」

多三郎滿臉通紅的說：

「十兵衞！最後再請教你一個問題，你在佐賀街道所殺的密探，究竟是誰？」

「——」

「不願意說嗎？難道是殺了自己人？」

「你不要胡說八道——」

在低掩的斗笠下，露出了十兵衞的白齒，笑道：

「我十兵衞絕對不殺自己人的！」

「是嗎？」

「哼！對你沒有說假話的必要！」

「那麼——」

多三郎還想向下問時，十兵衞突然彎身，像是在檢查在脚邊的刀把套，但是右手却停在綁腿處。

「你要用暗器？哼！我不會上當的！」

多三郎大叫一聲，縱身躍過欄杆。

「啊——」

圍觀者驟然大叫，多三郎已矯捷地潛入水中。

不久，水面又恢復了平靜，只見一件骯髒的衣服在河中飄動。

十兵衞並沒有探頭看水中的動靜，反而急於隱身似的，緊緊地壓低斗笠，擠出人羣，大步離去。

春日局一行人來到了小石川的水戶莊。

水戶莊的人看見春日局突然駕臨，都不知所措，亂成一團。主人黃門（註：古時官名，「中納言」的別稱，其職近似我國唐代的黃門侍郎）水戶賴戶恰巧不在，到江戶城內紅葉山廟旁的別館小住去了。

從玄關出來迎接的是水戶家中的老臣，面帶狼狽和困惑的神情，對從轎子中踏出的春日局說：

「不知大人尊駕光臨，有失遠迎，如能早一點得知您駕臨的消息，就不致如此失禮了。」

「哪兒的話，我今天突然來訪，才是眞正的失禮呢！我並不是奉將軍之命而來的，只是在歸途順道做一次私人的拜訪，請你們不要太費心。」

春日局虛僞的笑着說。這使老臣更感到不知所措。

「您說是歸途，可以問是從哪裏回來呢？」

「我是到寬永寺，回來順路經過你們這兒。」

「喔！您原來是去看天海法師啊！您有這種虔誠的心，實在令人欽佩……」

老臣奉承地說道。但是，春日局似乎對他的奉承無動於衷，接着說：

「我聽說千代松少爺病了，所以順道來探望一下，請入內通報一聲。」

「咦？您是怎麼知道這個消息的？」

老臣感到不解，因爲千代松少爺臥病的事一直都保密着，春日局是從何處得知的呢？

他思維一轉，恍然大悟，春日局眞不愧爲將軍府的總管，所以對於將軍府各親族府中發生的大小事情都能瞭若指掌，這位總管的功夫實在令人懾服。

他這麼一想，更是不敢怠慢，連忙請春日局入內上坐。春日局緩緩踏上臺階，身上發出一股沉香的香味——當她走上通道時，迅速的瞄了一眼匐伏行禮的一個家臣。

春日局待家臣稟報之後，即入內探望千代松。

千代松因爲腹瀉，病懨懨地靠在床上。春日局在距離床邊數步遠的地方坐下，拿出了一盒糕餅、一條中國的絲

被、一把短刀作爲這次探病的禮物。

千代松無精打采地轉過頭來看了看春日局，但是因爲是個不太熟悉的人，只淡淡地說了一句：

「謝謝你來看我。」然後，帶着幾分好奇心，開始上下打量春日局。

春日局拿出禮物之後，立刻有一位老臣和家臣來處理，這名家臣就是剛才春日局在玄關注意到的人。

「千代松少爺。」

由於春日局有當過奶媽的經驗，雖然她的聲音低沉，但是語調却非常的有魅力。

「聽說您對柳生但馬守曾來探望過您的事情，感到非常高興。等您康復了，我一定會好好地爲你慶祝一番。」

「什麼？是不是還要讓我看忍術的表演？」

「嗄？忍術？……哈哈哈千代松少爺，您這麼會說笑話，可見病情已大有起色，哈哈哈……」

春日局說完，忍不住用扇子掩口笑了起來。

「妳笑什麼？我是眞的看到啦！」

「那麼，是什麼樣人表演的呢？」

「對不起——」

這時，坐在千代松房間角落裏的一個家臣，突然插嘴道：

「少爺的身體現在仍然很虛弱，太激動了恐怕不易康復，就請您讓我們少爺早些休息吧！」

這個人就是春日局在玄關特別注意到的人。

春日局立刻轉身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神矢悠之丞，專門服侍少爺的。」

「你是不是最近才到水戶莊來的？」

「對不起，難道連這些小事都得一一向您稟報嗎？」

坐在悠之丞旁邊的老臣，看見他如此地頂撞春日局，拚命使眼色要悠之丞住嘴，可是，悠之丞却泰若自然地望着春日局。

「嗯！照你所說，我是不該多管閒事，請原諒我的失禮吧！」

春日局臉色驟變，馬上以冷漠的語調回答。然後，站了起來說：

「千代松少爺，請多保重，我要回去了！」

春日局提起裙擺，轉身就走。老臣知道悠之丞已得罪了她，只有硬着頭皮說：

「啊！春日局大人，請留步！」

但是春日局却充耳不聞，兀自拖着裙裾，氣冲冲地離去。

「唉！你這個冒失鬼！要看清楚對方是什麼人再說話啊！」

老臣壓低嗓門輕叱悠之丞，隨即又慌慌張張地跟到門外，恭送春日局離去。

春日局回到江戶後，悄悄地告訴她的智囊松平伊豆守說：

「你說那個叫什麼悠之丞的，好像眞的是像所司代所說的一樣，是朝廷裏派來的喔！」

「喔！那麼……」

「放心好啦！我離開之前，已經設下了一個圈套，如果我料得不錯，悠之丞就無法待在水戶莊了，哈哈……」

數日前，賀源太爲了救夕姬脫離虎口，偷偷地潛入柳生家。可是不愼驚動了宅內的人，一不小心被宗矩隔着紙門刺了一刀。賀源太按着傷口，好不容易在夕姬的扶持之下，從八重洲逃到傳通院來。此後在夕姬的照顧之下，賀源太開始養起傷來。

夕姬不眠不休地照顧賀源太，因爲她認爲賀源太之所以會受傷，完全是由她而起，所以決定悉心照顧他，來彌補內心的愧疚。

數天後，由於夕姬衣不解帶的照料，賀源太已經可以坐起來了。伯庵也已恢復元氣，但是他不忍心看見賀源太痛苦的樣子，所以老是往外跑，以圖個眼不見爲淨。

這天下午下了一場大雨，伯庵依然不顧地上的泥濘，自顧自地往外走。

伯庵離去之後，房間內就剩下了賀源太和夕姬兩人。院內十分幽靜，只有從佛堂裏，偶然傳出肅穆的木魚聲和誦經聲。

夕姬默默地在賀源太的脚邊，點燃了一捲蚊香。因爲傳通院是屬於淨土宗派，僧侶可以結婚，而且家眷也可同住在寺院內。所以沒有人對夕姬日夜照顧賀源太的事感到奇怪。

「公主……」

正在閉目養神的賀源太，睜開眼睛發覺夕姬不在身旁，連忙抬起頭來找，當他看到夕姬正跪在他身邊點蚊香時，才放心下來。

「公主，我們住在山裏，根本不怕蚊子，妳怎麼到了江戶，也學他們點起蚊香來呢？」

「可是……我看你被蚊子叮得那麼難過……」

「公主這麼關心我，豈不表示我太沒出息了嗎？」

賀源太冷笑道。但牽動了傷口，痛得他叫了起來。

夕姬放下蚊香，急忙走到賀源太枕頭旁。

「哎！小心一點，對我來說你是個很重要的人，好好養傷吧！」

「……」

「賀源太！以後我們就不要再提龍造寺家再興的事好不好？也不要再當什麼忍者了，只要我們能够安安靜靜的過日子，我就心滿意足了！這種東躲西藏，居無定所的日子，我實在不能忍受了……」

「不要胡說！眼看目標就要達成了，怎麼可以功虧一簣呢？我賀源太這一點小小的傷，死不了的！妳趕快去洗澡吧！」

賀源太皺着眉頭不耐煩地說。

夕姬含着眼淚，滿懷委屈地站起來，走向浴室。

她緩緩地解開衣帶，低着頭習慣性地看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腹，再看看稍微變了顏色的乳頭，輕嘆了一口氣。

當她一脚踏進浴盆時，忽然聽見一陣嗖嗦聲來自天花板，夕姬猛抬頭一看，大吃一驚——

原來有一個大男人，像蜘蛛般地貼在天花板上，正望着自己。

牡丹

「什麼人？」夕姬驚魂未甫地低聲問道。順手抓來一條毛巾，慌亂地遮在胸前。

原來貼在天花板上的是千四郎。

毛巾上的水珠從夕姬的乳溝，順着腹部，不斷地滴在地上。

「好久不見了，夕姬。」

千四郎壓低了嗓門說道。

水蒸氣不斷地上升，整個浴室一片迷濛，夕姬幾乎看不到千四郎的臉，千四郎聽聽外面沒有動靜，接着又說：

「我不是故意要進來的，我也不會加害於妳，請放心吧！」

「……」

「妳爲什麼不再到大久保家去呢？賀源太是不是受傷了？」

千四郎的裝扮還是和往常一樣，沒有什麼改變。他可能是從天窗偷偷地爬進來的。他趴在高高的屋樑上，令人覺得莫測高深。

夕姬兩脚交叉站着，光滑細膩的皮膚已漸漸泛紅，大概是害羞的緣故吧！熱水早已放好，但是夕姬站在一旁却動也不敢動。

千四郎怕夕姬突然抓起衣服往外衝，壞了大事，所以緊盯着夕姬的一舉一動。

「公主！妳是不是懷孕了？」

「！……」

「難怪從九州來的路上，妳一直不舒服，原來是這樣的……」

「……」

「復興龍造寺家的事，絕不可半途而廢，否則季明大人在天之靈，是不會瞑目的。妳腹中的孩子若是沒有名分的話，就打掉吧！……牡丹！公主，用牡丹……」

夕姬抓着毛巾的手指由於緊張，而用力，水珠又從腹部滴下來。千四郎的眼睛在濛濛的霧氣中閃閃發光。

千四郎想，以夕姬這種年齡的女孩來說，赤裸裸地站在一個男子面前，又被識破了懷孕的秘密，緊張、害羞當然是難免的……

就在千四郎想的當兒，夕姬騰出原本抓着毛巾的左手

遮住胸部，右手的毛巾則往下挪，似乎企圖要蓋住她微隆的腹部。但是，就在這一瞬間，夕姬突然抓着毛巾上下用力一甩，隨着劈哩啪啦的響聲，水珠四濺，像小石子般地打在千四郎的臉上。

如果夕姬只是奮力地將毛巾擲向千四郎，千四郎可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毛巾接住或是躲開，可是眼睛突然受到攻擊，他就無計可施了。

當千四郎掩面低呼時，夕姬已像旋風似地衝出去，並且叫道：

「千四郎！不要跑，等我回來……」

夕姬胡亂地把衣服套上，鳳眼中露出了憤怒的眼神，彷彿是打算穿好衣服後，再向千四郎挑戰似的。

不知何時，千四郎已從屋樑翻出了天窗，攀上屋頂，然後把頭探出天窗喊道：

「公主！不要忘記，是用牡丹的根！其實今天我來本有事要和妳商量，不過我想今夜妳是絕無法心平氣和聽我說的，只好改天再談了。——不過，請妳記住，我們霞派絕不會與妳爲敵的！」

夕姬靠着壁板，輕輕地移向門口，躡手躡脚地摸進漆黑的浴室，只見滿天星斗，在洞開的天窗外閃爍着。

千四郎不斷地向夕姬提起牡丹根部的事，是因爲自古以來，牡丹除了供人觀賞之外，它的花瓣煮過後還可作爲菜餚的配色。此外，把根部的皮晒乾，煎汁服用，對於治療婦女病特具奇效，但是服用過量，則會導致流產。一般人都是藉着所謂中條流的搔爬法墮胎，而忍者要墮胎時，都是服用牡丹的根。

千四郎由浴室的屋頂上，輕而易舉地躍上大廳的屋頂，身如風馳地在屋頂上飛跑，只見他縱身一跳，已輕輕地落在院中的一角。此時，天色已漸漸黑沉，院中一片漆黑。

千四郎落地後，佯裝成一副很悠閒的樣子在那兒散步

。整理整理衣服，慢慢地由鐘樓旁走向中門。鐘樓的右邊是開山堂和阿彌陀堂，在黑暗中陰森森地聳立着。一個小僧侶匆匆忙忙地走過千四郎的面前，走了幾步之後，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就回過頭來看了一眼，發覺千四郎一身武士打扮，嚇得頭也不回，直奔方丈的屋裏。

出了中門，千四郎直往正門行去。走出正門，沿着白壁町向前走，走到一個交叉路口，前面即是金杉天神廟的寺院。他剛過廟門，肩膀突然抽搐了幾下。

黑暗中突然竄出了幾個蒙面人，擋住千四郎的去路。其中兩、三個人已拔刀伺機以待。

金杉天神廟和水戶莊的後院之間，僅隔一道圍牆。千四郎一面後退，一面打量這幾個來路不明的敵人，待他慢慢退到圍牆邊時，已經擺好了架勢。他左手迅速地按住刀的護手，一方面刀能隨時出鞘，另一方面則是愼防有人趁其不備，衝過來搶走佩刀。因爲，即使是經驗豐富的武士，有時也會大意而被敵人搶走佩刀。因此，與多數人決鬪時，在刀未出鞘前，均需提高警覺，按住刀的護手，這是兵家必知的常識。

「你們是哪一家的人？」

千四郎鎭定地問道。此時，站在他右邊的一個蒙面人拔出了佩刀，在黑暗裏閃出了慘白的光芒。來者依舊緘默不語，殺氣愈來愈重。

「照你們目前緘默的情形，我就知道你們是什麼人了。」

「上！」

一個首領模樣的人突然暴喝一聲。只聽見「咻！咻！」幾聲，千四郎的鬢角已掛了彩，鮮血不斷地滲出來。千四郎知道這個蒙面人的刀法十分厲害，在揮刀時能發出如此有威力聲響的高手並不多，但不知這對手是何人？

「喝！」

千四郎突然身形一矮，只見一名刺客身體搖動了一下，手中高舉的大刀在空中劃了一道弧形，隨即應聲倒地。——這是剛才傷了千四郎的蒙面人。

千四郎站在這名刺客的後面，鮮紅的血沿着手中的刀不斷地滴落地面。

幾名刺客看到千四郎出手如此矯捷，嚇得紛紛後退。只有一人站在原地保持原來的姿勢，緩步挪向牆邊，準備隨時應戰的樣子。

千四郎雙手握刀，慢慢舉過了頭部，冷冷地橫掃了一圈周圍的刺客。

「殺！——」

首領再度爆出一聲嘶喊。一場混戰，千四郎已大略探

清對方的虛實。在這一羣刺客中，刀法最強的，大概就是剛才一揮刀就傷及千四郎的人，他被殺之後，就無人再有一刀卽能奏效的功力了。

千四郎倒退數步，說道：

「你們到底是受誰指使的？快說！柳生？鍋島藩？還是松平伊豆？」

「殺！」

又有一個人吼着揮刀砍來，只見銀光一閃，血花四濺，這名刺客已倒斃在血泊之中。

「你們不說是吧？那我就告訴你們！——你們四處尋找的浮月齋，確實已經來到了江戶，但是你們也不想想，浮月齋大人怎麼可能跟我一起夜探傳通院呢？你們快回去告訴你們的主人，就說兵家山田浮月齋暫時還不會露面的，等到時機成熟了，縱使你們不想見他，他也會出現在你們的面前。除此之外，你們也只是枉費心機，徒增傷亡！倒不如一心一意地去找武藝帳的下落比較划得來！」

說罷，千四郎一步一步往後退。他的背後是一條小河，河上有座小橋。當他退到橋畔時，一個矇面人又飛身撲來，千四郎長刀一揮，只見那名刺客跟蹌地倒向橋欄杆，失去重心，栽進河裏，欄杆上赫然掛着一隻斬斷的右臂！

千四郎趁着刺客們驚惶失措之時，縱身越過小橋，消失在旗本家的轉角處。

「梨加！妳去把十兵衞和友矩叫來！」

「是，老爺！」

「最近妳的氣色不太好，是不是就心誠玄？我只不過讓他到京都去辦點事情而已，大概三個月後就可以回來了，妳大可放心吧！」

「是！我知道了。」

梨加轉身離開房間後，臉上那絲強笑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代之而起的是她那慣有的冷漠表情。

嫡子十兵衞三嚴已回到了柳生莊。當初因爲家光將軍對他有所不滿，才憤然離去。如今，雖然十兵衞風塵僕僕地回來，可是莊內的人却不敢明目張膽地大事慶祝，並且爲掩人耳目，只有讓他偷偷地由後門出入。

宗矩和十兵衞父子倆久未見面了。宗矩每當遇上棘手而難處理的事情時，總會找十兵衞商量。十兵衞自幼聰慧，深得父親的賞識，雖然有時與宗矩意見相左，但是宗矩仍舊喜歡和十兵衞討論。

十兵衞這次回來，看見宗矩兩鬢灰白，背脊略彎，不禁黯然神傷，喟歎父親已經失去當年叱咤風雲的風采。

友矩進來了，大概是刮過鬍子，下巴顯得青溜溜的。

陽光透過竹簾，房內仍有熱意，今天眞是悶熱。友矩走到裝載整齊，準備出門的父親面前，說：

「哥哥馬上就來。」

接着放下佩刀，端坐在宗矩前方。友矩也是一副要出門的裝扮。

不多時，身着便裝的十兵衞走了進來。古銅色的皮膚，濃黑的鬢髮，潔白的牙齒，英氣逼人，和細皮白肉，文質彬彬的友矩截然不同。

「您找我來，有什麼事嗎？」

十兵衞笑問道。

「你要到哪裏去？」

宗矩沒有回答十兵衞，反而問友矩道。

「我想到兩國附近去看看……。」

「是去找小瀨源內嗎？」

「是的！」

小瀨源內是會津藩的兵法師父。也是列名在武藝帳上的一人。

「別去啦！」宗矩阻止道，「我們總不能一個個地去接他啊？」

「可是，哥哥在左衞門橋碰見多三郎，他這小子說不定已識破哥哥會津之行的目的，所以，萬一源內有危險的話……」

「不要杞人憂天啦！不管怎麼說，小瀨源內總是堂堂一藩的兵法師父，如果他眞的這麼容易就被多三郎撂倒的話，他還有什麼資格列名武藝帳？」

「……」

「我想，還是你們之中一個到寬永寺去一趟吧！聽說天海大師正臥病在床，代我探望探望他，順便還可問問他的意見……十兵衞！你去吧！」

十兵衞的獨眼，露出了複雜的眼神，笑着說：

「我想還是友矩去比較好，我去太……」

「怎麼，你不去？」

「——是的。」

「那麼，你去殺小野玄人！」

「嗄？殺小野玄人？」

「嗯！我想他大概大會隨便透露替我做假牙的事吧？不過，千四郎可能已經發現玄人的技術，說不定已設下防備來保護玄人，我看如果你不親自去一趟，恐怕很難得手喔！」

宗矩瞇起眼睛望着十兵衞說道。

「好！我試試看！」

十兵衞的獨眼仍帶着笑意答道。

「那麼，一切都看你的啦！友矩，你今天就到寬永寺去一趟吧！普天之下我宗矩最不了解的人就是天海大師！你只要去探探病就可以回來了！」

說着，宗矩站起身道：

「我上城去了。」

友矩遵從父命，帶領一名家僕和各色禮品，前往寬永寺拜訪天海大師。天海大師的確是個謎樣的人物。雖然，家光時代眞正操縱政治的是春日局，但天海對於德川幕府初期政局的影響力，却是春日局望塵莫及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幕府至今所以能如此安泰，天海的功勞是遠超任何功臣武將的。

天海到寬永十二年已一百二十歲高齡。天海出生於會津，十一歲時即剃度爲僧，十四歲那年在叡山得到檀那一流奧秘的精義後，遂下山漫遊三井寺及南都諸寺院。慶長十六年，天海因傳授家康佛家法統有功，而被封爲大師。早在慶長十五年時，家康風聞天海的深謀睿智，即召見他，命他爲山門的探題奉行（註：探題爲鎌倉、室町時代駐重要地方統轄政務的官職）。天海的老奸巨滑從此之後名聞遐邇。

家康爲找藉口攻擊豐臣秀賴而引發了鐘銘事件。原來，豐臣秀賴家中有座大佛鐘，鐘內的銘文有「國家安康」、「君臣豐樂」的字樣。家康得知之後，即派兩名使者，以豐臣秀賴居心不軌爲藉口，到豐臣家談判。這兩名身負重任的使者就是南海坊天海和金地院崇傳。

家康有意將「國家安康」的意思歪曲成豐臣有意把家康二字分開，以咀咒家康遭身首異處之危；而把「君臣豐樂」解釋爲「豐臣想自封爲君主，以示慶賀」之意。片桐且元聽到這消息之後，異常吃驚，說道：

「我是不識字的！銘文裏有這樣的意思，我實在是一點也知道啊！銘文我是拜託清韓長老寫的，你們應該去問他才對！」

片桐爲洗清自己的嫌疑，立刻派人將清韓逮捕下獄。

由於此事的策劃謀略，天海居功厥偉，家康平天下後，對他更是另眼相待，使得他在幕府中的地位，日漸提高，成爲府中的要人。每當幕府遭遇難題時，天海即能發揮所長，使問題迎刃而解，當時人稱「黑衣宰相」。而天海之狡猾奸詐可由營造寬永寺之事窺知一二。

天海眼見幕府的政權已逐漸穩定後，就想在關東將自己的宗派發揚光大。當時，天海是住在武州仙波的喜多院，往返江戶需費兩天的工夫。因此，他就以自己年老、行動不便，進宮向將軍請安來回奔波頗爲勞累爲理，向幕府

陳情，請幕府在江戶撥一塊空地給他，讓他建一座小寺廟以求安身。前將軍秀忠也體念天海勞苦功高，毫不猶豫地便答應下來。恰巧，那時重建江戶城，將軍便把剩餘的木材和白銀五萬兩賜給天海（其實天海是因覬覦這批木材才上書陳情）。秀忠當時要天海挑選一塊中意的地，天海毫不考慮地選擇了現在的上野——上野此地名之由來，乃是因爲天海覺得此處地形和藤堂高虎的別墅所在地伊賀上野很相似而起名的——。天海告訴秀忠，上野這塊地恰巧正當江戶城的鬼門口，昔時就在屬於鬼門的比叡山上創建延曆寺以守護京都，因此現在更應在上野之地建立寺廟，以爲鎭護關東的靈地。因此天海就這樣輕而易舉地獲得了上野。

寬永三年的冬天，天海開始建立寺院，他讓藤堂高虎營造東照權現天神的神殿，並將家康的肖像雕成神像，奉祀在殿內。諸侯看到此種情形都爭相前來捐款，爲建廟之需，如：由尾州藩捐造的常行堂、紀伊家的法華堂、水戶藩所營造的輪藏等。其他諸侯也相繼捐造了鐘樓、仁王門、文珠堂……等等。不出三年工夫，整座寺院已全部竣工了。

於是天海將東叡山的山號移至此地，並採當時的年號做爲寺名，稱爲「寬永寺」。

起初天海向幕府陳情時，謂只要能在江戶蓋一草庵棲身，即感心滿意足，然而，經過他一番處心積慮的策劃，寺廟落成後，却成爲關東規模最宏偉的寺院。但是天海並不因此而感到滿足，他更想使寺院和皇親國戚攀上關係，以提高寺院的地位。他竟異想天開地想以皇子作爲自己的法嗣。以一個本來和朝廷毫無關係，出身低微的出家人來說，這一番想像，本是大不敬，罪該萬死。但是天海却利用他那令人咋舌的口才，不費吹灰之力達到目的。他向將軍進言道：「我之所以如此做，並不是爲了提高寬永寺的地位，而是全在爲幕府打算。如果皇子能成爲寬永寺的法嗣，無形中也就成了我們的人質，萬一有野心的諸侯和朝廷勾結，意圖攻打幕府時，我們可奉皇子爲關東的天皇，與京都對立，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

乞食法師

天海大師以上述的理由爲藉口，向幕府陳情，立皇子爲法嗣，方能保持幕府和朝廷勢均力敵。但是事實上，天海心機叵測，他知道皇子一旦成爲寬永寺的法嗣之後，須被稱爲「法親王」，當然也就是落入僧籍了，而且在舉行葬禮中任導師（註：導師爲主持佛事的首僧），絕不可能再還俗繼承王位，這是史無前例的事。國人也不能接受一個常對屍體（污穢物）膜拜的僧侶，搖身一變，成爲至聖萬人所景仰的天皇。

天海了解幕府的家臣，對這方面的事情完全不懂，企圖瞞天過海，達成自己的心願。這件事情和「女御入內」事件雷同，完全是由天海一手所導演的勢均力敵僭越干涉的事件。

德川家康在擁有天下之前，豐臣秀吉對朝廷始終崇敬有加，並保持親密的關係，因此天皇和公卿大臣們對於秀吉都保有一份親切感，即使今日豐臣秀吉喪失了權力，但是朝廷仍然處處袒護他。意圖謀害豐臣，想取而代之建立德川幕府的家康，想在短時間內在朝廷中也受到和豐臣秀吉同樣優渥的禮待，談何容易？因此，經過幕府詳密計劃後，擬出一記絕招來對付朝廷，這就是「女御入內」事件。

但是，要讓武士之女入大內爲妾是史無前例，不合傳統的事。朝廷起初認爲此事有損國體，不肯答應家康的要求，打算以「菊桐」御紋，或以從一位太政大臣之位賜給幕府，希望家康打消此意。可是家康執意不肯接受，只是一心一意地想把秀忠之女，也就是自己的孫女，匹配給東宮（即後水尾天皇）。

雙方僵持不下，直到最後朝廷有礙於幕府的威勢強大，只得委屈求全，答應家康的要求。元和五年（家康死後三年），秀忠爲舉行入內儀式之事，到京都和攝關家、武家傳奏等大臣商量事宜。但是他到京都後，才發現出了問題。原來，天皇當時寵愛一個名叫於四之局的女官，並且還生了一個女兒。

本來，天皇在後宮擁有寵妃數人，根本不足爲奇，而且這也是宮廷的慣例，朝中大臣早已司空見慣，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但是，秀忠却異常憤怒說道：

「皇上雖是至尊之身，但在未成婚之前已擁有寵妃，這成何體統？雖然先皇在世，已替小女作主和當今皇上成婚，我也不願意把自己的女兒送到這種沒有紀律的地方來

！至於這件事情的責任，則應由各位大臣來承擔！」

朝中大臣覺得德川秀忠這番話頗有道理，個個都因自己的失職而感到惶恐不安。萬一事情沒有擺平，德川幕府和朝廷很可能會反目成仇。但是也不能讓天皇以至尊之位，遭受臣子的責難而又被拒絕入內。權宜之下，他們決定鄭重地向秀忠道歉，希望他能不記前嫌，如期舉行「女御入內」的儀式。秀忠看看情勢，也就裝模做樣地首肯了。

幕府的跋扈即從此時開始。幕府認爲天皇身邊的大臣有失職守，才使得宮中紀律如此紊亂，爲收殺一儆百之效，就將藪左中將嗣長（天皇寵妃於四之局之兄）、萬里小路前大納言光房處理流刑。

幕府爲使朝廷畏懼他們的勢力，又在舉行入內儀式之日，破了許多先例。首先，幕府要朝廷派遣關白（註：官名，爲輔佐天皇的大臣，位在太政大臣之上）九條忠榮以下公卿數十人至將軍府迎娶新娘。按一般禮俗，花轎進入宮廷大門時，在後宮服侍的女官們，均須至大門口拜謁，因此，這一天，當花轎來到宮廷門外，女官們欲迎接新娘下轎時，守護花轎的藤堂高虎，立刻站在女官們的面前，手握大刀，喝道：

「站住！誰敢對花轎無禮？女御在未順利地進入宮廷之前，連風都不得碰她一下！我是奉將軍之命前來守護花轎的，雖然以前有這種接駕的習慣，但是這次和以往不同，否則休怪我刀下無情！」

其實這些都是幕府有意提高自己的地位，爲滅朝廷威風而做出的舉動。

秀忠之女入內後，幕府更是得寸進尺，派遣一批所謂「隨從女御的武士」，自由自在地出入，任意干涉宮中的事情。如果發現天皇對某個女官特別寵愛，就千方百計地迫她離開天皇，或是強迫懷天皇骨肉的女官墮胎。種種防衛措施，爲的是鞏固女御的地位，使她能生下唯一的皇太子，所設想出來的。

元和九年十二月女御終於生下一個皇女。本來「女御入內」之事，即是天海一手策劃，以他如此高的地位，向幕府建議立皇太子爲法嗣，以提高寬永寺的地位，只要略施手段，斷不難達成。再者，兩年前（即寬永十年），天皇的愛妃京極之局即園左大臣基任的女兒，生下一位皇子，隔年又再度喜獲麟兒。因此，天海要求以第二個皇子爲法嗣，就幕府的立場，是絕無不答應之理。天海最厲害之處就是他在時機尚未成熟前，絕不輕意表露自己的心機，並會假藉種種官冕堂皇的理由，達成私人的目的，亦擅長利用他人的力量，不露痕跡地完成自己的心願。

友矩實在不明白父親要他去看天海的目的爲何？他只能從朝廷處理法嗣的態度；被判流放罪、擁有武藝帳一部份的藪左中將嗣長，及父親教又十郎「秘術」等事，推斷父親的意圖。

友矩帶着家僕過了「三橋」，來到寬永寺。他下馬打點過家僕帶來的禮物，才走進寺院。這時已是近午時分，友矩走到文珠樓，遇見將軍派來送蘋果給天海大師的三枝土佐守。他笑着打招呼道：

「辛苦你了。」

然後停下來探詢天海的病況，三枝土佐守答道：

「大致上已經康復了。」

「那麼，他就可以接見我了……」

友矩想着，不自覺地緊張起來。他恍惚地走向中堂，竟然沒有發現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和尚站在屋簷下。待友矩走近時，他突然從屋簷下閃了出來，像抓蝨子般地在胸前抓了兩下，頂着炎陽走向清水觀音堂。友矩目送老和尚的背影邊打量着，這個老和尚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年齡大概在六十左右，但是寬永寺內怎會允許如此狼狽的乞食法師在寺內閒逛呢？

不知不覺，友矩已來到本堂的玄關，他向看門的小和尚道明來意，小和尚謙恭地答道：

「請稍等一下，我進去通報一聲！」

友矩進入大廳，正襟危坐地等待天海大師的接見。但靜候良久，却遲遲不見天海大師出現。先前引他入內的僧人，這時走出來，說：

「謝謝您的關心和禮物，因爲大師的身體尚未完全康復，無法接見您，實在抱歉了！」

僧人很有禮貌地婉拒友矩的探病。

友矩聽後，壓抑住心中的疑惑，鎭定地答道：

「那就請法師多保重了！」

他把扇子扶正，行禮站起來，朝玄關走去。

當他走過中堂時，下意識地往廻廊處看了看，却不見那個乞食法師的蹤影，只有一張草蓆留在地上。

友矩離去不久，有一個浪人慌慌張張地闖進寬永寺，到處張望着，他就是川野黎左衛門。

「啊！原來你在這裏！」

他一見到躺在屋簷下的乞食法師，就叫起來，

「我是御旗奉行大久保彥左衛門的食客，叫做川野。——喂！你起來，別儘躺着不動！」

他走近幾步，向乞食法師招了招手。

乞食法師懶洋洋地睜開眼睛，瞄了川野黎左衛門一眼，又自顧自地閉上眼睛，不理會他的喊叫。

「哼！眞是個擺臭架子的和尚。」

黎左衛背過頭，暗罵一句，尷尬地摸了摸鼻頭，走到他的身旁。

「我是受人之託把東西帶來，是個叫大月多三郎的食客，拿去吧！」

黎左衛門從懷中掏出一個小藥盒，往乞食法師身上一扔，恰巧掉在草席上，老法師一伸手抓住小藥盒，往懷中一揣，一句話也不說。

黎左衛門覺得這個人不識好歹，不但不道謝，反而擺架子，正要發作，發覺四周站滿圍觀的人，只得低聲咕噥：

「哼！這種人少有！眞是物以類聚！」

說罷，氣沖沖地走了。

正當他走出大門，忽然聽見背後有人頻呼他的名字。

「對不起！剛才你說你是大久保家的食客——」

對方把斗笠摘下，黎左衛門一看，原來是個體格魁武，像在流浪的武士。

「你是——」

黎左衛門以爲他是慕名而來，所以態度顯得有些傲慢。

但對方却笑着說：

「我是攝州的浪人，叫井元庸之申，請多指教。」

「有什麼事嗎？」

「剛才你丟東西給那位和尚時，是不是提到多三郎？」

「不錯！」

「你認識他嗎？」

「當然認識！他和我都是大久保家的食客。……你到底有什麼事？」

「能不能麻煩你帶我去找他？」

「果然有事求我！」黎左衛門很神氣地看着對方，說：

「我現在不會馬上回去，還有其他的事要辦……」

「那麼，你什麼時候才回去呢？」

「不一定……如果你知道大久保家在那裏，乾脆你就自己去好了。」

對方一聽，哈哈大笑道：

「如果我知道，就不會麻煩你了！」

說畢，又恢復了嚴肅的表情。

「你認識那位乞食法師嗎？」

「不認識！」

黎左衛門搖搖頭道。

「喔……也罷！打擾了！」

武士行禮道謝後，轉身走回寺院內。

黎左衛門目瞪口呆地望着武士離去，喃喃自語道：

「莫名其妙！我不要來，他非拜託我來，這下可好，頂着大太陽走來，碰到兩個瘋子，回去非得叫多三郎好好請我吃一頓不可！——」

武士回到廊下，只見到一張破草蓆，却不見乞食法師的蹤影，大吃一驚，立刻提高警覺地向四周看了看。

突然，身旁響起東西墜地聲，武士連忙轉身，老法師赫然出現眼前，仍然是曲肱橫臥，一副悠哉的神情。原來他是躲在走廊的地板下。

「啊——」

武士呆立半晌，才恢復神智，走近乞食法師，「噗咚！」一聲，跪在他的面前。

「原來您就是浮月齋前輩，我是鈴木兵庫介的門人井元庸之介——」

乞食法師睜開眼睛，瞟了井元庸之介一眼，輕叱道：

「恐怕有人窺伺，還不快起來！」

說完，又閤上眼睛假寐。

井元庸之介迅速地環顧四周，然而在這暑熱難當的天氣，四周根本沒有人影，只有自己的影子清楚地映在地上。松林裏傳來的蟬鳴，響徹雲霄。

「師父要我代他問候您老人家——但，我沒有想到會在此地與您見面。」

「只有你一個人來？」

「不，我和秋葉佳助、印南勘十郎一起來的。」

「——」

「柳生那一方面有沒有動靜？」

這時，突然有個小沙彌頂着熾烈的陽光，從佛殿裏走出來。

「快走！」

乞食法師輕叱道，接着說：

「聽說柳生已召集門人，準備一決死戰，但對決的日期還未到，你最好不要暴露身份！」

「是……那我告退了！」

庸之介向老法師行禮，可是老法師却翻過身，根本不理會他。

——同一時刻，

城內將軍府中的舞臺上，正在表演猿樂（註：日本的一種古典樂劇，作爲餘興表演的滑稽動作，即能樂之前身，散樂之演變。）「竹生島」這齣戲。在戲中扮演天女的，即是水戶黃門賴房。

家光的興緻很高。大家都知道扮演天女的是賴房，但却不知扮演龍神的是何人？這是賴房爲提高觀戲者的興趣，故意要出的噱頭。

「怎樣？猜得出是誰嗎？」

家光得意地回頭問同席的紀伊亞相賴宣。

「嗯……」

賴宣皺眉沈思。

家光又問一旁的松平伊豆守，但他的笑容立刻僵在臉上，因爲後者正屏氣凝神地盯着那個扮演龍神的人。

女尼

舞臺上，天女隨着「那時節，音樂瀰佈天際。那時旬，音樂散放四空。春夜中花兒吐蕊，月光灑落，伊人的衣袂飄然……」的歌曲，翩翩起舞。舞畢，隨着「海面上的銀日，映在騷動的波粼中。」另一首歌，龍神出現在湖面上。他雙手捧着金銀珠寶獻給三位大臣——這是全劇的高潮處。當伊豆守看到龍神悠雅妙曼的舞姿，眼睛瞪得更大了。

「伊豆，你怎麼啦？」

家光面露疑惑地問道。

「嗄？……沒什麼！」

松平伊豆守頓時恢復自然，曖昧地笑着。

家光的四周坐着德川義直、紀伊亞相賴宣、近臣土井利勝和堀田加賀守。遠一點的是柳生但馬，而坐在家光斜對面的則是奶媽春日局，因此，伊豆守才回以曖昧的微笑。

原本當日所演出的猿樂，只是供將軍府上下觀賞的，而主持此齣猿樂演出的，卽是在臺上扮漁天女的水戶賴房。在賴房的慫恿下，開場前義直先舞了一曲「善知鳥」、紀伊賴宣則舞一曲「鍾馗」，以示祝福家光將軍之意。原來，家光生性怪僻，偏愛俊逸美少年，與夫人（中之丸樣）感情並不融洽，至今膝下尚無子息。春日局怕此情形繼續下去，將軍的子嗣問題必日趨嚴重，因此好不容易從伊勢找來一位具有絕代姿容，年方十六的妙齡女尼。把他安排在水戶瀨房之母養珠院處居住，俟適當時機，再安排晉見家光將軍。衆人見了這個女尼都驚爲天人，不太喜歡女人的家光，聽到這個消息後，也偷偷地向水戶瀨房打聽有關這個女尼的消息。通常，將軍要接見外來的女子時，都是坐在吹上御苑的瀧見御茶屋中，一一觀察各人的風姿，然後加以選定，由於賴房的建議，家光欣然允諾以演出猿樂的方式進行。家光早已知悉扮演龍神爲何人，只是，以一個年方十六的女尼，能將英武的龍神舞得如此傳神，實在令人嘆爲觀止，也難怪松平伊豆守要如此驚訝了。

這個女尼是六條三位有純之女。伊勢內宮有一神職，稱做慶光院，而此神職代代皆由官家之女擔任，這個女尼就是在今春被選中的。她這次到江戶來的目的，是爲向將軍謝恩。春日局獲此消息，又聽說她有絕世的美容，心中暗忖，這眞是天賜良機。更因爲她是個尼姑，頭髮剃得光

光的，正合喜愛美少年家光的口味，因此春日局便令女尼着便衣來見將軍，演出猿樂之事，也是春日局的指示。

松平伊豆守早就知道這整件事的內幕，但是，今晨京都所司代托人帶來一個消息，說謎樣人物神矢悠之丞可能是六條三位的嫡子。這消息非同小可，所以伊豆守聚精會神地看着神龍的舞姿。但在此場合，他又無法通知春日局，對於家光的問話，只有含糊帶過，佯裝不知情。他偷偷地瞄了一眼宗矩，可是宗矩却仍如往常一樣，坐在那兒直打瞌睡。

不久，猿樂在伊豆守不知所措的當兒，隨着歌曲的尾聲落幕了。

家光對此齣劇非常滿意，一直讚不絕口，待落幕後，他回頭看看賴宣，道：

「恐怕你的舞無法與那神龍媲美吧？」

「是的，也許將軍您也是望塵莫及吧！」

「你說得不錯！你知道扮演神龍的是誰嗎？」

「——水戶家好像沒有舞藝如此卓越的人，……那麼，會是誰呢？……該不會……」

「是誰？」

「將軍，你不要那麼急嘛！哈哈……想必您是很滿意嘍，恭喜！恭喜！」

「別胡扯！義直，你知道是誰嗎？」

「將軍，你認爲是誰呢？」

「我不知道！」

家光嘴角漾出曖昧的微笑，突然眼睛一亮，道：

「我倒想見見這個人的廬山眞面目！」

說罷，霍地從錦蓆上站了起來。他巴不得立刻見到在後臺卸好裝，換好衣服扮演龍神的舞者，但是，他又怕自己的輕率、失態被人取笑，只得假藉名目說：

「賴宣！義直！我替你們去看看他到底是誰吧！」

義直和賴宣互換了個眼色，心照不宣，他們對於家光的這套，已是司空見慣了。隨侍在旁的小童也連忙站起身來，但家光却示意他們留下，只帶着一個捧着佩刀的小童，大步地走了出去。

表演猿樂的地方是在二之丸書院，家光對此地的環境非常熟悉，他迫不及待地往後臺走去。當他正鬼鬼祟祟地探望後臺時，正好與從內急匆匆走出的賴房撞個正着。

「將軍，您到那兒去？」

「嗯……你所扮演的天女眞是唯妙唯肖，我是特地來恭賀你的——」

後臺的吹鼓手，突然見將軍大駕光臨，都忙不迭地伏

身參拜，有些侍衞則急忙想往內通報將軍駕臨的消息，家光却連忙阻止：

「不必了，是我自己跑來的，不必大事喧嘩！」

賴房暗自竊喜計劃成功，但表面却佯裝若無其事對家光說：

「你在這裏看不到的，還是跟我來吧！」

賴房用手示意家光跼在一扇門後。家光依計藏好，乃探頭向後臺望去。

恰巧這時女尼正在梳粧臺前卸裝，她將形容醜惡的神龍面具摘下，露出她姣好的面容。家光盯着她那豐腴的雙頰和白皙的皮膚，剃青的頭顱更引起他的遐思，家光不禁嚥了嚥口水。

她取下面具後，就有婢女從旁幫忙解開胸前的帶子。準備褪下裙子。

「……您覺得如何呢？」

站在背後的賴房，墊起脚尖在家光耳邊輕聲問道。

「嗯……」

家光依依不捨地離開後臺。

「我很滿意，賴房。」

「是！將軍，一切聽候您指示。」

「你好好安排安排吧！凡事都照你安排進行啦！」

賴房側頭沈思片刻道：

「那麼，明天晚上，如何？……」

「嗯……明天晚上……」

「是……」

猿樂結束後，衆人都至膳房進餐。松平伊豆趁着大夥紛亂入席時，悄悄地將京都所司代所傳來的密報，轉告春日局，並請示該採取何種行動。春日局回答：

「將軍對那名女子似乎很中意，我們暫且不要提這件事，等事後再想辦法吧！」

柳生但馬守宗矩在進餐時，始終保持緘默。通常，家光着手做一件大事時都會與家臣商量，或是私下探詢宗矩的意見。然而關於女尼之事，家光以爲宗矩必然知悉，而且宗矩在看猿樂時，所表現一副心不在焉，打瞌睡的樣子，家光認爲這件事已沒有問題，根本不注意宗矩的舉動。——家光事後才恍然大悟，宗矩所表的態度其實是一齣精彩的好戲，這是大家都無料及的事。

宗矩在宴會完畢，立即回到柳生莊，他在城中那副無精打采的樣子隨即爲生氣勃勃所取代，儼然成了另一個人。

「十兵衞！……十兵衞不在嗎？」

宗矩邊換衣服邊向侍女詢問十兵衞的行踪。

他換好衣服後，梨加才進來，跪在席上請安：

「您回來啦！」

「友矩還沒有回來？」

「是的，今早他從寬永寺回來的途中，派隨從送口信回來，說他又到別處去了……」

「嗯！」

宗矩盤膝坐下，呷了口茶，又問道：

「又十郎呢？」

「他在房裏看書。」

「等會兒我可能有事要和他商量，妳叫他等我一下，不要跑出去。」

十兵衞這時帶着複雜的笑容走進來。等梨加告退後，宗矩才問道：

「怎麼樣？你把小野玄人收拾掉了嗎？」

十兵衞一言不發，搖了搖頭。

「沒殺掉嗎？」

「房子的四周戒備森嚴，實在難以下手……」

「今天，六條卿的女兒已到江戶城了。……我想，衆目睽睽之下，是不能巧妙地使用『秘術』的；……」

宗矩似乎沒有聽到十兵衞的話，自言自語地說道。接着又說：

「爲了預防萬一，現在只得這麼做了。……還是叫又十郎去收拾他吧！」

「您是說，殺掉玄？……」

十兵衞聽到宗矩說這句話，感覺非常詫異。

「你跟又十郎一道去吧！記住！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此時，又十郎正好踏入房內，當他聽到父親交待的命令，紅潤的臉色乍時變得慘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現在可以自在地使用牙齒，全都歸功於小野玄人的卓越醫術，而當時宗矩也曾涕泗縱橫地感謝他的仁心仁術。如今，父親竟要他親手殺死恩人，怎不令他大驚失色？

「您眞的要我對他下手嗎？……」

「是！到目前爲止你尚未用眞刀眞劍的決鬪，否則無法成爲一個眞正的武士！去吧！你哥哥會將小野玄人引出，屆時，你再趁機下手！」宗矩冷冷地交待完畢，以眼示意十兵衞，催促他帶又十郎動身。

又十郎由家僕帶領，來到麴町小野玄人的住處時，已

是黃昏時分。十兵衞藏身在十字路轉角處，伺機以動。

玄人對於又十郎的來訪，感到非常意外，連忙請他入內上坐。

又十郎因心懷異軌，驚惶失措地拒絕玄人的邀請。玄人以爲又十郎是沒有向父親稟明行踪，偷偷地跑來，才會如此心神不寧。

「我馬上就要回去了。由於你的高明醫術，使得我的牙齒能活動自如，我今天是特地來道謝的。你陪我走一程，我們也好在路上聊聊。」

又十郎示意家僕將禮物交給玄人。玄人對於柳生家的人本來就懷有戒心，但他却完全信任又十郎，答應送他一程。小野玄人似乎心中早有預感，臨出門前，他囑咐妻子道：

「萬一我這次有個三長兩短，那便是柳生家所下的毒手。幸藏就拜託妳了，務必要他繼承我的衣鉢……」

小野玄人年方三十一歲，幸藏終不負所望，成爲名聞遐邇的牙醫——小野玄人二世。

玄人出了玄關，與又十郎由麴町的一丁目走向六丁目，十兵衞悄悄地跟在後面。

走到訓練騎射的調練場時，又十郎忽地一轉身，拔出長刀，沈痛地向玄人說道：

「玄人……請原諒我！」

語畢，一刀向前劈下。十兵衞亦現出身形，檔住他的去路。「原來……你們是要來殺我的！」

玄人大叫，歪歪斜斜地往旁一閃，躲過了又十郎的攻擊，一個踉蹌却跌坐地上。又十郎的手顫抖著。剛才揮出的第一刀却砍傷自己的脚趾。又十郎正待揮出第二刀，却發覺喉嚨哽塞，連「殺」都喊不出來。玄人見又十郎非置他於死地，於是閉著眼說：「你殺了我吧！」第二刀來勢洶洶，玄人本能地以手護頭，却聽得一聲慘叫，玄人的五隻手指已被砍斷。玄人驚魂未甫，第三刀又揮過他的鬢角，嚇得他連爬帶滾，倚著一棵大樹搖搖晃晃地站起來。玄人尚未站穩，又十郎的刀又迎面砍下，他連忙一閃，頭上的樹枝跟著銀光一閃，紛紛落地。玄人惡狠狠地盯著又十郎，氣喘吁吁地咬牙切齒道：

「你們這羣喪心病狂的東西！……」

又十郎舉起大刀，把心一橫——只聽得一聲淒厲的慘叫，劃破沈寂的黃昏，玄人已倚著樹幹，慢慢滑下來，慘死血泊中。

就在玄人氣絕的剎那——

「唉！來晚了一步！」

一條旋風似的黑影飛奔而來。

初夜

家光與女尼首遇，乃是在欣賞猿樂的第二天晚上，賴房事先和家光約好，午後六時左右在水戶家見面。

當晚，水戶莊準備好豐盛的筵席，由賴房親自迎接家光。家光一到，賴房便直衝著他笑個不停，暗示女尼已被說服。家光更是樂得閤不攏嘴。

家光由賴房引導，進入飯廳。家光是由松平筑前守、伊豆守、立花飛驒守陪同前來。

用膳後，有個女官捧了一束紅槿花走來。家光接過，將花插在竹筒中。休息了一會兒，才換上長褲到書院去。

賴房在此地也備有酒菜，以爲祝賀。

賴房爲了助興，還特意安排三齣猿樂：「白樂天。」、「楊貴妃」和「鵜」，家光一時興起，叫喜多七大夫也演一齣「柏崎」。正當酒宴和猿樂進行得正熱鬧時，英勝院向家光獻上鏤刻精緻的燭臺，以示慶賀。英勝院是家康以前的寵妃，因爲沒有生下一男半女，爲遂家光心願，乃收賴房爲養子。後因失寵，家康便將她賜給松平右衞門大夫正綱爲妻。但是她對這位丈夫頗爲不滿，不久，家康只好又將她收回身旁。——這說服女尼的工作，就是由這位五十八歲的英勝院擔任的。

「再過一會兒，一切就準備好了，你就可以慢慢地——」

英勝院敬酒時，對家光曖昧地一笑。她雖已年過半百，但仍有幾許風韻，她這麼一笑，反而使得家光不知所措，只得顧左而言他：

「很高興見到您老人家身體安泰。」

說罷，將手中的酒一仰而盡。這時，一個叫常盤，專門服侍英勝院的老嫗，走進書院，附在英勝院耳旁嘀咕了一陣。

英勝院聽完，又衝著家光曖昧地一笑。

家光耳根頓時熱了起來。

這時的家光，年三十二，正值壯年。

於是，在常盤和一名執燭臺的侍女引導下，穿過長廊。書院中的猿樂還繼續進行著，鼓笛聲逐漸地遠去。家光身後跟著兩個捧長刀的和負責守衞的侍童。待他們由長廊轉出，業已來到一個掛著竹簾，佈置幽雅的房間，裏面還隱約透出昏黃色的燈光。——這就是家光和女尼的睡房。

這房間約有二十個榻榻米大，前面隔出一間十二榻榻米大小的侍衞房，房內各點著一支蚊香。帶路的常盤和侍女走到侍衞房便停下，向家光伏身行禮，而家光則領二名侍童往內走去。

女尼粉頸低垂，跪坐在房間中央，穿著一件薄衣衫。在她面前整齊地舖著鵝黃色的絲被，和兩個繡工精緻的枕頭，一旁則疊著五、六個男人用的枕頭。依照禮節，將軍每次如廁後必須更換一次枕頭。就一個妃子來說，能使將軍更換枕頭的次數頻增，即表示她能獲得將軍的歡欣，也就是這個妃子的驕傲。

昏黃的燈光映著女尼細白的皮膚和酡紅的臉龐，更添幾分嫵媚。家光走到她面前，低頭向下看，女尼更形緊張，頭垂得更低，雙肩也在微微地顫抖。從她那寬鬆的衣領中，隱隱約約可見豐滿的酥胸，正在上下地抖盪著。

「妳——怕我嗎？……」

家光嚥了嚥口水問道。語調因興奮而顯得有些沙啞。

女尼默默地搖搖頭。

「那麼，把頭抬起來……」

家光激動地說。但是，女尼的頭低得更低了，他看了女尼不勝嬌羞的模樣，忍不住又嚥了嚥口水。

兩個侍童在家光背後一直都未離開。一個雙手捧著他的佩刀，另一個則伏身地上，聽候差遣。這時，家光突然回過頭來道：

「——可以開始了。」

侍童恭敬地應聲後，捧著佩刀的侍童低著頭，慢慢走進房間把佩刀放在刀架上。這時，家光開始寬衣解帶，另一個侍童趨前將家光的衣服依序疊好，放在衣櫃裡，再用一塊紫色的布覆蓋在上面。放好佩刀的侍童則適時取來家光栗色緞子的睡袍。

女尼一直低著頭，如石雕般地跪坐在原處。

家光穿好睡袍，一個侍童依照習慣，要把方形罩燈拿到房外，却被家光低聲制止。侍童就將燈放置在枕頭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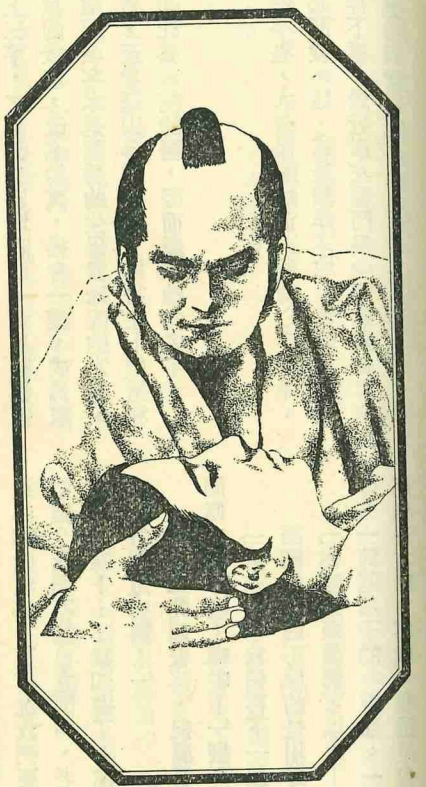
兩個侍童恭敬地行完禮，低著頭退至走廊外，剛才擎燈引路的侍女也悄然告退了。不久，常盤捧著一個精緻的酒盤進來。

「好了，妳快到將軍的身邊去吧！」

常盤拉著女尼顫抖的雙手，將她帶到端坐在枕頭旁家光的身邊，然後捧上兩盅交杯酒。

女尼雖然年僅十六，但已發育成熟，直到常盤遞給她酒時，她一直未抬起過頭。她端起酒杯，先是輕輕在唇沿一沾，隨即一仰而盡，她豐腴的兩頰，血色已逐漸消退，然而，家光的臉却因興奮而脹得通紅。

負責守衞的侍童等常盤退出後，則背向紙門，跪坐終夜。但常盤並未離去，她是受英勝院的囑咐守在走廊，爲預防萬一發生。因此，常盤只得坐在走廊，克盡職守。



「……妳叫什麼名字？」

家光輕輕握住女尼的手。

「我叫梅子……」

女尼的聲音小得像蚊子叫。不施胭脂的臉，顯得格外迷人，雙唇抿得緊緊的。

「梅子，到我身邊來！」

「是……」

梅子冷不防被家光一拉，整個人就倒在他懷裏。男人的手從她寬鬆的衣襟伸進去，少女不禁抽搐了一下，緊閉著雙眼，吐出了一口氣。

她衣服的下擺散開了，露出細膩白皙的大腿，她不安地挪動一下身體，全身散發出少女特有的馥郁芳香。家光將手伸入梅子的腋下，輕輕地將她按倒，自己再慢慢躺下，身旁的燈光也隨之晃動了幾下。

這時，在外的侍童察覺裏面已進入情況，於是躡手躡

脚地進去，跪在地上，將他們兩人穿的白襪輕輕褪下，再悄悄退回侍衞房，背著紙門，一手抱著刀，一手曲肱枕頭，睡將起來。

在走廊上的常盤，豎起耳朵傾聽房內的動靜，待她確定一切都穩當時，就回到英勝院處報告。

翌日，賴房又把家光的侍童偷偷叫來，詢問昨夜的情形，侍童笑著回答：

「將軍好像很滿意，他還不斷地向女尼表示愛慕之意，兩人纏綿了整夜，一直到天快亮時，將軍共換了兩次枕頭……」

家光直到日上三竿，才滿面春風地回城。女尼即日還俗，搬進千代田城的後宮，改名於萬，搖身一變，成爲家光的妃子。於萬這個名字本是賴房的生母養珠院的本名，她因婚後久未生育，至身延山參拜求子，終於生下賴房和賴宣二子。女尼想託養珠院的福，因而繼承她的名字。

三日後。

由於天氣悶熱不堪，大久保家的浪人個個心浮氣燥。三三兩兩聚在一起閒發牢騷，或是懶洋洋地歪著頭打瞌睡，還有的則和同伴下棋。最近彥左衞門很少請這羣食客飽以老酒，大家都覺得異常納悶。

「老太爺最近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呢？」

「老太爺啊？他實在太老啦！他總以爲自己還很年輕，但我看這麼悶熱的天氣，他也是力不從心嘍！」

「不是吧！我覺得情形不對！」

「喔！……你是指神矢的事嗎？」

「嗯！是啊！他官架子還沒擺足十天就被辭退了，難怪老太爺會生氣！」

「又不是被你辭退的，你就心什麼？反正他最欣賞神矢，現在回來還可以跟他作伴，高興都來不及呢！」

「唉！你怎麼這麼糊塗！神矢這麼優秀的人，仕官之途都如此坎坷，更何況我們要求發達之日，豈不是比登天還難？我們不能自立門戶，老太爺怎麼高興得起來？」

「喔！……我知道了，你以前一定做過管帳的，算盤才會打得這麼精！」

冷笑聲此起彼落，但聲音却顯得無精打采。隔壁的房間傳來「嘩啦！嘩啦！」撥弄棋子的聲音。

「來來來！我們再下一盤，重新比過！」

語調中微露不服的是川野黎左衞門。

「你想玩幾盤都可以——」對方不疾不徐地答道。又傳來一陣選棋子的吵雜聲。「我看還是先休息一下吧！否則你沒有精力應戰，我還是會……」

「哼！話別說得太早！看我這次不把你殺得片甲不留！」

棋聲又響了起來，雙方又開始交戰。

「那個聲音很陌生，你認識那個人嗎？」

「川野的對手啊？……他說他叫印南。」

「新來的嗎？」

「是啊！」

「嗯！我倒要瞧瞧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被稱爲「管帳的」的浪人拿起靠在牆角的佩刀，走到走廊，探頭望了望。那個叫印南的浪人，體型矮肥，皮膚很白，鬍子也剃得很乾淨，不像浪人，倒有幾分像小孩。

「咦？這個人好面熟……」

「管帳的」爲證實自己的確見過，就站在門口直盯著印南。印南恰巧抬起頭來，四目交接，兩人連忙移開視線，裝作若無其事。

房裏有兩三個浪人在圍觀，川野黎左衞門背對門而坐，手中把玩著棋子，半晌才下了一步棋。

（不錯！這個人我的確見過……）

可是對方的表現却像是素昧平生的人，「管帳的」不解地又回到隔壁的房間。

「那個新來叫印南的人，有沒有提過他是備前出身的？」

「我不知道。——你認識他嗎？」

「我也不太確定，但是……」

「管帳的」邊說邊搖頭，又靠著牆懶洋洋地坐下來。

一陣蟬聲突然在寂靜的院中響了起來。

「唉！爲什麼老是不下雨呢？」

不知是誰突然在死寂的空氣中冒出一句。

這時，睡在最裏面的一個浪人忽地爬起來，很不客氣地抬了抬下巴指著放在他脚邊的一把刀說：

「把這東西拿開！」

這個人是多三郎。

刀主望望多三郎，大氣不吭地挪開了刀。

「這把刀由你帶著實在是糟蹋了，不過，你還是好好保存吧！」

說罷，大搖大擺地走向庭院。

「喂！大月，馬上就要開飯囉！」

有人在背後怪叫，調侃多三郎，立刻引得哄堂大笑。

正當大夥樂不可支的當兒，厨房傳來一陣木板敲打聲，通知吃飯的時刻已到。

「第一組、第二組來端飯——」

女佣扯開嗓門叫道。大久保家立刻又恢復了生氣勃勃

的樣子。

「我們先暫停一下吧！……」

川野黎左衛門依依不捨地放下圍棋子，一把抓住放在旁邊的佩刀，起身推開觀棋的浪人，衝向飯廳，就在走近飯廳時，才裝作若無其事似的，慢步盪了進去。

這天，坐在黎左衛門旁邊的是悠之丞，再隔一個位置，就是剛才與川野對奕的印南。

自從悠之丞失意的回到大久保家後，一直鬱鬱寡歡，所以大家對他都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黎左衛門今天也是第一次見到他。

「嘿！好久不見啦！」

悠之丞並沒有什麼尷尬的表情，只是露出和往常一樣溫文的笑容，不說一句話。

黎左衛門自討沒趣地轉過頭，對印南說：

「你要記住我們下了幾手，待會兒吃飽我們再繼續較量。」

「管帳的」坐在旁邊一桌，正好斜對著印南。他邊吃飯，邊偷偷地打量印南，時而被來往的女佣擋住，就歪着頭來看個清楚。

這時，多三郎從門口進來，繞過正在狼吞虎嚥的浪人們，走到悠之丞的身旁，彎腰附耳道：

「有一個人想和你見面，你跟我到後院來好嗎？」

練武

悠之丞跟著多三郎來到後院，看見有一個女子背對他們站在紅繡珠花花叢前，悠之丞非常驚訝，停下來望望多三郎說：

「怎麼回事？這個女人我又不認識。」

多三郎瞥了那個女子的背影一眼，低聲解釋道：

「剛才我走到門口，被她攔住，說要見你，我只好把她帶到這兒等你啦！」

那個女子聽到他們的聲音，緩緩轉過身來。她年約二十一、二歲，一看就知道好像在宮中當過女官。

「啊！……」

悠之丞和那名女子同聲低呼。

「道長少爺！……」

女人跟跟蹌蹌地跑過來。

悠之丞楞了半晌，才開顏笑道：

「桔梗？」

一旁的多三郎見狀，立刻知趣地說：

「你們在這裏慢慢談吧！」

聽到這句話，悠之丞才如大夢初醒般，察覺到多三郎的存在。多三郎回頭和悅地望了他們一眼，立刻消失在繡球花叢的轉角處。

悠之丞目送多三郎的身影離去後，才回頭問道：

「……妳什麼時候來的？」

「四、五天前。」

「父親還好嗎？」

「他很好……」

這時，停在百日紅樹幹上的一隻蟬，突然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鳴聲。那個叫桔梗的女子，以深青地眼光上下打量著悠之丞，然後淚光閃閃，哽咽地說：

「看你這身寒酸的打扮……如果被大納言大人看到的話……」

「妳不用耽心，我很好……妳怎麼會到這裏來？有什麼事嗎？」

「我是慶光院的侍女，這次是隨她來的。」

「是爲了六條家公主的事嗎？」

桔梗點點頭。

「喔！原來如此……」

耀眼的陽光從層層的葉縫中瀉下，照在悠之丞的臉上

，斑駁的陰影隨着微風的吹動，在他的臉上跳躍不定。

「六條家公主本來住在水戶莊的，可是前天突然還俗了。」

「……」

「公主本來也是爲了想見道長少爺，才答應到江戶來的，但是不知怎麼回事，經不過春日局的一再慫恿，却進了千代田城的後宮，我眞替她可惜。」

沈寂片刻的蟬聲又再度響起。

「妳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悠之丞故意岔開話題問道。

「昨天傍晚，我一個人走在街上，突然有個衣衫襤褸的和尚叫住我，告訴我『如果要找悠之丞，就到柳生家去問問看。』我覺得很奇怪，所以——」

「妳去了柳生家嗎？」

「去啦！但是他們又說你到這裏來了。」

「是誰告訴你的？」

「好像是柳生家的門徒……」

忽聽得沙沙一陣聲響，有人推開茂盛的繡球花叢，走了過來，原來是彥左衞門。

「喔！是老太爺！」

悠之丞驚覺地回頭看，發現是彥左衞門，才安下心來笑着打招呼。

然而，彥左衞門却板着臉，緊鎖雙眉，很不滿意地瞪着桔梗道：

「今天大概是熱過頭了吧！悠之丞，你怎麼這麼放肆，躲在後院跟別人卿卿我我！」

彥左衞門大聲咆哮道。他衣着整齊，大概是剛進城晉見家光回來，和家光發生齟齬，心中不痛快，回來就找人出氣吧！

隨着彥左衞門來的是多三郎，他一直面露笑容跟在後面。

桔梗聽到彥左衞門見面就不分青紅皂白的辱罵悠之丞一頓，氣得臉脹得通紅，以他這種平民出身的身分，憑什麼罵一個出身尊貴的少爺？於是桔梗僵着聲音問道：

「——你就是大久保大人嗎？」

悠之丞看到桔梗臉色已變，連忙擋在中間解釋道：

「老太爺說的不錯，是我不好——可是實際上她是和我從小一起……」

「我不要聽！」

彥左衞門氣鼓鼓地打斷悠之丞的話。就在這個時候，樹上有隻蟬「嘰——」的叫了一聲，撒了泡尿，振翅飛走。這泡尿正好不偏不倚地掉在彥左衞門的鼻子上，更把彥

左衞門弄得火冒三丈。

多三郎仍然面露微笑地站在一旁，但他却目不轉睛地觀察桔梗的一舉一動。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這裏住着那麼多血氣方剛的浪人，若他們看到女人，可能會引起騷動，你們要親熱，還是換個地方吧！」

「不必啦！我們只是好久沒見面，現在見了面，說幾句話她馬上就走了。」

「喔！——」彥左衞門臉色緩和下來，「我是爲你們着想，如果你們在屋後談心，談多久我都不會在意的，但是，萬一在這裏被人撞見——」

彥左衞門說這話時，瞟桔梗一眼，好像是衝着她說的。他瞇起雙眼，不住地打量眼前這個氣得臉色發青的溫柔女孩，心中暗忖，不知她和悠之丞是什麼關係？

悠之丞察覺到彥左衞門已誤會自己和桔梗的關係，他不敢違背老太爺的意思，只得苦笑道：

「好吧！我們就照你的意思——」

說着，以眼示意桔梗。

「好熱！今天怎麼這麼熱！」

在薄暮中，彥左衞門展開扇子拼命搧風，正欲轉身離去，忽見多三郎仍站在一旁，便很詫異地問道：

「——多三郎，你在幹什麼？」

「我還有事要和悠之丞談……」

「開什麼玩笑！你一個男人家在這裏多掃興，還是跟我走吧！」

彥左衞門拼命朝多三郎眨眼，可是多三郎却毫不理睬地說道：

「老太爺！你先回去吧！我眞的有事——」

彥左衞門滿腹狐疑地瞪着多三郎。

「悠之丞，我想問你一件事……」

多三郎把視線調向桔梗。「這個女人，是不是曾服侍過於四之局？」

話剛出口，悠之丞、桔梗、彥左衞門三人不禁面面相覷，這的確是個一針見血的問題。

「眞不愧是霞派忍者。……」

只有悠之丞立刻恢復鎭定的神色，慢條斯理道：

「我很欽佩你的觀察力，她實際上是我同父異母的妹妹……」

「嗄？」

多三郎愣然呆立，接着問道：

「難道你就是中之院大納言卿的兒子？」

「是的。」

「那……你應該知道原本在藪左中將嗣長手中的武藝帳，現在在何處囉？」

「——不錯！」

「告訴我，悠之丞，武藝帳到底在那裏，快告訴我！」

多三郎迫不及待的追問着。

「什麼？……」

悠之丞臉色稍變一下，隨即又皮笑肉不笑地說道：

「剛剛還在說你不愧爲霞派忍者——。你既然連於四之局的事都瞭若指掌，都麼這些事該瞞不了你才對啊！哈哈……老太爺，天色不早了，你的衣服還沒有換下來，會更熱喔！這兒的事您不必管了，先回去吧！我隨後就來——」

悠之丞向彥左衞門眨眨眼，示意他離去。彥左衞門像個機器人，手中拿把扇子靠在胸前，愣愣地站在原地，直聽到悠之丞的話，才恢復神智說：

「喔！——那我先回去了。……多三郎，你也快進來吧！免得被蚊子釘得滿身是疱——什麼鬼天氣，熱死我了。」

彥左衞門搖着扇子離開，悠之丞也帶着枯梗從後門隱去。

只有多三郎一人呆立在原地，不知在低頭想些什麼。天已經全暗了，將院中白色的繡球花襯得更耀眼、美麗。過了許久，有個人從花叢中將一個小藥盒擲到多三郎的脚邊。

柳生但馬守是將軍家的武術指導，每月三號都要上城指導家光習武。通常都是由柳生門下的高足木村助九郎與家光練習對打。

話說又十郎在十兵衞的協助下殺死小野玄人，當時所帶的家臣，就是木村助九郎。就在小野玄人斷氣的瞬間，有個武士如旋風般地衝過來，砍傷了木村助九郎，然而自己却也無法躲過十兵衞迅雷疾風的一擊，手臂也掛了彩。

但十兵衞當時却很洩氣地說：

「大概只是輕傷而已！」

「那個武士是什麼人？」

宗矩很緊張地問道。

「能將木村傷成那樣的人，我想不是多三郎，就是千四郎。」

十兵衞苦笑道。以十兵衞當時凌厲的一擊，而只是傷到對方的毛髮，可見對方必定是個武藝與十兵衞不相上下的高手。

而今助九郎若以掛彩之身再進城與將軍練武，就是大不敬。於是，這天宗矩決定以友矩代替助九郎，進城與家光練武。途中，宗矩叮嚀道：

「你心裏先要有準備，我今天可能會向將軍請求，讓他准許你入京一趟。」

「到京都去？……那麼今天從各地來的……」

「和浮月齋決鬪的事？……這與你無關！」

「嗄？」友矩面露不解。

「對方是新陰流的高手。助九郎被砍傷就是個最好的例子。你絕不是人家的對手，去了也只是徒增麻煩而已。」

家光將軍的練武場在白書院。友矩準備就緒，端坐一旁，等候家光的來臨。宗矩並不要準備，他只須在練武前矯正一下家光持木刀的姿勢和檢查配備即可。

家光一身武裝打扮走了進來。宗矩趨身行禮道：

「今天因爲要教將軍三招奧秘的刀法，所以要請其他的人退下。」

「什麼？要教我奧秘的刀法？」

「是的，將軍。」

「好極了！」家光喜孜孜地對侍衞說：「你們都退下吧！」

再轉頭對宗矩道：

「好！但馬，你開始教我吧！」

家光舉起木刀，擺好姿勢，才發現站在自己對面的不是助九郎，而是宗矩之子友矩。

「哦！難怪你今天帶友矩來。嗯！很好很好！」

家光以爲宗矩是因爲這幾招刀法的奧秘是不可任意洩露的，因此與他對打的任務才改由友矩擔任。他不禁莞爾一笑。然而，家光最近因與女尼如膠似漆，房事頻頻，元氣大傷，臉色顯得十分蒼白。

宗矩望了望家光，對友矩說：

「友矩，你好久沒和將軍對練了，今天，我要教將軍『序之太刀』、『破之太刀』、『翁陰之刀』三招刀法，你可要好好地和將軍對打，不得疏忽。」

「是！」

友矩恭敬地向家光一行禮：

「請！」

友矩測好距離，站定，擺好姿勢說道：

「那我們就從『序之太刀』的『三學』開始吧！」

家光應了一聲，將刀重新握好。

兩人所執之木刀均長三尺三寸，刀柄的直徑約一寸餘

，刀身寬約七分，是枇杷木做的。通常木刀皆以樫木所製，但枇杷刀較硬，木刀互擊時不易凹陷，故以紅樫製品最佳。柳生流的木刀，刀尖不圓，有些像劍，由刀的中背至刀双處是圓的，因爲刀身太薄，互擊相碰時較爲不利。

「序之太刀」亦名「一刀兩段」，其同意在於一刀揮出，必能將對方斬成兩段，可見其刀法的凌厲。

「破之太刀」又名「九個必勝」，必勝之「必」卽爲秘密之「秘」。其意與敵方對立時，要將身形藏之於刀後，必須隨着刀身移動，切不可暴露身形於外，予以敵可乘之機，此卽爲必勝之道。

再者，「翁陰之刀」亦名「捷徑之太刀」。徑卽小路之意。其要訣是當敵方埋伏小徑，伺機攻擊時，把握對方舉刀過頭，空門大開的破綻，當對手劈刀而下之際，徒手奪下敵人的武器，反劣勢爲優勢，但這招並非刀法，而是徒手禦身之術。

宗矩卽令友矩與家光對練時，將此三種刀法的秘訣傳授給家光，而宗矩則在一旁，趁其空門大開，便大喊一聲：「暫停！」很不客氣地以扇子敲打他的手部和膝蓋，指出他的破綻。

這次雖說是傳授柳生流的刀法秘密，但宗矩却要求得比平常更爲嚴格，不多時，家光已累得氣喘如牛，宗矩仍毫不放鬆。

「都是因爲你太不認眞，所以無法讓將軍抓住竅門！」

宗矩指桑罵槐地罵着友矩道。

直到要傳授「翁陰之刀」時，家光已是汗流夾背，上氣不接下氣，臉色蒼白，唇色盡失，似乎隨時都有倒下的可能。然而家光却不罷休，一心一意地想將這三招刀法學會。但刀法的奧秘需冷靜地體會，家光如此心浮氣燥，也只能收事倍功半之效。

正當家光練得起勁之際，宗矩突然大喊：

「好了！今天練到此爲止！」

語畢，便順手以紙扇向家光揮下的木刀一敲，家光一鬆手，木刀滾落地上。

「但、但馬，我還沒學會，你怎麼就把我的刀打落了？……再、再來一次吧！」

「不！您太累了！今天就練到此吧！況且這也不是今天非學會不可呀！同時——」

宗矩不知在想什麼，說着就伏身跪在家光面前，深深地行個禮。

遜位

「我想懇求將軍一件事……」

「什麼事？」

「不知將軍您是否聽說過有關我們柳生家祖傳的武藝帳這件事？」

「？——」

家光以爲宗矩是要教他劍術之理，但沒想到他竟莫名其妙地冒出這麼句話，頗感意外地皺了皺眉道：

「武藝帳是什麼？我沒聽說過！」

「那您可知道在寬永六年八月，三之宮誕生後，先帝遜位，宮中所流傳的一些事情？」

「不知道！」

「那麼……」

宗矩抬起頭來，以銳利的眼神盯着家光說：

「……將中之院權大納言通村卿禁閉在寬永寺的命令，將軍知道嗎？」

「中之院？……」

家光更感到奇怪，他不解地問道：

「中之院的事我倒是常聽家臣們談起，可是，這和你所提，武藝帳又有什麼關係呢？」

宗矩問了一連串的問題，目的就是要試探家光對武藝帳的秘密究竟瞭解多少，當他發覺家光竟是一問三不知時，頓然安心下來，露出得意的笑容。只有一旁的友矩，知道父親在打什麼主意。

宗矩向前挪了一步，又說：

「自從皇太子素鵝宮誕生後，京都城就鬧的滿城風雨，謠言四起。先父石舟齋所遺留下的武藝帳，上面只是記載直門弟子的姓名而已，這和京都的謠言全不相符，但俗語說：無風不起浪。我想這其中必有我們所不知的原因，爲了幕府的安全和爲要澄清我們柳生家的不白之寃，我想讓友矩到京都去查明究竟，希望將軍能答應我這個請求——」

「你立想派友矩去探聽宮中的情形？」

「是的，臣下正是此意。」

「但馬——」

家光的臉上掠過一絲不悅：

「你是不是有事瞞著我？」

「沒有，絕對沒有！」

「你不要騙我！前些日子我納六條三位之女爲妃，完全是奶媽替我安排的。我只是想要個孩子，並非是好色之徒。——也許你很看不慣這件事，但只要她一懷孕，什麼事都結束了，你要體諒我的苦衷——。」

「您別這麼說，我怎麼會……」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一聽到謠言，就立刻要派友矩到京都去調查呢？十兵衞不是在那裏嗎？像你這樣的人物，人雖在江戶，但對京都的事都瞭如指掌啊！」

「是的，可是……」

「還是你要友矩到京都去是別有企圖？你得告訴我，我才能決定是否能讓友矩去！宗矩，你說吧！」

練武場的光線並不充足，再加上剛才將其他的人屏退，門窗都關上，更顯得昏暗。宗矩一直都低著頭跪在地上，家光根本見不到他臉上的表情。

「請您相信我，我除了要查明謠言的起因之外，並沒有其他任何意圖，更何況——十兵衞前幾天已回到江戶……」

「什麼？十兵衞回來了？……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

「我很懷念他……他眞的回來了嗎？」

家光若有所思地望着遠處，接着說：

「你說的謠言，是不是十兵衞向你報告的？」

「是的！」

「——嗯！那麼他可能已調查過六條三位的身世了——好吧！我准許友矩到京都去！」

「謝謝將軍！」

「另外，你回去告訴十兵衞，叫他今晚潛入我的房間，我會等他！」

「？——」

「我好久沒有欣賞到他高明的武術了，今晚我會特別下令要侍衞們嚴加戒備。如果他能通過森嚴的戒備，我會很高興接見他，順便聽聽現在鬧得京都滿城風雨的謠言是什麼！」

「是……我回去立刻將您的旨意轉告十兵衞——」

可是那天夜裏，十兵衞並沒潛入將軍府。

宗矩從江戶回到家裏，立刻一五一十地將經過告訴十兵衞。

「想不到您也會……」

十兵衞苦笑搖頭道。原來京都鬧謠言一事，全是宗矩憑空杜撰的。

然而宗矩却一本正經道：

「借用你的名字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十兵衞——友矩，你也過來一起聽吧！不錯，的確是有人暗中在調查武藝帳，但不是浮月齋那一夥的人，而是幕府中的人。」

「嗄？幕府中的人？」

十兵衞臉色驟變。友矩從未見過哥哥如此驚惶失色過。他不了解武藝帳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爲什麼父親和哥哥神色如此凝重——他以懷疑和好奇的眼光看看他們二人，不解地問道：

「到底武藝帳是什麼？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嗎？」

「——我想，現在是跟你們說明的時候了！」

宗矩低低地，像呻吟般地吐出這句話，抬頭望了一眼十兵衞，沉思片刻，才慢慢道出這段鮮爲人知的大秘密。

這件事要從秀忠之女興子入內，生下二之宮昭子內親王時說起——

前文曾敍述幕府爲鞏固秀忠之女的地位，嚴加限制天皇的行動，不讓他與其他女子從往過密，而興子果不負幕府所望，於元和九年十二月產下皇女二之宮。又於寬永三年十一月生下皇太子，稱爲高仁親王。

德川幕府得知此一消息，不啻喜從天降，歡欣鼓舞，立刻着手準備高仁親王成人後登太子位的各項事宜。秀忠聞此喜訊，立即與家光先後入京親謁天皇，以誌賀意。秀忠並邀請後水尾天皇、中宮、皇子、皇女臨幸二條城。當天皇一行人浩浩蕩蕩來到二條城時，前將軍秀忠和家光，各諸侯和文武百官都至城門前恭迎大駕。二條城修築之壯觀，可謂前所未有。聽說後來的日光東照宮，就是模仿當時華麗莊嚴的二條城所建。

就在此時，有「黑衣宰相」之稱的天海法師和金地院崇傳，爲了迎接後水尾天皇幸臨二條城之事，奉幕府之命赴京都與武家傳奏、所司代（註）板倉重宗等人，進行數次洽談，崇傳突然有個令他棘手的問題，不知該如何處理，就是關於淨土宗的上人號賜封，以及京都大德寺派、妙心寺派僧侶的地位問題，即天皇是否該准許沙門穿紫衣的問題。

（所司代爲德川幕府時代之官名，全國僅一名駐於京都，專門監視天皇。）

紫衣僧侶所擁有的地位極尊，寺院的住持須德高望衆方可獲此殊榮。但因值亂世，這些規定已被破壞無遺，甚至有些道行不高的僧侶可以重金購得住持之位，反之，若德高望重的貧僧，則與住持絕緣。上人號的賜封亦同如此徒具形式，雖然在智恩院和淨土宗獲得上人號的有四個院，但此時學問和德行已是其次的問題，只要有錢，一切均可迎刃而解。崇傳有鑑於此，便定「寺院法度」以爲匡正

。

然而，崇傳心胸狹窄，嫉妒心重，由於「寺院法度」是他所擬定，當他抵達京都，發現許多住持都擁有紫衣之位，權勢至尊，乃利用自己的職權，向大德寺派、妙心寺派獲有紫衣之位的僧侶，詢問其獲得紫衣的原因。結果，幾乎所有的僧侶皆是以不法手段獲得紫衣之位。崇傳立即回到江戶向幕府報告，並將那些僧侶的年齡、功德、及獲得天皇敕許的原因列成名單，奏請幕府予以處分。

幕府所持之態度，是認爲事態嚴重，不得不重視此一問題。而幕府當初亦曾向朝廷提出「沙門若非年齡、學識和參禪等皆備，不得輕言升級」。但「寺院法度」設立不出數年，朝廷即不依此法，任意升任僧侶爲紫衣之級，無非是與幕府作對。幕府爲先發制人，即令所司代將所有違反法例而獲紫衣者，全降爲原職。

姑且不論其他的寺院，單就大德寺和妙心寺二派的紫衣僧侶，都曾接獲天皇的諭旨。若所司代執行幕府的命令，無非是與萬乘天子的聖旨相抵觸，此爲前所未有的事。武家傳奏以犯上之罪罪不可當，不肯答應所司代之要求，但所司代却以德川秀忠作爲後盾，強迫其實行，武家傳奏別無他法，只得將此事奏明天皇。

天皇對於幕府此種公然僭越的行爲極爲不滿。天皇所下之聖旨，無論對與否，皆須貫徹到底，絕不可收回或更改，以維持其尊嚴。而今幕府居然做出此種極爲悖逆之事，對於至尊的天皇猶如奇恥大辱。後水尾天皇終於在氣憤之餘，忍無可忍地向羣臣宣佈：

「實在太沒面子了！我這個皇帝也不想當了！」

幕府得知天皇想讓位給高仁親王時，雀躍異常。因爲年僅三歲的高仁親王登基，政權必定落在外戚德川家的手中，無疑是伸張幕府的氣燄。當幕府一獲得天皇遜位的消息，立刻着手建造天皇遜位後的府邸，做遜位和登基的準備。

「你知道了吧？友矩，寬永五年時你已經長大了，應該沒有忘記高仁親王暴斃的事……」

「什麼……那高仁親王的死是……」

友矩大驚失色，話說一半便靜若寒蟬。宗矩面色凝重地點點頭道：

「皇上的命令焉能不從？我們柳生一族，雖以兵法立足於世，但我們的遠祖則是出身與朝廷關係深遠的春日神職，所以理當效忠皇室，這一點你該牢記在心！」

宗矩深深嘆了口氣，繼續敍述：

——正當幕府與高采烈地爲後水尾天皇建造府邸之際，突然接到高仁親王病重的惡耗。這一驚非同小可，幕府立即派御醫替親王診治，並要所司代板倉重宗晝夜不分守在中宮（高仁親王的住所），時時向江戶報告親王的病況。朝廷諸公卿大臣則日夜不息的進出探病，使得宮中上下一片混亂。然而，高仁終在寬永五年五月十六日撒手人寰。遜位之事也就此擱置下來。

幕府非常失望，他們心想說不定天皇正幸災樂禍地笑着看幕府白忙一場，然而幕府却始料未及，天皇遜位的心意反而更加堅定。因爲幕府過於專橫跋扈，甚至將天皇從前寵愛的妃子於四之局逐出後宮。天皇便有意將皇位讓給皇女一之宮，自己無意再管理朝政。

幕府對天皇的決定驚愕不已，以百年來已無女皇繼位爲由，強行阻止天皇遜位，其實幕府是期盼第二位皇子的誕生。

高仁親王薨時，女御已身懷六甲，但終不負幕府所望，於寬永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下第二皇子若宮。——天皇亦洞悉幕府之陰謀，爲不使幕府得逞，即密令刺客於第二皇太子出世不久，將其殺害。若宮成了朝廷與幕府明爭暗鬪的犧牲品。

幕府眼見兩位皇子相繼夭折，只有自認倒霉，再繼續等待時機來臨。寬永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女御再產下一皇女三之宮。——至今，這位皇女平安無事地活着——

「你了解了吧？」

「是的。……」

「就這樣，一之宮成爲內親王，再登基爲女皇。這些都是幕府一手包辦，當時，女皇不過才七歲。」

「……」

「當然，若天皇沒有遜位的決心，縱使幕府再跋扈，也不能逼迫天皇遜位。幕府中並非無明辨是非之士，他們也不能容忍幕府的胡作非爲。因此，天皇之所以決意遜位，乃是由於春日局的煽動！」

「……」

友矩默然無語。宗矩的神態和語調業由激動轉爲冷靜，唇角又浮起一抹慣有的冷笑。

由於女御生下的是皇女，秀忠焦急異常，恐天皇改變遜位的心意，遂派春日局進京晉謁天皇。表面上，春日局是向天皇請安，事實上她却是藉機刺激天皇，促其早日遜位。春日局手腕圓滑，不費吹灰之力便圓滿達成任務。

春日局以一個武家侍婢的身份進宮拜謁天皇，是史上僅所未有的事，但春日局不畏宮中禁例，終以三條西實枝之妹的身份進入宮中。她在勸說之餘還竭盡所能的諷刺天皇的寵妃御匣之局，即左大臣隆致之女。

天皇由於春日局的煽動和外在的壓力，在召見春日局

後未滿三十天，便宣佈退位。朝野得知皆大感震驚，自古以來，從未有如此草率遜位之事，都議論紛紛。事先知道天皇即將遜位的只有右大臣二條康道和中之院大納言通村二人。——幕府抓住此一把柄，大肆抨擊二人雖身拜朝中大臣，却不盡職責力勸天皇不可意氣用事，皇女年僅七歲不能管理朝政，全是二人的失職。並將中之院招至江戶，當面譴責道：

「你既然知道天皇即將遜位，爲何不通知幕府？」

中之院答：「天皇曾面諭不可洩漏，爲臣怎敢違抗聖旨？」

「你不必強辯！你不是曾與幕府約法三章，無論宮中大小事件，均要向幕府報告嗎？」

幕府更進一步詰問道。中之院却正容答道：

「我乃朝廷官吏，天皇的諭旨絕不可違抗，我雖與幕府約法三章，但不能洩漏之事仍是無法奉告！」

江戶大會合

友矩聽到此處，臉色已是一片慘白。

他雖然不知道以「後水尾天皇勅使」到江戶，在跋扈的幕府前凜然回答問題的中之院大納言就是神矢悠之丞的父親，且當時幕府對於中之院的態度非常不滿，遂以「窺視朝廷法紀」爲罪名，却處以極刑。但友矩仍記得後來還是宗矩向幕府求情，免其一死，改終身禁錮寬永寺，中之院大納言才得以保全性命。那時，友矩就百思不解，爲何對幕府忠心耿耿的父親，會庇護朝廷的公卿。

「這是個多可怕的眞相！」友矩內心不禁感到一陣寒意。

將軍之孫尙在襁褓就不明不白的死了，就幕府來說不失爲一大憾事，更爲之氣結。但將軍府中的兵法指導柳生但馬守宗矩却對此一眞相瞭若指掌，也就意味着父親宗矩必和此事有着某種關連，而父親又是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友矩滿腹狐疑，却不敢抬頭向父親發問。

午後的暑氣充滿了整間屋子，太陽惡狠狠地穿過窗照在席上，嘈雜的蟬聲，令人感到盛夏的威力和氣息。偶爾一陣微風吹拂着繫竹簾的細繩，却無法驅走滿屋的暑熱。

宗矩居上座，友矩和十兵衞則背對庭院，面對宗矩盤膝而坐。大家沉默了一會兒……

「——父親。」

友矩抬起滿面疑惑的臉。宮中因王位問題發生了親王謀殺事件，而此事的預謀者竟爲後水尾天皇。此問題的確嚴重，但却不知與柳生武藝帳有何關連？

「……您所說的太籠統了，我還是無法完全明瞭事情的重心和情況……。」

「你還聽不懂？」

宗矩「啪」地一聲拿紙扇拍着大腿，打開扇了兩下又合起來，對十兵衞說：

「你告訴他吧！」

「是。——可是……」

十兵衞的獨眼閃爍着，笑答道：

「若是您打算讓友矩到京都去的話，我想，還是不要告訴他比較好……。」

「沒關係！他遲早總是要知道的，說不定在往京都途中會遇上刺客，如果他還不知武藝帳是什麼東西前就一命嗚呼，豈不死不瞑目嗎？」

雖然宗矩這麼說，但十兵衞仍帶着曖昧的笑容，吞吞吐吐地不肯吐實。

宗矩看看十兵衞，轉向友矩道：

「友矩，前些日子我叫你收好的武藝帳，現在去拿來！」

「嗄？」

友矩半信半疑地徵求父親再次的指示。兩個月前，宗矩在請神矢悠之丞吃飯時，的確將本藏於紙門夾層的武藝帳交給友矩收藏。

然而現在却要將這秘藏的武藝帳，在光天化日下展露，豈不是件危險的事？友矩覺得十分困惑，所以一直注視着宗矩。

宗矩是個個性固執，言不過三的人。友矩看父親沒有再作表示，只得再看看十兵衞。而十兵衞則以眼光暗示友矩遵照父親的吩咐。他便不再猶豫，回房從放置盔甲的鐵箱底層，拿出卷軸，回到父親房內。

走到廻廊時，他下意識地向四周望望，確定無人窺視，才轉身放心地踏入房內。他將武藝帳交給宗矩，但宗矩沒有接過去，只是說：

「打開來！」

「？」

友矩又看看十兵衞。

「你就打開來看看。」

友矩這才以顫抖的手，解開繫在卷軸的紫繩。

友矩展開卷軸，看見紙上褪色的墨跡，赫然列舉着柳生門下謫門弟子的姓名。

宗矩見友矩已將武藝帳展開，便說：

「好！現在我告訴你，武藝帳共有三卷，九州鍋島藩有一卷，禁中藪左中將嗣長卿有一卷，還有這裏一卷。——事情是這樣的，寬永五年間，高仁親王的暴斃和第二皇子被殺的事件，我們柳生派也參與了。當時因宮中戒備森嚴，且所司代板倉大人亦日夜保護皇太子；若不派忍者去行刺，恐怕無法完成天皇的諭旨——聽說那時蒙受密令去行刺的人的姓名，都列在武藝帳上。」

「！——」

「並不是武藝帳上所列舉的姓名，全都是當時受命刺殺皇子的人，而只是數人參與其事而已。可是只有一部份看不出所以然來，只有將三卷合併起來，才能使眞相大白。」

「但是……」

友矩欲言又止，又再次低頭審視手中的武藝帳。

伊勢津藩　柳生源太夫

越前福井　出淵平兵衞
肥後熊本　田中甚兵衞
會津　藩　小瀨　源內
肥前鍋島　弓削三太夫

……

友矩來回看了幾趟，正如父親所說，看不出其間隱有什麼大秘密。每個姓名友矩都耳熟能詳，有的甚至是拿木刀和他練武的普通門徒。

友矩再度開口道：

「爹，如果沒有武藝帳，您是否知道當時受密命去行刺的是些什麼人呢？」

「不知道！」

「？」

「我若是知道的話，只要將武藝帳焚毀，就可斬除禍根，永絕後患了。」

「您說的禍根是——？」

「一是爲了朝廷的和平和幕府的安泰，另一方面則是爲了我柳生一族的安危——」

宗矩頓了頓，繼續敍述……

不論眞相如何，幕府的孫女已登上王位，總算也滿足幕府的野心，不再與朝廷作對，天下太平。若此時能將武藝帳湮滅，秀忠之女所生的二名皇子死亡之謎，就不會爲世人所知，縱使有人懷疑，也因證據不足而無從查起。宗矩若知道當時的行刺者爲何人，爲了避免朝廷與幕府的衝突，必會不惜任何代價，強迫他們切腹自殺，以湮沒證據。——然而，宗矩却不知其內幕，他只是知道，要想查出行刺者，必須將三卷武藝帳合併，方能知其究竟。當初，想出這個方法來掩飾此宮闈大秘密的可能是天皇本人，或是藪左中將嗣長卿，中之院大納言可能也瞭解此一內幕。除這幾個人之外，外人是全然不知情的。浮月齋當時也不知道武藝帳中藏有如此大的秘密，若他知道，那必定是刺客之一洩露的。自稱是龍造寺家的遺孤——夕姬，及幕僚松平智慧伊豆、春日局及一些愛湊熱鬧的人，都在搜尋武藝帳的下落。他們只知武藝帳藏有和柳生一族生死攸關的秘密，但却不知爲何事。其中有些人是爲私慾，有些人則想藉此機會贏得天下，或是爲報私怨，想置柳生一族於死地，才不擇手段的奪取武藝帳。但以柳生的立場，他們並不是爲要保持自己的顏面，而是爲天下之計，爲避免朝廷與幕府衝突，因此無論如何，武藝帳不能落入他人之手，在其他人手中的部份也必須搶回，爲此，柳生不惜犧牲多條人命，這與朝廷、幕府間的衝突相較，可說是不足道，相信上天應寬恕柳生濫殺無辜之無奈吧！——宗矩這麼想

。

「……所以友矩，最近你得到京都一趟，順便帶又十郎一道去，讓他使用『秘術』和藪左中將見面，趁機將武藝帳偷出來……。」

「可……可是，要怎麼偷呢？」

「中之院大納言被禁錮在寬永寺——天海大法師處。如果又十郎易裝成公卿，假扮爲中之院的密使潛入，藪左中將必會讓他們見面。你們就得抓住此一機會行事。是否能順利地將武藝帳弄到手，或是被對方發現，這一切都看你的了！」

「是……。」

友矩這才明瞭武藝帳所隱藏的秘密，雖頗感震驚，却有撥雲見日之感，緊蹙的雙眉也不覺開展。此時，天色突然變暗，院中的樹葉也被風吹得沙沙作響，似乎要下場大雨。

「另外有件事也順便告訴你。就是分佈在全國諸藩所有柳生門下在江戶大集合的事。我想，你大概也能了解，若現在再等另外兩卷武藝帳湊齊，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我命十兵衞通知他們到江戶來，這些人就是武藝帳上所寫的人。若浮月齋趁機狙擊，那就……」

「？……」

「也許列名在武藝帳上所有的人，都參與當年刺殺的行爲。就算是他們願意承認，也是難逃一死，因爲武藝帳關係重大，也是不得已之事。由於天皇要挑選表面爲武士，但實際上是忍者的人，我只得推薦柳生所有的門徒讓他挑選，這些人……我當時陷他們於不義，現在却要殺人滅口……唉……實在是……」

聽到父親無奈的嘆息聲，抬起頭的友矩，只見宗矩對他頻頻搖頭苦笑。

多三郎急匆匆地由外回來，在大久保家的走廊低頭急步走着，好像在找什麼人。

「哦！原來你在這裏！」

天氣仍是悶熱、乾燥得令人透不過氣來。多三郎站在躺在走廊轉角，以肘枕頭，正在睡午覺川野黎左衞門的面前，叫道：

「嘿！川野兄！我有件事拜託你。——你起來！」

黎左衞門一骨碌地爬起來，插着腰叫道：

「大月，你實在欺人太甚，站在武士的鼻子前面，太無禮了！我不會饒你的！」

「抱歉！抱歉！我眞的有重要事要請你幫忙，一時疏忽，忘了規矩，事成之後，我一定重重謝你！」

多三郎說着，瞟了走廊的另一端，示意黎左衞門到那裏詳談。

黎左衞門看看多三郎，再看看走廊的另一端，說：

「報酬太少，我是不會答應的！」

「好！好！看你要多少，我就給多少。」

黎左衞門無可奈何地拖着懶散的步子，走向走廊的另一端。

「喂！你殺過人沒有？」

多三郎低頭跟在黎衞門身旁，悄聲問道。

「你找我幫忙的就是這個？」

「殺不殺看你啦！如果你不殺人，就拜託你跟蹤他，看他往那裏去。」

「對方……是武士嗎？」

多三郎點點頭，兩眼緊盯着黎左衞門。

「你別瞧不起我川野黎左衞門，我才不會那麼沒出息，不敢殺人！……但是大月，你的武術比我們都高明，別把我們當孩子耍，要殺人你自己去殺吧！找我幹什麼！」

「哈！我要能殺何必又來找你幫忙？這件事非你不可，拜託，拜託！報酬我是一定會給的。」

「我不幹！……」

黎左衞門憤然聳聳肩道：

「上次也是這樣，你要我到寬永寺去，莫名其妙碰了一鼻子灰不說，你只在晚餐讓我多吃一碗作爲報酬，這種事……」

「不！不！這次不管十天一個月都可以，我每餐都讓你多吃半碗，這總成了吧？」

「閉嘴！對武士怎可如此無理！」

不多時，不知多三郎以什麼方法說服了他，川野已在新宿街頭的一家茶館，他坐在角落憩息，等着一個由甲州街道來的人。

約莫盞茶時刻，黎左衞門凝視街上行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自言自語道：

「就是他……」霍地站了起來。

有個人壓着低低的斗笠，從茶館前走過。他身着旅行裝束，肩膀寬濶，拖着微跛的左脚，經過黎左衞門的面前，他的裝扮一看就知道是個武士。

黎左衞門匆匆付了茶錢，出了茶館，慢慢地跟在後面。

「多三郎說他自己要在白山等一個由中仙道來的人……眞不知他在搞什麼鬼？——不管，就照他的意思做吧！」

天空忽然烏雲密佈，刮起風來，好像要下雨的樣子。

黎左衞門衣服的下擺被吹得「啪啪」作響。

那名武士由四谷右拐到左門町，再轉向日窪。黎左衞門一路跟着，只見那武士駐足在一棟武術館模樣的門前。黎左衞門立刻藏於轉角處。

少頃，黎左衞門再度探頭，發現那個武士正在和一名女子說話。

「咦？她不是……」

黎左衞門覺得那個女的很面熟，就快步溜至武術館附近，看個清楚。

「啊！那不是黎加嗎？」

黎左衞門失聲低叫道。黎加到柳生家前，曾在大久保家待過一段時日，黎左衞門一直對她頗有意思。當他看到黎加和那名武士有說有笑，又併肩向前走去，不禁醋海生波，氣得兩眼圓瞪，緊緊尾隨於後。

黎左衞門眞想走近聽聽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但，由於多三郎一再叮嚀不可讓對方發現有人跟踪，且黎左衞門亦不願與對方發生正面衝突，只得強抑自己這種慾望，和對方保持適當距離，跟在後面。

跟至第二個轉角時，「咦？」黎左衞門低呼一聲，他發現前面有個很像千四郎的人正筆直朝此方向走來。

夜襲

許久不見的千四郎，前陣子就像一陣煙，從大久保家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他現在却像早已和黎左衞門約好似的，由街道另一端慢慢朝武士走來，頗有與黎左衞門夾擊的味道。

那名武士本來走在黎加的左側，當他發現前面走來一個來者不善的浪人，立刻放慢脚步，並和黎加交換位置。黎左衞門看到武士這些行動，不覺嚇了一跳，因爲這正意味着他已準備好隨時出擊。千四郎越來越接近了……

街道兩旁都是圍牆，一邊的圍牆下有條水溝，千四郎正沿着水溝，步步逼進武士。

「哎！千四郎……千萬別那麼急！」

黎左衞門發覺情勢緊張，又深怕千四郎心浮氣燥傷了黎加，情急之下，不由得想出聲阻止，但喉嚨却似被東西卡住般，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只得拔腿奔向黎加。黎左衞門只覺眼前白光一閃。

「糟了……」

黎左衞門心急如焚，唯恐黎加受到傷害，更加快了脚步。只聽「咻」的一聲，武士已拔出大刀，準備迎擊，四周頓時殺氣重重。武士對千四郎喝道：

「你是不是霞派忍者？」

千四郎不發一言。黎加嚇得躲到武士的背後。

「黎……黎加小姐。」

黎左衞門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黎加身旁，抓住她的膀子，急急說道：

「你還記得我嗎？我是川野黎左衞門呀！」

黎加杏眼圓瞪，面帶驚惶地直瞪着眼前的陌生人。黎左衞門擔心黎加的安全，順勢將她推向一旁，黎加踉踉蹌蹌地倒向路旁的圍牆。

「千四郎！你可以過來了。」

黎左衞門見黎加已離開武士的身旁，才放心地向千四郎叫道。

就在這剎那間——

戴着斗笠的武士身形晃了一下……

「你是千四郎，還是多三郎……。」

話未說完，便應聲倒在血泊中。

「什，什麼？你說殺錯人了？」

黎左衞門臉色驟變，手中的刀也不自覺地垂了下來。他見千四郎迅速地掃出一刀，自己也不知不覺拔刀而出。

「我是看你一直在跟蹤他……沒想到竟會誤殺個無辜者……」

「你說什麼？多三郎要我跟蹤一個刀柄上綁有絲繩的武士，怎麼會不是他呢？」

「……」

「你怎麼知道你殺錯了人？」

千四郎眉峰緊蹙，默然不語，只是凝視着倒在血泊中的武士。武士的肚子上被劃五寸餘的口子，鮮血不斷泊泊湧出。周圍已湧來一大羣看熱鬧的人，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走開！走開！有什麼好看的！」

黎左衞門粗暴地大吼。周圍的人畏首畏尾，三三兩兩地離去，只剩黎加靠在牆邊輕聲啜泣着。

「妳認識這個人嗎？」

千四郎指着武士的屍體，冷冷地問道。

「是的……我認識他……。」

「他叫什麼名字？」

黎加不吭聲，只是以帶有敵意的眼光看着千四郎。千四郎離開屍體，走向黎加。

「等等！這個女人我認識，千四郎！你可別傷她，否則，我不會饒你！」

黎左衞門急忙擋在千四郎前面，警告他說。

千四郎不理黎左衞門，又往前跨進兩步逼問道：

「你跟柳生家有什麼關係？」

「……」

黎左衞門見黎加不答腔，連忙代她回答：「她現在是柳生家的婢女，在此之前，她和我們一樣，也在大久保家做過事，而且很得老太爺的喜愛，所以不會有問題的！」

「既然如此，妳爲何不回答我的問題？妳知道這個人的身份嗎？」

「……」

「唉！黎加小姐，妳就說吧！他跟我一樣也是大久保家的食客，他是個急性子的人，妳就快告訴他吧！」

黎左衞門連忙打圓場道。

「他是薩摩藩的藥丸武兵衞大人。」

黎加無可奈何地說道。

「什麼？是藥丸？……」

千四郎鐵青着臉問道：

「是示現流那位藥丸大人嗎？」

黎加默默點點頭。

「唉！——上當了！」

千四郎仰天慨嘆道。

新陰流和示現流並列九州，是在慶長年間的事。而示現流的起源比宮本武藏的二天一刀流爲早。此本京都天寧寺的某高僧，將秘訣傳給薩摩藩士東鄉藤兵衞。藤兵衞學成歸鄉後則繼續潛心研究此門奧秘。後來爲島津家久所知悉，立即延聘爲藩中的武術指導。據說此流派本稱爲「自顯流」，後因釋文之進的建議，才改稱爲「示現流」。從此，歷代的藩主和子弟均學此流，而顯名於世。後來，藤兵衞的門下藥丸兼陳獨樹一幟，別立門派，稱爲「藥丸派」。而藥丸武兵衞就是兼陳的三男。

此即表示藥丸武兵衞不是新陰流的門人，更不是列名於武藝帳上的人——千四郎的確殺錯了人。

那天晚上——

很難得彥左衞門也和浪人們聚在屋內，比賽「切煙」，這時走廊上有個浪人匆匆忙忙地跑過去。

「哎呀！怎麼搞的，跑什麼跑！」

一個切煙失敗的浪人，懊惱地回頭忿忿罵道。所謂「切煙」，就是以短刀橫切燃蚊香時上升的煙，巧妙地將上升的煙橫刀切成數段，而不把細絲般的煙弄成一團迷霧者爲優勝。

「嘿！你也不過如此爾爾，讓開！讓我來露兩手給你們見識見識——」

另一個浪人將正在表演的一把推開，大模大樣地在蚊香前面坐下來。

他先調息靜坐，等待亂成一團的煙恢復直線上升，屏息凝神地舉起刀——

足廊上又有人跑過去。

「眞不像話！到底是什麼人在鬧？」

彥左衞門終於忍不住，朝外面咆哮起來。

「是我——」剛跑過去的浪人聽見彥左衞門的斥喝聲，又折回來答道。他似乎跑得很急，在燈光下，滿頭汗水閃閃發光。

「是印南兄嗎？」

問者是坐在蚊香前正打算露一手的浪人，他就是被稱爲「管帳的」的人。自從上次之後，他總覺得自己和印南勘十郎很親近。

「你在鬧什麼？有什麼事？」

彥左衞門很不高興地問道。

「喔！是老太爺啊！我一直都沒有機會和您見面，也

沒有向您請安，我是——」

「又沒有人問你這些！我問你到底在鬧什麼？」

彥左衞門沒好氣地問道。印南却露出笑容道：

「——我在找個人！」

「什麼人？是住在這裏的嗎？」

「是的——」

「既然是這裏的人，你又何必這樣大聲騷擾，怕找不到人啊？——眞是的，一點禮貌也不懂！」

「是，我很抱歉……。」

印南似乎覺得很慚愧，彥左衞門對他的謙恭，不免感到意外，於是挑起白眉抬頭看看印南。

印南很快地將視線調往其他的浪人，問道：

「有人看到多三郎嗎？」

「多三郎？……」

大家一聽是找多三郎，都沉默下來。

「這麼說，多三郎是午後就不見人影嘍！」

印南自言自語地說着，接着又抬起頭來：

「那麼，川野呢？」

「嗯……黎左衞門——」

浪人們你看我，我看你，也答不出個所以然來。

「喔！他也不在嗎？」

印南臉上露出焦急的神色，忽地向彥左衞門行禮，說：

「對不起！打擾各位了——」說罷，轉頭向外面衝了出去。

「喂！等一等……等一等……。」

彥左衞門被弄得一頭霧水，正想問清楚，印南像風也似地跑掉。彥左衞門急急忙忙向外面跑，邊喊着：

「你到那裏去——」

印南已跑到走廊的盡頭，他頭也不回地大聲答道：

「……我到寬永寺去，因爲寬永寺發生變化了……如果多三郎回來了，請您轉告他，叫他馬上到寬永寺去——」

一眨轉，他的人影已消失在走廊盡頭。

「變化？……什麼變化？」

這時，悠之丞剛好從另一個房間踱出，聽到印南丟下的話，不禁滿腹狐疑地自言自語道。

彥左衞門剛好走過來，他和悠之丞使了個眼色，掩不住狼狽地催促道：

「悠之丞，你跟我來！……」

「是！」悠之丞隨着彥左衞門快步走向前去——

這一晚，月黑風高，寬永寺的山門已緊閉，寺內一片靜寂，不見人影。就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突然出現一羣幪面人，輕輕地走過山王社，再由清水前的石階拾級而下。

這些人就是在金杉天神廟附近，曾狙擊千四郎的那批幪面刺客。

文珠樓在朦朧的月色中，巍然聳立，左邊則是鐘樓的影子。拾級而下的人影更加深了兩座樓的輪廓，顯出鐘樓的高大。這一羣幪面人的首領，似乎仍是上次那個氣魄雄偉的大塊頭，率先帶着其他人摸黑前進。他可能是個頗有地位的武士，否則他的部屬不會如此忠心耿耿。

正當他們全部走下石級時，附近的一棵大樹上，有人無聲無息地縱身躍下，銀色的鬍鬚在黑暗中飄動着。

這羣幪面人仍悄悄地前進，經文珠樓，又順着倉庫繞過中堂，這條路比較狹窄，他們只得成一列前進。這羣幪面人大約有十五、六人，從後跟蹤而至的銀髯老人細點人數後，捋了一下銀髯，靜立在黑暗中。

——從樹林中，傳出幾聲貓頭鷹的叫聲。

這羣刺客走到本堂前，立即散開，按刀而立，只有首領一人踏上玄關的石階。

首領像打暗號似的，用鐵扇輕敲自己的刀柄兩下，房內立刻有人提燈前來應門。

一會兒，紙門從裏面被人拉開，由內探出一個光頭，執燈向首領頷首示意。

「我是隼人。」

「喔！我正在等您！……」

「都準備好了嗎？」

「一切都準備就緒，正等您來……」

「一切都按照計劃進行嗎？」

「是的——」

僧侶點點頭，將手中的燈吹熄。

他赤着脚走下石階，帶領着幪面人由本堂的右邊走向中堂，帶他們來到中堂走廊下地下道的入口。

僧侶回頭向首領示意後，逕自走下石階，首領隨後，由於甬道太小，其他的人只好魚貫而行。

——就在首領踏下石階時，只聽到「唔！」一聲悶哼，走在前面的僧侶突然口吐鮮血，由石階上滾了下去。

「！……」

後面的幪面人見情況有異，立刻散開來。

「什麼人！」

首領手按刀柄，低聲喝道。

四周一片死寂。對方必定是個高手，方能猝然出手，

並令僧侶一刀斃命。

首領環視四周：

「什麼人？快出來！」

「——」

「是中之院大納言？還是密探？……」

「……」

對方仍不吭聲。

看到這種情形，有兩三個刺客迅速地躍上走廊，其餘的人則如飛燕般地快速移向中堂的四周。

在走廊上的刺客拿出早已預備好的火石和燈，敏捷地將燈籠點亮，一個個遞給在地面上的同伴。中堂前的空地瞬時大放光明。

中央赫然立着一位同樣的幪面武士，他半瞇着眼，望着四周的對手，手中的短刀，還不住地滴血。

「你究竟是什麼人？」

首領突然大喝道。

但對方却以炯炯有神的眼光仰視着站在迴廊上的首領，反問道：

「你是松平伊豆守派來的人嗎？」

決鬥

刺客羣中的五、六名刺客，瞬間紛紛躍到走廊上，將這名幪面武士團團圍住。幪面客被包圍得水洩不通，極不易出招。雖想移動位置，但是，只稍微移動一下，燈籠就不斷的向他照來，使他完全動彈不得。數道強烈的燈光。先是照射着武士的腰部，然後往下移，照着他的雙脚，再緩慢地往上移至他的面部。

出乎意料的，這名武士竟然一身旅裝打扮，衣服已經舊的褪了色，草鞋也沾滿了泥，就是那塊幪面用的黑布，也是破舊不堪。

「你究竟是那個道上的朋友？」

刺客們的首領在走廊上，一脚踏着欄杆，俯身問道。

此時，幪面武士突然一揮左手，一道白光向着燈籠飛去。

一名刺客被白刃射中，一個翻身仆倒地上。

只見幪面客全身沾滿了鮮血，左手拿着短刀，右手拿着長刀，用很鎮定的聲調說道：

「我不想在這個乾淨的地方大開殺戒，快退下！——你們是松平伊豆家的門人呢？還是受僱的刺客？」

從丹田中發出一股鎮定的語調。

「上！——殺！」

從走廊上傳來首領急促的喝令聲。

一個刺客從側面攻了上去，另一個刺客則從另一側夾殺，在這瞬間，幪面武士手執的長短雙刀，立即交互揮出，同時，身子一低，待他再度直立時。在他背後的兩名刺客，發出兩聲淒厲的慘叫聲，已雙雙倒地。

看到幪面武士出手，其他的刺客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了。武士背後有塊大石頭，再過去就是一座假山，沿着假山有條小徑，直通客房。客房四周是走廊，所有的房間紙門均已拉上，裏面一片漆黑。

首領發現部屬們被武士的氣勢所震懾，於是從走廊跳到院中。

「讓開！」

他推開圍住武士的部下，站在他的面前，道：

「你的雙刀法，我剛才已經見識過了！」

他一邊說着，一邊找尋有利的位置，緩慢地抽出自己的太刀，拉好架式，接着說：

「你猜的不錯，我就是松平藩的阿部隼人正，我想領

教你的刀法，如何？」

隼人正充滿自信，如果他沒有十足的把握，是不敢如此光明正大地報出自己的名字。他朝右手掌心吐了一口水，再緊握刀柄，高喊道：

「來吧！」

他雙手平舉長刀，向前邁了一步。

幪面武士兩手各拿着一把長、短刀，垂放在身體的兩側。

「嗯！我是拜聞過你的大名，阿部隼人正的確是東軍流門下的高手……。」

「少囉嚇！」

「等一下！能跟像你這樣的名人物決鬪，是我無上的光榮。那我自己就報上名吧！——我是肥前的山田浮月齋。」

「嗄？什麼？——」

刺客們不由得向後退了一步。燈籠的強烈燈光上下地照着幪面客，這正表示他們對這名號已感到心驚膽戰了。

首領隼人正再度喊道：

「如果你是浮月齋，那麼，讓我們看看你的眞面目吧！」

「喔？天氣這麼熱，你們才眞該把幪面巾拿掉，透透氣呢！哈哈哈！——反正，你們一個個都會成爲我的刀下寃魂，拿不拿都無所謂！如此一來，你們還想去暗殺中之院大納言嗎？」

「住口！」

其中一名刺客狂吼道！想向前揮刀，但被阿部隼人正用手肘擋住，

「你們都不是對手，退下！」

隼人正想向幪面武士挑戰，決一勝負，因而，幪面裏的眼睛亮了一下。

隼人正擺出雙八式，對方仍是兩手下垂，兩人對峙良久。突然！「鏘浪」一聲，幪面武士左手中的短刀竟掉落在地上，而且是一直向前滾，然後不偏不倚地停在兩人的正中央——這是一招絕妙的防禦術。東軍流中對雙方距離的判斷，甚有心得，是爲「無明斬」，而隼人正現在所擺的架勢，就是這招。他微側左身，靜待對方攻擊，當對方發動攻勢時，便可立即轉身向前跨步，以右側近擊；而此刀法的秘訣即在跨步的距離，再利用對方錯估距離的驚愕之餘，反守爲攻。

隼人正本可順利地施展這招「無明斬」，但是，沒想到幪面武士竟然在他倆之間設下了一道障礙，來破他的刀法，雖然他可跳躍過去，或將短刀踢開，可是，這會造成剎那間的猶豫，成爲致命傷！而幪面武士忖度後有假山擋路，如果隼人正施展這招，勢必無處閃躲，因此，很機智的利用短刀來解除困境。

隼人正的呼吸越來越急促，幪面武士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青眼（刀尖指向對方雙眼的起手式）。

「隼人正，我剛才已經說過，我不想在這裏大開殺戒——快滾！山田浮月齋拼掉老命也要保護中之院大人的！」

「哼！」

「怎麼？你想找死？——開始緊張了吧！」

隼人正陰沉沉地笑了笑，雖然已無法使用無明斬，但是，他還有「醍醐刀法」，這招陰狠無比，定可置對方於死地，不過，自己也免不了要和對方同歸於盡。

「這也怨不得我……」

他高舉着武士刀，向前緩步逼近。

只聽得「鏘噹」一聲，刀子在空中撞擊出一陣火花，隼人正按住肩膀，幪面武士只是如雕像般地靜立，長刀向前低垂。

隼人不禁感到訝然，正當他不知怎麼回事時，武士突然大喝一聲：

「混蛋！」

向右一閃，即沒入黑暗中。

有個勇敢的刺客，立即尾隨幪面武士之後，追趕到假山處，不久就消失了身形，隼人正並沒有攔阻他。半響之後，從黑暗中傳來一聲慘叫。

就在這時候，突聽得一陣雜沓的跑步聲，由遠而近，隼人正不由得臉色微變，下令道：

「退……退！」

刺客們迅速地弄熄燈火，並將地上的屍體抬走，從走廊對面的假山撤退。不久，黑色的一羣人就在院落裏消失了。

跑過來的是印南和悠之丞。

他們兩人在黑暗中睜着大眼睛，向四周逡巡。先是飄來一陣血腥味，那是剛才被幪面武士一刀斃命的僧侶，所流出的血。

「？……」

兩人大吃一驚？印南解開鞘口後，再進入走廊內探查。

「喔！……這大概是位僧侶吧！」

印南低聲地說道。悠之丞突驚喊道：「糟了！」也跟

着跑過來看，他想，院中的僧侶既然被殺，那麼，中之院是否也遭到不測了。這時，走廊上已有許多僧侶手執油燈，不斷地來來往往。

「請問一下——」

被悠之丞擋住的小沙彌，驚叫一聲：

「哎呀！」

原來，院裏的僧侶們聽到院中的打殺聲，都嚇得直打哆嗦，蒙在被子裏，不敢出來，後來，發覺院子裏的喧嘩聲已歸於沉寂，才探頭出來看看，沒想到冷不防地被悠之丞這麼一攔，嚇得倒抽一口冷氣，

「你……你……你要問什麼？」

跌坐地上，再也說不出話來。

「知念，你怎麼啦！」

紙門內傳出一個成人聲，不久，有個大僧侶探出頭來，手抓住紙門，紙門不斷地「嘎啦」作響。

「這種深夜，大吵大鬧，很對不起，我並不是壞人。」

「是……是的……」

「中之院大人是否平安無事？」

「是……是……是！」

「怎麼啦？你說清楚一點！」

悠之丞着急地跳上玄關，催促道。

「請……請……請……」

僧侶將抓住紙門的手收回，兩手合掌顫聲道。印南仍然繼續搜索着院子，當他覺得毫無問題時，才緩步倒退至迴廊邊。

但是悠之丞由於過度緊張，臉上的肌肉繃得非常緊，後來，印南也上了走廊，他那開朗的笑臉，才使得僧侶們緊張的心情逐漸鬆懈。

「冷靜一點，慢慢說吧！」

印南微笑地說。

這時，僧侶和小沙彌已恢復了鎮定，小沙彌清清嗓子說道：

「剛才在院子裏，有許多矇面人在決鬪，其中一個自稱是山田浮月齋，其他的人好像說是松平藩派來的……」

「山田浮月齋？」

印南皺着眉頭，接着問：

「他的確是這麼說的嗎？」

「是的！他是這麼說的——」

「那就怪了？……」

印南困惑的回頭看看院落。此時，烏雲四散，上弦月朦朧地出現在夜空裏，給庭院披上一層銀色的清光。

「松平藩？是那個地方的松平？」

印南將目光由院子裏收回來，扭過頭來問道。

小沙彌搖搖頭，

「中之院大人是否安然無恙呢？」

悠之丞的腦子裏，一直縈繞的問題，禁不住又發問了。

「他一直都待在書房裏，一點兒都沒驚嚇到！」

「什麼？一直待在書房裏？」

悠之丞臉上掠過一絲喜悅，不由得汎出一層淚光。他從僧侶的背後看過去，黑暗中，可朦朧地看到對面小屋裏的燈光在那兒晃動。

「是道長嗎？」

小屋中傳來鎮定的聲音。

「喔！……」

悠之丞忍不住的想跑過去，却被印南一把抓住了。

「喂！你看那裏！」

「大殿的屋頂上，兩條人影像黑貓似地對峙着。」

這兩個人就是蒙面武士和乞食法師。

蒙面武士已經把蒙巾取掉。可能是剛才從院子跳到屋頂上，打算逃到寺外時，被暗藏在屋頂上的乞食法師攔阻下來的，武士直立着，乞食法師則弓着身子。

黝黑的空中，朦朧的上弦月無力的飄浮着，烏雲緩慢的移動。

「你是小瀨源內嗎？」

「……」

「方才能够這麼迅捷地撿起地上的短刀，除了會津藩的小瀨，不會有其他的人！」

「你是山田浮月齋？」

「不錯！我是浮月齋！」

說着說着，浮月齋已向前跨了一步。小瀨源內哈着腰後退。

「你是會津藩命令來的還是但馬守雇來的？」

源內後退了半步，不小心踢到瓦片。

「想拔刀？哈…哈…哈！」

浮月齋突然尖銳地笑道。如果小瀨源內要拔刀，刀身向下傾斜，勢必頂住屋頂，拔不出來。

雖然這樣，小瀨源內還是緊握着刀柄；浮月齋是徒手的，他那雜草般的鬍鬚，隨風飄動，映着月色，發出銀色的光芒。

「源內，你剛才冒用我的名字，是不是打算造成松平伊豆守和寺澤藩之間的誤會？我浮月齋並不是想保護中之院大納言……」

浮月齋話還沒說完，突然，源內抽出白刃，在雲空中劃出一道耀眼的銀弧，浮月齋身一低，施展徒手奪刀法，他雙手伸出，可是却落了空。

小瀨源輕身一躍，已到了對面的屋頂上。

「等一下！」

小瀨源內如滾石般，從屋脊上翻滾下地。

「浮月齋！今晚的勝負到此！會津藩的兵法指導——我小瀨源內，改日再向你討教！」

說完，輕輕躍上樹梢，踩過圍牆，消失在黑暗中。

浮月齋挺立在屋頂上，看着他消失，仔細聽着逐漸離去的脚步聲，像是在仰視着新月的銀輝。

小沙彌們看到乞食法師如蝙蝠般的身影，在屋頂上消失，方才稍平靜的心情，又害怕了起來。屋頂上的對話，他們是聽不見的，悠之丞和印南互望一眼，但這眼光並不友善。

「你……」

印南先開口說道：

「……你在這裏好像有事，可是，我還有其他的事，那麼——」

「你要去追浮月齋？……去吧！今晚所發生的事，我們都不要讓大久保他老人家知道。」

印南又展開了笑臉，接着說：

「那麼！先走一步！」

印南從走廊跳到院子裏，悠之丞轉向僧侶說道：

「如果你們害怕官府來調查的話，就說今晚在院落裏的爭鬪，都不知情。」

「是……是……」

「好吧！現在我想和中之院大人見面，你們不必擔心，見面之後，我馬上離去，你們只要裝作不知道就可以了。」說完，向着透有朦朧燈光的房子走去。

——就在這時，小瀨源內從鐘樓旁橫過稻荷社的院落，躍過寬永寺的圍牆，來到了道路上，他突然駐足，向四方觀看一番。在他的眼前有個池塘，朦朧的月影倒映在池水中，小徑繞着池塘向右沿伸，池塘的左邊則通向仁王門前街，不管走那條路均可回到他的住所，源內稍微猶豫一下，終於決定走向左邊。

他將服裝整理好，然後提脚向前走，就在他邁出第一步時，在他的面前驀地出現了一條黑影。

「你是小瀨源內嗎？」

對方低沉地問道。

「你是什麼人？」

源內提高了戒心，拉出撲擊的架勢。對方風馳電掣般地向源內掃出一刀，源內立刻倒在一陣血霧中。

弦月

多三郎跨過仰臥的源內，頭也不回地向前走了五、六步，突然聽到

「遺……遺憾……」

源內使出最後的一點力量，拔出刀來，軟綿綿地砍向地面，火花四迸，他將刀尖抵住地面，想藉刀子站起來。

「等一下……多三郎！」

說着，又向前倒下。

多三郎聽到對方叫出他名字，只好停下脚步，回頭問道：

「你知道我是多三郎？」

「能……能够勝過我小瀨源內的人，除了你和千四郎之外，絕無他人……請看在都是武士的情份上，補我一刀。」

晚風從池畔輕輕吹來，在朦朧的月色下，源內的黑影仍然用雙手撐在地上，想站起來。

多三郎走向他，源內揮動着大刀，向多三郎的脚下，掃出一刀，多三郎輕輕後躍，揮出的刀「鏘」地一聲，掉落在地上。

「我會按照你的希望，助你歸天的！——源內！你有遺言要交待嗎？快說吧！」

多三郎彎着腰，迅速地用左手撿起地上的太刀。

「是……是……」

「是柳生嗎？」

源內頭叩在地上，又吐出一口鮮血，多三郎見狀，不忍地問道：

「源內——你？……」

然後眼神一閃，伸手探入對方的懷中摸索了一陣。

源內將死的眼中，浮現出敵意和感嘆的複雜表情。

「柳生……武藝帳不在我身上，那……上面所列舉的姓名，是但馬守僞造的……」

「什麼？」

「……你……看在我們都是從武者的情面上……拜……拜託你到會津藩，跟藩主說……傳……柳武生……」

「說……，說什麼？源內，快說！」

多三郎激動的搖着源內的肩膀，源內翻着白眼盯着多三郎，斷氣了。

多三郎搖晃着，手勁逐漸收弱了。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僞造？到底什麼意思呢？……源內，你是不是也參與了有關朝廷的那件事？你是不是跟汀佐五右衞門同謀呢？……」

多三郎對着源內的屍體，自言自語道。

又是一陣夜風拂過。寬永寺內圍牆邊的繁茂樹林，被風吹得沙沙作響。皎潔的弦月，照亮了血腥的地面。

多三郎像噩夢初醒一般，左手握着從源內那兒拿來的長刀，想補上最後一刀。

多三郎想將趴在地面的源內翻過來，此時，突然對面有條黑影走來，多三郎一驚，手滑入源內的傷口。

「咿？」

對方似乎也發現了多三郎，於是停下脚步，藉着朦朧的月光，望向這邊，問道：

「是小瀨源內嗎？」

多三郎聽到是熟悉的聲音，頓感放心，悄悄地站了起來，問道：

「是印南嗎？」

「喔！是多三郎兄——！」

印南確定是多三郎後，也放了心，連忙跑過來。

「哎呀！你殺了源內！」

印南走到多三郎面前，臉色驚懼的說。

多三郎左手下垂，手中的太刀在目光下發出森森寒光。他故意岔開話題，說：

「你看到浮月齋沒有？」

「噢！我剛才在寬永寺，看到他和小瀨源內在屋頂上對立着……沒想到你竟殺了這高手……」

印南臉上露出仰慕之情。

多三郎面無表情的跨在源內屍體上，補上一刀。然後與印南一齊離開，一路上，印南向多三郎敍出剛才在寬永寺所發生的事。松平伊豆派來一羣刺客，想暗殺中之院，但爲小瀨源內所阻……不過，多三郎似乎面色黯然，不太有興趣的樣子，過了一會兒，

「你有沒有聽說過，武藝帳和會津藩之間有何特殊的關係？」

多三郎若有所思的問。

「會津？……是小瀨源內所屬的會津藩嗎？」

「是的！」

「特殊的……」

印南偏着頭答道，

「不知道哩！」

「……」

「那麼，咦？——你不是要回寬永寺嗎？」

印南發現走的方向不對，很驚訝的說，「說不定浮月齋大人正在等你呢！」

「沒關係！」

「但是，那個叫悠之丞的人，好像很關心中之院大納言，還跟他說了些什麼——」

「……」

「多三郎兄，中之院大納言到底和悠之丞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

多三郎冷冷地答道。

「如果是汀佐五右衞門，可能他就知道。」

「汀……」印南覺得莫名其妙。多三郎解釋道：「這個人也列名在武藝帳上，說不定他知道整個詳情……」

多三郎說完，抬起頭，以銳利的眼神看了看天空，此時，突然飄來一片烏雲，遮住了弦月。

「印南！你先回大久保家吧！我有事，還要到尾張四、五天。——如果不去柳生兵庫介處走一遭，這個謎恐怕就解不開了，我本想先和千四郎商量商量，不過……，你若見到千四郎，就煩你代我轉達一聲！」

「——等一下！」

印南見多三郎就走，立刻叫住他。

「我見到多三郎，當然會把你的意思詳盡的轉告他，不過，你沒有得到浮月齋大人的允許，擅自離開江戶，不是過份了點？根據井元的情報，柳生一族的門人要集合起來了——，聽說，他們有人要到京都去！」

「我知道，不是友矩就是又十郎，如果我在尾張附近伏擊他們，也許是個好辦法，說不定還可以和柳生兵庫介一決雌雄，——哈哈……那就太有趣了！」

多三郎縮起身子向前奔去，跑到寬永寺的圍牆邊時，伸手扔出了一個小藥盒，小藥盒掛在樹梢上，沒有掉到地面。

此時，在寬永寺內的一個房間中，悠之丞與中之院大納言相對而坐。

大納言被幽禁的房間，十分空蕩，其身分所應具的設備，一概不全，只有幾件日用品零散的擺着。但是，這房間中却瀰漫着與武士或僧人所不同的高雅氣氛。

大納言雖然被禁，但桌上仍擺着數樣簡陋的文具，悠之丞見狀，不禁兩頰頓時脹紅，

「父親！」

雙手平放在榻榻米上，伏身一拜。

大納言以很平定的口氣問：

「你還好嗎？」

「是的，好久未見，十分想念，只是苦無機會！」

「沒關係！」

「母親後來的情況如何呢？」

大納言一聽到悠之丞提起母親，眼神突然一冷，問道：

「你沒有見過她嗎？」

「是的！自從上次就一直沒見到母親……。」

這時，燭臺的火炬被風吹得搖晃了一下，同時，也送來了一陣幽香，可能是大納言知道兒子要來探望，事先點燃了檀香爐，所以才有這股香味。

大納言的眼神又恢復了父愛，說：

「自從那次以來，已經好多年了吧！」

「八年了……」

「噢！已經八年了，實在太忙，八年了……」

說完，露出一口染黑的牙齒，悠之丞見了，內心泛起一陣苦楚。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

悠之丞很想再和父親吐吐心事，可是大納言似乎在迴避什麼，悠之丞只好緩緩拿起太刀。

「怎麼？你要走了嗎？」

大納言突然神色緊張的說。

「能看到您老人家平安無事，我就放心！在這裏待太久，反而會增加你的麻煩，……不過，總有一天，我會來接你出去！」

說着，拿起太刀，站了起來。

「現在……你住在那裏？」

大納言急着問。

「我住在旗奉行大久保彥左衞門家，充爲食客。」悠之丞答。

「那麼，你那卷東西是放在大久保家嗎？」

「是的！其實，那卷……」

悠之丞苦笑了一下，但是立刻沉下臉。

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不久，悠之丞背後照來一盞燈光。

「噢！大人！您平安無事吧？」

拿着燈的人，看到大納言，放心的問着。然後看到悠之丞也在房間，不由得吃了一驚。

悠之丞隨着父親的視線，慢慢轉過頭來，

「咦？妳是……？」

悠之丞失聲低呼，因爲來人竟是柳生但馬守的女兒——於季。

於季看了悠之丞一會兒，還是不知其身分，瞪大眼睛說：

「閣下是……」

「我是神矢悠之丞，我們曾在柳生屋見過面，妳忘了嗎？」

於季嚥了嚥口水，然後點點頭，

「是神矢殿，你爲何到這裏來？」

「我奉阿部對馬守之命，到此地來查看，怎麼？有何不對勁之處……？」

於季聽了悠之丞反問，不禁皺起柳眉，看看大納言，再以懷疑的眼神盯着悠之丞。

此時，

大納言連忙說：

「你倆人都坐下來談談吧！」

烏鴉的羽毛

大久保家，每年都有一、二次慣例（寄食的浪人們稱之爲「天災」），即絕食鍛鍊。明天，就要開始舉行。

兵法中有「絕食蓄糧」之稱，在決定之時，彥左衞門得意地從口中吐出他的實行辦法——。

從前，小田原的大久保加賀守忠眞曾說過，小田原一族的祖先，在每個月中總有幾天，主從一起，終日不食。當然，這是爲了忍耐斷了軍糧時，所做的修鍊。

彥左衞門說：

「我依稀記得，我祖先在這一天，總是拿出一張椅子，從早到晚的坐在厨房前，以防止忍受不住饑餓的人到厨房偸東西吃。其首要目的是要大家習慣忍受饑餓，次要目的，節省下來的米飯，積少成多，便可以供爲軍糧。我明天當然也會坐在厨房前，你們不要以爲我是爲了偸東西吃。好了！明天絕食一天，好好準備再睡吧！」

第二天，彥左衞門果然整天在厨房，動也不動。浪人們都知道，這是假藉軍事鍛鍊爲理由，實際上是經濟問題，而這也是由於自己寄食的結果，所以無話可說。

「喂！黎左衞門，今年人數是不是增加了？」

浪人們忍受不了多久，便開始發牢騷了。有幾個浪人，雙手合十，靜靜地打坐念禪，但沒多久，

「餓蟲在肚中猛叫，怎能心無雜念？」

自我嘲解一番。

彥左衞門抿緊了嘴，張亮了眼睛，在厨房中坐着。女佣與了環們是絕食之外的人，但也怕浪人們會想辦法從她們那裏弄來點吃的。所以還是坐在厨房一角，盯着正在吃飯的女佣們。雖然彥左衞門和他們已約法三章，但是自己也是肚子空空，只有猛嚥口水。

正在專心看着女佣們吃飯時，

「打擾一下！」

聲音十分不自在，是硬逼出來的，來了二人，一人是管帳的，另一人有着鶴般的細脖子。

「老太爺！大家一起推我們出來和你商量一些事！」

管帳的說。

「什麼事！」

「對於絕食修練，是件很有趣的事，我們沒什麼異議，不過……」

看到彥左衞門的眼神，知道不妙，只有收住話，

「曲木！對不對？」對細脖子說。

「是啊！」

細長脖子的點了點頭。「我們討論後——」

「決定了什麼呀？」

「噢！也沒什麼，都覺得很有趣。」

「這我早知道了。」

「這個麼！絕食是無所謂，如果改個日子倒不錯，在這種大熱天裏，不知能不能讓我們喝點水？」

「水？」

「是！」

彥左衞門大怒，

「蠢材！」

聲音吼得有點尖銳。

「胡說八道，這樣還說絕食很有趣，眞是混蛋。」

「——」

「好好聽到。令你們絕食並不是我吝嗇，眞發生了戰事怎麼辦？現在因爲領導者有方，沒有戰爭，若是我發生了事，要打仗，你們怎麼辦？我不是也以身做則嗎！」

「不不不！那種情況我們當然知道，只是我們……」

「不過我們保證不拿厨房的東西，不汲井水，我們以自己的智慧來找水喝，這不是很有意思，——曲木，對不對？」

「是呀！是呀！」

正在斜眼偸看女佣們吃飯的曲木，趕緊轉回眼神，大力的點着頭。

「這是討論的結果，您就成全吧！」

二人恭敬的低頭行禮。彥左衞門此刻流露出一付狡黠的陰險臉色，說：

「是誰出的鬼主意？」

「沒有人！」

「少騙我！不要逞口舌，是誰？多三郎？還是您之丞？」

「不！是大家的討論結果。」

「好吧！不說就算了！回去告訴他們，絕對不成！」

「這樣……」

二個人互相看看，又說：

「好吧！只有說了！」

管帳的坐直了身，

「是千四郎！」

「咿？——」

「是這樣的，剛才——」

再怎麼餓，身爲武士也要忍耐啊！但是這種炎夏，一滴水也沒喝，眞是受不了！但是院中的池塘有落滿了樹葉，又佈滿垃圾，實在沒勇氣喝池水。

「——唉！游個泳好了！」

一個忍耐不住的浪人，脫光了跳入池中。

可是，站在水中，水深只到小腿肚。其他人探頭看了看，本來最愛嘲笑別人的，也沒力氣叫，只有，

「笨蛋瓜！」

一聲，又倒在走廊上，瞪着天空，大叫，

「要喝水！」

千四郎從屋中出來。昨晚與川野黎左衞門遲遲歸來。黎左衞門一副生氣蓬勃的樣子。

有一人問道：

「怎麼啦！老爺你今天頂樂的。」

「是啊！我碰到黎加了！」

「在半夜？」

「是啊！在黃昏時，太陽還沒下山。正想送她回柳生但馬守那裏，又碰到千四郎，所以一起陪她回去。好久不見，愈長愈漂亮了。」

說完，瞇起雙眼，很得意的樣子。可是千四郎反而一臉深沉相，說：

「有沒有看到多三郎？」

「什麼？今晚都是找多三郎的，剛才還有一個新食客，叫印南的，神色緊張的找多三郎。」

「神色緊張？」

「是啊！後來和您之丞一起趕了出去！」

一名夜裏起來上厠所的浪人，今天早上曾告訴別人，千四郎和印南是先後回來的，回來後印南不知告訴千四郎些什麼。

此刻，千四郎似乎不爲饑渴所苦。他抱着大刀不知在想什麼。

「千四郎！」

一個睡不着的浪人叫他。

「你好像不覺得渴，可知道什麼止渴妙方？」

「妙方——？」

「是啊！」

池中起來光溜溜浪人，怪聲怪氣的說。

「千四郎，大家都知道你會忍術，爲何不唸點咒，叫水冒出來？」

「呀！是忍者？」

旁邊的浪人也站了起來。

「你眞是忍者？」

「是又怎麼樣呢？」

千四郎苦笑的說。

「我知道，忍者都帶有一粒能吃飽的藥丸，給我一顆怎麼樣？」

以奇怪的三白眼問道。千四郎到大久保家來當食客，只有一個多月，屋中的三百餘名浪人，並不全認識，但是很奇怪的有個感覺，覺得這個人有點兒來頭。

「眞不巧，沒有帶。」

千四郎低頭說。

「沒有？變點水出來好了！」

「不要刁難我，你閣下也知道，水井有丫環監視，池水又臭。」

「不不，不成！」

對方搖着頭。

「你既是忍者，就有辦法。聽說忍者能日行十里，若在荒野沒水怎麼辦？把那功夫表演一下吧！」

「這……」

千四郎以平日穩重的笑容說：「你好像知道不少……，好罷！我來表演。」

「眞的！變出水來！」

光身子的，及黎左衞門一齊叫了出來。隔壁也有人聽到水而探出頭來。

「你們要求，我就變水給你們看看。不過，今天是絕食修練日，那麼涼的一口井水，老太爺都不准我們喝，不知准不准用這種方法……。」

後來，大家便討論了一番，公推管帳的去向彥左衞門說明。

彥左衞門聽後，考慮了一下，

「很有意思！如果不喝那口井水，我就准許。——叫他表演看看！」

「是！」

兩人頻頻行禮，然後衝出厨房。

「各位，他答應了！」

集合在外面等消息的人，齊聲歡呼。

「啊！答應，！太棒了！」

「……千四郎！你聽到了吧！快變水給我們。」

「好！我當然變水出來。不過沒這麼簡單，你們得先幫我做件事。」

「什麼事？」

「先抓一隻烏鴉來，然後，要在地上挖個洞。」

「挖洞？難道是挖井？」

「抓不到烏鴉，一切免談。」

大家不懂什麼意思，只有你看我，我看你。

「既然如此……，各位，就挖吧！照千四郎的吩咐做！」

那個三白眼一付鼓勵自己的語調。其他人，不懂怎麼回事，生出一片好奇心，

「——千四郎，如果我們白努力一場，可不饒你！」

他們反覆的警告千四郎才動手。後來，發生了一連串奇妙的事。

先是烏鴉。幾個浪人跑到屋簷下找烏鴉，有一個人以短弓射向烏鴉，頓時烏鴉「叭嗒！叭嗒！」落地。千四郎跑上去，很快的拔下幾根翼羽。共有六、七根，比較硬直的粗羽毛。

然後，走到院中，四處找尋合適的地點，選定了螞蟻多的那一邊，陸續在地上插了六、七根羽毛。

其他人都搞不懂爲什麼，只是跟在千四郎後面轉。

「這是那一門子？」

有個浪人伸長脖子問，千四郎只是默然一笑。

「是在搞什麼鬼？」

彥左衞門也耐不住了，跑到走廊上問。

「是把烏鴉毛插在地上。」

不知是誰傻乎乎的回答。

「烏鴉？爲什麼？」

「不知道哩！千四郎只這麼做——」

有氣無力的回答。彥左衞門好奇的眼神忽然消失。

「啊！調虎離山計！」

慌慌張張的又跑回厨房。

千四郎還是背對着彥左衞門，以銳利的眼光盯着地面，突然，

「正在這裏！」

小聲叫道。六、七根插在地上的羽毛，其中一根，不知何時，已經有點濕了。尋水法，在春夏之際，只要以烏鴉毛插在地上，若是羽毛濕了，此地不深處必有地下水，這是忍者必備的知識。還有一種取水法，是把打通竹節的竹竿插入井中，竹竿頂端放點乾草燃燒，水便會從竹竿中逆流而出。只是彥左衞門禁止用井水，所以千四郎也不能表演此招。

「各位，從這往下挖，不要多深便會有水湧出來了。」

「眞的？」

「當然——」

他們一起，一圓鍬，一鋤頭的交互挖着。

「哇哈！」

沒多深處，已經看到一個濕濕的地洞了。

「有水喝了！」

大家賣命的挖着，忘了汗珠。

「咿？這是什麼？」

泉水正要湧出之時，有一人的圓鍬碰到埋在地下的一個東西。

「出來了！」

手指深入污水中，小小心心的拿起這寶貝，從洞中爬了出來。

「重不重？」

大家擠過去問。

抱着木盒的浪人，不帶勁的搖搖頭，說：

「不可能有什麼金子！」

「快拿過來看看！」

剛才那個三白眼武士伸長手說。

「不急！雖不是寶藏箱，但可能是其他什麼，還是先去通報老太爺比較好！」

「不必了！那麼小氣的老太爺，不會捨得把貴重東西埋在院子裏。」

「對！對！打開看看！」

大家吵雜雜的。因爲這麼一場，都是由千四郎所引起，所以洞中的浪人說：

「千四郎！你看怎麼樣？不過請你負責。」

說完，把木盒拿了過去。

二、三個人都想拿住，但被三白眼先拿到了。

「重嗎？」

「不太重！」

葡萄

掘的洞，沒有多深，約有一人深左右。

底下似乎是殘留的雨水，映着藍藍的天空。

那個浪人的圓鍬所打到的東西，因爲水很濁，又只有一個角，看不出來有多大。

水雖然找到了，但不知那個是否是寶藏箱，浪人們都俄然變色，

「換個人，你這麼粗心，別敲壞了……。」

有個人興奮地跳入洞中，其餘的人就圍成一圈，伸長脖子往下看，千四郎也是其中之一。

——眞是寶藏箱的話，應該告訴老太爺一聲。

——不見得，他那有這麼多金子，是別人的吧！

——可能是藏着神秘文件吧！

大家交頭接耳的猜測着。

一急就慢了手脚，深至胸口的洞穴，本就沒有圓鍬的空間。圓鍬柄不斷的創到旁邊的土。

不過，還是慢慢的挖了出來，只是個小盒子。

三白眼搖了搖頭，晃了木盒二三下，有「咔嗒！咔嗒！」的聲音。

「裏面有東西呢！」

「是盒子，這聲音……像是裏面還有一個盒子。」

「眞的嗎？」

大家擠向三白眼，三白眼向後退了退，像是在找放盒子的地方，向四下望望，然後一下子逃了！

「……喂！喂！到那去！」

大家不知他是什麼意思，一副目瞪口呆的傻樣子，只有千四郎急得追了上去！

三白眼夾着小盒子猛跑，還左右回頭看看千四郎追上了沒有。過了半晌，其他浪人才發覺不對，大叫「止步！」也追了上來。千四郎不發半響的停住脚步。三白眼夾着小盒子跑，沒發出半點聲音，可以看出他的功夫在常人以上。

千四郎握住刀柄。

三白眼跑到牆邊。那兒有棵綠葉成蔭的大樹。他像隻猴子般，二三下便爬了上去。夾着小盒子，只剩條內褲在身上。

「治郎兵衞！你發瘋了！」

浪人們漸漸從後面趕上，向着樹梢叫道。「老太爺知道的話，就慘了！」也有人躭心的說。躭心受到三白眼的連累，會被趕出去。

三白眼充耳不聞的往上爬，樹與圍牆約有三公尺半，他像是要從樹枝上翻出圍牆。

「大家向後退！」

千四郎厲聲大喝，氣的滿臉通紅，他一刀砍向樹幹。砍到快倒時，刀子突然斷了。

千四郎奮身撞向只剩一層樹皮的樹幹，樹在空中劃了一個大圓弧，向院中倒下。那個叫治郎兵衞的三白眼，在空中打了個觔斗，已站在地面。

「千四郎，還是被你看穿了。」

三白眼說。

裸露出來的肚臍，隨着喘息，一凸一凹着，肌肉非常結實。——千四郎慢慢靠近，說：

「是誰叫你混入這屋中？」

「笨蛋！」

三白眼瞇起雙眼的嘲笑千四郎，左手抱着小盒子，右手空無一物，千四郎也是手無寸鐵。只有一個大驚失色的浪人，拿着千四郎丟掉的斷刀。在這種氣勢緊張的情況，沒有一個浪人敢靠近他們二人。

「把東西放下來！」

「不行不行！」

「你想從我千四郎面前逃走嗎？」

「噢！我會試一試！」

三白眼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看了看四週的浪人的眼神，又說：

「千四郎，你想要裏面的東西嗎？」

千四郎不回答，又走前幾步。他又說：

「千四郎，給你倒無所謂，不過你要把髮髻裏的東西亮出來。」

「什麼？」

「別裝傻了！二個月前，你從九州潛入江戶，途中曾在柳生庄偷的東西。——那一張書箴。」

「那麼……你是柳生的密探了！」

「你眞是笨蛋……，如果我是柳生門人，早就會趁你睡覺時來偷你的腦袋了！」

三白眼未待把話說完，猛地一記旱地拔葱，躍出牆外，千四郎立刻跟着躍起，翻出牆外，追了上去。

浪人們回頭，瞧見面色灰白的彥左衞門，只是他看了看又走回走廊。

本來，彥左衞門一直守在厨房裏，後來，聽到院中大樹倒地的巨響，才走出來看個究竟。當他一眼瞧見院中的大洞時，頓時臉色大變。

「所以，你們才挖這個地方嗎？」

「是的！」

「眞是如此？」

「老太爺，你莫不信我，在場的人都可以證明。」

「那麼，方才他所說的，你髮髻裏的東西，拿出來看看！」

「那是……」

「你……你還敢携帶不能讓我看的東西？我絕不饒過你！快拿出來！快！」

彥左衞門雙手抱着木盒，站在走廊上，雙肩略略顫抖着，顯然已發怒了！

——剛才，千四郎身如飛燕，直竄三白眼身旁，順勢推出一記觀音掌（註），只見三白眼身形一震，隨即倒地不起。

（觀音掌爲武術中之一種，以手立掌，自腰際推向對方心窩，中者多立即氣閉昏死。）

木盒被千四郎奪回，走廊上的彥左衞門一見，立刻大呼一聲：

「那是彥左衞門家的傳家之寶，快還給我！」

「喂！黎左衞門……曲木！你們傻在那裏幹什麼？……我叫你們快……快動手搶回來呀！……」

那二、三名食客，聽到老太爺如此激動的語氣，連忙上前圍住千四郎，想奪下他手中的木盒。

千四郎站在原地，看着彥左衞門說：

「既然老太爺這麼說，我交出來就是了！不過，有個條件……」

「？……」

「首先，絕食修練中應該供應飲水——」

「哼！你倒小有慈悲心腸……」

「還有，盒子裏的東西，我也要看一看……」

「什麼？」

「我猜想，老太爺自己也不清楚，盒子裏有什麼東西——」

千四郎雖緩緩道來，但語氣中已現殺氣，如果一但要求被拒，他極可能出手傷人。

彥左衞門從未被食客以如此冷峻的語調責問過，也從未被門下食客以如此狠毒的眼神逼視過。就是諸侯也不敢如此放肆，這小混蛋居然……彥左衞門不禁怒火高張，看着向前逼近的千四郎，考慮了一下，說：

「好吧！條件我接受。你跟我來，——走！到我房裏去！」

「慢着！大熱天，大家也爲這盒子累得一頭汗，如果只有我一個人能看，那就太不公平了。我看就在這裏打開好了，大家也能瞧瞧。只要你下令，大家一定會嚴守秘密，何況，這種事本來就不應該厚彼薄此的。」

「嗯……」

彥左衞門瞪着眼說：

「你！是不是就心被我暗殺了！想要當個壓箱底兒！——蠢材！大渾蛋！我彥左衞門從不幹卑鄙的勾當！曲木——」

「在！」

「川野黎左衞門，其他人也聽清楚，若是看了木盒裏的東西，就別想在這裏混吃混喝了！——怎麼樣？曲木？」

「老太爺！我……絕……不想看。」

「川野！你呢？」

「我和曲木一樣！我想，看一眼也不會多長塊肉！」

「咿？難道眞沒人想看嗎？」

衆食客默不哼聲。

「……那好！千四郎，就只有你一個，像你這種小壞蛋……走吧！跟我來！」

彥左衞門轉過微駝的背，步入房中。千四郎猛吸一口氣，定了定神，跟着進去。

此時，不知是誰，突自後面說：

「馬場治郎兵衞怎麼處理？」但沒人理他。

木盒四個角都鑲有金屬片，盒蓋與盒身釘有合葉，掀開蓋子，裏面還有一個小木盒。小木盒的蓋子上繪有金漆圖案，並繫以紫色絹布，一眼便可看出，木盒絕非大久保家的傳家寶，因爲木盒上的葡萄圖案，本是武家大忌，自古以來，武士們就相信「葡萄」會帶來惡運。此外，武士在征戰時，若是取得對方首級，均裹以紫色方巾，並高懸在長茅頂上，因此，武士也憎惡紫色。「送你一張紫方巾」，就是意味着要取你性命。

彥左衞門原本十分好奇的臉孔，由於接連目睹兩件禁忌物，不覺蹙緊眉頭，不想再碰它了。於是——

「喂！千四郎！你的猜測沒錯，這個木盒的確不是大久保家的東西，就由你來打開吧！」又說：

「可是，在打開之前，藏在髮髻裏的東西，得給我看看！」

邊說邊挺了挺腰桿子。

千四郎立刻應了聲，「是！」然後鬆開頭頂的髮髻，儘管，房內紙門緊閉，但是以明亮度看來，外邊天空的浮雲似乎已散了。彥左衞門的額頭閃着亮光，粒粒汗珠跌入眉宇之間，不知是太熱了，還是太緊張了！

不久，千四郎說：

「喏！就是這個！」

隨手遞上一張紙條，紙已泛黃，摺疊處的字跡已看不清楚了。

自古以來，忍者潛入敵陣竊取情報，或是去敵陣中與內線通風報信時，都是把秘件藏在髮髻中。

「請看！」

彥左衞門眼光在千四郎臉上游離了好一陣子，才伸手接過紙條，平放在自己腿上，頭一低下來，汗珠已滴在紙上。

只見紙面寫到：

第九代　但馬守宗嚴

向東照神君大人　文祿三年任武術指導

同年五月三日　領取御製誓詞

臺德院大人　第十代　宗矩

慶長六年任武術指導

同年九月十一日　領取御製誓詞

向將軍○○○　宗矩
○○○○○　任武術指導
三月二十一日　領取御製誓詞

紙條上的將軍，應是今幕府大將軍——家光，而「○○○○○」是因摺疊，年月日已模糊不清。

「對……就只有這麼一點兒？」

彥左衞門詫異的抬頭問道，又低下頭仔細打量着這紙條。

「是！就這一點。好吧！輪到我看木盒了！」

「別急！你爲何偷這紙條呢？可否說出來聽聽？」

「至於這個……您老太爺不必知道。」

由於沒有其他人，千四郎很冷漠的回答。

彥左衞門看了看他冷冷的神情，只有揮了揮手，說：

「隨便你！」

秘圖

千四郎將小木盒放在自己和彥左衞門之間，伸出解開木盒上的繩結。然後深深吸了一口氣，輕輕地揭開盒蓋。也許是過份緊張的緣故，竟把木盒弄出聲響。

木盒內，擺着一卷卷軸。彥左衞門探頭看過木盒後，和千四郎相互凝視了一眼。

千四郎默不作聲，取出木盒內的卷軸，很小心的展開。

卷軸上繪着一幅地圖，角上標明「江戶・御城」。底下寫「品川宿」三個字。

「這是……秘圖嗎？」

地圖由右而左繪着從江戶到柳生莊的詳細路程。由江戶城的品川出發，沿途應在何處休息、進餐、宿夜……等，記載得十分詳盡。

千四郎因這意外的情報，而興奮得眼放異彩，兩眼眨也不眨的盯着秘圖看個不停，竟忽略了彥左衞門的存在。

雖然，千四郎還不知道這幅地圖的眞正作用，但是，可以證實一定和柳生家有着密切關係。

——從江戶城的內櫻田到品川宿約七・二公里

○品川宿出發到下一站

九・七五公里　在川崎午餐
四・九公里　在加奈小憩
八・八三公里　在程谷小憩
九・七五公里　濱松　於本營用午餐

○新居　在上田八郎兵衞家過夜（從濱松到此地，海路約三・九公里，陸路約六・五四公里）

九・七公里　白須賀　小憩
六・一公里　二川　午膳
十五・六公里　御油　小憩
八・八三公里　赤阪　小憩

○藤川　在角屋佐七家過夜　從赤阪到此約六・六五公里

十五・○五公里　岡崎　小憩
十一・一二公里　池鯉鮒　午膳
九・八五公里　鳴海　小憩

○宮　在本營過夜　七・八公里

由此地渡船經過大約二十七・三公里

○桑名　過夜
五・四五公里　四日市　小憩
五・四五公里　追分
二・九五公里　杖突
三・九公里　石藥師　午膳
○關　在本營過夜
松屋　小憩
拓植　小憩
佐那具　在本營午膳
島原　小憩
○戶塚　夜宿　七・二公里（紅國屋助左衞門）
十三・六五公里　藤澤　小憩
在南鄉進午膳
平塚　小憩　藤澤至此約有二・九五公里
十五・六公里　大磯　小憩
○小田原　本營　一宿　十六・六公里
十四・八二公里　函根　小憩
○三島　本營　一宿　五・八五公里
五・八五公里　沼津　小憩
十二・四二公里　原　小憩
十一・一二公里　吉原（本營）　進午膳
三・九公里　蒲原　小憩
○由井　本營　夜宿　九・一六公里
四・二五公里　奧津　小憩
十一公里　江尻　小憩
五・八五公里　駿府　午膳（近江屋市兵衞）
七・〇九公里　丸子　小憩
○岡部　在江戶屋清左衞門家過夜　七・〇九公里
十二・六五公里　島田　小憩
十三・一公里　金谷　午膳（川村八郎右衞門）
七・〇九公里　口坂　小憩
○掛川　在松屋又兵衞家過夜　九・六公里
五・八五公里　袋井　小憩
十六・四六公里　見付　小憩
○大河原　過夜
笠置　五・八五公里
○抵達柳生莊
總計：由江戶到此地約需十四日
（註）一里等於三十六町，約三・九公里。
一町約一百零九公尺。
原文恐讀者不易瞭解，此地計算成公里數。

彥左衞門將視線由卷軸轉移到千四郎臉上。當他發現卷軸只是一幅普通地圖時，一顆惴惴不安的心，總算落定。但却泛起一股莫名的悵然。

「千四郎，你對這幅地圖好像很有興趣！」

彥左衞門見千四郎盯着地圖，視線由「江戶」移到「大和」，再由「桑名」轉到「御油」，一副百看不厭的模樣，終於忍不住的開口說話了。

「難道地圖上隱藏着什麼秘密？」

彥左衞門邊說話，腦海中暗暗思量着這個疑問。

「這是——」遲疑了一下，千四郎抬起頭問道：

「神矢悠之丞帶回來的嗎？」

「這——我不知道呀！」

彥左衞門忽然抿緊雙唇，唇角內扯，露出不願被詢問的煩躁表情。

「那爲什麼要埋藏起來呢？」

「啊！」

「老前輩，我費盡心機在察訪武藝帳的下落，所以，凡是和柳生家有關的東西，我都要追根究底，不查個水落石出，絕不罷休！」

「至於這份地圖是單純的行旅表，或者是武藝帳的一部份，我無法論斷。」

「武……武藝帳？——千四郎，你說這是柳生武藝帳？」

「嗯！目前我還不能肯定它是否眞是武藝帳。你看這裏……還有這裏——」

千四郎解說着，手指不停的指點着地圖上的人名和夜宿地點。其實，也難怪千四郎如此猜疑了。一般說來，人們提到箱根時，總會想起富士山；見到池鯉鮒，就聯想到尾張；聽到三嶋、沼津、吉原等地名，就知道東海道；見到小田野，自然會想起北條。

「因此，」千四郎說：「戶塚之下所寫的紅國屋助左衞門，眞的是客棧的主人嗎？藤澤、金谷，也可能是人名啊！如果根據這情形來看，那就很教人猜疑了。因爲像柳生這樣狡詐的智謀家，怎會把黑名單列得這般詳盡呢？再說，若把這卷軸當普通地圖看待，那未免太詳細了，普通測量法絕對繪不出這般詳細的地圖。其中必定暗藏玄機。」

（著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圖，是廣重在天保年間繪製的。時間約在寬永之后兩百餘年。）

「嘿……給我看看！」

彥左衞門對卷軸的強烈好奇，已勝過對葡萄案及紫色的厭惡心理。他向前膝行一步，急着要看地圖。

千四郎把卷軸轉向，遞給彥左衞門，私底下依然扣緊繩子，暗防被彥左衞門奪走。

彥左衞門並沒有注意到千四郎的防範動作，他昂抬着頭，雙眼半瞇，全神貫注在地圖上。

「唔……」彥左衞門有所悟的發出讚賞的聲音。因爲當年參戰時，自己曾繪製過簡略的地圖。雖然時隔久遠，但現在若要繪製江戶城的地勢，自己依然可以城門和守備的正確位置。只是，做夢也沒想到，世上竟有如此精密的地圖。

「……這幅地圖到底是誰繪製的？」

「我也想不出是誰？」

「可是，咦？你幹嘛？把繩子放開！」

「不！」

「什麼？」

「老前輩，我們商量一下如何？您讓我在這裏重描一份地圖，只要我查明這不是我所要的東西，我一定把副本奉還，或者在您面前毀掉，絕不替你惹麻煩——」

「千四郎！」彥左衞門雙手緊握着卷軸展開的兩端，大聲問道：

「你……是否已拿到其它的武藝帳了？」

「——」

「沒有嗎？那就不用描繪了，免得招來殺身之禍。假若，這眞的是武藝帳，那麼傳開後勢必成爲各家爭奪的目標。雖說只是抄本，也會使你喪命的。再說，有兩份相同的武藝——不太妥當吧！

你的生死我倒不關心，可是，若因而連累到我，那可不行……嗯！你的武功和多三郎差不多吧！那倒不至於輕易被殺！只是……這卷軸果眞是您之丞的，那我應該還給您之丞才對。您之丞是個很棘手的人物，想和他爭奪的人，不會有好下場。

不是嗎？本來只會死五個人的，但等副本傳出後，死亡人數就要倍增了。我彥左衞門不願做這種糊塗事。」

「這點，我也考慮過了！」

千四郎的唇角泛起一絲狡詐的笑意，雙手依然緊扣着繩子，說道：

「這樣吧！您把卷軸交給我保管，那麼，送命的還是只有五個人呀！」

「住口！」

忽然，彥左衞門一改原先親切溫和的語氣，厲聲喝斥道：

「天氣如此的沈悶，我還把自己關在房間裏絞盡腦汁，目的是想給你提供一些寶貴的意見。你既然不領情，滾吧！我不想繼續和你這個壞蛋交談了。我早就說過，看過木盒裏的東西後，就得離開府邸，你可以走了。」

「老前輩，請息怒！」他企圖平息彥左衞門的怒火。暗中却運集功力，加強手勁，使得卷軸的繩子在兩人間像抵滿的弓弦般緊緊繃着。

千四郎悠然的神態和隱若泰山的姿勢，似乎已佔得絕對的優勢。彥左衞門不得不振作起精神。

「你！不鬆手嗎？」

彥左衞門這一聲咆哮，竟出乎意料的威嚴。

——彥左衞門的年事已高，但行爲却很孩子氣，他和門下的浪人食客相處得十分和諧。

當然，他的隨和作風也是因地置宜的，遇到眞正重要或嚴肅的時刻，很自然的會表現出老武士的威武氣概。他在十一歲時，就被選爲德川家光的侍從，長大後，參加大、小戰役多次，屢建奇功，算得上是個功業彪炳的武將。據說，彥左衞門曾向但馬守宗矩挑戰，家光將軍也准許他們砌磋武技。比武當天，彥左衞門準時到達設於柳生家院內的比武場。

當他踏進比武場時，看見宗矩正指揮門下弟子，將一擔擔的碎石倒在地面上，遂問道：

「這在幹什麼？」

「咦！我們不是要比武嗎？舖上碎石才能穩住脚步，避免滑倒啊！哈！你不會不知道吧！」宗矩回答。

彥左衞門被激得憤憤說道：

「不要胡說，比武不同於練武，不需要如此顧忌，爲了自身的榮譽，不論是在荒原、山野，或其它更險惡的地方，我們都應全力以赴，奮戰不休！」

最後，彥左衞門還披上甲冑，手執長矛地和宗矩過招。由此可知彥左衞門的性子是如何的執着了。

當然，敢向將軍家的武術指導公開挑戰，他除了具備有超人的膽識、高深的武略外，武藝也必定十分精湛。

看到彥左衞門如此固執，千四郎暗暗提高了警覺。想不到素來平易隨和的人，認眞起來竟是如此駭人。

「怎麼？眞的不放手嗎？」

「……很遺憾！」

「嗯？」

「……對不起！」

對座的兩人突然站起，千四郎喃喃自語道：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糟了！」彥左衞門喝聲方落，跟着「滋」響起卷軸裂斷的聲音。——卷軸已被撕成兩半。

千四郎手中握着沼津一帶的地形，其餘的則握在彥左衞門的手中。

當老人的手觸及身後的刀架時，千四郎已奔過庭院消

失在林木森森的樹林裏。

悠之丞和於季並肩走出寬永寺時，也正是彥左衞門與千四郎起正面衝突時刻。

悠之丞是來探望被幽禁此地的父親。

不知何故，官府竟沒有追究小瀨源內刺殺僧侶的案件。雖然，寬永寺曾用書面呈報官府衙門，但官府除了回覆一紙公函外，絲毫沒有追查案情眞象的徵兆。

公函中明白指出：寬永寺是江戶幕府的護國寺，是衞護國家，降福百姓的寺宇，絕不可能發生此類不祥的事端，再說以護國寺的聲譽，根本不允許發生此類意外事件，應該再詳細調查那名僧侶的眞實身分。

寬永寺則認爲這名僧侶未得允許，私自和暗殺集團勾結，因而慘死，實在是咎由自取。

一宗命案，就此了結。

演變至此，原先專爲此事而潛入寬永寺的悠之丞也沒有繼續調查的必要了。加上寬永寺的主持一直僞裝不知此事。悠之丞只好改口說是專程來寬永寺探望父親的。

當他們在服侍中之院大納言的僧侶陪送下走出寺廟時，悠之丞和藹可親的問於季。說：

「累了吧！」

雖然於季搖頭否認，可是因爲徹夜未眠的關係，她的確是很疲倦了。

昨夜，悠之丞和久別的父親竟夜促膝長談，睡在鄰房的於季也輾轉難眠。

「到底是怎麼回事？妳怎會在這裏呢？」

悠之丞連續問了幾回，於季却悶不作答。使得悠之丞愈發覺得納悶。

兩人緩步行過廻廊。眼前有一席破舊的髒草席，他們却視若無睹的從上面走過去。

沉默片刻，悠之丞才再度開口：

「也許，妳早已知道我……」

悠之丞突然頓住不語。

突來的沉默，使於季詫異的抬起頭來注視着悠之丞。原來悠之丞正瞪大着眼睛凝視着前方樹梢的某件東西。那種專注的神情使於季不覺脫口問道：

「悠……你怎麼啦」

話聲未落，悠之丞已快步奔前，飛身躍起，伸手抓住樹梢上的東西。一個旋身，縱回原位。眼看他身形卽將落地之際，長衫的下擺突被急旋的氣流捲掀開來，露出膝蓋附近一顆顯明的朱砂痣。

「啊！」於季突然看到這顆朱砂痣，不覺驚叫出聲。

蘭之典侍

「……我請問您，您腿上的朱砂痣是否出娘胎就有的？」

「……？」

「我的意思是，這顆朱砂痣是天生的嗎？」

「妳幹嘛問這個……？」悠之丞很不高興的反問。同時查視過從樹梢取得的藥盒，便收入自己的懷裏。

那只是一個一般武士都會隨身携帶的普通藥盒，盒面還用金漆描繪着桔梗花。教人費解的是它爲什麼會懸掛在這裏。

於季對藥盒已沒有興趣，她原本不敢正視悠之丞，而這時却以嚴肅的眼神，凝視着悠之丞清秀的側影和高挺的鼻樑。

「沒錯，出生時就有了！」

兩人沉默不語的走了一程後，悠之丞終於下定決心回答剛才的問題。

「眞的？」

「是啊！」

「哦！」於季長嘆一聲，低垂下粉頸。聽到嘆息聲而側過臉來的悠之丞終於發現，於季雪白的肌膚不知何時已浮上一片淡紅。

「妳怎麼啦？」

「……如此說來，你是在石清水八幡官出生的了?!」

「是啊！」

「那麼，你的母親是蘭之典侍？」

「妳……妳如何知道的？」

「……」

悠之丞突然有些緊張了。

「妳眞的是但馬守大夫的女兒？」

「……是的……」

「那……妳怎麼知道……我的身世？」

於季面露哀傷，搖了搖頭，沉默不語。

過了片刻，悠之丞又說：

「沒錯，我的母親正是蘭之典侍……我想，妳一定也知道，她是服務於四之局的女官。」

「元和六年，朝廷將於四之局驅逐，她也是在那時離開宮廷的。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照說妳那時還在襁褓之中，怎麼可能知道這件事情呢？」

「我聽叔叔說的。」

「叔叔？」

「叔叔和父親不同，他的武藝並不驚人，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他就是汀佐五右衛門……」

也許是因爲於季不想透露被禁止的事的緣故吧。所以她不但閃爍其詞，吞吞吐吐，連眼神也狐疑不定。

悠之丞靜靜的走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

「妳叔叔的大名，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但他既是柳生家的後代，武藝勢必不差，只是妳爲什麼如此重視我腿上的朱砂痣呢？」

「……」

「不能告訴我嗎？」

「很抱歉！我不能說。」

「我害怕被人責備，我不能坦白的告訴您，您還是去問我父親吧？」她爲難的解說。

這時，離開大久保家的千四郎，正一路狂奔……。

只聽他喃喃自語道：

「失算……失算……」

照他奔跑的方向判斷，他是要去寬永寺？這幾天，浮月齋在那兒。千四郎的意思是要將奪到的半幅地圖，送請浮月齋鑑定，以確定是否眞的武藝帳。若眞是柳生的武藝帳，那就必須把另一半也奪過來。逼不得已時，也只好把彥左衛門解決掉了。

由大久保家到寬永寺，必領經過酒井雅樂頭忠行的府邸。此時，忠行的嫡子忠清剛接獲親弟弟忠能染上急病的消息。正打算步去探視。

正當他揮鞭起程時，突然發覺身旁有人迅疾的奔馳而去。

「啊……有明……難道你的速度還不如那個人嗎？」

一邊叱喝着座騎，一邊奮力揮鞭，想超越那人，可是，有明却追不上，前面那人遂迅速的消失在前面的叉路。

「有明」就是最得宗清寵愛的一匹駿馬。

宗清目前依然是世子的身份。因爲他在寬永十四年才繼承父親的封位。

跟隨在「有明」身後的侍從，聽見宗清在喃喃自語，都以爲他是過度憂慮弟弟的病情，才突然沒了主意呢？手足情深，人之常情呀！

事實上也難怪侍從們這般猜想了。因爲宗清是騎在奔跑的快馬上，才能感受到那人的速度。跟在馬後的侍從們早就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早已累得不知身在何處了，又怎麼會發覺從身邊飛掠而去的身影呢？

雖然，傳聞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是，霞派忍者的腳程畢竟不弱。所以，千四郎從大久保家到寬永寺所需的時間，也就不是平常人所能想像的了。

再說，悠之丞正爲於季對自己脚上的朱砂痣，所表現出的閃爍神態，暗自納悶時，原本微攏的眉頭就變得更緊了。突然，他聽見一種近似風箏在空中飛翔時的聲響了。

這時，他們剛走出寬永寺，沿着下谷廣的小路走着。悠之丞四下探望了片刻，不見任何動靜。

此時，這條通往寺院的道路上仍有許多行人。一名武士伴着一位少女悠閒的走着，偶爾傳來幾聲輕笑。來往的行人都不曾查覺有任何的異狀。

——片刻之後，悠之丞又聽到「咻」一聲，一陣輕風迎面逼撲而來。——「危險！」

悠之丞狂吼一聲，順手將身旁的於季推開，並閃電拔刀向那陣輕風砍下，風聲驟然消失，同時，悠之丞突然感覺到背部涼颼颼的。

一股鮮血自他的背部緩緩流出。

「忍耐，一定要忍耐……。」

於季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說着這樣的話，却看不到人影，害怕得不斷轉過頭去搜索。

「……」

不禁使於季噤若寒蟬，原來，一個蓬頭垢面有如野人般的男子匆匆奔去，經過的路面上灑落了斑斑血跡，血是自肩膀上的傷口滴落下來的。

由於他手上還握着長刀，所以路人紛紛走避，爲他讓出一條路來。

「我不能死，不能死啊！」

那名野人痛苦的呻吟着，步履踉蹌地漸行漸遠。

現場的悠之丞却已僵臥在地上……

在這件事情發生後約三刻鐘，大久保彥左衛門匆匆趕到幕府所在的江戶城。

家光將軍已吃過晚餐，正在聆聽家臣報告白天所發生的重要事情。突然，一位侍童來通報說：

「彥左衛門請來參見將軍！」

「怎麼？老人家來啦！」家光說話的時候回頭看看隨侍在側的宮崎半十郎，苦笑了一下。

因爲這種來訪是不在規定時間的，一定不會有好事。這一次不知他又要耍什麼花招了。

家光很瞭解彥左衛門是個棘手人物，就算不願接見也得勉強的予以接見。於是命侍童回告彥左衛門說：「將軍正和家臣們開會報。」希望他知難而退。

家光暗忖道：此時會發生什麼大事情呢？該不是風聞自己寵愛女尼的消息，特地來進諫的吧。

奉命去回報的侍童，很快就返回向家光報告道：

「彥左衞門說此事十分重大，必須親自稟告將軍！」

雖然隨侍的家臣對彥左衞門這個人都不具好感，但是侍童已說明是很重要的事情。這又該怎麼辦呢？

「——也好，請他進來吧！」

家光嚴肅的和半十郎交換了一個眼色。

不久，彥左衞門跨進了「楓之屋」，臉色果然有些異樣，他用很標準的姿勢跪伏在榻榻米上說道：

「彥左衞門冒夜來訪，蒙將軍速予接見，實在萬分榮幸。」

「老人家！不要客氣，你今夜來此，可是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嗯？」

家光見彥左衞門不搭腔，不覺「嗯」了一聲，要他趕快說明來意。

「彥左衞門大膽請求將軍，將侍從摒退。」

「爲什麼？」

楓之屋是家光將軍的御用書房，平常家光辦完正事後，總要到此休息，或者批閱文書，擬訂計劃等。

能待在御用書房的侍從，自然都是他的心腹。應該沒有避諱的道理。再說，如果事情眞的嚴重到必須在議事廳商論的地步，那又怎能在這個地方研討呢？

家光回顧了身旁的侍從，說道：

「老人家！此刻在場的又不是大小藩主……他們都是我的心腹，你儘可說沒關係。」

「不行！」彥左衞門搖頭說，眼神竟有些異樣，家光看他如此，也不覺動容了。

「既然如此，你們就退下吧！」

於是，除了半十郎，其他的人都退下去了。

彥左衞門等侍從退走後，沉默了好一陣子，兩道逼人的眼神凝視着家光將軍。

「老人家？到底發生了何事？」

家光發現他有些反常，便向前傾過身子問他。

「彥左衞門在這種時候求見將軍，這件事情當然是和我一生榮辱有極大關連的。」

「直截了當的說吧！到底是什麼事情？別欲言又止的。」

「……將軍，請允准我這樣……」

彥左衞門說着，把手中的紙扇倒轉，往腹部一劃，做着切腹的手勢。

「……」

家光收回向前傾的身子，恢復早先的姿態。

「打開天窗說亮話吧！老人家，您想要什麼？」

「……」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柳生一族的陰謀——」

「……」

「聽完我的話，您是否以爲彥左衞門顚瘋了呢？其實，我若眞的顚瘋，也許會過得舒坦些！——可惜，我却是在頭腦十分清楚時目睹此事的，所以如果您把我當顚瘋看，我眞是死不瞑目啊！」

「——等等！你有什麼證據，說柳生圖謀不軌呢？他是我親自指派的人，你竟敢如此說……好吧！你把確實的證據拿出來。」

「沒有具體的有力證據！」

「啊！」

說到這裏，家光已十分煩躁了，他挪動一下身子，不想繼續談論這個話題。彥左衞門也看出將軍不耐煩的樣子却不停止，相反的逼進一步說道：

「很抱歉！目前依然不曾尋得有力證據，如果我有具體的證據，也不會讓您錯認我是瘋顚了！」

「……」

「但，我現在雖然沒有確實的證據，但我願以性命擔保如果我誣賴了柳生，將軍就把我給殺了吧！」

「……」

「將軍，柳生但馬守是幕府的總監督，也是遠近知名的兵法家。以後他如果知道彥左衞門無憑無據的指控他圖謀不軌，心生二志時，會有何種反應呢？

再說，我彥左衞門也是個小有名氣的武士，如果被將軍下令賜死，必會引起人們的疑心，而要求您做合理的解釋，那時候，您是否會公開的說：『彥左衞門是個瘋子』呢？

如果人們不滿意您的解釋，進一步問您：彥左衞門是犯了什麼行爲，你判他的罪呢？您是否就說：『彥左衞門誣控柳生但馬守陰謀不軌？』

人們也許並不相信您的解釋，但是，您的話却在他們心理發生了作用，而懷疑柳生眞的是圖謀不軌了。」

「够啦！够啦！把你的來意明說了吧！」

這時候，家光才知道彥左衞門是眞有隱情的，至於眞相如何，就難憶測了。

只是，他敢指控幕府總監督有陰謀，必定不是普通事件。爲了這緣故，家光將軍因緊張而圓瞪起雙眼。

彥左衞門聽家光這樣說，突然把上半身臥伏在榻榻米

上說：

「是……彥左衞門謹導教囑……您眞是一代明主啊！」他雙肩微微聳動，輕聲低泣。

家光眞的被彥左衞門弄糊塗了，坐立不安的等在那兒不知如何才好，於是再三敦促道：

「快說吧！到底是什麼事啊！」

在說明彥左衞門的回答之前，我們必須先回頭看看寬永寺前下谷廣道上發生的事情——

千四郎奪走半截地圖後，彥左衞門坐在榻榻米上，獨自沉思！

悠之丞自京都藪左將軍嗣長那兒帶回來的秘密卷軸，眞是柳生武藝帳嗎？卷軸完好如初時，自己並不覺得它有何重要性。可是被奪去半截後，反而覺得自己去失了一份不該遺失的東西。

細細剖析後，彥左衞門以爲除了問悠之丞外，再也沒有更好的法子了。

悠之丞自昨夜上寬永寺後，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彥左衞門心想，乾脆到寬永寺去看看情形如何吧！

於是，他帶了幾個侍從，悄悄的走出家門。

當他到達下谷廣道時，見人羣圍成個圓圈，望着地面，交頭接耳的在竊竊私語。

彥左衞門正打算上前觀看時，瞥見人羣裏鑽出一個漢子，彥左衞門將他喊住，問道：

「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噢！有一名武士被殺傷，我正要去報官呢……」

「啊，武士被殺傷啦！」

彥左衞門不由加快步子，趕上前去：

「啊！」只聽老人驚叫出聲。

受傷的武士正是悠之丞，此時，他正斜倚在一位好像是武士家族的女孩身邊。

女孩子方寸大亂，竟忽略了自己散開的裙擺，只顧着彎着身子低喚着：「悠之丞，振作點！」她那白嫩的小腿上，赫然也有一顆鮮明的朱砂痣。

「……」

「能將武藝如此高強的人殺傷？……難道……兇手是千四郎嗎？」

悠之丞的唇角，勉強綻起一絲難看的笑容，點點頭道：「正是他，霞派的忍者……。」

「啊！眞是那小子。」

彥左衞門十分氣憤，離地圖被奪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時辰，沒想到他們就對上了。

悠之丞的長刀，仍安插在刀鞘內——看來，悠之丞是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殺傷的。

圍觀的人羣發覺傷者和這名身份頗高的武士好像十分熟稔，就更好奇的靜聽他們的談話。

跟彥左衞門一起來的侍從，揮舞着木棍，企圖將人羣驅散。另一位侍從則撕下繫腰的白布，扯成兩半，爲悠之丞包紮傷口。

「快去拾些松葉來，要松葉嘛！」

彥左衞門發覺悠之丞嘴角的笑容逐漸消失，急忙揮手要侍從趕到參道院去找松葉。

一些較聰敏的侍從，覺得與其撿拾落地的松葉，倒不如採些新鮮的，於是便矯捷的攀上老松，折下新鮮的松枝交給彥左衞門。

智多星

「悠之丞，打起精神來！」

彥左衞門彎下身子，對半昏迷中的悠之丞大吼。

於季驟聞彥左衞門的吼聲，方猛然警覺到有人在旁，連忙匀出手，將自己的裙擺拉好。

「神矢大人……神矢大人……」

她出盡上半身的力量搖晃着懷抱中的悠之丞，希望他快快清醒。

悠之丞半瞇着雙眼說道：

「哦！是老太爺嗎？」

聲音雖很低微，但語氣却很平靜。

「嗯？」彥左衞門原本佝僂的身子，又前傾了些，想聽悠之丞到底說些什麼？

「……」

悠之丞闔上雙眼，彥左衞門緊張的吼道：

「振作點！振作點！有沒有看清對方是誰？」

「這位姑娘，請暫時退開。」

彥左衞門將悠之丞從於季的膝上移放在地面，讓他平平趴臥地上，並將松葉塞進白布之下。

「嚶……嚶……」眼看着就要昏死過去的悠之丞，口中發出一連串呻吟，慢慢轉醒過來。

「振作，振作起來啊！」

片刻之後，悠之丞在於季陪伴下，被佐治和圍觀的人們送到廣德寺去。

廣德寺是柳生家的產業，送到此地來休養，完全是於季的主意。

悠之丞的傷口，從背脊斜劃到左腹側，約十餘公分長。佐治讓他平趴在床舖上，於季則將烘熱的海苔，切成一寸見方大小，塗上黑鐵漿，送了過來。

她小心翼翼的將海苔貼在傷口上。由於松葉和這種海苔都是治療刀傷最好的藥方，悠之丞總算保住了性命。

本來彥左衞門是想護送悠之丞到廣德寺的，但他突然聽見寬永寺門前有人叫喊道：

「有人被殺傷了！有人被……」

彥左衞門直覺的以爲這人是在宣染悠之丞受傷的消息，便大聲喝止道：

「混蛋，嚷嚷什麼？」

那名邊跑邊吼的漢子，被這突如其來的喝聲嚇了一跳。猛的頓住身形，又瞥見躺在地上的悠之丞，遂說道：

「啊！怎麼這裏也有人受傷啦？」

彥左衞門暗吃一驚，忙問道：

「什麼？你是說另外還有人受傷？在哪裏？」

「哪！就在那邊！」那漢子轉身手指着發現傷者的地方。

「是不是一名浪人？」

「是呀！是呀！」

聽到此，彥左衞門興奮的挺了挺佝僂的背脊道：

「悠之丞，你先去廣德寺小憩片刻，彥左衞門一定替你報仇。」他心想：千四郎已受傷，也許不用拼老命，就能將那半截地圖奪回來。於是急匆匆的向寬永寺奔去。

待從們眼見悠之丞被抬進廣德寺後，方大步向主人追去。

朝寬永寺走來的彥左衞門，見寺前圍着一羣人，在距人羣十步遠的地方，他就大聲吼道：

「讓開！讓開！讓開！」一面緊握刀把，步履踉蹌的衝上前去，人羣很快的向兩旁閃開，讓出一條小路。

但是，就在人羣向兩旁閃開的同時，彥左衞門同時緩下腳步，最後，終於停止。

只見一名乞食法師，抱着受傷的千四郎，正要離去。

彥左衞門停下脚步後，對方也轉過身來。

但見他口中咬着那半截地圖，圓軸上沾染着斑斑血跡，當胸的白髯上，也沾了點點腥紅。

「你……是什麼人？」彥左衞門沉聲喝道。右手依然緊握刀柄。

對方的滿頭白髮披散在肩上，兩道凜凜逼人的眼神，冷冷打量着彥左衞門。他那威嚴不可侵犯的神態，突然激起彥左衞門那積藏已久的好勝心。

「你是太久保彥左衞門兄？」

白髯法師將眼睛瞇成一線，漫聲問道。

「你是何人？」

「道號不見經傳，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正如你此時所見，我只是個乞食法師罷了。」

說完取下口中的卷軸，並將千四郎的身子抱穩。

浮月齋想用短短的卷軸當武器，對付自己嗎？彥左衞門的腦海閃過這個念頭後，便迅速的拔出長刀，道：

「原來，你也是武林人物？」

「是啊！在下山田浮月齋……彥左衞門，你曾欠我一筆帳呢！」

「……」

「你難道忘了嗎？三十五年前，我到伏見城刺殺家康，却被你阻止。當年你所阻撓的人，正是在下——浮月齋！」

「噢？——」

彥左衞門一時記不起是否眞有此事。

關原戰役的前一年，也就是豐臣秀吉死後不久，日本國內局勢日趨混亂。那時，石田三成時常率領黨羽夜襲家康，石田三成的叛徒加滕清正和福島正則，也時常找機會謀刺三成，石田三成不得已，只好遁藏到家康的官邸，以免發生意外。

如此詭譎的陰謀，如此令人不齒的行爲都能被當時的社會接受，可見時局的不堪了。

一天夜晚，當時還活着的柳生石齋宗嚴，爲保護主人家康，正和刺客拼戰得難分勝負時，得到消息趕來的彥左衞門，手執長矛，加入戰鬪圈，終於將刺客擊退了。

腦海中依稀還有這些糢糊的記憶。

至於浮月齋何以會擔任這種暗殺任務？這和他的師父——疋田文五郎有關，他是豐臣秀賴的武術指導，與三成友善，他的弟子——浮月齋因此獲得三成的信賴，而被付託重任。

當然，彥左衞門並不知道這中間的複雜關係。

「既然如此，來吧！」說着，彥左衞門就朝着較接近自己的千四郎的身軀刺過去。

彥左衞門手執的長刀，和平常的武士刀不同，它刀刃的弧度較大，是早期正統名製刀家所打造的寶刀。

眼見刀鋒即將砍到千四郎的身軀時，千四郎的身軀突然閃到一邊去了，而由於身形的甩動，血液遂自傷口飛濺而出。

在這一剎那間，彥左衞門的眼前變成腥紅一片，原來，千四郎的血液恰巧射進彥左衞門的眼睛。

浮月齋乘此空檔，挾起千四郎的身軀衝到寺前廻廊上，在轉角處飛身而去。四週圍觀的人羣，只覺得浮月齋的身軀凌空騰起，轉眼間消失的無影無踪。

彥左衞門圓瞪着血紅的雙眼，對飛鳥般漸行漸遠的忍者，完全束手無措，只好收起長刀，奔回廣德寺去了。

悠之丞已恢復知覺了，於季依然在旁照顧，當他看見彥左衞門回來後，虛弱無力的說道：

「老太爺，勞煩你了，眞過意不去……」

說完，欠了欠上身。

彥左衞門急忙伸手制止道：

「爲何不安靜躺着呢？」

隨後，彥左衞門派人請來大夫，給悠之丞療傷，方繼續問道：

「悠之丞，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責備的語氣中，也蘊含了長者的慈祥。說了還瞪了於季一眼。嚇得於季也迭聲道歉。她想，若不是自己閒話說得太多，擾亂了悠之丞的情緒，神矢大人一定不會受傷的。

「不！這是誤會。她沒有錯！」

悠之丞躺在枕上搖了搖頭，接着敍述了事情的大概經過。

當時，他只感覺到一股殺氣掠過身旁，遂抽刀砍去。由於事起倉促，他根本無法判斷當時的敵我狀況，甚至連抽刀砍殺也純屬下意識的自然反應。直到刀落之後，才明確的感覺到自己已砍殺到對方。

等到他依照往常的習慣，將刀納入刀鞘時，方才察覺自己也受了傷。

「如果眞被那麼高明的刀法殺死，悠之丞死也瞑目了！」悠之丞的眼光瞪着天花板，似在回憶方才的景象，慨然嘆道。

彥左衞門默不做聲，過了片刻方關切的問於季道：

「妳是誰人家的女兒呀？」

「家父是柳生但馬守。」

「什麼？是——什麼？」

「老太爺，以前我寄食在柳生家時，但馬守大人曾爲我們介紹過，她是於季小姐！」

「如此說……妳是從柳生莊來寬永寺的囉？」

「不是的……」於季抬起蒼白的臉龐說，她是在阿部對馬守家中服侍主人的。昨天才奉父親的囑令到寬永寺探望中之院大納言。

聽完這些，彥左衞門像遭雷殛一般，渾身顫慄。於是他詢問悠之丞有關寬永寺的異變，寺內僧侶的態度，和中之院大納言的近況等等……。

過後，據他研判，暗殺集團可能是松平智慧依豆守派遣的，而小瀨源內則是但馬守事先安置在寺中的眼線。於是他遂想親自到幕府和將軍商談。

如果刺客眞的是由松平智慧伊豆守派出，而柳生但馬守又遣小瀨源內和於季至此，那就表示幕府已知道這個陰謀，而企圖加以撓阻。

若於季不幸被刺客殺死，那麼於季的主人——阿部對馬守也必定會被捲入是非之中。彥左衞門以爲，這些都是柳生但馬守一手策劃的。暫時不管武藝帳是什麼東西？寬永寺的異變是否和它有關？全國的總監督和扶佐將軍的智多星之間竟起勃谿，畢竟不是普通事件。

爲了天下太平，千萬百姓的安樂，彥左衞門決心不惜犧牲自己性命，也要設法消弭兩者之間的仇殺。

如果兩者對峙不下時，要令何者失勢才好呢？

柳生是著名的兵法家，俸祿有一萬餘石；伊豆守是世襲的藩主，兼領將軍家的總管職，俸祿是三萬石。柳生已經是六十七歲的老者，而伊豆守才四十二歲，正當壯年。到底是要幫助武藝的覇道還是仁者的王道？彥左衞門心中也有了腹案……「就幫助松平智慧伊豆守吧！」

由於彥左衞門自信自己的武藝絕不在柳生之下，遂認定自己的抉擇，絕對正確。——此時他只想到參謁將軍的事，竟把到寬永寺找悠之丞的主要目的忘得一乾二淨。當然也就更無暇去管武藝帳的問題了。

「將軍！」彥左衞門再次向前膝行數步道：

「如果，您允准我切腹，那眞是慈悲之舉呀！將軍，請聽屬下最後的一件要求吧！」

接着，彥左衞門便提出將柳生但馬守宗矩的全國監督一職罷黜掉的要求。

家光聞言，臉色大變道：

「不行！老人家，不論你如何說，我都不能答應你。」

彥左衞門並不灰心，他以誠懇的聲調請求道：

「……將軍，請你無論如何要答應我的請求……」

「剛才我已說過了，理由，憑什麼理由？」

唉！果眞能說出確切的理由，彥左衞門也不會如此苦惱了，只因爲不希望讓總監督和總管之間的磨擦明朗化，自己才如此苦苦哀求將軍的，爲什麼將軍無法洞察自己的隱衷呢？

想到這裏，彥左衞門不禁悲從中來。

看到這名硬漢竟淸然落淚，家光手足無措的不知如何安慰他才好。愣了片刻才說：

「老人家既然如此堅持……好吧！讓我考慮考慮！」

說完後，家光便站起身子，頭也不回的走進內室去。彥左衞門依然跪在榻榻米上，久久不動。

年老的彥左衞門，鼓起勇氣向將軍提出的請求，三個月後，終於有了回響，可是，結局十分微妙，大出人的意料之外，失勢的一方竟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由此看來，宗矩的謀略實在勝過伊豆守一籌——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話說家光入內室後，立刻命人去請女尼慶光院來，平時，將軍要求妻妾服侍的時間，總是在亥時。時間一到，侍從通知鄰房的服侍人員後，再由他們傳達到後宮，此後，除非是服侍人員，否則，閒人不可再進龍杉門一步。

因此，龍杉門也可以算做是前廳和內室的界隔。

這天，和往日一樣，有二名服侍人員留在龍杉門內聽候家光的差遣。但是，未到亥時便聽見將軍的命令，兩名侍從不禁對望了一眼。

家光踏進寢室。是間十分寬敞的房子，共有十六張榻榻米，平常，女僕在申時便將寢具準備妥當，以便將軍隨時休息，所以此刻房內的羅帳低垂。

聽到家光的脚步聲後，羅帳內的白影晃動。

「噢……妳早來啦！」

原本，家光若提前到此地，總會和女尼對棋，此刻，女尼聽到家光到了，便要下床。

「不要起來，躺着吧！」

說着，家光換上睡衣，掀開輕掩的羅帳，但見女尼黑白分明的雙眼，烏溜溜的媚了他一眼，眼波流盼，風情萬種。

家光鑽入被窩裏，粗暴的扯開對方的衣服，雙手不停的遊動着。「唔……」女尼輕哼出聲。

鍋島忍者

女尼用手摀着臉，在這一剎間，全身竟變得有些硬直了。和平常一樣，胸衣被扯開後，她就不自覺的用雙肘緊緊的護衞着胸部。

家光的手移到女尼的腰部，想解開她的腰帶。告訴過她好幾次了，不要把腰帶紮得那麼緊，她就是不聽。

隨着家光的動作，女尼的雙手愈摀愈緊。但她也很解事地把腰部抬起，以方便他。

「梅子……梅子……」

家光輕喚女尼的俗名，雙手輕柔的從梅子的膝間緩緩向上遊移，最後停留在腰際。

她依舊緊緊摀着臉，指縫間洩吐出急促的熱息。

「……」

家光湊上臉去，想吻女尼指縫間的紅唇，她却偏過頭，拒絕了他。

她自從進江戶城，被家光幸寵後，就在牙齒上塗染黑鐵漿了。一口黑牙，令她羞於啓齒。

但她的雙肘却因家光的要求而鬆開了。高隆的雙乳因呼吸過分急喘而起伏不定，家光興奮的撫弄着，並張口輕含着乳頭。

「唔……」

梅子受了挑激，禁不住呻吟出聲。

時間靜悄悄的消逝。羅帳微微飄搖，發出一些輕微的聲響。羅帳外低陷的地板上，臥着兩名侍者，他們以肘就枕，背向寢室，微閤起雙眼假寐。這些侍者都是由年老的家臣擔任，絕對沒有年輕的。

這天，擔任侍者的是中根平十郎、太田采女正兩人，平十郎朝南而臥，采女正則面西而臥，雖然，他們對背後的動靜似乎毫無感覺，但雙睫却不停的眨動。

羅帳之內的兩人，正沉醉在男女激烈的歡樂之中。躺在家光身下的雪白胴體不安的扭動着，由於興奮而發出的喘息，漸漸急促濃重。突然梅子發出一聲不該是她這樣的少女所發出的長嘆聲。

兩名侍從不禁張大眼睛，互望了一眼。

——不知經過多少時間。

「啊……是……是什麼人？」

突然聽到家光的驚叫，侍者都訝異的跳起，緊握刀柄。——但因沒有得到家光的命令，他們不敢違背命令轉過

身去看個究竟，所以就那樣緊張兮兮的握着刀柄，面向大門，靜待家光的指示。

但他們只聽見——

「不用慌張，我無意加害您……」

來人語氣十分鎮定。接着是教人喘不過氣來的沉默。

來人幪着面，一身黑色夜行裝打扮，顯然是一名武士。此刻，他正用劍挑開羅帳，但又隨即放下來。

帳內的家光迅速拉過滑落一旁的衣物披在身上，並將裸體的女尼遮住，以免被刺客看見。

「你……你是誰？竟敢如此無禮的闖入我的寢室，快快報上名來。」

「很對不起：還不到表明身分的時候。」

聲音還是如此鎮定。只是，當他看過羅帳內的情形後，很窘的說道：

「噢！這是……」幪面人暗地苦笑，接着說：

「請穿上衣服吧！深夜造訪，實是有要事相告。——絕無惡意，請，請快——」

說完轉過身子，背對着羅帳。

家光的臉因羞憤而漲得通紅，女尼蜷縮着身子，緊偎在家光的胸前，家光則以手護衞着她。

「既是有要事相商，何以不經服侍人員通報？冒失的傢伙，還不趕快給我滾開！」

「好說好說，我若能正式晉謁您，又何苦夜闖內寢呢？」

「我不想聽！不管是如何重大的事情，我都不聽，可惡，我絕不饒你！」

「中……中根……」

「是……將軍……」

「你——給我退下！」

這時候，家光才呼喚在一旁待候命令的老家臣，但却被幪面人喝退了。幪面人雙眼隱現殺機。使得抽刀欲上的中根猶豫着，不知該如何才好。

幪面人對帳內的家光道：

「——將軍，我不想做出粗魯的舉動，但您若執迷不悟不聽勸告的話，可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我就把這女尼先拟走，哼！」

「……」

「如何？冷靜考慮一下吧！將軍所寵愛的女子被拟持作人質，張揚出去，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嘛！」

低沉的嗓音中帶着一股懾人的威嚴。家光聽他這麼說，慌忙的道：

「既是如此重要的事情，你快說吧！」

「我想——您先命家臣把長刀收起來吧！」

「……」

「嗯！要我代您傳達命令嗎？中根平十郎、太田采女正……站在那邊的是菅原三左衞門吧？」

菅原三左衞門原是住在鄰房的守衞武士，因聽到家光房內有人起爭執，而探頭向內窺伺，不想却被發現，不得已，只好硬着頭皮走出來。

幪面人竟能够正確無誤的指認出自己的名字。這使他們驚訝得連連後退，手足無措的不知如何是好！

看情形幪面武士對家光的生活起居知之甚詳。否則對輪值的服侍人員怎會如此熟稔。

「何方野小子，膽敢對將軍無禮！」

平十郎話聲未落，血氣方剛的菅原三左衞門已揮動長刀，撲殺過來！

刀光過處，只聽「咻」一聲，幪面人側身閃過，而菅原三左衞門由於用力過猛，差點撲上羅帳！

「還執迷不悟！砍傷我倒沒關係，如果傷到帳裏的將軍，是罪不可赦的，知道嗎？你們這些飯桶！」

「……」

「將軍，在下既然來了，在事情未交待清楚前，是絕不會離開的，就請您忍耐一下吧！」說着，揚手擲出一把柳葉飛刀，將床邊的花燭擊落。

「好了！燭火已滅，若還有人想妄動兵刃，當心誤傷了將軍。——在下方才已說過，只要把事情交待清楚，絕不久留。」

「說吧！你到底有什麼事？」

家光研判了情勢後，遂敦促來人說明來意。黑暗中緊摟着懷裏微微顫抖的梅子，似乎鎮定了不少。

幪面武士沉默片刻，護衞將軍的三名家臣則暗地裏凝神諦聽，想循聲辨向，狙擊對方。剛才那種慌張的心理，在燈燭被打落後，反而平靜了許多。來人對自己既如此熟稔，說不定是曾見過幾次面的吧！目前最重要的是必須先確認來人的身份。因爲，在值更之際被刺客潛入，也是罪不可赦的。

「將軍，柳生但馬守的次子友矩，近日之內將要啓程往京都去，我想請將軍下令制止他的行動。否則，天下將會大亂！」

「什麼？」

家光不自覺的提高了聲音，因爲剛才來訪的大久保彥左衞門也是爲了柳生的問題。

「你要我阻止友矩往京都去？」

「是的！」

「什麼理由？」

「友矩的京都之行可能會有生命的危險。對將軍來說，友矩是一名得力的護衛——」

「爲……爲了告訴我這件事，就非得在三更半夜來打擾我不可嗎？爲什麼不直接向柳生但馬守去說呢？」

「正是柳生但馬守命友矩往京都去的。」

「你所說的重要事情就是這個嗎？友矩爲什麼不能捨命？你爲何與我討論但馬守之子的生死問題呢？」

「這未免太無情了！家臣無緣無故的平白喪命不可惜嗎？將軍，何況他還是你的得力護衛呢！」

「住口！我指的是你的態度！我對友矩的才能知之甚詳，對但馬守的膽識也深具信心，但馬守不惜犧牲親骨肉。所做的安排，必定有他充份的理由，要你多事？」

「慢着……將軍正在氣頭上，想來很難接受在下的意見。將軍不妨平心靜氣地想想；如果單單只爲了友矩的生死，我怎會夜闖此地？實在是因爲事情已危急萬分了，友矩的生死，關係着整個將軍幕府的安危啊——」

「既給我這種建議，爲什麼不表明你的身份？」

「……」

「我不會被你的言辭所迷惑的，堂堂幕府的領導人，豈能因陌生人的一句話，就改變自己的行動？……如果你想讓我信服，就該表明身份啊！」

蒙面客沉默片刻。

黑暗中好像有人影在移動，三名家臣下意識的向前逼進一步，家光也暗中將全身功力貫注在臂膀上。

蒙面客以低沉緩慢的聲音道：

「梅子小姐……或許，妳知道我是誰吧?!」

「啊！」

黑暗中，家光瞥了梅子一眼，問道：

「梅子……認得他嗎？」

女尼緊抓着家光的手臂低聲說道：

「不認識……」

「聽不出我的口音嗎？梅子小姐。——眞的不認得我嗎？……」蒙面客說到最後，竟似在自言自語一般。

「那就算了……我言盡於此！也許，明天早上你會改變主意吧！深夜造訪，冒昧之處尙請您原諒……告辭了。」

房裏沉寂了片刻。

「爹！女兒去給您沏杯茶！」

「好……給我一杯。」

沏茶的聲音，在此時顯得格外輕脆。這乃是甚兵衞的秘訣。因爲修養高深的人，有密事相商，不用鬼祟的四下查探，只要保持周圍的安靜，便可以耳聽八方，不怕外人潛藏窺聽。

「甚兵衞，我要拜託你的是……這個……」

十兵衞凝視着對方的面孔，用扇子在床上畫着。甚兵衞臉上露出了驚愕的表情。

此時從田鶴子身後的窗戶望去，白雲正緩緩向西飄去。

鍵屋甚兵衞是進出尾州藩邸，專司武器買賣的軍火商。當時一般人是禁止携帶槍枝的，除了管理槍砲的官吏外，就算是朝進的武士，也不能任意用槍，甚至於諸侯、藩主們帶槍進出江戶城；也必須有朝庭的通行證。當時專司管理槍砲、彈藥的，是火藥司。而鍵屋甚兵衞進口賣的，都是些驚嚇、驅逐野獸的火藥和獵槍。

十兵衞要求的如果只是普通的槍彈，鍵屋甚兵衞絕不致於如此驚愕。

「嗯，是不是有困難？」

虛無僧

「歡迎大駕光臨，好一陣子未到府上請安了，令尊大人近來可好？」甚兵衞盤坐在門外走道上，雙手支撐着地面，謙恭的向房中人行禮。他那圓胖的臉孔，和田鶴子的細長娟秀形成強烈對比。帶有一種中年人特具的精明幹練，一望便知是熟習劍術的商人。

「託福！託福……我今天來，實在是有事相託。」

「是！是！你儘管吩咐。」

田鶴子在旁瞥了十兵衞一眼，又急忙垂下頭。

「妳在場無所謂，田鶴子！」十兵衞立刻明白她的意思。

「是！」

「你也進來吧！甚兵衞！這樣說話不方便。」

「那……領情了。」

話未說完，只見甚兵衞身形輕閃，快若疾風般的飄進房間。女佣人常子早已退下，田鶴子低首理了理身旁的茶具。

「不！不！不過……？是什麼用途呢？」

「好！我們先喝杯茶吧！……你大可放心，我不會讓你爲難的，只是要……」

十兵衞回頭望了望滿面愁容的田鶴子，柔聲道：

「也給我沏一杯，好嗎？」

「是！是！」

她雖然聽不清他們談話的內容，但她十分瞭解！如果父親拒絕了這項要求，十兵衞一定會置他於死地。

甚兵衞仰頭喝完女兒奉上的茶。

「嗯！味道不錯，田鶴子，妳沏茶的手藝愈發高明了。」甚兵衞很快就恢復了平時穩重的神態。

窗外傳來一陣哀戚的鳥鳴，窗內，田鶴子端茶的雙手不斷顫抖，使茶杯發出「咔！咔！」的聲響。

十兵衞眼光落向窗外。

甚兵衞凝視着女兒沏茶的手道：

「現在就必須給你一個答覆嗎？」

「你還要考慮？」

「能否給我一兩天時間。」

「不行！這些東西我必須在明日清晨前弄到手。」

「……」

「你意下如何？」

甚兵衞凝視着對方的獨眼，很尷尬的笑了笑道：

「那，請恕在下無法遵命！」

「……」

「本來只要是柳生大人囑咐的事，在下無論如何都該照辦的，只是這件事——」

說到這裏，他遲疑了片刻，眼光凝視着前方：

「這東西，有人要我二、三天後送去。」

「什麼？」

十兵衞的臉孔突然漲得通紅。

「是誰？是不是尾張藩的人。」

「恕在下無可奉告？」

「甚兵衞，說實話！或是柳生兵部大人？」

「十兵衞大人？這件事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還是不會告訴你，希望你能體諒我的苦衷！」

「嗽！眞的那麼嚴重嗎？」

十兵衞久經曝晒的臉龐，現出失望的神情。

楞了半晌，十兵衞才說：

「好吧！我了解你的爲人，只要答應了人家，就算是犧牲了性命，也要守信到底。讓我們把方才那些談話都忘了吧！」

「是的！柳生大人。」

「田鶴子，妳不必擔心，我們的事情已談完了。我們很久不曾見面，能不能彈一曲拿手的曲子，讓我聽聽。」

田鶴子緊皺的眉頭終於開展，剛才還一直在擔心，現在總算放懷了。她應十兵衞之請，取出寶琴，面對着院子，悠然而彈。

甚兵衞和十兵衞都閉眼傾聽。過了片刻，店裏的伙計來請甚兵衞過去，十兵衞遂要田鶴子換首較短的樂曲，同時挨近她，側臥在榻榻米上。

田鶴子彈完後回頭問道：

「這一曲你是否滿意？」才發現十兵衞早已酣睡如泥了。

「這樣會着涼的。」

時值夏末時分，低垂的竹簾外，透入陣陣新涼。

田鶴子環視室內，從衣架上取下夾衣，輕柔的給十兵衞覆上。

田鶴子一直安靜的守在十兵衞身旁，兩個時辰後，太陽已下山，夜色逐漸深濃。

十兵衞悠悠醒來時，已是掌燈十分了。

「現在什麼時候了。」

「下午酉時。」

「啊！我睡了那麼久嗎？」

十兵衞一翻身坐了起來。

「甚兵衞一直沒來過嗎？」

「是的……哦！不！來過一次，看你睡得正酣，就走了。」田鶴子轉身要去端洗臉水，却被十兵衞喚住了。

「不用麻煩，妳坐過來，我有事情與妳說。」

他神情一變，用那嚴肅而凌厲的獨眼，凝視着田鶴子。田鶴子坐了過來，雙手平放在膝上。

「妳仔細聽好，妳父親可能不會再回來了。」

「爲什麼？」

「不用擔心，他絕不是輕易就會被殺的。」

「那他何以不會再回來了呢？」

「妳想知道？」

「是的，你可以取笑我。我這輩子是跟定妳了，只要是妳吩咐的，我都會去做，但父親的生死，我也不能漠不關心，你瞭解嗎？」

「嗯……他的去向我也不清楚？不過大概可以猜到一些？」

「請你快告訴我吧。」

「我先問妳，田鶴子，這兩三天之內，是否有人來找過甚兵衞？——那人必定知道他的行踪！」

「你怎會做如是想？」

「甚兵衞一口回絕了我要的東西，妳是親眼看到了。他既拒絕了我，自不好意思再出面，如果我知道他會逃走，實在應該狠下心來殺掉他的。」

「這樣說來，剛才你是故意裝睡，製造機會讓父親逃走的？」

「也不完全如此，實在是因爲妳的琴音太感人了，不知不覺中將我催眠。……不過，田鶴子，妳仔細想想看，是否有人來找過妳父親？」

「嗯！我一直住在此地，所以是否有人到店裏找過父親，就不太清楚了。」

田鶴子絞盡腦汁在回想，突然，她低叫出聲：

「會不會是他？」

「我記起來了，常子曾對我說，有個陌生人在內房和父親密談很久。而且，一直用斗笠蓋住臉孔！」

「什麼？斗笠！難道會是虛無僧？」

話未說完，十兵衞已迅速的抓起佩刀，田鶴子自委身於他之後，今天還是第一次見他如此激動。

「田鶴子！」

十兵衞的獨眼裏閃耀着凌厲的光芒。

「最近我要出遠門，時間如果允許，我會再回來看妳一次。但此行生死難測，希望妳好好照顧自己，不用爲我擔心。」

第二天清晨。

東海道上有一行人由品川宿向西趕路。其中二人全身行旅裝束，其餘的幾人身材彪悍，一望卽知是武士，跟在後面保護。

他們迅速通過鮫洲，進入立合臺地。後面那三名武士，不斷的回頭搜索，似乎怕被人跟蹤。

過了立合台地約半里路時，突然，自右邊松樹林內闖出數條人影。

「大爺等你很久了，柳生——」

領頭的老武士用和緩的口氣說着。他的蒼蒼白髮垂蓋在背上。

「是浮月齋？」

十兵衞忍不住低呼出聲。接着他的眼光迅速的環視四周，估計對方的實力。身後的又十郎和友矩也迅速的靠攏，三人背抵着背，嚴陣以待。

浮月齋那邊有印南勘十郎、井六庸之介。令人不解的是，川野黎左衞門竟也在場。

「請問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護衞柳生兄弟的三名武士，攔在十兵衞和浮月齋之間厲聲喝問，只見長刀的柄袋紛紛拋向空中，雙方隨時準備

動手。

「十兵衞，沒想到你也有護衞，由此可知友矩的任務必定是十分重大的了。聽說你是柳生家的第一高手，今天我就來討教討教你的刀法絕技……拔刀吧。」

十兵衞滿不在乎地咧嘴笑道：

「我眞奇怪，像你這般年紀的人，竟也到這裏來，不知目的何在？」

「我要又十郎！」

「嗯！」

「又十郎的秘術，——很遺憾，小野玄人已過世，現在除了要又十郎的命外，別無他法了。如果我得到假牙，我答應替你們到朝廷走一遭，你意下如何？」

「……」

「如何？又十郎，不要窩在你哥背後，快拔刀來跟你爺爺玩幾招吧！」

「沒有禮貌的傢伙！」

話聲未落，柳生家的一個武士，拔刀躍身，向浮月齋撲去，眼看就要砍到浮月齋了，浮月齋却依然紋風不動。突然，井元庸之介閃出身來，手起刀落，隨着一聲淒厲的哀號，發難的武士已栽倒在血泊中，當場斃命。井元庸之介退步收刀，靜立一旁，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般。

十兵衞喝止身後躍躍欲試的友矩，同時退後一步。

「——又十郎，他也是新陰流的刀客，你不妨和他較量一番吧！」十兵衞低聲說道。

「是……」又十郎的回答，含混得幾乎聽不清楚。

「混帳，不可妄動！」

友矩攔下又十郎，對十兵衞道：

「——哥哥，情勢緊急，你帶又十郎先走吧，這裏讓我來應付。」

友矩的態度十分鎭定，十兵衞高興的笑着說：

「沒想到你已如此老練了。——好！好！如此一來又十郎由你保護，我就放心了，你快帶又十郎離開吧！我來斷後。」

說完，他便大步迎向對方。

「讓開！……你們不是我的對手！」

他左手緊握着劍上的護手。

「好吧！就讓你們見識一下我柳生十兵衞的刀法！」

話聲未落，只見刀光一閃，攔住他的印南勘十郎，已被當頭一刀劈成兩半，而十兵衞雪亮的刀刃上則映起一片殷紅。的確是乾淨俐落，傳言說他的刀法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果眞不假。

井元庸之介嘴角牽動了一下，他環顧四周，知道後悔已來不及了，只好硬起頭皮，拔刀迎了上去。

突然，兩個人接觸後又迅速的分開。

「……嗚……終生遺憾。」

井元庸之介被震退了好幾步，兩道鮮血，從眼中冒出來。川野黎左衞門在旁看得直發抖。

「……浮月齋閣下，亮兵刃吧！」

十兵衞聲音乾澀的叫道。他那蒼白的臉頰上，有一道細微的刀痕，隱約滲出血絲。

「嗯！你的刀法果然不同凡響。」

浮月齋喃喃自語，從懷中取出一把鐵扇。

「小子！你果然名不虛傳——好吧！這就是我的武器，——動手吧。」

十兵衞屏息而立，臉上十分冷漠。——站在身後的友矩，雖看不到他的表情，却一直凝視着浮月齋泛着青光的眼睛，預防他人偷襲。

「啊！呀！……」雙方發出了驚心動魄的喝叫聲。

就在這千鈞一髮時。

「——住手！」

上洛

柳生十兵衞和浮月齋正要展開決鬪時，虛無僧突然以無比快速的身法出現在現場，並攔在二人中間。

「兩位且慢動手——光天化日之下幹嘛爭鬪啊？」

虛無僧平伸着手中的橫笛，用很平和的語調緩緩說道。他頭上的斗笠覆蓋住整個的臉部，身披一件袈裟，腰際繫着網布衣帶，寧寧的袖子隨風飄動，神態十分悠閒。

十兵衞和浮月齋不約而同的踏前一步，注視着這位不速之客。

虛無僧的袈裟在陽光之下閃耀着。

「你們是否打算一決勝負？不知能不能聽在下一言？六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雙方化干戈爲玉帛？」

虛無僧不斷用手去推寬大的帽緣，兩道眼光盯視着兩人。

整個情勢頓時陷入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屏息靜立着。

虛無僧的位置，恰好在印南勘十郎的屍體邊。他的左邊是十兵衞，右邊是浮月齋，兩人都虎視眈眈的注視着斗笠底下的臉龐。

「閣下是何方高人？」

浮月齋眼露兇光的喝問道，但對方的臉隱藏在寬大的斗笠下，所以無法窺見其表情變化。而十兵衞既然是新陰流的高手，自然早已識破他的身法。

「單看我這身打扮，你們也該知道我是個出家人，既是出家人，當然不便奉告俗名了。」

虛無僧手握長笛，對浮月齋擺出防衞的架勢。

「我不忍無辜的人做刀下冤鬼，所以，請你們看我的薄面，就此罷手，不知意下如何？」

他環顧四周，最後眼光落在十兵衞的臉上，說道：

「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定是柳生但馬守的長子十兵衞吧。普通的獨眼龍，刀法很難達到這種境界。不過，依我之見你和這位前輩頂多在伯仲之間而已，你絕對無法勝過他。」

十兵衞的獨眼中閃過一道異采，接着笑道：

「不錯，我的對手確實比我強，可是我有不得已的隱衷，非和他一決勝負不可，你的好意，在下心領了，請你退開，不要再插手此事了。」

「嘿！你要堅持到底？」

「……」

「不肯賞臉？」

只見斗笠動了一下，虛無僧轉身面對浮月齋：

「你的意思呢？——也不願放手嗎？」

路上的行人都停下脚步想看個究竟，漸漸在周圍形成一道人牆，其中部份人還是武士裝束。

浮月齋怒目而視，算是給他們的答覆，虛無僧如觸電般的迅速跳開，十兵衞背後的友矩接觸到浮月齋的眼神，竟也不寒而慄。

「我已好話說盡，果眞還不肯交出又十郎的話，就只好手下見眞章了。十兵衞，儘管來吧！你如果死了，我會把消息帶回江戶城去的。」

「心領了！」

十兵衞的笑容突然在嘴邊凝固，長刀輕抖，擺出「花車」的架勢。這是他自新陰流刀法中領悟出來的一記殺手招。

『花車上廻轉着七彩的色澤。』

柳生流的秘笈上如此寫着。十兵衞從這上面悟出『花車』的招式，用來誘探出對方的刀法。當對方出刀後，便使出四兩撥千斤手法，化解對方刀勢，然後順勢劃出一道刀虹，橫掃對方頸部，敵人必定會被砍斷脖子而當場斃命。

——十兵衞靜靜的擺出『花車』的架勢。

友矩從未見過這種持刀的姿勢，不覺看傻了眼。虛無僧則倒吸一口氣，向後飄退數步。

浮月齋的眼中射出懾人的光芒。

「——十兵衞，你這姿勢是太刀柳生創造的嗎？」

「……」十兵衞並未上當，依然全神貫注，因爲高手相搏若稍不留神，就會讓對方乘虛而入，佔得上風。

「危險……」在遠處的川野黎左衞門叫道。

但見十兵衞和浮月齋雙雙躍身撲擊，場中頓時幻起一片刀光扇影，第一回合兩人不分勝負。突然「鏘！」「鏘！」「啪！」「啪！」浮月齋的鐵扇碎成無數破片。

友矩發現從浮月齋的手腕處，冒出一道血柱……。

此次決鬪中，十兵衞雖被井元庸之介劃傷，但却很輕微。柳生家的弟子杉春則被井元庸之介一刀當場砍死。至於友矩和又十郎則毫髮未損。

山田浮月齋方面：印南勘十郎被十兵衞劈死，井元庸之介額頭受傷。一般說來，額頭二寸的部份是最忌諱的要害，因爲這部位受傷後，鮮血會使武士睜不開眼，而無法繼續決鬪。但，殺傷對方額部時，也不可深刺，否則延遲

了收劍的時間，往往也會傷在對方下意識揮出的反手刀下。

十兵衞剛使出『花車』招式時，浮月齋企圖以「撥雲見日」化解，却反被砍傷右手腕，血流如注，無法持刀繼續拼鬪，只得抱起受傷的井元庸之介向松林中落荒而逃。

十兵衞害怕千四郎會埋伏在附近，伺機狙擊又十郎，所以也不敢追殺。

十兵衞不知三多郎已追踪汀佐五右衞門到尾張藩去了，而千四郎則與悠之丞兩敗俱傷。

川野黎左衞門隨浮月齋落荒而逃後，十兵衞用凌厲的單眼環顧了四周，若無其事的擦去刀上的血跡，向虛無僧說道：

「你現在可以摘下斗笠了吧！」

雖然事情已經結束，但好奇的路人依然不斷的圍隴上來。友矩和又十郎厲聲吆喝着將人羣驅散。另外一名柳生家的武士，則掏出白色手巾，覆蓋在印南勘十郎的屍體上。

虛無僧搖了搖頭，緩緩說道：

「不行！你們不能看我的眞面目。」

十兵衞和友矩仔細打量了虛無僧之後，才發他的身材相當高大。

「那麼，你是否可以回答幾個問題呢？——我們是柳生家的人，請問你要往何處去？是江戶？還是京都？」

「如果我拒絕回答，你又將如何呢？」

「在你還沒有拒絕之前，我不敢確定會對你如何？不過，我們若是敵對者的話……」

「哈！哈！哈！果然不愧是兵法家的兒子……不過我還想多活些日子，就算你逼我，我也絕不會和你這種名武士比武的。——好了！今天的事就到此爲止吧！這樣，你我都好，不是嗎？」

就在此時，附近起了一陣騷動，心懷戒懼的友矩，立刻看出一列諸侯的隊伍，正朝這裏來，可能是往江戶城去的。他神色緊張的叫了一聲：

「哥哥！」

虛無僧也看出來了。

「我說得不錯。今天還是就此罷休的好。此地由我來處理善後，你們快走吧！——你們可翻越前面這座山，沿車道而行，以你們的速度，很快就可到達加奈川的。好了！好了！快走吧！」

說着，雙手作出驅趕的手勢。

十兵衞單眼凝視着他的斗笠，彷彿要看穿他的眞面目一般。

「好吧！謝謝你的好意，此地就麻煩你了。」

說着，十兵衞歸刀入鞘。

此時，原先圍觀的人羣都已恭敬的跪在道旁，武士們則肅立着，恭迎諸侯的行列。站在十兵衞和虛無僧的位置，則還看不到諸侯的面孔。

十兵衞兄弟趁虛無僧調整斗笠的時候，往正西方向飛奔而去。

不久，虛無僧渡過了大森的六鄉渡口，和一個女子會合。這女子也是一身虛無僧的裝束，也許是因爲不習慣，也許是因爲等得不耐煩了。所以感覺到十分悶熱，她便把斗笠脫下，在樹下搧涼。

「等得我好苦喲！」

望見男虛無僧遠遠走來，她立刻笑着迎上去抱怨的說。

「啊！對不起！因爲遇上了一些麻煩，所以耽擱了。——我們快走吧！」

虛無僧很急促的催女子快走。

路上的行人都好奇的打量着他們，並對女虛無僧指指點點。

那女子似乎已習慣了這種場面，也不以爲意。依舊很悠然的和男虛無僧並肩而行。

「妳是否不慣於戴笠帽，覺得很悶熱？」

男虛無僧終於忍不住問道：

「是呀！——這樣是否太引人注目？」

「嗯！妳最好還是戴上吧！」

「……但老是遮住視線，很不方便！」

「哈！哈！哈！……起先總是如此，只要習慣就好了。」

女子不得已，只好很不情願的將斗笠帶上。

天氣十分晴朗。不遠處，一個馬伕，哼着輕快的小調從他們身邊掠過。

男虛無僧隨口問道：

「妳要到京都，是嗎？」

「是啊！」

「妳在京都是否有親人？」

當時，闖過禍，或身負刑案的武士，往往化裝成虛無僧以便掩飾身份，逃避追捕。他們吹奏橫笛四處行乞爲生。

由於幕府的政策，處處壓迫浪人，所以浪人只好投身做食客，如大久保的三百名食客，就是這種情形。其它不堪壓迫，又不願做食客的浪人，則都成了虛無僧。關東下總小金的一月寺，和京都的妙安寺。都是收留虛無僧過夜的地方。不過，一個女兒家，裝扮成虛無僧，無論如何，

總是件很不尋常的事，所以，來往的路人，都用詫異的眼光打量着女虛無僧。

但是，這女子在衆目睽睽之下，却一點也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她聽虛無僧如此問，立刻回答說：

「我們不是約定過，不詢問彼此身世的嗎？」

由於斗笠深遮，因此，彼此談話必須靠得很近。女虛無僧在答話時，便幾乎和他肌膚相親了。

男虛無僧身佩長力，步履却很平穩，毫無不慣的樣子。他很自然的將身子挪開些，搖動着斗笠，笑道：

「哈！哈！妳說得不錯，是我失言。我只是因爲妳的神態很自然，所以……對不起，對不起。」

男虛無僧右手握着橫笛，女虛無僧的橫笛則握在左手。奔行中，男虛無僧將脚步自然的放小，女虛無僧則盡量邁開大步。如此，兩人方能並肩前進。男虛無僧見女子一路上雖邁開大步疾奔，却毫無力不從心的樣子，心中不覺暗感驚奇。可是却不便開口詢問。

奔過一程之後，他們來到川崎大道上的客棧街。許多賣茶的少女，頻頻招喚過往的行人喝茶，但是看到虛無僧二人却都扭過頭去，不屑一顧。

快到客棧街盡頭時，男虛無僧問道：

「如何？——是否要休息片刻？」

「不？如果你不累的話，我也不用休息。」

女子倔強的回答道。

突然，他們身後揚起一片煙塵，兩騎快馬氣勢洶洶的向他們直奔而來。

「說不定那兩人是來追我的。」

「什麼？我不相信！」

「不信？你等着瞧吧！」

男虛無僧猜得沒錯，這兩名騎士正是淀城城主永井信濃守尚政的家臣。

當虛無僧催促柳生十兵衛和友矩上路後。那列諸侯的隊伍也剛好到達，虛無僧若有所思的站在樹蔭下，吹起橫笛來。

吹的竟是『王昭君』曲，幽怨、哀戚的笛音，在微風中飄送，傳到轎子裏的信濃守耳中。

永井信濃守立刻命令停轎，凄怨的曲調繼續在微風中傳揚着，信濃守聆聽了片刻後，叫道：

「喜左衛門！」然後掀開轎簾。

「這首曲子，你是否有印象？」

「是的！屬下……」

阪和田喜左衛門慌忙摘下斗笠，跪在轎前，靜靜傾聽，却是一臉茫然。

「你，你記不得嗎？」

「是的，屬下素來對音樂不感興趣。」

「我不是說那個，我是指淀的事……好了，沒關係，

篠之雪

「糟了！妳趕快離開吧！免得受我連累。」

男虛無僧回頭看見追騎，不禁着急的說。

但，女虛僧却很沈着的答道：

「受你什麼連累？」

「如果我猜得不錯，他們定是永井的家臣。——也許他們和我有什麼恩怨，妳沒必要捲入這是非圈，我不想連累妳。」

「永井，我不曾聽說過這個諸侯。——再說，爲了你，我也不在乎受到連累。」

說完，將身子貼近男虛無僧。

「別胡鬧……妳別惹是生非，快走吧。」

男虛無僧說完，轉身奔去。馬蹄聲逐漸迫近，路人都駐足觀望。

女虛無僧推高斗笠，望望馬蹄聲追來的方向，迅速趕上男虛無僧，在他耳畔低聲說道：

我們繼續走吧！」

但，信濃守依然不斷自下垂的轎簾縫，窺伺正在吹笛的虛無僧。直到虛無僧的身影，被重重樹影遮蔽後，信濃守方恍然大悟的叫了聲：「噢！」

但虛無僧早已吹完『王昭君』曲，身影也消失在十兵衞兄弟離去的方向了。

信濃守一時忘了下令停轎，只是環抱着雙手沈思。

永井信濃守尙政是右近大井直勝的長子。

提到直勝，人們就想起長久手之戰。當時直勝還被稱做傳八郎。

天正十二年四月，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之間發生了爭奪天下的長久手之戰，在這場殊死戰中，家康獲勝，因而奠定了日後君臨天下的基礎。

——在長久手戰役中，德川軍方面功勞最大的就是傳八郎。傳八郎在長久手戰役中，手刃敵方大將池田勝入齋，使敵軍羣龍無首，不戰而敗。

傳八郎原本姓長田，後因和弒殺源義朝的叛臣同姓，遂由家康賜姓改爲永井。

在長久手之役，池田勝入齋帶兵進入三河國，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天不亮就操演兵馬，一時軍心大振，士氣高昂。當時池田軍十分勇猛，人們都認定他們必勝無疑。可惜，由於家康用兵擅於使詐，使池田軍的三好秀次首戰鎩羽，接着，又打敗堀秀政，勝入齋的女婿——有鬼武藏守之稱的森長可，也於戰亂陣亡，池田軍遂節節敗退。

勝入齋爲了恢復士氣，便振臂竭聲喊道：

「衝出德川軍的包圍，打回去！」

此話一出，有如海水衝擊在岩石上一般，激起了滔天巨浪，軍士們都奮起了拼死的決心。

但勝入齋左右越戰越少，寡不敵衆，眼看已無可挽回了。有一天，二名德川軍的武士闖入了池田軍的陣地。這二人正是勇猛無比的永井傳八郎和安藤四郎。

他們二人虎視眈眈的躲在樹林中。安藤先躍出樹林，向坐在椅上指揮兵士操練的大將衝過去，當時安藤並不知道他就是敵軍統帥池田勝入齋。

安藤手執長矛，全力攻擊，勝入齋也抽刀迎戰。幾次揮矛落空後，永井傳八郎也加入戰鬪，勝入齋只得撇下彥四郎，全力對付傳八郎，勝入齋的兵士見狀紛紛喊道：「捉刺客！」，彥四郎只得回身對付那些兵士。

傳八郎使出全部絕學，和勝入齋大戰：數十回合。

「呀！」突然傳八郎乘勝入齋分神之際，奮力揮出一刀。只聽勝入齋很不甘願的呼道：

「——遺憾！」應聲倒地。

傳八郎上前砍下他的首級，方發現是敵軍的統帥，驚喜之餘，將勝入齋佩掛的『篠之雪』寶刀也一併帶走，作爲證據。

當時傳八郎方二十二歲，俸祿只有一千石，家康遂將『篠之雪』賜給他。

信濃守尙政是傳八郎的長子，寬永二年，傳八郎過逝後——享年六十三。——信濃守便繼承了父親的領地——下總國古河七萬二千石——。寬永十一年，方移到淀城定居，俸祿增到十萬石。

人們傳說：池田勝入齋的兒子輝政，後來成爲家康的女婿，他第一次晉見家康時，問道：

「你屬下的永井傳八郎有多少領地？」

輝政聽家康回說共有五千石後，感慨的道：

「我父親勝入齋的性命竟這麼不值錢？」

於是，家康又加封笠間城的七萬石領地給傳八郎。事實上，這完全是不知內情的人瞎說。比較眞確的說法是：大臣織田信雄曾在家康面前，極力稱讚傳八郎力斬敵將，奠定德川幕府基礎的勇敢事蹟，而建議家康應賜給傳八郎更高的俸祿。但，家康當時依然只賜給他千石的俸祿。後來，家康曾提起這事，說：

「織田信雄的思想，是承襲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的尙武覇術，這種思想正是他們敗亡的原因。我的思想和他們不同，自然不會因某人有了功勞，就賜給他特殊的禮遇。」

這些，眞不愧是一代英主德川家康所說的話。後來，著名的大學者新井白石，很讚賞這些言論。說：

「一言足以興邦，一言亦足以亡國。」

信濃守繼承了父親的勇猛，武藝不凡，而且和他父親一樣的富於藝術鑑賞力。據說，傳八郎不但武藝高強，擊鼓的功夫也頗獲家康賞識。所以，信濃守聽到『王昭君』曲時，方會停轎聆聽，這完全是他富於藝術學養的關係，不足爲奇。

——喜左衞門邊走邊思索着主公剛才的問題。當然，他只是名普通的武士，並不懂得音樂。他只是對主公說的「淀的事情」，不得其解。

隊伍前進到大師河邊時。

「停轎！停轎！」

信濃守下令隊伍停下。

喜左衞門從沈思中驚醒，急忙趕到轎邊，確定無誤後，方傳令道：

「停止前進，停止前進。」

轎子停下後，整列隊伍也停止前進。包括持槍佩刀的雜役武士與騎馬武士，共計一百四十人。

跪在兩旁的百姓，見隊伍停下來，都嚇的屏息悶聲。

信濃守喚來喜左衞門，道：

「我想起來了，剛才吹笛的那個虛無僧，他和尾張藩有關聯，絕對不會錯……嘅！我想問他幾個問題，你去請他來。」

喜左衞門跪着應聲道「是……」信濃守又低聲說：「我果然猜得不錯，此人身份十分特殊，你千萬不可對他無禮。」

喜左衞門喚人牽來一匹神駒。臨走，信濃左又說：

「此人輕功甚是了得，此刻怕已到達加奈川附近了，你快去吧！」

——喜左衞門以爲對方是單獨一人，因此，當他帶着雜役武士金村，快馬加鞭馳過川崎時，雖看見兩名並肩而行的虛無僧，却未曾加以注意，匆匆疾馳而去。

——當時，信濃守已五十歲了，喜左衞門只有三十歲。

「呼……他們並不是衝着我們來的。」

當兩騎快馬疾若流星的自他們面前飛馳而過時，男虛無僧目送着逐漸遠去的蹄塵，露出悵然的神色。

女虛然僧也自嘲的笑道：

「唉！我們眞是庸人自擾——」

路旁賣茶水的女郎，突然發現虛無僧裝束的人，發出女子的聲音，都忍不住「啊！」的驚叫出聲。

「不是找我們麻煩的，當然最好！哈……哈……不過，也不能就此斷定他們不是衝着我們來的，說不定……」

「他們難道還會折回來嗎？」

「嗯！很有可能！」

「你如何斷定的？——事實上，我也這麼想的。」

「哦?!——妳認識那兩騎人馬嗎？」

「你說那是永井家的家臣，所以，我也想起來了，那和我倒是有些關係，嘻……嘻……嘻……」

女虛無僧怪異的笑聲中，好像隱藏着某種秘密。——這個秘密，很快就眞相大白了。

話說喜左衞門馬不停蹄的趕到加奈川，一路上不見所要尋找的人影，他勒馬四下查探後——發現，東面是汪洋大海，本牧的方向是片茂密的森林，右邊則是香伊得山脈。

他詢問了來往的行人，也查不出虛無僧的行踪。

當他倒轉馬頭時，才猛然記起，半路上似乎見過兩名並肩而行的虛無僧。

「……也許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喃喃自語後，叫道：

「金村，我們往回走吧！」

兩匹馬又向來路奔去，揚起滾滾蹄塵。

遠遠的大路盡頭，出現兩條黑色的人影——正是兩名虛無僧。——但，對方似乎有所顧忌，故意繞道而行，一會兒就不見了。

「嗯——一定就是他們！」

說罷，喜左衞門改道促馬急追。

最後，他發現他們正背靠背，在堤防邊的草叢裏休息。

喜左衞門飛身下馬，越過堤防，走近二人道：

「在下想請問二位……」

但，兩人都無動於衷，依然閉目養神。

「請問……」

喜左衞門勉強抑住了滿肚子的怒氣，由於一路狂奔，他的聲音顯得十分急促。

「有什麼指教嗎？」

那身材較魁武的虛無僧，終於看了他一眼。

「你是否方才在樹下的吹笛人？」

「吹笛人？……嗯？你該知道我們虛無僧是靠吹笛行乞的，不知你說的是……」

然後，搖搖斗笠，又闔上眼。

喜左衞門被這種冷漠的態度激怒了。

「武士向你們問話，何以不脫下斗笠？」

「這就沒有道理了——你請教人家就可以戴着帽子嗎？口氣又如此嚴厲，像審問犯人似的。」對方的聲音非常鎭靜，好像在打趣似的。

「嘅！」

善左衞門的臉倏然脹得紅通通的。他記起臨行前，主公的交待，遂脫下斗笠，恭敬的道：

「是的！你說得不錯，這是我的疏忽，請二位原諒！」

他彎腰鞠一個躬，又說道：

「我請問你，——你是否與尾張家有關聯。」

虛無僧聽了這句話，斗笠微微一震，緊張的問道：

「你是誰？何以如此問我？」

喜左衞門立刻報出自己的名號。

對方聽了却依舊默不作聲，這種沈默使得喜左衞門十分詫異，因爲他父親阪和田喜六乃是遠近知名的賢臣，難

道對方認識自己的父親？那麼這名虛無僧對永井家的情況，必定知之甚詳，如此說來，他裝扮成虛無僧的目的，絕不是爲了逃避刑責的。

喜左衞門腦子裏迅速的整理着這些紊亂的思緒，一面很自然的打量起另一位虛無僧。——她正背着喜左衞門。孩子氣的拔起脚邊的野草，纏繞在自己的手指上。

「噢！你是……」

喜左衞門看到對方纖柔細白的玉指，不禁脫口叫道：

「妳是女人！」

「嘻！嘻！嘻……」女虛無僧發出一串銀鈴般的笑聲，依然低頭忙碌着。

「……喜左衞門，春子身體近來好嗎？」

好一陣子，女虛無僧才頭也不抬的問道。

春子正是喜左衞門剛過門不久的妻子。

一直冷眼旁觀的男虛無僧，此時才轉身向女虛無僧問道：「妳是……永井家的公主？」

「不可無禮，你只是小小的虛無僧，竟敢和公主坐在一起！還不快滾。」

喜左衞門得理不饒人的說。

「不要緊，我現在也是虛無僧打扮。——再說，他的底細，我們還不清楚，說不定——」

清姬說着，有意無意的向虛無僧瞄了一眼，站起身道：「噢！好熱，……我的身份既已被揭穿了，以後可以脫掉這頂鬼帽子了。……哇！好涼快！」

喜左衞門和金村恭敬的抬起頭，看清對方的確是永井信濃守的女兒後，異口同聲道：

「眞的是公主，我們都很想念妳。」

可是清姬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只是喊道：

「眞舒服！嗯！好涼快！」

然後凝視着虛無僧道：

「你也該把斗笠脫掉了吧？」

虛無僧依然面無表情。

「我已表明自己的身份了，你也自我介紹一下吧！——你不敢嗎？」

虛無僧終於點點頭道：

渡伕

喜左衞門圓瞪雙眼，蹙起兩道濃眉道：

「妳究竟是誰？……如何會知道我妻子的名字？」

「我的聲音，你還聽不出來嗎？」

女虛無僧藏臉於斗笠下，咯咯的嬌笑起來。

「啊！」

喜左衞門嚇了一跳，退後一步，結結巴巴的說：

「妳！妳可不是清姬公主嗎？」

說完，迅速的繞到她面前，恭恭敬敬跪了下去。

「我想出來了，妳是清姬公主，屬下非常想念妳？」

喜左衞門邊說邊俯身行禮，幾乎把整個臉都埋進草叢裏。牽着馬在道上等候的金村，等得很不耐煩，於是俯身觀望，却被這場面駭得驚叫出聲。慌忙連滾帶爬的下了提岸：

「屬下有眼無珠，膽敢在上面俯視公主，請公主恕罪！」

「……不錯，我拒絕表明身份。」

路人都驚詫的駐足觀看——兩名武士竟然向一個女虛無僧參跪。——好奇的人羣漸漸擠滿堤岸。路旁的兩匹坐騎，一匹悠閒的低首吃草，另一匹則揮動尾巴，仰天長嘶。

喜左衞門怒視着虛無僧，對清姬說道：

「公主，妳不用再理這不懂禮貌的野小子了。——主公剛經過附近。現在可能已到達品川，屬下來給你引路吧！」

喜左衞門原是奉命來追虛無僧的，不料却碰上了刁蠻任性的清姬。他認爲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將公主帶回主公身邊。

喜左衞門和公主曾相處過一段日子，對她有着十分濃厚的親情，因此，如何也不願放棄這個機會。

清姬原是永井信濃守和侍妾於常所生。信濃守另外還有尚征、尚保、尚庸，尚善等四個兒子。

清姬六歲時，生母於常去逝，從此，她就寄養在喜左衞門的家裡。喜左衞門的父親坂和田喜六，是永井家的管家。當時永井信濃守還在常陸統治笠間城，不久之後，被移封到下總國古河。便以公務繁重，無法照顧庶出的公主爲由，託坂和田喜六代爲撫養。

——事實眞相是：信濃守無法管教刁蠻任性的清姬。

喜六不但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賢臣，還會吟詩塡詞，熟讀儒學，寫得一筆好字，可說是稟性忠良，且深研弓馬與修身養性之道。

有一次，信濃守遠行，喜六未得其同意，擅開藩庫，取出千貫錢賑濟貧困的藩臣。

信濃守歸來後，很嚴厲的斥責道：

「你眞是膽大包天，竟敢擅開藩庫，想造反了不成。」

喜六却很從容的答道：

「如今已事過境遷了，主公還如此氣憤，可是當時我若預先請示，主公必不會答應，所以臣甘冒大罪，爲的是要給主公積義。因爲藩庫的錢財，本是取之於民的，依理當用之於民。再說如此一來，主公仁名遠播，遠近歸服，那麼，淀藩就可以日漸興盛了……主公以爲如何呢？」

說得信濃守無言以對。

因此信濃守想，喜六如此深大義明，守正不阿，那何不將刁蠻放任的清姬寄養在他家呢？也許他能將清姬調教成端莊的淑女也說不定。

清姬的舉止，從小就與一般女孩不同，根本不討人喜歡，她時常摔斷侍女的玉簪，塗污紙門，用尖銳的指甲，抓傷教琴的女官……。

——也許，信濃守是存心藉刁蠻的清姬，來增加喜六的困擾，以報復私開藩庫的事。

但是，對別人間他爲何將女兒託喜六管教時，他總說是因爲喜六文武雙全的緣故。

出乎意料的是，喜六十分寵愛清姬，時常對人說：

「可惜她生爲女兒身啊！」

據說，當喜六知道清姬是因爲不喜歡紙門上的圖案才將它塗黑後，便拿筆和清姬把紙門全部塗黑。清姬因此非常敬愛喜六，把他看成親生父親一般，喜六也視清姬如己出。

喜六應清姬的要求，教她各家刀法與騎術，並講解孫吳兵法，所以清姬除了刀法，騎術十分了得外，於兵法亦頗有心得。

由於喜六的一再懇求，清姬到十六歲時，才被信濃守接回去。那時候，清姬已婷婷玉立了。加上她天生國色，所以，慕名登門求親的王公侯爵接踵而至。但清姬對婚姻的態度，與一般女子大不相同。

「我不要！」她總是如此回答。

前年，信濃守奉命遷到淀城時，清姬與父親同行，但她在淀城住了三個月，就說：

「日子那麼無聊，我再也撇不住了！」

便帶着貼身丫頭回到宇治的別邸。沒多久，清姬就下落不明了。負責看衞宇治別邸的上龍左衞門，因此受到責罰，至今還在監禁中。

喜左衞門想：公主也許正要回宇治或淀城吧！但無論如何，他絕不能又讓公主跑了。所以不斷勸道：

「公主，幸好我們騎了馬來，妳可以騎金村的馬，我們趕回去見主公吧！」

過了不久——

在東海道上，一個虛無僧，正趁着逐漸昏暗的天色，往程谷方向趕路。

這位虛無僧走走停停，不斷的搜索着道路兩旁，遇到迎面而來的女客，就打恭作揖的問道：

「請問你一路過來，是否曾見過和我一樣打扮的虛無僧？」

「嗯？」

大部份的人都不甚了了。只偶爾有一、二人很模稜兩可的說：

「啊！……我好像見過喲！」

「謝謝！謝謝！」

聽見有人如此說，虛無僧興奮的加快脚程。

天黑時，他趕到了程谷客棧街。很顯然的，他尚未尋得要找的人。他在澤瀉屋——彥左衞門的客棧落脚。

這位虛無僧在住進房前洗脚時，並不把斗笠脫下來，似乎有意保持神秘。

這家客棧是附近最毫華的，顯然不是吹笛乞討的虛無僧能住的地方。因此，女侍不斷的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他。

「妳們看什麼呢？是否有像我這樣裝束的人，住在此地嗎？」

他進了指定的特別單人房後，才緩緩脫下斗笠。

——原來她竟是清姬！

清姬環顧房中之後，走到鏡臺前，對着鏡中的自己，露出疲憊的苦笑。

突然，走道上傳來一陣脚步聲，清姬凝神傾聽，直到脚步聲消失後，才鬆了一口氣，把眼光徐徐移到掛在壁上的畫軸。

第二天清早，她又繼續在東海道上趕路，過了燒餅坡，她一面搜索，一面詢問。

她剛走到戶塚街時，竟落起雨來，她靈機一動，仔細的在樹下避雨的人羣中搜索起來。

片刻之後，雨漸漸停了，躲雨的人羣紛紛上路，而清姬依然沒有找到另外一位虛無僧。

走過藤澤、天磯，渡過酒味河，到達山王橋邊時，天色已黑。許多人手上提着「小田原客棧」的燈籠，殷勤的招呼着客人，但虛無僧裝束的清姬，却顯然不受歡迎的被冷落了。

越過函根、沼津，到達沖津河渡口時，已時清姬和虛無僧分手後的第四天了。

當初，虛無僧見喜左衞門堅持要帶清姬回去，便說：

「那我先走一步了，——如果妳不服氣的話，儘管追來好了。」

說完不等清姬回答，便飄然而去。

清姬很不甘心，她想：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看清你的盧山眞面目。」

於是，她扔下手足無措的喜左衞門和金村，一路追了下來。

「嗨！這位虛無僧，你好！要渡河嗎？——你看！今天下了場豪雨，河水暴漲，你自己涉水太危險了，還是讓

我用肩膀抬你過去吧！」

一個在河岸烤火的渡伏，見有生意上門，便殷勤的招呼著，走到清姬的面前蹲了下來。

一般武士或商旅要渡河時，都是坐在蓮臺上，讓渡伏扛過去，這位渡伏心地頗好，他見這名虛無僧十分落魄，因此自願讓他坐在自己肩上，以降低渡河費，但清姬却猶豫不決。

「你何必猶豫呢？——你別瞧不起我喲，我是麻生的吉郎，當年也曾服侍過江戶城一個很有名的諸侯家……我絕不會敲你竹槓的，快上來吧！」

說着，揮動着黝黑結實的胳臂催促着清姬。

清姬雙脚跨在吉郎鐵柱般堅實的脖子上，安穩的坐好，並裝出男人的粗重口音說道：

「那就麻煩你囉！」

吉郎兩手抓住清姬的足踝，站起身來。

「你好輕啊！」

「是嗎？」清姬故意一挺胸膛，朗聲回答。

「唉呀！你別亂動，你一動，我就不好走啊！」

吉郎已走入河裡了，整個河面來來去去的都是些幫助人們過河的渡伏。

「……你說你是麻生的人，還當過諸侯的僕役，是嗎？」清姬認爲該爲對方找些話題，以便分散他的注意力。

「是啊！我不便在此說出那諸侯的名字……人家可是年俸二十萬的諸侯喲！」

走進河流深處後，吉郎的步伐就越來越慢了。

行進到河心時，吉郎上半身動了一下，以便調整清姬的位置，因此清姬原本攏着的衣服下擺彈了開來，露出白嫩柔細的雙腿。

清姬除了小腿紮著綁腿餘外，其餘則和普通女人一樣一無所有，所以她那柔嫩無骨的肌膚便和吉郎的脖子發生微妙的磨擦，吉郎忍不住哼了一聲。

「唔……」然後停止了前進。

山伏

「怎麼？你的脚被石頭割傷了嗎？」

清姬發覺自己的腿接觸到渡伕的脖子後，急忙壓抑內心的不安，故作鎮靜的問道。

「……你，你是很不尋常的男人！」

吉郎說著，嚥下一口水。清姬覺得他正將全部注意力放在肩膀和脖子上。

一個扛著蓮臺的渡伕超越了他們。

一陣水波湧過來，打濕了清姬的衣擺。

吉郎雙手握著清姬的足踝，他企圖觸摸清姬的小腿，可是他的手只觸到一層綁腿。——所以，他竟用力將清姬的腿往下拉，以便享受大腿和脖子接觸的快感。

「你幹什麼！」坐在渡伕肩上的清姬掙扎了一下。

「不准亂動！」吉郎狠狠地抓住她的脚踝，使勁地圍上自己的脖子。

這時，三十出頭身材魁武的吉郎，胸部以下都浸在水裏，而清姬鬆開的和服下襬恰好覆在他的肩膀上，因此，不明究裏的人自背面看去，正像一位虛無僧在凌波而渡。

由於清姬依然戴著斗笠，因此看不出她是名女子。但是——

「你，你幹什麼？爲何不趕快前進！」

清姬已忘了要裝作出粗重的腔調了，所以聲音中帶著幾分嬌嗔。

清姬右腋下原本夾著橫笠，此時只得匀出合抱在吉郎額際的左手，撩起衣襬將腿部攏起。

吉郎終於開始前進了，沖津河河心，水流十分急湍，所以他順著流勢，斜斜而渡。

「你……今年幾歲了？」

由於肩膀到脖子，有一種和少女柔軟肌膚接觸的異樣感受，因此吉郎的聲調顯得十分興奮。但肩上的清姬却默默不語。

「我方才說過，我現在的工作雖十分低賤，但從前也曾是諸侯家的僕役。——提起麻生的吉郎，江戶城內的僕役們，沒有不誇讚的。你或許認爲我說這些是在自誇。——如果不是因爲好賭，也不至於落到今天這種地步。我眞的沒做過壞事，也不曾陷害過人。我是很清白的，……。」

「……」

「我雖然不知道妳如此打扮的原因，但妳必定有特殊的理由或不得已的苦衷。我也知道妳絕對不會是壞女人。因爲，不論是商旅，武士，只要我一抬上肩膀，就能判斷出他們的善惡。……我雖尚未娶妻，但我有房子，也有娶妻生子的能力。」

吉郎望着流水，慢慢的邊走邊說，偶爾遇見同伴迎面而來，便趕緊將頭低下。

「哈！吉郎！你怎麼這麼慢呢？我都拉過兩趟了。」

「噢！是嗎？」他只是如此漫不經心的應着，却始終不敢將頭抬起來。

他此刻正處於一種快樂的感觸之中，臉孔因過度的興奮而漲得通紅。——他企圖挑逗肩上的女子，而且更進一步的佔有她。

清姬雙手合抱着他水濕的額頭，沈默不語。當吉郎低下頭時，粗硬的髮根正好紮在她的大腿上，這使她緊張得全身不自然，這情形吉郎也察覺到了。

當快到達河岸時，吉郎故意放慢了步子。

「你怎麼了，趕快上岸吧！」

「我知道，我本是規矩的男人，但誰教妳是女人，又偏恰坐在我肩上……」

吉郎一直在河岸附近徘徊，捨不得登岸。

只用一條紅色襠圍住下體的麻生吉郎，此次渡河足足花了一刻鐘。——在這段時間內，他不斷企圖說服清姬。

吉郎滿臉通紅，雙眼滿佈血絲的回到同伴聚集的地方時，女虛無僧早已往江尻的方向快步而去了。

「怎麼搞的……你這一趟費那麼久，你老實說，是不是在河裏方便了！」

一個在爐火邊烤火的同伴戲謔的說。

「錯不了！他定是在河裏……」

另一個同伴說着拍了下大腿，引得渡伕們哈哈大笑。

「笑什麼？」

吉郎擠進他們之間伸手取暖，滿臉不高興的說。

他雙眼凝視着跳動的火焰。片刻後，他轉身去烘烤臀部。照道理他應該用雙手去掩護臀部，以避免灼傷的，但吉郎却用雙手護着前面那地方。

「啊！你？……你在興奮什麼呀！」

一個眼快的同伴，發現了這情形。

「眞的嗎？」有些人說著便繞到吉郎面前看。

「別亂來！」吉郎紅著臉喝罵道。

「我才不像你們，專找些爛貨。你們難道不知道我以前曾在鍋島大人手下當過差嗎？……你們絕對想不到，我剛才有一個艷遇。」

「哦！又吹牛了，你遇到的難道會比我在田井客棧的那個女人更好？」

「住口！——」吉郎板起臉孔，一拳搥向對方的胸膛。

「幹什麼！」——這羣粗暴的渡伕，因此起了一場哄鬪。由於吉郎平時喜歡誇耀以前的身世，頗受同伴嫌惡，此次逮到機會，將他整得十分淒慘。

吉郎自己也知道無法繼續在此待下去了，便從此消聲匿跡。

此後，沖津河上的渡伕，時常將「吉郎的艷遇」拿來當閒談時的笑柄。忽然有一天，一位武士路過沖津河畔，無意中聽到了這則笑話。

「請問這件事是何時發生的？」

「噢！你看我這裏，是那天被吉郎打中的，還未痊癒呢。——嗯！對了！是五天前發生的。」

「五天而已嗎？」

武士肯定了之後，便迅速離去了。表面看來，他和普通武士並無兩樣。渡伕們却不知道他正是出入尾張藩的鍵屋甚兵衞。

話說渡過沖津河那天，清姬投宿在岡部，次日，宿於掛川。

經過那次教訓後，清姬雖然依舊是一身虛無僧的裝束，但却在袈裟內加了兩件衣裳。而且由於那次羞辱後，消磨了她與男人一較高下的決心，從下意識裏，稍稍減弱了好勝的心理，因此沿途上，不知不覺的顯露出女子的神態來。

但是，她依然不放棄追尋那神秘的虛無僧，只不過時時寬慰自己道：

「算了吧！何必苦苦的探求他的身份呢？」

於是，她不再急着趕路了，從掛川客棧起程後，在袋井、田原等地，都停下來夜宿。而且在路途中，也時常在茶亭中喝茶，稍作休息。

在往濱松途中的茶亭裏，清姬遇到兩名武士。其中一人身材魁武、眉清目秀，年紀約二十五上下，另一人皮膚白晰，看來還要年輕些，他們看見虛無僧裝束的清姬時，不約而同的交換了一個緊張的眼色。直到他們發覺認錯人時，才鬆了一口氣。

「老先生！來兩碗清茶！」

說著，年紀較輕的背向清姬坐了下來，另一人則在他對面盤膝坐下。

清姬暗道，這二名武士必是將自己錯認爲自己千里追尋的男虛無僧了。因此，不禁仔細打量起二人來。

那二名武士五官端正，頗有氣質，顯然是出身名門的王公貴子。他們似乎也在注意觀察清姬的舉止。

「……店家，銀兩放在這裏了。」

清姬說完，態然自若的起身離去。

兩名武士聽到這句清脆的女子聲音，不覺變了臉色。——目送虛無僧漸去漸遠的背影，喃喃自語道：

「……怎麼可能呢？啊！」

「什麼事！哥哥？」

「剛才那虛無僧，是女子嗎？」

年紀較輕的經此點醒，急忙回頭望向門口，但對方的身影早已消失多時了。

「我想必定是個女子。」

如果對方是用秘術易形的，事情就很不簡單了。……

年輕武士的神色突然緊張起來。

「錯不了的，……我想此事不可大意！」

於是考慮片刻後，放下茶杯道：

「又十郎！不論如何，先跟下去再說吧……走！」

二人急匆匆的追出茶亭。

對方身法之快，竟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又十郎急忙加快了脚步，但友矩連忙攔住他。

「別忙……保持這種距離就好。」

「這個人的來路是——」

「——不清楚。」

對方似乎已察覺他們在跟踪，突然放慢了步伐。

這麼一來，距離便縮小了些，後面二人可以更清楚的觀察對方的舉止。不錯！她是個女子，但絕不是普通女子，因爲她走路的姿勢看似平常，其實毫無破綻可尋。

「咦？奇怪……又十郎，快！趕快趕上去！」

友矩加快速度，又縮短了與對方的距離。

「他和曾在品川助我們一臂之力的那個來路不明的虛無僧是否同路人呢？」

友矩趕上又十郎時問道。

初秋的艷陽，在馬路上灑下遍地金黃，走在上面的虛無僧，也彷彿披了一件金光閃爍的霞衫。

友矩趕上虛無僧並和她並肩而行時，他們已可看到濱名湖閃閃的水波了。

二人默默無語的走在寬大的馬路上。——虛無僧故意和友矩保持同樣的速度。——這絕不是一般女子可以辦到的。

友矩突然停了下來，又十郎趕前他幾步後，覺得奇怪，也跟着停了下來。他們兄弟都戴着寬大的斗笠。

——前面的虛無僧依舊繼續前進。友矩決定趕上前去

，問她幾句話。

「等下不論發生什麼事你都不可插手，——千萬記住。」

友矩悄悄叮嚀過又十郎後，正想快步趕上前頭的虛無僧時，突然瞥見自東海道那邊閃出一位山伏來。（註：日本古代在山中伏行的僧人。）

清姬從山伏面前走過時，山伏才開口叫道：

「……請留步。」

清姬聞聲回頭，發現叫停的並非跟踪而來的武士，而是站在背後身長六尺的山伏。

「我有一事請教……不知妳是不是……」

話只說了一半，一雙眼睛色瞇瞇的不住上下打量着清姬。

天道法眼

「有何指教？……」

清姬很沉着的反問他。

一望便知這山伏打扮的是本山派手下的門徒。——佛教中「修驗道」的派下門徒多隱伏在深山中苦修，因此稱爲「山伏」。

修驗道的始祖，叫役小角，他也是日本仙術的創始人。——換句話說，役小角是個神通廣大的仙人。

役小角是大和人，稍長，歸三寶，專習咒術，三十二歲時，單獨上葛木山，隱於巖穴中食松葉，沐清泉，練成『孔雀咒術』，而能神遊天地，役鬼馭神，來去自如，無所不能。

後來聖寶法師爲了尋找役小角的踪跡，跋山涉水，最後在大峯山開闢了一處天地，用以修身驗道，此卽「當山派」。

到堀河天皇時，增譽法師被熊野三山任爲檢校，他又開創了天臺修驗道，稱爲「本山派」，由於本山派的創立，修驗道才興盛起來，到了江戶幕府時代，全國各地都有山伏的踪跡。其中大和的金峯山、吉野山，紀伊國的熊野，出羽國的羽黑，加賀國的白山等處，更是名聞遐邇的修驗聖地。

在這些遍佈全國的山伏中，本山派的役小角蓄長髮，而仿效聖寶的當山派，則剃光三千煩惱絲。

清姬雖然生長在貴族之家，但對這二派的淵源，特點却都能瞭如指掌。

眼前這位素不相識的山伏，爲什麼要自己停下來呢？——清姬不禁以驚訝的眼光打量着對方。

山伏的相貌十分陌生，六尺多的身材顯得十分魁武，一雙精明的賊眼，帶着污濁和曖昧，以及令純潔少女嫌惡的貪婪，一點也不像是曾在深山隱修過的。

清姬下意識的揚起手中橫笛，擺出防衞的架勢，但如此一來却反而讓對方看出了破綻。

「嘿！——妳果然是女子！」

山伏瞇着賊眼上下打量着清姬。

「……——嗯！武藝不錯的樣子。」

「你到底有何貴幹！」

身分既被識破，清姬便毫無顧忌的喝問道。

此地雖離濱松不遠，行人却少得出奇，整條路上就只

有兩名跟踪而來的敵友難分的武士。處在這種環境下，清姬不覺擔心起來。

「請問小姐芳名！」

「……」

「姑娘爲何不敢回答？——嗯？莫非是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衷？」

「……」

「讓我猜猜看，怎麼樣？」

山伏緩緩向清姬逼近。

「也好，你猜猜看！」

「是某諸侯的千金吧？」

「……」

「猜對了吧？……那我想令尊和幕府有仇，是不是？」

「……」

「妳繼承父志，依然對朝庭圖謀不軌，對吧，哈！哈！……」

「……」

「如何？我已猜中這麼多了，我這張臉妳難道還記不起嗎？這也難怪，當年小姐年紀還小，哈！哈！哈！」

「你究竟是誰？我怎會毫無印象！」

「我正是曾和賀源太較量過法術的天道法眼啊！……小姐還想不起來嗎？……哈！哈！夕姬公主，妳什麼時候也學會裝蒜了？」

對清姬來說，夕姬，天道法眼，賀源太，這些名字根本就是聞所未聞的。

「閣下或許是認錯人了……。」

清姬從斗笠下重新打量着對方的裝束，臉上露出了笑意。但天道法眼却沒有看見她的表情。

頭巾、斑蓋、垂絲的掛鈴，從頸子披下來的袈裟，掛在腰間的法螺、肩笈，左手的唸珠，右手的錫杖，鹿皮製成的掛兜、綁腿……這些確實是本山派的裝束。

——修驗道不分僧俗，所以不可能有人假冒，他既然如此打扮，自是山伏無疑。傳說中的役小角能役鬼馭神，雖不全然可信，但眼前這本山派的山伏，可能粗通妖術，實在不可大意。

「如何？夕姬公主！現在可以摘下斗笠了吧！妳也可以把我看個仔細，說不定就能想起來了……就算還想不起來，交談也比較方便些。本山人有不少疑難要請姑娘指教呢？……怎麼樣啊？」說話時，慢慢向清姬逼近。

清姬不禁退後數步。

「嗯？」她的笑容突然消失了，神色緊張而恐懼：「你認錯人了。」

天道法眼大喝一聲：「去吧！斗笠！」

他手中的錫杖向清姬的帽緣掃來。

清姬側過身子，險險的躲過了。

錫杖矯若長鞭，再度攻到。

清姬的身子像水蛇般靈活的轉動，再度輕巧的避過天道法眼的攻擊。

「……」

山伏正要攻出第三招時，友矩已站在道路的中央，用刀的護手制止了他。

「你……和這女人是一夥的？」

山伏的口中咬着唸珠，却從齒縫裏發出猙獰的聲音。

這時他空着左手。

「——不，在下不認識她！」

友矩心平氣和的回答，然後問道！

「方才動手前，你提起過夕姬……你認識她嗎？」

「怎麼？你也認識夕姬公主？……哈哈！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由於他嘴裏含着唸珠，所以說話的聲音十分難辨，更增加了幾分猙獰。

友矩對這名神秘的虛無僧雖有強烈的好奇，但目前他必須先注意這個來意不善的山伏才行。尤其他曾提及夕姬。友矩記得很清楚，夕姬就是夜入柳生府邸而被神矢慘之丞救去的女子。——所以她算是友矩手下的漏網之魚。

夕姬是龍造寺家之遺孤，友矩知道她一直企圖謀取武藝帳，可是却無法瞭解其中原委。夕姬急着取得武藝帳，似乎不僅僅是爲了復興龍造寺世家，那麼，她究竟有何企圖呢？

友矩猜想，這些問題，眼前這名山伏必定能够加以解答。再說，修驗者大多數都會忍術，那麼，這些事和大內皇子早逝的案子，也必定有所關連。

友矩的態度雖然一直保持得很沉靜，事實上他暗中已擺開了防衛的架式。

「依我觀察，你是本山派的門徒。你在何處修行呢？」

這句話表面上好像很平常，但是却可以更進一步探出對方的眞實身分。

「……」

山伏沉默不語，突然手中錫杖在空中劃了一下，然後水平的橫在胸前。他知道對方絕非泛泛之輩，因此，戒懼的凝視着友矩。——看他的年紀、相貌、身材，似乎曾聽人說過。

「嗯？——」

山伏沉默片刻後點了點頭，雙眼閃耀着異彩說道：

「你，你是柳生家……。」

此話一出，站在遠處的清姬不覺一驚。她眼睛眨也不眨的凝視着友矩的舉動。想見識一下名震天下的柳生家刀法。這純粹是一種人的好奇心。

「不錯，我正是柳生家的人，你既然知道了，還想和我爲敵嗎？」

山伏慢慢的向後退。

站在友矩背後不遠的又十郎看穿了山伏的企圖，便繞到他身後切斷他的退路。狡詐的山伏見大勢不妙，遂往濱松方向落荒而逃。

「又十郎，窮寇莫追。」

「後會有期，改天本山人定會當面向你討教。」

友矩制止又十郎時，天道法眼的聲音遠遠傳過來。

「姑娘沒有受傷吧！」

「友矩很友善的問她，清姬却默不作答。

「以姑娘的功夫，其實也不見得會受傷。——一個女兒家身懷如此驚人的武藝，着實教人佩服，不知姑娘師承何人？」

久久得不到回答，友矩自我解嘲的笑了笑，說道：

「又十郎，我們上路吧！」

清姬實在不便在此表明身分，因爲山伏很可能就潛藏在附近偷聽他們的談話。事實上友矩也顧慮到了，因此他毫不在意的向清姬施了禮，轉身而去。

臨走時，他低聲斥責又十郎道：

「誰叫你妄動的，萬一暴露了身份，怎麼辦？」

經過此一事件後，情況整個改變了，清姬由於滿懷好奇，因此反而偷偷跟踪在柳生兄弟後面。當然她這麼做是絕對沒有惡意的。

金風送爽，稻香四溢，好一個晴朗的秋日。路旁蜻蜓款款而飛，穿梭在路人的頭上，好像在散播秋的信息。

在進入濱松城之前，必須先經過馬入川，由於和坂屋町、田町、神明町、傳馬町、旅籠町等毗鄰着，因此車水馬龍，來往的行旅絡繹不絕。

而此地最奇怪的是，藥舖特別多，在人羣雜沓中，虛無僧失去了追踪的目標。

再往前走，就是五社大明神、諏訪明神道。路的盡頭立着一塊石碑，指示着方向，向右是「江戸道」，向左則是「大居秋葉道」。

進入濱松城後的友矩和又十郎，當天晚上在伊藤平左衞門客棧落脚，由於客棧正好在驛站馬槽的隔壁，因此兩

人足足聽了一夜馬嘶。

第二天，秋高氣爽，天氣十分和絢。

又十郎掛念着昨天的事情，因此走在七軒町、上新町時，一直頻頻回顧。走到若林村時。

「——哥哥！」

又十郎用手肘輕輕碰友矩，示意他回頭。原來昨天那名虛無僧正跟在身後不遠的地方。

她的舉止十分秀氣，顯然確實是名女子。當她發現友矩正回頭注視自己時，很優雅的頷首爲禮。雖然她的臉被斗笠遮住。但可以想像她此刻正輕輕的微笑着。

友矩和又十郎幾乎是同時答禮，這是此次旅途中，二人心中第一次覺得愉快。

「旅行實在是一種享受。」

又十郎的話中帶着無比的興奮。

不久之後，他們走到一個蓮花池畔，兄弟二人不約而同的停下脚步不再前進，表面上是在觀賞荷花，事實上是在等待後面的跟踪者。

「好睛朗的天氣啊！」友矩頭也不回的讚嘆着。

「是啊！……」剛趕上的清姬應道。

「你們是否要上京城去？」

「——是的，妳呢？」

「我也是——」

三人並肩走着，路人看起來，只是兩名武士和一個虛無僧結伴而行罷了。

「不知走了多久，三人到達一片榎木林前，參差的林木和路旁的秋草交映成趣，三人默默欣賞着，注意力不知不覺中被吸引了過去。

——突然，不知從何處冒出一個人來。

是一個山伏，但並不是昨天遇到的天道法眼。

「……」

友矩停了下來，又十郎和清姬自然的分站在左右。

「你們是不是柳生家的人？」

這個人似乎比天道法眼更年輕，但却更陰沉，一臉兇殘冷酷的樣子。

「是的，你呢？」

友矩說着，很冷靜的防衞着。

對方見友矩如此，遂向旁跳開一步，取下腰間法螺，旁若無人的仰天吹起來。原來山伏在山中修行的時候，往往會因雲霧迷漫或天色黑暗而迷失路途，他們便靠隨身携帶的法螺吹出聲響互相聯絡或援助。外出旅行時，也可以藉此將行踪通知同伴。

友矩雖然覺得山伏在這時候突然吹起法螺，好像不太

對勁，但却無法聽出這是什麼信號。

「呃……哥哥！」

又十郎下意識的靠近友矩身邊，就在此時，樹林中沙沙的跳出十幾個清一色山伏裝束的人來。

接着，石塊從四面八方如雨點般向三人飛射而來。這種擊石的本領，是山伏平時從山林生活中鍛鍊出來的。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攻擊，除了頭戴斗笠的清姬可以勉強護住頭部外，友矩和又十郎狼狽不堪。片刻之後山伏中有一半的人停止了投石，竟用飛鏢射向友矩三人。

這時，在榎木林的左側，也就是舞板附近，正巧有一對入京的男女經過。原來是霞多三郎和夕姬公主。夕姬公主頭戴斗笠，多三郎也改穿一身輕便的旅裝，和以前大不相同。兩人比肩而行，好像十分親密。

突然震人心魄的法螺聲傳入了多三郎的耳中。他像觸電似的煞住身形。

「奇怪——怎麼這樣吹？……」

他蹙起眉頭的喃喃自語，眼睛則跟着螺聲四下搜索。

「公主不覺得奇怪嗎？」

說着，凝視着夕姬。

亂懸陣

秋空一碧如洗。——夕姬清晰的聽到遠方，傳來一陣斷續的螺聲。

她沉吟片刻答道：

「嗯……那是擺開亂懸陣的訊號！」

「眞的？」

多三郎又仔細的聽了片刻。

「就在樹林那一邊！」

「沒錯！」

夕姬神色憂鬱的緩緩點了點頭，沉思片刻，她忽然「啊！」的低呼出聲。

「怎麼啦！」

「他們會不會是天道法眼那班人！」

「什麼？」

「亂懸陣……不錯，一定是天道法眼。」

多三郎聞言臉色大變。

法眼是什麼？……究竟是誰呀！

多三郎本來裝得十分斯文，此時又恢復了粗魯的本色。夕姬公主憤憤的說道：

「就是背着賀源太企圖跟我調情的人。……曾經和賀源太比過忍術，……聽說他糾集了一批兇悍的本山派門徒，不知有何意圖？」

「……」

「我想起來了，賀源太曾經說過，天道法眼是天皇最寵愛的道士，有一次，在熊野作了七天七夜的秘密祈禱……」

「什麼？」

「他們一定是要用亂懸陣襲擊什麼人……。」

倆人相對而立，默默沉思，在思考應對之策。

「啊！難道是襲擊柳生家的人，……像天道法眼這般老奸巨滑的人，若不是遇到十分厲害的人物，是絕不會輕易使出『亂懸陣』這種殺手鐧的！」

多三郎不待夕姬將話說完，早已捲起一陣塵沙，縱身飛入林中。

「如果妳也是一位忍者，就隨我來吧！」

餘音迴盪中，身影已迅若飛矢的消失不見。

夕姬並沒有跟去，她一路上雖然儘量掩飾，不露痕跡，但她的雙眼實際上已近乎失明了。

當夕姬在傳通院中照顧因潛入柳生家，而身負重傷的賀源太時，千四郎曾隱身在浴間勸她墮胎。

千四郎還說：「霞派兄弟絕不會與公主爲敵的！」

她考慮了很久，最後決定在復興龍造寺家之前，不讓腹中的孩子增添自己的負擔。於是她依千四郎的指示，服用了牡丹根。

——結果，胎兒順利流產。但不知是藥量過重還是什麼原因，流產後的夕姬連發了好些天的高燒，最後却失明了。

賀源太本來就不希望夕姬懷孕，所以當他知道夕姬暗中服用牡丹根後，並不表示什麼。但對夕姬的失明，他却非常着急和痛心。

這是因爲賀源太另藏野心的緣故。因『秘術』是忍者夢寐以求的境界，而假牙的製造技術早已絕傳，所以賀源太企圖反用秘術，讓夕姬扮成男子，混入朝廷。普通女子或許無法做到，但以夕姬高強的武藝，絕對能滿足賀源太藉朝廷打擊柳生宗矩的野心。

夕姬如果眼睛失明，則賀源太的計劃便成泡影，因此他嘔心瀝血的到處尋求能治好夕姬眼睛的奇方異草。——他的舊傷尚未痊癒，僅依賴拐杖勉強的支撐着孱弱的身子，遍尋江戶附近的大小山嶺。——這舉動使夕姬大爲感動，竟誤以爲賀源太是因深愛自己才這麼做的。

純眞的夕姬，爲了深愛自己的賀源太，也希望能早日重見光明。

一位失明的女子，摸索的爲一個男人療傷；一個失明的妻子，伴着殘廢的丈夫，這是如何的淒涼的情景啊？

所以當夕姬重新能够模糊的分辨出景物時，兩個人心情的興奮就不難想像了。

但是夕姬的叔父伯庵知道他們這種不正常的關係之後，不知是失望還是憤怒，竟將夕姬狠狠的斥責了一番，拂袖而去。

賀源太因急於恢復夕姬的視力，怕房事會影響痊癒的速度，便將房事斷絕了。

夕姬的視力果然逐漸復原，但賀源太的傷勢却日益惡化，雖然左脚已潰爛，但他依然四處奔波，尋訪，有一天，他興冲冲的回來說：

「公主，妳的視力雖然尚未完全恢復，但無論如何，妳得冒險到京都去。我如果不是雙腿行動不便，是絕不忍教妳單獨去的。——情非得已，請公主明晨就動身往京都吧！」

「我一個人！」

賀源太看夕姬現出驚訝的表情，只得點點頭笑道：「實在是不得已的，——妳只要拿這封信，到三十三間堂南門外的明暗寺，求見西念普化僧，一切自有他爲妳安排。細節問題，還是讓他當面向妳說明吧……。」

「……」

「妳是否認爲不妥當？……其實我也不忍讓妳單獨摸索着上路……但妳不是一心一意要復興龍造寺家嗎？西念是很有辦法的，她不但能醫治妳的雙目，還可以助妳完成宿願，……妳不妨去試試看！」

夕姬雖然看不見，但却能感覺到賀源太那股熱切與固執。

「妳此去最好換掉忍者的裝束，打扮成弱女子，以免引人注目，招來暗算！」

夕姬因擔心賀源太的傷勢，起初再三拒絕，不願單獨離開，直到最後才勉強應允。

第二天早上，她從江戶起程，經過駿府的時候，被後面的多三郎認出來。

「嗯……妳不是夕姬公主嗎？」

夕姬因視線模糊，只能看出對方是個武士，經過多三郎不斷的說明和提醒，她才記起這名曾在肥前街道上，同時爭奪武藝帳的青年。

想到半年前，自己猶是個天眞純潔的少女，夕姬不禁悲從中來，泫然欲泣，多三郎似乎也發覺她這半年來的改變，却只能寄以無言的同情了。

「……妳，也要去京都？」

「是啊！」

「哦！又有什麼重要的計劃嗎？看妳現在這種孱弱不堪的樣子，我實在不該再懷疑妳了。哈！哈！哈！……能和妳結伴而行，眞好。」

在岡部夜宿後，多三郎似乎有意藉此機會監視夕姬的行動。因此換了一身整潔的衣服，看起來竟和從前判若兩人。——當他們聽到樹林另一邊傳來法螺聲時，已是他們同行的第三天。

多三郎身形快若疾風的掠過東海道。

當法螺聲由樹林邊響起時，一名正好打此經過的商旅驚懼的看着數十名山伏自樹林裏躍出。

「啊！……」

他目瞪口呆的看着他們向二名武士和一位虛無僧，發動殘酷的攻擊。

「住手！」

多三郎從商人的身邊躍進現場。

天道法眼最先看到多三郎。

「噢！」

他誤認多三郎是對方的援手，怒極之下暴吼一聲：「啊！」看準了虛無僧的斗笠，揚手擊出一塊石塊。情勢逆轉，天道法眼實不甘心空手而回，於是想趁此窺女虛無僧的盧山眞面目。

清姬見巨石迎面飛來，一時竟閃避不及……。

「啊！」石塊正中帽緣，將斗笠整個擊飛。

友矩和又十郎並未注意到此一情景，兩人只顧在一片混雜中，手忙脚亂的閃避着密集的鏢石。

「又十郎，注意保護眼睛！」

友矩大聲提醒又十郎後，急忙低下頭，一手護胸，一手握帽緣，用以抵擋正面的攻擊，但他却無法告訴又十郎這種防衛要訣。又十郎由於年少多情，反而張開雙手，企圖獨自抵擋所有的暗器，以便保護身後的女子。

「笨蛋！還不快躲。」

友矩話聲未落，又十郎已哀叫一聲，雙手摀着嘴，痛苦的蹲了下來。從他的指縫間淌下了滴滴鮮血。

「這……怎麼了……又十郎，振作些吧！你是……。」

「我們事後再談！」

清姬說完，飛身向山伏撲去。

由於雙方距離逐漸縮短，飛鏢飛石的威力大減，再加上突然出現的援助，逼得部分山伏不得不退進樹林裏，剩下的山伏已有數人做了多三郎的刀下鬼，仰臥在血泊中。

天道法眼看情勢不妙，高聲喊道：

「退！……退！……」

片刻之間，所有的山伏都逃進樹林裏去了。

友矩和多三郎隔着半蹲在地下的又十郎，默默對峙着。不遠處，摘下斗笠的清姬，像一朵新開的花朵，婷婷玉立。

「你是柳生友矩？」

「……」

「不好意思說話嗎？——這也難怪，如果是你哥哥十兵衛，就不會如此慘敗的！」

「……」

「好了！不和你抬槓，你還是先查看又十郎的傷勢吧！」

說完，多三郎將刀上血跡擦拭乾淨後，緩緩將長刀歸鞘。

等他將刀收妥，友矩才放心的扶起又十郎道：

「忍耐些，來，讓我看看。」

然後扳起又十郎的肩膀，仔細檢查傷勢。

清姬一面靜靜旁觀，一面用好奇又害羞的眼神偷窺多三郎。多三郎見到美貌的清姬，心頭爲之一震，好一段時間說不出話來。

「——妳……」多三郎瞄了友矩一下，說道：

「也是柳生家的人嗎？」

清姬無言的搖搖頭。

「不是嗎？……那妳是松平伊豆守派來的了？」

清姬依然搖搖頭。

夕陽餘暉，映在清姬白若新雪的粉頸上，透着蠟一般的光澤。

兩相比較之下，清姬不由有些心怯。她問道：

「你，是什麼人？」

多三郎正要回答時，友矩已站了起來。

雙重笠

多三郎雖然是友矩兄弟的救命恩人，但友矩知道對方只是不願讓山伏奪走武藝帳，所以才替他們解圍的，現在，絕不會就此罷休。

友矩曾和悠之丞交過一、二次手，却從未和多三郎較量過。但十兵衞曾對他說過，當年在殺死牙醫小野玄人時，十兵衞雖然傷了千四郎，但自己也掛了彩，以十兵衞高強的武藝，也只能和霞派兄弟戰成平手，那麼自己若和多三郎交手，實在毫無勝算。——想到這裏，友矩不禁打個冷顫。

（只好拼死一搏了……）

友矩想起自己身負護衞又十郎的重責大任。——在他們到達京都之前，又十郎的生命對柳生家來說，是超越一切的，比起來友矩區區一命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但堂堂將軍兵法指導的兒子，竟敗死於東海道上無名浪人的手中，實在有辱柳生家的聲譽。這時友矩已決定在敗死之前，迅速將自己毀容，使別人難以辨認。這種作法是忍者終身奉守的條規，也是名門武士的一大悲劇。

友矩思潮起伏，他一方面估量着對方的實力，一方面思索着自處之道，否則萬一不能在敗死前將容貌毀掉，一定會給世人笑話，因而玷辱家門。

所以，他是否應先毀容呢？萬一毀容後，却戰勝了對方，豈不終身遺憾？此後的歲月裏，又將何以堪？此刻他必須當機立斷。

柳生連也齋晚年時，天天戴着面罩，除外甥兵介外，從不以眞面目見人，很可能也是在此種情形下，爲了顧及柳生家的名義，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的吧！否則他生性高潔恬淡，豈會爲了容貌被毀而不敢露臉。

名滿天下的兵法指導者，柳生派刀法傳人，下場竟如此悲慘。

友矩很快的下定決心。

他的手慢慢探向右腿。

多三郎和他隔着一段距離。

「……你想和我一決勝負嗎？」

多三郎立刻查覺對方的動作，踏前一步說道：

「你是絕不會放過我們兄弟的了！是嗎？」

友矩的右手停在膝蓋旁，突然猛力將一把刺得很深的匕首拔出，血流如注。

「慢着！你……想找死嗎？」

多三郎緊張的叫道。

此時過路的行旅都聚攏過來圍觀。

由於草叢中橫躺着一、二具山伏的屍首，所以他們以爲蹲着的又十郎，也距死期不遠，遂對他指指點點的。

「或許是復仇吧！」

「什麼？」

「……可能是爲父報仇的！」

圍觀的人羣漸漸的將在場幾人圈住了。由於雙方面不願在衆目睽睽之下，表示屈服，因此，一場新的挑鬪似乎已無可避免了。

若友矩在這場決鬪中敗死，那麼武藝帳爭奪戰的情勢，必將大爲改觀，而柳生家的命運，也將受到重大的影響。

武藝帳中的一卷，在六十年後，即文祿年間，被尾張柳生家毀掉的。當時柳生連也齋將該卷武藝帳密封在聖母像裏，並在遺囑中載明：

「破封者，必遭聖母譴罰，當場失明！」

但尾張的柳生嚴春在連也齋死後的八十年，抱定失明的決心，不顧一切的破封，企圖得到柳生流的刀法秘訣。結果發現武藝帳並不是刀法秘笈，一氣之下，將武藝帳付之一炬，而嚴春也未失明。

再說誰也不能肯定武藝帳此時是否眞的在又十郎和友矩身上。但由於虛無僧的解圍，友矩遂可以將此秘密繼續隱藏了。

清姬並不知道友矩和多三郎之間的複雜關係，所以慢慢的走過來，企圖緩和雙方的氣氛。

她嬌聲道：「請你們都住手吧！」

緊張的情勢由於這句話而稍爲緩和了些。因爲天生麗質、美貌大方的清姬出來仲裁，使雙方心裏都很高興。

但多三郎因任務關係，遂哭笑不得的道：

「女人家別管閒事，趕快讓開！」

清姬搖搖頭，凝視着多三郎道：

「你們到底爲何爭鬪呢？——你既替他們解圍，爲何又要置他們於死地呢？你是如此卑鄙的人嗎？」

「嗯？……聽妳的口氣，想必不是等閒人家的女子，……就算我卑鄙好了！我非殺他倆不可，這和妳有什麼關係呢？妳何以如此躭心？」

多三郎凝視着友矩手上的匕首，不論友矩採取什麼行動，他都隨時準備防守和反擊。

好一陣子後，多三郎忍不住喝道：

「友矩，是武士，就拔刀吧！」

就在此時，圍觀的人羣突然讓出一條小路，男虛無僧很悠然的邊走邊道：

「光天化日之下又在爭什麼呢？你們要較量，也該選個好地方，現在就要動手啊……實在沒風度！」

這名虛無僧叫友田刑部，是坂崎出羽守的遺臣，他連續兩次在品川附近替柳生兄弟解圍，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說明原因之前，我們先說明坂崎出羽守這個人。

在大阪夏之陣中，家康曾經公佈說，普天之下，只要能將其女兒千姬公主救回來，不論出身、品貌如何，都要把公主許配給他。於是坂崎出羽守奮勇地將公主自火窟中救出，而被傳爲美談。但又有人說，出羽守因此被火灼傷，面目全非，奇醜無比，千姬公主因此在事後拒絕嫁給他。

事實上，出羽守只是稍微燒了些眉毛而已，再說，古時候夜晚的照明設備不如今日進步，千姬公主在昏黃的燭火下和出羽守相對，不該覺得厭煩才對。何況根據傳聞，他們二人事後並不曾見過面。

在這種情況下，器度恢宏的出羽守，只有打算自動放棄娶公主爲妻的機會。

坂崎出羽守小時候叫做守喜多左京亮，是守喜多直家的同胞兄弟，性情剛強，不拘小節，實在不愧是戰國武將的典型人物。

他最初在守喜多秀家當家臣，因故離去後，由前田侯引介，投歸德川家康。關東戰役中，爲德川軍立了大功，封於津和野，俸祿三萬石，從此他才改名爲坂崎，人稱對馬守，後又改爲出羽守。

——他救出公主時，已經五十多歲了。

如果他才二十出頭也就罷了，偏偏他已屆不惑之年，而竟因一名女子的嫌惡，落得身敗名裂，實在令人惋惜。

據說，出羽守獲知公主因嫌棄他容貌醜陋，而自願嫁給本多平八郎，而不願和她結合後，大發雷霆的怒道：

「我坂崎難道不如本多嗎？」

於是，遂決意背叛德川家康。

——事實上這件婚事，從頭到尾都是由德川家康一手導演的，因他不願招具有韓人血統的人爲女婿，而守喜多一族本就混有韓人血統，所以坂崎也算是韓人。

——那時正當征韓不久，一般武士都很輕視韓人，例如開原戰役中，加藤清正和福田正則本是豐臣軍的大將，而石田三成不了解武士對韓人的卑夷心理，竟任令有韓人血統的守喜多秀家爲總指揮，促使不願受韓人指揮的加藤清正和福田正則半途倒戈，加入德川軍。

這些事情，以前的史籍之所以沒有詳細記載，完全是爲了顧及高麗藩屬的民族自尊心。直到最近，才漸漸被披露。

總而言之，當時的武士，確實對韓人心存蔑視，前面也說過，尾張的柳生兵庫介，與江戶的但馬守柳生宗矩不和，也是由於宗矩將兵庫介之姐嫁給韓人的緣故。

當然，坂崎出羽守很瞭解一般人這種輕視韓人的心理，因此在感激家康對他的破格重用之餘，對家康一直忠心耿耿的。而家康有感於豐臣秀吉的敗亡，完全是妄自出兵征韓，使得兵疲馬羸，人心思亂。所以家康掌握天下之要訣是：維持與藩國祥和的關係，所以對有韓人血統的出羽守並沒有懷歧視之心。出羽守在感激之餘，遂冒險救出千姬公主，聊以謝恩。

——但是，他的善意被辜負了，狡猾的家康爲了不願招一個韓國女婿，却以千姬嫌惡出羽守的醜容爲藉口，拒絕了婚事。難怪出羽守要大發雷霆，決心叛變了。

「好！你這個狡猾的老狐狸！」

他計劃在千姬出嫁當天，埋伏在半路，加以截殺，然後，切腹自殺，以洩積忿。他暗中策劃，並且不許家臣們洩露秘密。

但是，情報還是傳進了幕府，幕府裏的家臣又震驚、又困擾。——最後，大家決議推派柳生宗矩充作調停人，前往說服出羽守，打消叛變的念頭。

如前所說，宗矩不同於一般人，他對韓人既不歧視，又經常和出羽守來往，關係極爲親密。而衆諸侯中，出羽守肯推心置腹交往的，也只有宗矩一人。

幕府的家臣們正是利用這點，向宗矩探問：

「你願意去說服他，或者解決這個問題嗎？」意思就是說，若不肯聽勸，就將出羽守殺掉。因爲據報，出羽守早已做了周全的武裝部署。

宗矩沉思片刻，問道：

「若將坂崎處置後，將如何處理他的繼承問題。」

因爲當時出羽守已有一子，所以，宗矩的意思，就是詢問其子是否可以繼承封地或俸祿。

當時宗矩還只是一個兵法家而已，尚未升任總監督的但馬守。

「繼承問題？既然背叛了將軍，豈有讓他兒子繼承的道理！」一個家臣憤憤的說。

「既然如此！我就狠下心，把這個任務接了！」然後，宗矩隻身來到厲兵秣馬，戒備森嚴的坂崎家。

可是，任憑他舌粲蓮花，好話說盡，出羽守仍然固執己意，毫無所動。

「現在你如何勸說，我都聽不進去了，一切我自有打算，請你還是不要再爲這件事勞神了。」

「……果眞如此？」

宗矩神色黯然地道：「那我也無能爲力了！」

於是悵然而返。

第二天，十兵衛奉父命來到坂崎家。

——當時十兵衛還只是個童髮垂髻的十歲少年。

「家父要我來向坡崎爺傳達幾句極重要的話，所以，我要單獨見坂崎爺爺！」

「什麼！十兵衛要見我？」

出羽守雖猜不透宗矩萌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因對方只是個十歲大的孩子，而宗矩又是個值得信賴的朋友，所以，他命令道：

「好吧！叫他進來！——你們都退下去！」

十兵衛進來後，環顧四周一眼，說：

「請您彎下腰來，讓我在您耳邊說……。」

當出羽守彎身準備傾聽時，小十兵衛突然拔刀，朝出羽守的胸口飛快刺進。

「呃！……你這個小鬼！」

毫無警戒的出羽守，立刻仰臥於血泊中，但他終不愧爲一名武將，反手拔出匕首，說道：

「你雖然欺騙了我，但是……你小小年紀，竟敢來刺殺我，……確實，很、很勇敢……。」

然後，使出最後一分氣力，朝十兵衛的眼睛射出一刀。

當家臣們發覺異狀，衝入房裏時，只是出羽守臥於血泊中，而十兵衛早已逃之夭夭了。

榻榻米上鮮紅的血跡，一路通往院子。

關於十兵衛的獨眼，日本民間有好幾種傳說。

有一種說法是：小時候，十兵衛的祖父想試試他的本事，突然朝他發出一支飛鏢，不料却正中十兵衛的眼睛，而當時小小年紀的十兵衛，並未用手掩住受傷的眼睛，反而掩起另一隻眼睛，加以保護。事實上，他之所以獨眼，完全是坂崎臨終前的一刀所致。——後世雖知十兵衛是獨眼，但因史書上未曾詳加記載，因此很難斷定他失去的是那一隻眼。歷史上另一位獨眼者伊達政宗，由於有生前的肖像留傳下來，所以後人能加以肯定，而十兵衛却沒有任何遺像留傳下來。

且說，坂崎家的家臣見狀，大驚失色。

其中一個家臣循着血跡，追到院子。

「嗚！嗚……」家臣着了魔般，跳着脚，又急急地折回來，原來地上佈滿了刺釘。——好厲害的十兵衛，他一路逃，一路在院子撒滿了刺釘。

圖謀叛變的坂崎，在事前被一名十歲的少年刺殺身亡，這件事情若傳出去，坂崎家的聲譽必定會一敗塗地。於是家臣們聚在主公的屍體前互相商量，最後編出一個：

「主公謀叛，屢諫不聽，爲國家之安泰計，家臣大義滅親。」的理由，在解除家中武裝後，派人向幕府報告。

於是，千姬順利地出嫁了。

後來，幕府向坂崎家的遺臣，下了一道詔令：

「——坂崎雖有謀叛之心，但弒主之行，不是武士應有的行爲。同時坂崎亦應負用人不當的連帶責任。因此，坂崎家的俸祿理當沒收，且不得再興。重要家臣，則一律處死！」

此令一出，坂崎家業立刻遭到沒收，斷嗣，家臣們也相互切腹自盡了！

話說，十兵衛逃離坂崎家後，將經過秉明父親，最後他說：

「請父親答應孩兒一件事！」

十兵衛一手按住救治過的那隻眼睛，全身上下都沾滿了血跡，令人怵目驚心。

「你的眼睛受傷了？」

宗矩的口氣非常冷淡，但是，由於他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十兵衛才能平心靜氣地將心事全盤托出。

——出羽守的獨子叫做主馬之助。十兵衛雖然是爲國家大局，才使詐殺了出羽守，但是，對主馬之助來講，十兵衛乃是他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所以，年幼的十兵衛，希望父親領養主馬之助，妥加照顧，待其成人，若欲替父報仇，十兵衛願與他比武。否則，十兵衛心中有愧，因爲，出羽守當時是出於信任，不疑有詐，十兵衛才能輕易得手。所以他懇求父親，助他完成此一心願。

但宗矩聽了這些話後，却漠然的道：

「坂崎家的處置問題，幕府自有妥善安排，你不用多管閒事。——還是去料理你的眼睛吧！」

後來，不知是受了十兵衛一番話的影響，還是宗矩本就有意如此，主馬之助被暗中護送到了大和的柳生家。

其實，若非宗矩暗中向將軍求情，主馬之助絕對難逃一死。

無論如何，到寬永十二年的今天，主馬之助已在大和平安的長大，而且，宗矩升任但馬守之後，大和柳生更於寬永九年將奈良的油留木板賜給他。名義上是在該處作客，實際上，却讓他享有兩百石的待遇，對一萬二千石的柳生家來說，相當於管家地位了。

也因此，友田刑部原先的報仇意念，逐漸的受到了動搖，這許多恩恩怨怨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種矛盾的衝突。

友田刑部本是出羽守所器重的兵法指導，但是，他的

出身與幼時經歷，沒有詳細的記載。在出羽守謀叛那段期間，他正好在津和野，僥倖逃過刼難，事後，他悄悄跟隨幼主到了大和，宗矩也默許他擔任照顧、保護主馬之助。他起初惴惴不安，戒懼柳生家會派刺客行刺幼主，以趕盡殺絕。

後來，秀忠將軍論功行賞平定坂崎之變的功臣時，要將坂崎家徽的雙重笠賜給柳生家，却被宗矩婉拒了，而尾張的柳生兵庫介，因其家徽與江戶柳生家同，易混淆不清，於是陳情加賜一重，使變爲三重笠，蒙將軍賜允。所以後來，尾張的柳生家以三重笠爲其家徽。江戶柳生家則以雙重笠爲家徽。

友田刑部聽到這個消息時，正好宗矩也派人來傳話，慫恿他趁此機會，到尾張去拜訪柳生兵庫介，雖僅是一個溫和的慫恿，但以友田刑部作客的立場來說，不啻是一道無法抗拒的命令，於是，友田刑部坦誠地對宗矩派來的管家說：

「在我出門期間，最放心不下的將是幼君的安全，關於這點，你是否能給我一個保證？」

管家當場拍着胸脯，說道：

「你儘管放心吧！我以武士的身份向你保證，主馬之助少爺絕不會有事的！」

於是，友田刑部便束裝出發到尾張去了。

他順利地見到兵庫介。

交談之下，友田刑部的才幹氣度，立刻獲得兵庫介的賞賜，而兵庫介的磊落胸懷，也令友田刑部爲之心折不已。兩人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當他們正侃侃而談時，兵庫介的長子清嚴；冷不防地以長矛自友田刑部身後刺來。他的本意是想藉此刺探對方的武藝。但友田刑部只輕閃腰部，便不聲不響地將長矛夾於腋下，另一面却依然不動聲色的繼續和兵庫介笑談。

兵庫介說：

「你曾在板崎家任職，現在則受我叔父宗矩的禮遇，那麼，同樣是爲柳生一族效力，你何不到我兵庫介這兒來呢？……我非常欣賞你！」

「承蒙抬愛！」

說完，刑部躬身致意，身後長矛受制的清嚴隨着顛跛了一下，友田刑部却一直不曾回頭，連眉頭也不曾皺一下。兵庫介盤坐在友田刑部對面，清楚地看到這副情景，對友田刑部的涵養與功力，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

「貴處果眞願意收留我？」

「是的，非常歡迎！非常歡迎！」

於是，友田刑部就在尾張住下了。

另一方面，主馬之助也平安無事。所以友田刑部非常放心，因爲兵庫介似乎也默許他保護幼君的安全。主馬之助行冠禮時，他趕回奈良的油留木坂致賀後，就裝扮成虛無僧的模樣，四處雲遊。

這且按下不談。

話說：當在場的人都因虛無僧的突然出現而驚駭不已時，清姬却是唯一的例外，他發現來者竟是她踏破鐵鞋無處覓的人之後興奮地叫道：

「哦！是你！……你來得正好，趕快幫我制止他們吧！」

「你是什麼人？」多三郎原以爲來者是柳生兄弟的援兵。但是，當他看見虛無僧擺出的橫笛架式後，不禁叫道：

「哎呀！你不是新陰流！……你是那條道上的朋友，快把斗笠取下來！」

「不錯！我不是新陰流的人，我只是個虛無僧，我並不想與各位作對，但因我認識那位公主，所以想替你們調解。……這裏人實在太多了，雖然，我還不知道你們爲何爭持不下，但無論如何，請你們先將兵器收起來吧！」

說着，友田刑部閃身站在二人之間。

友矩本就無意與多三郎動手，而多三郎也不願在衆目睽睽下拼鬪。事實上，任何人都不願在美麗標緻的清姬公主面前，表露自己凶殘的一面。

所以，友矩緩緩地鬆開手，匕首遂跌落在地下。

多三郎也神色悠然地退開幾步。

圍觀的人羣逐漸散去。

——當晚。

清姬到白須賀客棧街上，一家叫濱松屋五兵衛的客棧裏投宿。

此地牆壁據說都是用紅泥塗成的。

原來，虛無僧化解了友矩和多三郎相持不下的場面後，多三郎便頭也不回的離去，清姬訕訕地對友矩說：

「好啦！總算沒事了！這下子你們不用耽心了！」

友矩却像沒聽到似的，凝視着虛無僧的斗笠，說：

「承你再度相助，眞不知該如何謝你才好。——你說你認識那位公主？……請問你尊姓大名？」

「不，我只是爲了方便起見，才這麼說的，其實啊——詳細情形，你還是請教公主好了！你沒受傷吧？好好照顧那位——是你弟弟吧！我還要趕路，先走一步了，後會有期。」

「啊！……不！請等一等。」

但是，虛無僧却不理會清姬的呼喚，飛身離去，將清姬和柳生兄弟留在現場。

又十郎由於腿上中了飛鏢，正在輕聲呻吟。

「振作一點！」

友矩嚴厲地喝了一聲，轉向清姬說：

「妳先走吧！日後有緣你我還會相見的，此刻你留在這裏，恐怕會受到我們的連累。」

友矩此時一心憂慮着又十郎的傷勢，因此希望清姬早些離開。

清姬接過友矩替她拾來的斗笠，邊行邊回顧的往白須賀投宿去了。

「女客官……。」

客棧的女佣在紙門外低低的說：

「你的同伴來了！」

「同伴？誰……我的同伴！」

清姬心中不勝驚訝。

「是我！」

多三郎拉開紙門，閃了進來。

「啊！你……。」

清姬脫口叫出，多三郎連忙用眼色制止她，一面走到窗戶邊，背着牆坐下，閤上雙眼，裝出非常舒暢的樣子。

互換服飾

客棧的女佣，並未察覺清姬驚愕的表情。

她們以爲這位女客官，是故意扮成虛無僧，瞞人耳目，以便偷偷到客棧中與浪人般的武士幽會。

「還有什麼其他的吩咐嗎？」女佣故意又問了一句，然後拉上紙門離去，臉上帶着十分曖昧的笑容。

房裏只剩下孤男寡女兩個人。

多三郎依然閉目養神，清姬面有疑色，却不知該如何開口才好，因此房中一片靜寂。

片刻之後，似乎又有新的投宿者到來。——走廊上響過一串急促的脚步聲，一切又復歸寂靜。

「妳覺得很意外吧！」

多三郎緩緩睜開雙眼，打破了沉默的氣氛。

他的面頰久經日晒，呈現光亮的古銅色。兩道濃黑的劍眉，毫不妥協地橫臥在挺如懸膽的鼻峯上端，于腮滿面，洋溢出男性特有的粗獷。但他的雙目却出奇地溫柔，如兩潭澄澈的湖水。——而此刻湖心中正倒映出一支燭光。

清姬是在管家坂和田喜六家中長大的，所以和一般長於後宮，整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諸侯公主頗不相同。諸侯公主在未出嫁前，除了家人與奴僕外，可以說絕少和男人接觸。卽使于歸後，所接觸到的男人，也僅限於自己的丈夫。

但清姬公主自幼習劍馭馬，時常和武士們接觸。在她下意識的經驗，一直以爲武士都是面貌光潔、穿戴整齊、彬彬有禮的。而現在，她生平首次面對多三郎這樣粗獷逼人的男子。

清姬並不知眼前這位不修邊幅的男子，乃是新陰流的忍者，更不知道他的身世如何。所以暗暗猜疑着，外貌如此粗獷的多三郎，眼光怎會如此澄明，而且透着高雅的氣質？事實上，多三郎是滅亡的鬼子岳城波多氏的棄兒，當年他和雙胞胎弟弟千四郎，同時被棄於肥前的霞村。兄弟倆本是貴族之後，他的血液中與生俱存着優異的秉賦。

清姬一直專注地凝視着多三郎的眼睛。

此時，走廊上又傳來一陣錯雜的脚步聲，夾雜着醉後的囈語。

「妳爲何直盯着我看？……是不是過於驚訝了？」

「你今晚想跟我擠這個……小房間嗎？」

「可以嗎？妳會允許嗎？」

「……」

「——我是爲了一件事情才特地到這裏找妳的，不過，如果妳要我住下，我就整夜坐在這裏，充當妳的護衛！……說不定那些山伏會趁夜黑來襲擊妳呢？」

「住口！」清姬聲色俱厲地說：

「你不拘小節，我可以諒解；但是，不准你對我如此輕薄無禮！」

燭蕊突然啵啵的響了幾聲，被燭火投射在牆上的兩個巨大身影也隨着晃了幾下。

「嗯！不錯！妳說得有理！」

多三郎將身子坐正，嚴肅的說道：

「那麼……我先問妳—妳和那位虛無僧有何關係？」

「……」

「他叫什麼名字？」

「他的事，我實在毫無所知。——我只是偶然遇見他，又與他同行過罷了！」

「那麼，妳和柳生友矩非常熟悉囉？」

「不！我今天是第一次與他交談！」

「噢！……」多三郎凝視着清姬坦誠的明眸，沉思了片刻。

「那……請妳表露妳的身分好嗎？但如果妳不願答應，也就算了！」

「……如果我答應了，你也願意說出你的名字？」

「我是霞莊的大月多三郎。」

清姬並未因這個響亮的名號而感到震驚，因爲她出道不久，對武林中的成名高手所知不多。

「嗯！多三郎！」清姬滿意地點點頭：

「我是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清姬。」

多三郎的神色忽然嚴肅起來。

「永井？那不是淀城的尚政嗎？」

「呃！你知道我父親？」

「原來如此！妳、妳就是……清姬！」

多三郎無限感慨地說。

清姬以探問的神情凝視着多三郎沉思中的眼睛，然後吃吃地笑了起來。多三郎那寬闊而清秀的額頭，讓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暈眩。

「哦！公主不要見笑，我只是突然想起一些和公主無關的事！哦，對了！公主能否再答應我一個要求？」

「你說說看。」

「請把妳身上這套衣服讓給我！」

「……」

「妳可以暫時先穿上客棧的便服，我會設法再替妳送一套衣服來！」

「你要這套虛無僧的衣服？」

「是的！」

「可是，這是女人專用的，男人恐怕不合適吧！」

「對！就是這樣我才要！因爲虛無僧的衣服並不難找，只是女用的，很難買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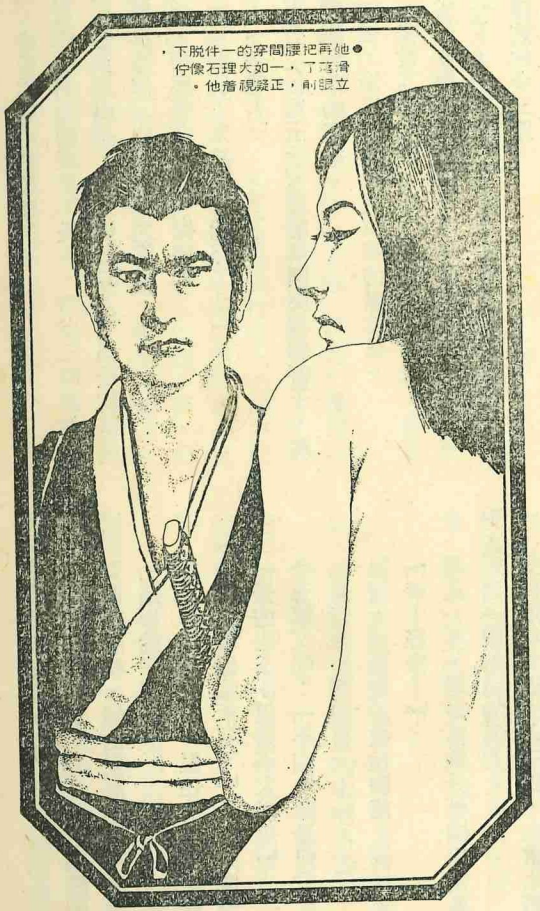
「如此說來，另外還有一個和我一樣的女虛無僧囉？」

「也可以這麼說，因爲，我正打算將她裝扮成虛無僧！」

「那個女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如果我說出來，妳會答應嗎？」

在這一剎那，兩個人的眼神突然接觸，並相互凝視着。



片刻之後，清姬柔順地站起身來。

清姬公主自幼在開明的環境下長大，而多三郎雖然外表粗獷，其實也是貴族出身，所以他們二人，都是胸懷坦蕩，沒有絲毫矯揉造作、拘泥不安之態。

清姬站起後，俯視着多三郎，問道：

「那麼，我只要脫下來給你，就好了？」

多三郎說：「是啊！」

於是，清姬公主抬起玉手，緩緩解開胸前的帶子，然後，雙手後伸鬆開背部的帶結。

絲綢製的袈裟，發出一陣嗦嗦嗦的摩擦聲。

「你的武藝非常高明！」

清姬一面鬆解衣服，腦海中一面回想方才的情景。

「幫我拿一下。」她解一下腰間的佩刀袋，雙眼含笑將它交給移膝趨迎的多三郎。

當多三郎接過佩刀袋那一瞬間，清姬的衣服倏地鬆開，一陣少女獨有的氣息，迎面撲來。但是，清姬依然大大方方地繼續鬆開內衣的帶子。

就如同在擧行齋戒沐浴般，清姬嚴肅地脫去袈裟，交給默立一旁的多三郎，接着，她又除去肚兜，現出白皙高聳的酥胸，最後，把下裳也脫掉了，她將所有的衣服一併交給多三郎，像一尊裸體的玉女雕像般，挺着巍顫顫的雙乳，凝視着多三郎。

她的臉現出美麗的酡紅，自肩膀到背脊以下，是少女成熟豐潤的線條，她的雙眼動也不動地凝視着多三郎：

「這樣就好了吧！」

多三郎挨過身來，握住清姬的肩膀，問道：

「公主學過武術嗎？」語調異常冷靜。

「是的！……但是不太精！」

多三郎又問：「不知令師是何方異人？」

「是管家坂和田喜六！」

說着，清姬雙手抱住胸部，倒抽了一口氣：

「噢！好冷！」

經此一壓，雙峯顯得分外突出，多三郎握住她肩膀的手，感到一股銷魂的溫柔。

受到這種刺激的多三郎，大膽地問：

「公主允許我今夜住在這裏嗎？」

清姬的肩膀抽搐了一下，然後無力地半抬起眼，困難地說道：「……你……你想要？」

只見她的腹部劇烈地起伏着。

多三郎突然朗聲笑了起來，豪邁的笑聲裏，隱藏着一股男性特有的慈悲。

「我錯了！我不該生此妄想！請公主恕罪！……但是，今生今世我絕對不會忘記妳，我會時時刻刻地保護妳的……」最後幾句話低得有如自言自語。

多三郎吹熄了火燭，取出客棧的便服，扔給清姬後，打開紙門，抱着虛無僧的袈裟悄悄離開了客棧。

第二天。

從白須賀到二川的道路兩旁，都刻意的栽植着松樹。整條道路上除了參天連雲的松樹外，根本找不到民房和小店。

二川的景觀，和白須賀截然不同，此地的民房都塗成黃色。路的右邊是連綿的山脈，山形崎嶇怪異，岩縫間長滿了矮松，乍看之下，竟有些像家府裏擺飾的盆景。當地人都稱此爲「火矩山」。

再往前走，便可看到「打火坡」。這一帶的土壤與石頭都呈美麗的黃色，其中有兩顆以巨大著名的石頭，分別被稱爲「尉石」、「姥石」。凡是路過此地的人，都會駐足觀賞一番。但此刻却有一名虛無僧正絲毫不爲所動的自奇石旁邊匆匆走過。他的步伐雖然和一般人並無不同，但却又不時的低下頭來探路，顯然是因爲視力差劣的緣故。偶爾也有一、二個路過的武士會回頭看看他。但大部份的路人都不曾對他加以注意。

忽然之間，原本蔚藍澄明的天空，漸漸的積疊起一層烏雲，顯然的馬上就會有一場滂沱的大雨了。於是路上的行人紛紛加緊了腳步。

這位虛無僧就是夕姬。多三郎猜測，山伏們可能還會來襲擊虛無僧，而夕姬和天道法眼相識，就算不幸被山伏們包圍了，也不致於遇害，所以他才讓清姬和夕姬二人互換服飾。另一方面，他也想看看當天道法眼和夕姬所扮的虛無僧照面後的表情和反應。所以，他故意讓夕姬獨行，而自己則跟在後面暗中保護。偶而，多三郎也會回頭查探後面，依他猜測，柳生兄弟和清姬應該也已經上路了，但是，這一路上却不曾發現他們的踪跡。

「哼！算了！不管了！」

多三郎的腦海裏時時浮現友矩和清姬燕好的幻象，所以，他好幾次如此憤憤的喃喃自語。

忽然間，五、六名騎士疾馳而過，揚起滿天灰沙，多三郎非常不悅地閃到路旁。煙塵消散後，多三郎却被眼前的情景嚇了一跳。

「啊！……」

因爲裝扮成虛無僧的的夕姬，正被從馬上躍下的兩名武士狠狠抓住，而其他的武士則跪在路中，向她嗑頭。

多三郎在慌亂中一時之間竟未看出這批人正是永井信濃守的手下，所以他疾如飛鳥般的衝了過去。

多三郎到達安全距離時，才停住身形。在這種距離下，他自信可以採取任何保護或防衛的行動，因此，他並未及時出面，反而站在一旁，靜觀其變。

「公主！屬下們來接妳回去！」

一個跪在地上的武士說道：

「我們這樣對待公主，實在是不得已的，請公主原諒！請妳無論如何先跟我們回江戶一趟，主公非常掛念妳！」

夕姬當然不能答應再折回江戶。事實上，她只要當場脫下斗笠，就能解決這個誤會，可是扣住她的武士却不容她有取下斗笠的機會。——這時，多三郎走了過來：

「清姬公主，請妳順從他們吧！」

疾馳

「你是誰？」

跪在地上的武士，回過頭來，露出很愕然的表情問道。

「請不要躭心！我只是跟公主同行過一段路而已。」

「什麼？哦……那你已經知道公主的身份了？」

「嗯！她是永井信濃守大人的公主清姬。」

「嗯！這……」被人一語道破之後，武士顯得有些震驚。

「你……到底是誰？」

「肥前的浪人大月多三郎。」

多三郎又回頭看看夕姬，說：

「如何？公主！我早就對妳說過，這種打扮是逃不過別人耳目的，如果碰到有修養的武士，倒還無妨，一旦遇到心懷不軌的歹徒，情形就不堪設想了。妳還是以玉體爲重，聽從家臣的勸告，先回江戶吧！妳若是聰明人，應該會了解我的意思！」

多三郎突然變得能言善道。夕姬實在不知多三郎的意圖所在，却又無法開口問他，因此，只有以模糊的視線自斗笠縫隙中觀察多三郎的表情。

兩旁夾住她雙臂的家臣，也勸道：

「公主，這位浪人說得不錯，妳還是跟我們回去吧！」他們既不敢抓得太緊，却又不敢鬆手。

跪在地上的武士正是喜左衞門，他又說道：

「公主，這裏人太多了，請妳先上馬吧！有什麼話等回到江戶，妳再當面對主公說好了！這——來，大家準備上路！」

夕姬猜不透多三郎如此做的用意，所以顯得手足無措，而喜左衞門却誤以爲公主是在猶豫不決，於是頻頻向其他人使眼色。

「是的！公主！失禮了，抱歉！」兩旁的武士，手下加了一些力道。——爲了制服這位刁蠻的公主，此番特地帶了兩名孔武有力的彪形武士。

「多三郎，你怎麼……。」夕姬欲言又止。由於行動限制，手中的洞簫掉落在地面，喜左衞門連忙俯身拾起。

「你叫多三郎嗎？有機會我會來向你道謝！請問你住在什麼地方？」

「這你不用知道！只要公主能安然無事就好了！」

這時圍觀的人羣，已經讓出一條路來，一名武士牽來一匹栗色的馬。

家臣們認爲公主素來喜歡騎馬，所以催促道：「公主！請上馬吧！」

多三郎也附和地說：

「公主，上馬吧！我們後會有期了！」

說着，輕輕拍着馬背。

夕姬伸出纖長的玉手，半摸索地抓住馬繮，一躍而上，露出令人側目的白皙而豐潤的大腿。

「……多三郎，我會感激你的！」

道別的話裏竟含着深深的幽怨，說完猛然揮鞭，便如流矢般地衝了出去。

寬永十二年十月八日，坂和田喜左衞門和五名武士從品川出發時，原是奉命要將清姬帶回去的，但他們却將夕姬錯認爲清姬，而讓她騎上這匹叫『宇治』的栗色馬。另外五名武士中，名叫大林的那位將坐騎讓給坂和田喜左喜門，自己徒步行走。其餘的四名武士都跟隨喜左衞門快馬加鞭，拼命追趕夕姬。

大林爲了愼重起見，臨行又向多三郎問道：

「你從那裏來的？是不是要到京都去！」

他的態度傲慢，充分表露出一個平凡武士的妄自尊大。但多三郎只是不在意地敷衍着：

「嗯！是啊！」

因爲多三郎眼看一行人逐漸遠去後，心想清姬此刻必定也藏身在這附近，並親眼目睹了這有趣的一幕。

多三郎這次臨時決定讓夕姬冒充清姬，事實上是有三項目的的。第一，如此一來，視力模糊的夕姬，再也不怕遭受危險。第二，讓夕姬再折返江戶，以作弄別有企圖的賀源太。至於最後一個理由是，多三郎想丟下保護夕姬的包袱，以便能與清姬幽會，好好歡聚一番。

對於最後那個目的，多三郎也深覺愧疚，但是再過一、兩天就到尾張了，他此行的目的乃是要尋訪一位叫汀佐王右衞門的人物，以弄清武藝帳的究竟。尾張有一個強手柳生兵庫介，他雖不能和柳生宗矩這種萬石以上的諸侯相提並論，但因他只是一個藩的兵法指導，因此在行動上要比宗矩自由。而且根據傳聞，比宗矩小七歲的兵庫介已獲得柳生十舟齋的衣鉢眞傳，武藝和忍術都在柳生宗矩之上。

此番多三郎到尾張的目的，就是準備潛入尾張藩，暗地裏與兵庫介和謎一樣的汀佐王右衞門爲敵。

多三郎以前也曾多次進入尾張城，但是，由於師父浮

月齋的嚴戒，他一直不曾和尾張的柳生家正面交過手，所以至今仍不知兵庫介的實力如何。據說兵庫介是向祖父宗嚴學武術，向疋田文武郎習兵學的；兵學就是忍術的二十六秘訣。至於柳生武藝帳與兵庫介的關係如何，多三郎雖不甚了解，但他認爲，既然同是柳生門下，關係自不同於他人，同時，據他所知，武藝帳上明白地寫着尾張藩的汀佐王右衞門之名，因此，只要自此二人下手，必可調查出武藝帳的眞象。事實上，多三郎也知道在查明眞相之前，自己很可能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多三郎心中暗暗盤算，若能在入虎穴之前，與清姬一親芳澤，那麼，他也死而無憾了。雖然，忍者爲了避免行忍術時，留下異味，是必須絕對禁慾的。

多三郎從未迷上任何女子，此番却爲清姬神魂顚倒。

多三郎若有所思地望着遙遠的道路盡頭，竟完全忽略了身旁大林的問話。道路上商旅和武士來來往往，却不見清姬的踪影。

另一方面，夕姬正全力鞭策着跨下的『宇治』，四蹄翻飛、怒馬奔馳。

直到現在她依然猜不透多三郎要她折回江戶的用意何在，但她認爲只要到了驛站，解去斗笠，自會眞象大白屆時就可獲得自由了。

可是她又想到與其被那班武士質問，還不如自己設法將他們擺脫。於是，這位十九歲的少女，也顧不得裸露的大腿了，只見她風馳電掣地一味往前奔馳，將後面的追騎拋在老遠的距離外。

喜左衞門以爲刁蠻的公主，又在任性撒野了，所以高叫着：「各位！不要放鬆！趕快追呀！」

於是數騎馬並轡力追。

路上的行人，都驚詫的看著這羣追騎。有的目瞪口呆地閃在一旁，每個人都被夕姬揮鞭的玉手和裸露的大腿吸引住了。

夕姬從御油的街道馳入白須賀時，碰到一批剛從江戶來的武士，她不知道那批人正是松平伊豆守派來的刺客羣。但是，爲首的武士，目送迅速馳過的虛無僧。——「唔！」了一聲，雙眼凶光暴閃，他等喜左衞門一行人追馳而過之後，面露疑色地呼道：

「眞田！」

「在！」

「事有蹊蹺！你買一匹馬，跟去查個究查！」

夕姬的騎術，是在蛤岳時鍛練出來的。因此，片刻之後，她就把喜左衞門那批人，遠遠地拋在背後了。

在猿馬場和境川橋之間，夕姬的馬幾乎撞到兩個人，

這兩人正是友矩和又十郎。

「啊！……哥哥，那不是……。」

又十郎由於腿部受傷，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掀起帽緣，茫然的目送着虛無僧的背影逐漸遠去。

「又十郎！閃開！」

這次是躲避喜左衞門等人。

有一名坐在路邊小山坡上休息的虛無僧，看見夕姬飛馳而過之後，接著又看到另一隊追騎。

「哦！……」他掀高帽緣，俯視着這一行人，然後微笑道：「……原來是家臣們……。」

不久之後，有一個高大的漢子也看到了飛馳的虛無僧。

「哦？……那不是……」

他十分興奮的往道路的前後探望了一下。但却忽略了後面的一隊追騎。這時，剛好有一個馬伕，一邊躲閃着，一邊喃喃自語道：「這些武士如此摧馬匹！哎！會把馬匹折騰死的！」

他滿臉無奈的搖搖頭後，又接着說道：

「如果他們也像我這麼會照顧馬匹就好了，愛馬！我們回去吧！……算來你運氣够好的了！嗯？愛馬！」

當馬伕正俯身輕撫馬頸時，高大的漢子走過來了。

「這位馬伕，你能否將這匹愛馬借我一會兒……要多少錢，我都照付！」

「你要到那裏去？」

「我有點急事，必須追上前面那匹馬！」

馬伕瞪圓了雙眼，搖搖頭說：

「不行！像他們那樣，我的馬會受不了！」

「不會！不會！我從前在江戶一個諸侯家當過職，我懂得騎馬。哦……不論如何！請你幫幫忙，我必須追到那個女子，不！那個虛無僧！」

然而，馬伕的雙手緊握着馬繮，死也不肯答應的模樣。

此時，一位單眼的武士走了過來，說：

「你說她是女子，你認識她嗎？」

高大的漢子似乎並未聽見這句深沈的問話，他仍舊執拗地說：「我這麼誠懇的拜託你，你還是不肯答應嗎？嘿！好啊！哦，算了！沒時間理你了！」

說完，拔腿追了下去：

「……等一等啊！是我啊！……我千里迢迢地跟妳來的啊！等等啊！」

獨眼武士目送高大的漢子遠去後，轉身朝馬伕笑道：

「好好照顧你的愛馬吧！」

說完朝京都的方向，頭也不回的走了。

方才陰霾密佈的天空，此刻又逐漸明朗起來。

當天晚上——

有一對男女投宿在元宿的角屋藤兵衞的客棧。

男的大方地率先走進去，在玄關上，他先讓女的洗過脚，然後很隨便的擦了擦脚，說道：

「我不要洗。」

那女子似乎很害羞，跟在男的身後，爬上客棧的樓梯。

元宿原本是位於三河國的中央地帶，後來合併爲赤坂的一部份。在赤坂地區的所有花柳巷中，元宿算是比較高雅的地區。

此刻，多三郎正帶着清姬，落宿在這家座落於元宿的客棧裏。

「客官！歡迎光臨，我就是店主留藤兵衞，我立刻命人去給你們準備洗澡水！」

兵庫介

客棧的掌櫃，視兩人爲上賓，閉紙門出去時，還直打哈哈。只有兩個人單獨相處，顯得十分沈默。

多三郎先打破沈默，

「這裏簡直和前一個客棧完全相同。」

清姬忽然憶起，說：

「是呀！……當時，我眞難堪……」

「妳是不好意思，但又何必責怪我呢？」

「我也正在想爲什麼要罵你。」

「哈！……眞的？公主眞如此……現在怎麼辦？」

「就那麼好笑嗎？」

「不敢！誰敢在公主面前說笑話——」

這裏唯一和白須賀的客棧不同的是，沒有來來往往的脚步聲。站在清姬面前的多三郎，把窗子打開，向外不知張望着什麼。院中有數枝箭竹，隨風搖曳着。

清姬趁着多三郎張望時，到他背後，褪下袖套，脫了綁腿。

外面傳來女佣的叫聲：

「是要先吃飯，還是先洗澡？」

二人聽了後，

「我想先洗個澡，公主呢？」

「我想等一下。」

「……那麼，先吃飯好了！」

女佣進入屋中，多三郎關起了窗子，再把燈火加亮一點。沒多久，進來二人，準備了兩份食物，兩個人便面對面坐着開始進膳。

其間，幾乎一句話也沒說，清姬自幼在永井家的總管家中長大，自然，吃相十分規矩，以碗就口，喝湯也沒聲音。用筷子夾食物也有次序，一副很高貴的樣子。

但是，多三郎則狼吞虎嚥，但在面對淀藩二萬石的公主面前，也收斂了很多，所以普通女佣，倒也難察覺出有何怪異。但是，在一流的客棧中，女佣接觸過各色各樣的客人，可以從用筷子的方式看出客人的身份。

公主靜靜用筷子方式，和多三郎一比，女佣逐漸看出倪端，大吃一驚。把碗筷收拾好後，便立刻去告訴帳房，附在他耳邊說：

「剛才那二個人，應該多注意。」

「爲什麼？」

「因爲那個年青女客非常文雅，而那男的，可能是個強盜。」

吃過飯後，心情也好了，氣氛也開朗些，兩人輕鬆的對坐着。

多三郎問：

「要不要去洗個澡？」

「噢！我不想先去，萬一你趁我洗澡時，溜掉了……」

「說什麼話嘛！今天我們住在一起，我不會溜走的。」

「眞的！」

「快去洗個熱水澡吧！」

「你爲什麼不先去？」

「洗了熱水澡，我便會昏睡不醒，今晚我還要保護妳哩！」

「那麼，你可要等嘛！」

清姬一副安心的樣子叫來女佣，準備洗澡。「水早就已經開了！」剛才的女佣，四十多歲，露出染黑的牙齒，兩個胖下巴。

清姬站了起來，多三郎又把窗子打開，看着寂靜的院子。「淅瀝！」雨珠打在葉子上，接着逐漸下起雨來。

「這下子糟了！」

多三郎關起窗子，自言自語。因爲雨聲會使多三郎無法分辨出隱藏在院中的刺客。在把夕姬裝扮成清姬模樣送走後，多三郎便在赤坂客棧前等清姬，此時出現一羣氣兇兇的武士，打他面前經過。

如果是千四郎在的話，一定就知道這是松平伊豆的刺客，但是多三郎並未和他們交過手。可是這羣人之中，有幾個曾是和千四郎交手後的殘餘者，帶頭的就是其中一人。

「咿？」

他吃驚的看了看多三郎，立刻跳開，拉出架勢。

多三郎嚇了一跳。

但還是向前走了二、三步說：

「你們好像認識我，你們是柳生門下，還是那一天的山伏？」

說着，便橫跨至客棧轉角，背貼着牆，拉出起門式。

帶頭的知道他原來是雙胞胎中的多三郎，又因爲要急着去江戶，只能避免節外生枝，早點離開。

「我們有事入京，到那時候再決一勝負。」

說完，便混入客棧前的人羣中。

因爲發生這件事，多三郎在尚摸不清對方底細時，只

了嘶口水時，突然，屏風上出現一個蓬頭散髮的人頭，

「……」

不知說些什麼。頭又沈了下去。而後有一陣女人痛苦的哭聲。

此時，寬永十二年，尾張家的兵法指導，柳生兵庫介已五十八歲，俸祿五百石，經成瀨隼人的推薦，從江戶到名古屋，仕於尾張藩主義直手下，俸祿未變。兵庫介在加藤清正任用時，享祿三千石，所以當時尾張家家臣皆認爲義直只給兵庫介五百石，太少了。可是五百石對於尾張其他家臣的俸祿來說，已經是個大數目了，義直爲了避免厚彼薄此，還是維持五百石，看看兵庫介是否願意屈就。而兵庫介由這一點，推算出義直是個能體恤下屬的人，所以也只要求五百石。此外，長子清嚴，也領有三百石，父子加起來，也有八百石。而後，在島原之亂時，清嚴加入松倉長門房麾下，出戰陣亡，其職位由次子茂左衞門利方代任，俸祿減爲二百石。寬永十二年，是兵庫介退隱前三年。

連續下了幾天細雨，總算停了。今晨是稽古日（註），兵庫介穿好禮服，老妻春子遞上長刀，便去會見義直。（稽古日，即諸侯練習武藝的日子。）

兵庫介這個從武者，十分愛惜妻子，老妻春子，是島左近的女兒。今天是個令人舒暢的好天氣，朝陽照着院中地檢的暗紅色花。兵庫介看了看花，說：

「今天退朝可能比較遲，不要躭心。」

又說：

「兵介還是那麼頑皮嗎？」

春子笑着說：

「那孩子和你眞不一樣。不過，我還是很喜歡他！」

兵介就是日後的連也齋，此時才是個十歲的頑童。由於過份頑皮，被送到在三州的姊夫林五郎太夫那裏調教。

「那小孩，我也喜歡，不過別慣壞了！」

兵庫介說完，便走過走廊，到了玄關。長子清嚴已出外任官，次子茂左衞門，跟到玄關，

「父親今晚要夜巡嗎？」

笑着問道。

「不要讓你媽媽知道了！」

兵庫介瞪了他一眼。兵庫介必須定時到城外去夜巡，這件事一直瞞着春子。

茂左衞門朗朗的笑聲，送走了兵庫介及隨從。

但兵庫介突然停住脚步，不知看到了什麼。

「呀！」

俯在屋頂的多三郎暗叫一聲。因爲兵庫介拉出的架勢正是「西江水」，「西江水」是一記秘招，如「走在濕漉漉的積雪路上，正要滑倒的姿勢。」此招只有柳生石舟齋與山田浮月齋會用，據說天下沒有第三人。爲何，今日兵庫介也拉出「西江水」架勢？……。

西江水

過了一會兒，兵庫介才踏出步伐，他並沒有抬頭看屋頂。多三郎貼伏在瓦片上，目不轉睛地瞪着兵庫介逐漸消失。

「內膳！」

「在！」

走出大門時，兵庫介問看守門戶的一名侍衞，說：

「三之亟還沒回來嗎？」

「不！昨晚三更半夜的時候回來了！」

「噢！」

兵庫介繼續邁開步伐向前走。工藤內膳也緊跟在後，兵庫介又說：

「我不在時，可能會發生意外的事情。來人除了三之亟以外，其他人都不是他的對手，我不希望鬧得滿城風雨！」

「您的意思是……有人想來比武？」

「嗯！可能……如果，來人想討教武藝，就按已往的規矩去做！明白了嗎？」

「……知道了！」

「今晚，我可能晚點才會回來，別替我躭憂——喜助，走吧！」

兵庫介喊著一名手執長矛的部下，然後，滿懷心事地登上城去。

中途折回的內膳，並未直接回到自己家中，反而沿著圍牆，到隔壁的武館去了。

他在武館的玄關處，問一名年輕弟子，

「高田三之亟兄在裏面嗎？」

「是呀！他正在授武哩！」

內膳聽到竹刀互擊的聲響，間時還夾雜

「且慢！且慢——」的叫喊聲。內膳一脚踏進這間稱做武館的房子。

眼前三、四名弟子手握竹刀，尾張家兵法指導範圍的道場，比想像中還要狹小，三之亟則坐在最高指導的位置上，一一注意他們的動作。旁邊有個男孩，瞪著一雙好奇的眼睛觀看場中人練武，一臉精明的模樣，他正是春子最疼愛的孩子——兵介。

內膳一走進來，首先就被他發現了。

「爺爺！內膳來了！」

只見他悄悄伸長腰身，附在三之亟的耳旁說道。

三之亟遲疑的轉過頭去。

果然，內膳正往自己這兒走來，只聽得低低的嗓門說道：

「高田大人！主人已經進城了！臨走時，叫我轉告你，今天可能有人來比武！叫我們當心點！」

「哇！爺爺！您要跟人比武嗎？太棒了！」

「你說什麼？少爺！」

「內膳！我知道了！爺爺，好一陣子沒看見你比武了！這回我一定要看個仔細！」

兵介興奮地說著，天眞的稚氣顯露無遺。

場中練武的年輕弟子，看見內膳彎著腰不知與三之亟耳語些什麼，紛紛住手凝聽。

三之亟忙說：

「繼續練習！……」

然後問內膳說：

「主人認爲今天會有那些人來？」

「是呀——」

「登城之前說的？」

「是！步出家門不一會兒就吩咐啦！」

「嗯……」

三之亟是兵庫介的高徒，雖已近六十高齡，但是奇妙的刀法，其他流派甚難與他對招，因此，只要有人前來柳生武館要求比武，兵庫介一定命他先上場，十餘年來，從未有人贏過他，以尾張家的記載來看，令三之亟棄劍稱臣的，只有一次，那是劍聖——上泉勢守信綱的兒子權右衞門。權右衞門是拔刀術的名武士，當他在旅遊諸藩期間，也曾到尾張藩來，親赴武館討教。對峙的三回合中，三之亟贏了第一回合，但是，再來就被權右衞門所敗，到了第三回合交手不久，三之亟棄刀，十分感嘆的說：

「眞佩服你的武藝！我的刀法比不上你，恐怕，當今天下難有勝過閣下的高手！」

兵庫介的武藝難免摻雜忍術，而他以爲今後應傳授正宗的武藝，發揚正統的武術，遂把傳藝的工作交由三之亟，並命他全力培植兵介。

兵介只是個小孩，聽得有人要來武館比武，十分興奮，只見他不時問：

「內膳！那個人今天一定會來嗎？」

「嗯！應該來的！」

「……工藤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請回吧！我們還要上課呢！」

「那麼……主人還說，你是武館中唯一能制伏對方的

人，但是，千萬別把事情搞大，千萬注意！」

事情交待完畢，內膳繞過在地板旁等候指導的弟子們，走了出去。

「爺爺！到底是誰來比武呢？」

「不知道！你別太興奮了！如此就缺了隨機應變的沉着！」三之亟以手當刀，隨手一揮，喝聲：

「嘿！我這麼做，你怎麼應付？」

兵介應聲翻倒在武館的地板上。

登上城的兵庫介與往常一樣，先到本殿去問候藩主義直，與藩主略談世局，就到「虎之間」傳授武藝。隨後，有四、五名家臣進來，陪侍於側。

接著，義直也進來了。此時，兵庫介說：

「藩主！我今天傳授你一套獨門刀法！」

「啊！你要傳授密訣給我？」

「不！不是密訣！基於某種理由，我想傳授你一些特別的武術，說不定你能體會其中的奧秘——」

「噢！好哇！快開始吧！」

說著，義直站了起來，命家臣拿來竹刀。義直今年三十五歲，武藝已相當純熟，若兵庫介願把新陰流的正統傳授給他，當成爲新陰流的第四代傳人。義直準備妥當後，來到端坐的兵庫介面前，說：

「好啦！我們開始吧！」

對面緊靠牆壁而立的數名家臣，也顯得十分興奮。因爲，通常傳授新招法，都不允許旁人參觀的。今天却公然讓人參觀，怎不叫人緊張又興奮呢！

「我就是這種姿勢，您就隨意出招吧！」

兵庫介依然坐著，扇子放在膝上，並無什麼防禦架式，說道。

「你是說，我現在就可以出手？」

「是啊！」

「眞的？」

儘管，兵庫介的武藝高明，但是，義直的實力也不弱啊！一旁的家臣，個個引頸翹首，屏息靜觀。

「冒犯了！」

義直注視著兵庫介，後退半步，並把長刀高高舉起。兵庫介依然毫不在乎的端坐著，眼光定定的回視義直……倘若；

他稍現緊張，義直可能會有足够的力量砍下去，但是，兵庫介的神情一若靜水。義直遲疑著，不知該由何處下手，兵庫介如岩石般，毫無閃隙可尋。

「別猶豫了！隨意砍吧！」

「唔！……那麼，動手囉！」

義直稍事穩定情緒後，「呀！」一聲就砍了過去。木刀觸及兵庫介的天靈蓋，發出砰的一聲。家臣們震驚得紛紛探身來看。

但是，更驚訝的應是義直本人，因爲，當他長刀揮落時，竟像觸到岩石一般，給震了回來。

「……」

兵庫介冷靜地以手掌搓揉頭部。

「兵……兵庫……」

「您的力氣不小，兵庫介的頭有點疼呢！不過，兵庫介還挺得住。您再試一次吧！這回可要認眞點喲！……」

義眞深吸一口氣，怒吼一聲：

「看刀！」

使出全身的力量，砍下去。若依旁觀的家臣們來看，兵庫介這回可慘了。

兵庫介竟然若無其事的笑著問義直感覺如何。

「知……知道了……。」

義直的雙肩因喘息而聳動，右手緊握的竹刀，早已滾落一旁。

「嗯……」

只有一名會陪著義直練武的——大田信之助，雙臂交抱在胸前，微微頷首，似有所悟。

事後，家臣們苦思不得其解，遂移樽就教於大田，他笑著說：

「這也沒什麼稀奇竅門，主要的關鍵是：主人揮落的長刀，瀕臨兵庫介的頭顱時，就被他迅速地撥開了。或許，兵庫介的手法快得離奇，很難讓人識破，自然也容易讓人相信他被長刀砍中了。」

「我想，您已體會個中絕妙了，這種刀法就稱爲無刀法！」

「無刀？……兵庫介！如果，我手執的是眞刀，你也能把它撥開嗎？」

「也許，您還沒有弄清楚！如果您用眞刀，我反而容易對付呢！在那種情況下，我能出手奪刀呀！相信嗎？……若是不信，不妨試它一回，如何？」

義直默默不語，眼光牢牢盯住兵庫介的臉龐。提及「無刀法」，這原是武林各派中的絕學，爲何兵庫介會公開傳授它呢？加以，兵庫介今天的表現十分反常，一改平素的嚴肅作風。

義直並非昏主，眼見兵庫介異於往日的行動，心中早起疑竇，但是，究竟爲什麼？或許，此刻兵庫介另有苦衷

，無法說明，義直相信過些日子，他一定會主動向自己報告的。

他在心中暗自盤算過後，決定暫且擱下心中的疑惑，先試試他的奪刀身手。遂站了起來，對兵庫介說：

「好哇！就這麼辦，我們試它一次！」

一邊從家臣手中接過眞刀。義直把長刀抽出說：

「兵庫介！我要砍囉！」

——突然，眼前的兵庫介以眼示意，緊盯著天花板的一角。

一陣好似鼠類騷動的聲音，由天花板間漸漸遠去而消失了。

「兵庫介！那是——」

義直慌忙問道。

「砍吧！讓我表演奪刀法！」

剎時，兵庫介已改變神情，又恢復往日的嚴肅態度。

他登城拜望藩主時，隨身只帶了一把短刀，察覺天花板間有刺客藏匿，才想出此種妙計！又恐刺客肆無忌憚的蠻幹，遂令義直取刀保護自己。

是晚，兵庫介告別藩主，在返家的途中，一道黑影擋在他的面前——

神燈

在兵庫介面前出現的男人，以頭巾矇面，燈籠高擧，照著兵庫介，說：

「在下冒昧地請教，您可是柳生兵庫介殿？」

他的語氣十分謙虛，聽來像是武士之流的口吻。

「是的！我是柳生兵庫介。閣下是……？」

此處正巧過了伏見町，左邊是大須觀音寺的黝黑樹叢，林間似乎有人埋伏。兵庫介也將左手的燈籠緩緩擧高，照亮對面的人。燈籠的提手是竹製品，兵庫介彎起大姆指彈了一下，指甲滑過竹片，發出「吱」的一聲——

此刻已是深夜時分，竹片所發出的聲音，聽來格外地響亮。不出所料，林間果然有黑影晃動。

對面的矇面客也被這種意外的聲響，驚嚇得退後半步，隨即——

語氣變得強硬起來，說：

「既是柳生兄，在下想請教一件事情！」

「什麼事？請說吧！」

「您手中是否有武藝帳？」

「武藝帳？哦……我以爲，像你這般打扮的人，我不必回答你的問題！」

「……」

「報上名來，多少我已猜著你是那條道上的朋友，只是，你以爲這身打扮眞能瞞得住人嗎？」

「胡說！」

「柳生兵庫介最近心情不好，容不得你招惹！再不說明就宰了你！」

「我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的家臣——小野田完藏。」

「——那麼，……樹林裏的人是你的伙伴囉！說來也是伊豆守的主意嗎？」

矇面人又退了一步，手持的燈籠，因情緒激動而微微晃動。兵庫介已佔了上風。

「你想要武藝帳？兵庫介對此事略知一二，怎麼？有何打算？」

「……」

「默不作答，即使報了名號也無濟於事呀！快拿定主意，我可是要急著回家呢！」

「等一下，我就以松平智慧伊豆守家臣的身份，請問你，閣下是否握有柳生武藝帳？」

「……沒有！」

「那麼在那裏？」

「……」

「快說！我可以說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的代表人，究竟武藝帳的下落如何？讓我有個交代……」

兵庫介突然一聲大喝，打斷了小野田完藏的話。

「住口！無論如何，柳生兵庫介利嚴是尾張藩主的武術指導。如果，我令伊豆守懷疑，他也該以正當途徑查詢，在此黑夜裏，幪面擋路，兼以狂妄無禮的口氣，簡直未把尾張藩瞧在眼裏嘛！爲了尾張藩的名譽，兵庫介決定除了你！」

兵庫介高聲大吼，目的是想確定隱匿在樹林裏的人數，對方不知有詐，果然中計了。

他們就憂首領的安全，一一現出身形。

共有六個人。

兵庫介緩緩放下高擧的燈籠，燈籠所放射的燭光自下方照射上來，輝映顯現在他唇邊的微笑，他數著人數。

來人皆是黑衣幪面，只見他們把首領和兵庫介團團圍住後，迅速拔出長刀，一副嚴陣以待的神情，從他們拔刀的方式和拉開的架式看來，顯然是出自同門。

「是本心流吧！」兵庫介這麼想，本心流的始祖是妻片謙壽齋，目前，江戶日窪地方，有位名叫大藤彌次左衞門的本心流傳人，開創一間武館，授徒在千人以上。曾聽說，松平家的刺客皆是其中優秀份子，今日一見，果然不假！

兵庫介的態度逐漸嚴肅起來，他跨前一步，說：

「你說！你就是小野田完藏？」

說完，又前進一步：

「哼！只有你一人是松平智慧伊豆守的家臣吧！……談個條件怎麼樣？盲目動手，雙方都沒好處。」

「……」

「如何？」

對方步步後退，兵庫介亦機警地逐步跨前，使雙方保持相當的距離，以免這些幪面浪人單只圍住自己……。

樹林裏又是一陣輕微的風搖影動，黑暗裏多了一雙眼睛。

正是多三郎。

自他趴在屋簷上發現兵庫介竟然擺出「西江水」的招式以後，就緊緊尾隨他，此時，他也潛來名古屋城內。

這事看來好似容易得很，事實上大白天裏想要避開守衞的耳目，溜進城來，若非身懷絕技，恐難辦到。但是，若說有人暗中協助，自是另當別論了，多三郎就是在兵庫介的協助下，才能潛入城中的。表面上，兵庫介似未察覺多三郎的跟踪，但是，事實上他想試探追踪而來的忍者具有何等能耐；因而故意讓他輕易潛入。而多三郎呢？他是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侵入「虎之間」。

忍術不是妖術，唯有經過嚴格訓練，熟練各種武藝的人，才能運用自如，下面我們介紹忍者常使用的工具。

——「鐵釘」，是黑夜裏擺脫追兵的最好工具，只要將大把刺釘灑在地面上卽可，當年十兵衞刺殺坂崎出羽守之後，能由院落中從容逃脫，使的就是這一招。

——「八刃飛鏢」，「十刃飛鏢」，又十郎第一次奉命暗殺光囹的侍衞人員——望月庄左衞門，所使用的暗器風車型飛鏢就屬於此類。

——「土耙」，是一種挖土工具，如果，鐵柵釘得太牢，便使用這種工具將土挖鬆，自然能順利地從底下潛入了。

——「飛爪」，是將十餘個剖開的竹節片，用長繩串連一起，長繩的一端也繫著彎鈎狀的鐵片，好似熊爪。若將長繩抽緊，十餘片竹節便連結成一根長竹，正像人們所伸直的長臂一般。「飛爪」由於端處繫有鐵鈎，自然亦可攀登高處，此種時候，竹節便成爲一節節的階梯了。平日不使用時，則可摺疊一塊以便携帶。

——「鋸子」，兩邊都有鋸齒，一邊用以鋸竹，一邊用來鋸木。據說，使用此種鋸子，不會發出任何聲音。

——「鍵」，類以目前的萬能鑰匙，專用來開鎖。

——「繩梯」，這也是便利攀登的工具之一，大繩梯插在城牆縫中，便成爲活動的階梯了。小釘在天花板上，便可似蝙蝠一般，倒懸在空中。

——「閉鎖器」，這也是便利逃脫的工具，這種鐵片可自門外把門戶釘牢，使房內的人無法追趕。

——「大坪鑽」與「小坪鑽」，類似今日的扁鑽，若敵方的門戶掩蔽嚴密，無隙可乘時，便可使用此種鑽子，將門撬開。

此外，還有「錦足襪」以供夜行無聲；「三尺毛巾」能過濾髒水。這些都是忍者常使用的工具。

通常，一間屋子裏，總有幾個死角，在常人眼中看來，是不可能通行的，但是，忍者却能施出軟骨功，順利進入屋裏。同時，他們無論視覺、聽覺或嗅覺都經過嚴格的訓練，常能發覺常人所無法察覺的情況，因此，多三郎能潛入「虎之間」並不像想像中那麼困難。

多三郎步出大須觀音寺的樹林後，密切觀察兵庫介和幪面人的擧動，站在兵庫介面前的幪面人十分眼熟，好像在那兒見過似的。

「那些就是松平智慧伊豆守所派來的人？……」

多三郎自言自語地說著。黑暗裏，兩盞燈籠依舊對峙不久，一方的燈影逐漸晃動，並朝兵庫介喊叫，不知說些什麼。

兵庫介對面而立，也回了話。

突然，兩盞燈籠「咻」地一聲交叉而過，雙方已互換了位置，那六名矇面人也緊跟著躍了開來，把包圍圈擴大。同時——長長的白刃在燈籠下泛著青白色的光芒，四周漆黑一片。

「別動！你們都是本心流的門人？」

黑暗中的多三郎聽到兵庫介的詢問，兵庫介左手依然執著燈籠。

但是，矇面首領的燈籠却向上飛起。

「啊！好像被砍中了！」

多三郎愕然失聲，輕叫道。

大須觀音寺的樹林外，一片沉悶的死寂，那名首領的燈籠靜止在空中，兵庫介後退了一步。

就在這眨眼的瞬間，燈籠慢慢地從上面滑落下來，燭火略微閃動，轉眼間燈籠整個燒了起來。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們快滾吧！如果，回江戶沒盤纏我可以借你們……老老實實回去，痛改前非，這樣才對得起你們的師傅，去吧！把刀收起來！」

兵庫介左手執著燈籠，右手握著沾滿血的太刀，告誡那六名矇面漢。其中有人已步步後退，有的却靜立不動。

「怎麼啦！剛才我已經說清楚了，我此刻心情欠佳……你們究竟有什麼打算？」

「退！退！……回去！」

其中一名矇面人慌忙揮手喝斥同伴後退。瞬間，都消失了。唯有一人却朝兵庫介的身上砍去！微弱的燭光下，只聽得他吶喊道：

「早川淳之進向你討教了！」

聲音聽來十分稚嫩。

「蠢材！」

兵庫介身形一閃，躲過他的長刀，反手一刀斬向來人足踝。

「不要死得毫無價值……。」

說著，他把手中的燈籠擲往那蹲著的青年，掉頭走了

「眞是遺憾……。」

年青人逞強地呻吟著。他的同伴窺見兵庫介走遠了，才回到他的身邊，低聲罵道：

「渾蛋！」

這時，隱在黑暗裏的多三郎，仍舊跟踪著兵庫介。

密談

熱田神宮的神殿中，有兩名武士對坐着。

兩人身上皆未配太刀與短刀，一人身旁放着大斗笠。另一人整個臉用頭巾矇着。

他們沉默地注視着對方的眼睛。

四周靜寂，唯有燈油偶爾發出「吱、吱」的聲音。神殿之外，一片漆黑，秋蟲正以各種音階微弱地唱着。

突然，秋蟲的奏鳴曲停了下來。

矇面者眼神迅速地轉了一下。

像是一場啞劇，他們好似正以常人無法瞭解的無聲語言對談，此外依舊是一片沉默。

秋蟲再度恢復了柔美的嗓音，奏着和諧的曲調，就一個身懷絕技的武士來說，他們能準確地判斷出蟲兒鳴唱的正確位置。因爲，只要人們的足跡逐漸接近，由近而遠的蟲兒都會依序地啞了嗓了。

……似乎沒有人接近！

「你先把目前的情況說說看！」

矇着頭的武士先開口，他的聲音顯得十分清晰，年歲可能不小。

「我先把目前江戶的情形，簡扼地……」

他背向神殿，語氣強勁有力，似是一名年輕的武士，身旁擱着一頂寬大的笠帽。

「首先，柳生但馬守大人，暗中召集江戶地區的門徒，欲查訪列名武藝帳上的人物。——其次，山田浮月齋似已識破但馬守的企圖，也派人前往京都。聽說，那個人就是霞多三郎，請您在名古屋將他除去！第三是——」

「等一下！我知道多三郎已侵入本地，但是，有汀佐五右衞門才能够除掉他嗎？」

「很遺憾！正是！」

「柳生十兵衞呢？」

「柳生十兵衞另有任務！」

「？……」

「友矩和又十郎二人，可能在這兩天內，就會經過此地……這與交代的第三件事有關，那時，請您把手中的第二卷武藝帳交給又十郎，由他裝扮成公卿至皇宮梨木院和藪左中將嗣長卿接洽，若有機會，就——」

「……」

「不管浮月齋對此計劃知道多少，但是，他一定會想

辦法在京都阻撓又十郎的工作，因此，十兵衞必須暗中幫助又十郎。要是能成功的奪回另一卷武藝帳，我們就趕往九州，與鍋島攤牌，因此，尾張附近就——」

「由我汀佐五衞門全權處理嗎？嗯……」

頭巾下的雙眼，閃着笑意。

「但馬守大人考慮得十分週到。」

「什麼意思？」

「沒什麼！我同意這一次計畫，交代的任務，我一定照辦！……只是，方才所提及的鍋島家……據我所知，武藝帳已不在他那兒了！」

「嘎？什麼？」

「據我所知，那卷武藝帳可能流落在島津一帶。」

「……」

「至於確實落入何人手中，尚無法確定，也許是淀藩永井家！」

「——」

「這件事情暫且不談，先等奪得皇宮中那卷後，再仔細研究。眼前，我們先討論多三郎的事……。」

神殿外，起風了。

風兒掠過蒼鬱的參天古木，使得神殿內的氣氛徒添幾分寂靜。

夜風由窗縫滲進來，燭台上的火焰輕輕搖曳着。

「這麼說，閣下完全同意此事？」

「你指暗殺多三郎嗎？」

「是的！」

「方才不是已答應了？……聽說，會津藩的小瀨源內被暗殺了，兇手還是浮月齋的門人，此事可是眞的？」

「嗯！傳說的確如此！」

「中之院大納言卿的兒子叫什麼名字來的……？」

「神矢悠之丞。」

「聽說，殺死神矢悠之丞的兇手，也是浮月齋的門人，這是怎麼回事？」

「不！悠之丞沒被殺死。他在廣德寺療傷，由於柳生家的女兒和旗奉行大久保彥左衞門照顧他。——砍傷他的千四郎，聽說手臂也受了傷，却被浮月齋救走了。」

「兩敗俱傷了！」

「——是啊！」

「嗯！……」

幪面武士眼含笑意，神情瞬間變得十分嚴肅。

他說：

「再請教你最後一個問題，背後操縱松平智慧伊豆守的人，可是春日局？」

「你的判斷眞是厲害，雖身處尾張却能正確地判斷江戶那兒的事，嗯！操縱松平的人正是春日局的天海大法師。可是，這件事情……，唔……」

他突然瞪大眼睛，順手抓起擱在一旁的黑色拐杖，似乎警覺到門外有人。

「不要回頭！不要回頭！」

幪面人輕輕地搖了搖頭，以眼示意。然後，強有力的問道：

「多三郎的事，定當遵照囑咐。噢！是否另有其他的交代？」

「沒有了！」

「閣下是否直接回江戶？」

「不！在下另有事情待辦，所以……」

他悄悄地把拐杖放在地板上。

「沒有其他的吩咐了嗎？」

「——是的！」

兩人沉默地彼此對望一下。

幪面武士先起身走到離自己六尺遠的地方，拿起兩把佩刀，只見他先佩好短刀，再握着長刀踱了回來。

另一名武士則把短刀放在與對方相反方向的神殿之旁，他也佩好刀走回座位，拾起榻榻米上的笠帽和拐杖。

由於他們來回走動，燭火晃動得更厲害。

當他們走到神殿的中央時，同時站住了。這兒是熱田大神宮內，屬於鎭皇門的一部份，供奉着孫若神位的殿宇。他們再度躬身行禮後，幪面武士，打開神殿的正門，步出神殿之外，拾階而下。此時，蟲鳴戛然停止，另一名武士亦隨後走出。

並反手關上神殿的正門，與同伴一道離去。

「……那麼。」

在如此黑暗的夜裏，彼此只能看見對方的眼睛，幪面武士湊近同伴的身旁悄聲說道：

「別在這附近動手！」

說完，他便飄身而去，消失在黑夜裏。

留下來的那名武士，故意踏着步伐，朝相反方向走去。

秋蟲再度低鳴。

過了好一會兒，出現了一名巫女。（註）

（巫女是日本神道中的一種職位，在神社中服務，從事奏樂、祈禱、請神等事的未婚女子。）

「……」

她非常仔細的向門外張望了一陣，好一會兒都不敢跨

出殿門。

由她的容貌看來，該有二十餘歲了吧！身着大紅色衣裳，藉着由神殿大門洩出的燭光，竟是位十分妖艷的女郎。她悄然無聲地步下石階，還光着脚。

看看四周無人，便一口氣的走了出來，大紅色的身影，迅速地消失在黑夜中。

熱田大神宮內，除了稱爲大宮的本殿以外，另有八劍神社、高藏神社、日破神社、大福田社、紀太夫神社等等。自然孫若神社亦是其中之一。方才，幪面武士是由神殿朝北去。

在紀大夫神社的旗杆前，

「閣下可是汀左五右衞門？」

黑暗中冒出一句粗沉的問話。

「……」

幪面者似乎早已料到，一點也不驚慌。

「你是多三郎？……」

以低沉鎭定的語氣，問着，又說：

「我正要找你呢！既然自己送上門來，在下正求之不得。——說吧！爲何在此埋伏？」

多三郎機警地閃到一旁說：

「說不定，你早有所聞，殺死小瀨源內的人，正是在下——多三郎。」

「眞的？……」

「等一下，小瀨源內臨終之時曾透露？武藝帳上開列的名單中，有一部份是柳生僞造的，此事當眞？」

「……」

「小瀨源內還說，只有尾張的汀佐五右衞門知道此事。——他說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這個秘密，隨後就嚥了氣！如果，此話屬實……說吧！你倒底是什麼來頭？」

「難道你還不知道？」

「？……」

「小瀨源內乃柳生但馬守的門下高徒，既然，你能把他殺死，難道無法查出我的眞正身份？——蠢材！」

「什麼？」

多三郎瞪大了眼睛，微弓着背，手本能的緊緊握住刀柄，準備隨時抽刀。

汀佐五右衞門後退了幾步，想保持彼此的距離，剎那間——

「啊！……你……你竟是……」

多三郎震驚得遠遠跳開一旁。

對方——汀佐五右衞門竟擺出「西江水」的架式！

正當此刻，遠處傳來一陣女子的慘叫聲。

「噢……原來如此！汀佐五右衞門竟是你！」

多三郎一步步地後退。

幪面客一言不發。風兒拂過樹梢，發出沙沙的聲音。只見兩道白光輕閃，刀叉在空中相迸……

「眞……眞不甘心……」

一陣臨終絕叫，另一人無聲無息的在黑暗中疾行而去。

第二天，清早，有人發覺寶田神社的前方，躺着一具屍體，那是神殿內名叫夏路的巫女。神殿內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她和一名彌宜（註）有染，經常避開衆人與之幽會。這天晚上，正是他們的約定時間，但是，由於男神官突然接獲命令，無法赴約，却也忘了通知她。據說，夏路就是在等候情郎時被殺害的，不知誰下此毒手。部份神官揣測，可能是因夏路的水性楊花，引起其他神官的不滿，致遭殺身之禍。但是，那彌宜却宣稱，除了自己，她從未與其他男人來往。因此，有人判斷兇手是由外面闖入的。從行兇的現場察看，發現地面上留有血跡，血滴一直延伸到正門口。由此可見，夏路被害前曾激烈的反抗，且使對方負傷。官府曾派人查詢此事，却毫無結果。後來，那名彌宜只有以自殺謝罪。

（彌宜爲日本神道中之神官，官位中級。）

話說柳生兵庫介家中。

兵庫介遠嫁御油久未返家探親的女兒——紅子，在這一天回來了。此刻，她與母親春子相對而坐。驟見紅子的興奮，使春子毫無倦意。她想，今晚就等兵庫介回來吧！

「爹爹經常拖得如此晚，還不回家嗎？」

十二點已過，遠道而來的紅子，禁不起旅途的疲憊和久候的不耐，掩着嘴打呵欠了，紅子今年二十六歲，秀外慧中，看起來要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

「不常如此呀！只是，最近不知怎麼搞的！經常三更半夜才回來……說不定，他是在那兒發現了漂亮的女人哩！」「哎呀！媽媽！怎麼這樣說呢？嘻嘻……」

「難說！」

春子神情認眞，不以爲然地回了一句。紅子連忙改變話題，問說：

「兵介還是那麼調皮嗎？」

曾有一陣子，兵介就寄養在她那兒，調教其頑劣性。

「是啊！還是老樣子……。」

春子的話未說完，兩人都轉過頭去，好像是兵庫介回來了。

紅子

「回來啦！怎麼拖得這麼晚呢？」

聽到脚步聲，春子連忙站起身來，拉開紙門，對迎面而來的兵庫介埋怨着。

紅子依然坐在那兒，望着母親的背影。她心裏想：父親被公認爲是最疼愛妻兒的好先生，母親也是出了名的賢妻良母。此刻，由他倆短短的親切招呼便能感覺出來。母親春子，是島左近的女兒。在關原之役發生時，島左近是石田三成麾下的一員勇將，因此，父親等於是娶了敵人之女爲妻，待德川幕府成立，天下恢復太平，父親不像一般的武士，不顧妻兒的死活。這對身爲其女的紅子來說，是件極幸運的事，按理說紅子、清嚴、茂左衞門和兵介身上都流着敵人的血液。雖然紅子無法完全體會父親的心境，但是，她常有種感覺，她認爲父親就因憐愛妻女，且不理睬世人的批評，才能與母親共同維護這個家的幸福。

戰國時代，武士們將妻兒當作人質，致使妻兒喪命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奇怪的是「拋妻棄子」，在世人的眼中反被認爲武士們不爲兒女私情所絆是理所當然的。在這種的風氣下，兵庫介依舊疼愛着妻兒，若非擁有寬大的肚量，還眞難忍受世俗的冷嘲熱諷呢！

「……怎麼還不休息呢？告訴過妳別等我嘛！」

父親低聲回答母親的問話，紅子已一年多，沒聽見那低沉的語調了。

「又不是等你！紅子回來啦！」

「什麼？女兒回來了……」

兵庫介向室內張望着。

紅子迎着父親慈祥的眼光，說：

「爹！好久沒給您請安哪！」

「什麼時候回來的？」

「就在您進城不久，我就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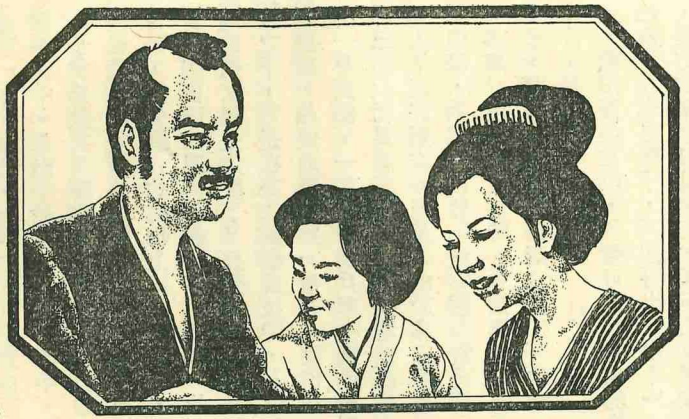
「女婿還好吧！」

「好得很，他要我代他向您請安！」

紅子雖然嫁給御油的秀才林五郎太夫已八年有餘，却未曾生育過，仍然像少女一般活潑。

在這以前，兵庫介還躭心，紅子是因小夫妻的感情起了磨擦，才回娘家來的。如今，聽見女兒愉快的聲音，也就放心了。

「一路上辛苦吧！還讓妳等了那麼久，——春子，拿茶來！」



父女三人一直談到深夜

說着，兵庫介就在紅子的面前坐下。

「你先換下衣服嘛！」

春子在一旁催促他。

「沒關係！免了！紅子！親家們都好嗎？」

「是的！公公身子十分硬朗。」

「哈哈……那個老傢伙，還是嘮嘮叨叨嗎？」

「是啊！」

春子端着茶盤進來了，先在兵庫介面前擱上一杯，然後遞給了紅子，也替自己斟上一杯。

「這趟回來，是否有什麼事？」

「沒什麼特別的事！」

紅子的眼睛迅速瞟了母親一眼，笑了笑。

兵庫介沒有再問下去。父女三人一直談到深夜，過了一會兒，兵庫介總算想到該讓女兒休息了，說：

「很晚了，我們明天再聊吧！這會兒該睡個好覺才是！」

站起身來，步入內室更衣去了。

紅子幫着母親把兵庫介換下的衣服摺好，突然，她在摺疊褲腿時，雙手有異樣的感覺。

一看，竟是血跡。

「……」

瞄了母親一眼，幸好，母親並未注意到自己的異樣，紅子悄悄探手懷中，拿出手絹擦淨沾污了的手。身爲兵法家之女，紅子曾無數次目擊殘忍的畫面，自己的丈夫——林五郎太夫也是三河一帶著名的劍客。儘管，出嫁時，父親曾叮嚀自己，發覺親人的衣物上沾染血跡時，別追根盤問，公公曾提醒自己別理男人們的事，但是，此刻，她還是止不住地擔憂父親是怎麼了？公公林三郎兵衞原先任於佐福田正則之下，可是在某次武藝競技時，不愼失手殺死對方，自此以後，他便退隱故鄉。當初，福田正則十分欣賞兵庫介的一身武藝，一意想聘請兵庫介爲武術指導。於是，他派林三郎兵衞爲說客，三番兩次地走訪兵庫介，也因此這兩個人結成好朋友。但是，由於林三郎兵衞已辭去福田正則的俸祿，兵庫介自然也沒答應去當他的武術指導了。事後，兵庫介出仕尾張藩時。曾推薦林三郎兵衞到別藩出仕，但是，都被林三郎兵衞所婉拒了。當時，林三郎兵衞對兵庫介，說：

「如果，福田藩主在位，我還可能接受你的推薦，此刻，正則已歿，我也退隱了，不想再出仕啦！」

日後，雙方的來往日益密切，甚至結成親家。

整理完父親的衣物，春子嘆了一口氣，說：

「紅子，我們也該睡了！走吧！」

紅子笑着點了點頭，與母親離開房間。

她們的寢室與父親的臥室隔着一道走廊，三個弟弟則與高田三之亟睡在另一棟別院裏。

紅子欲跨進寢室時，瞥見父親房內的燈光仍亮着。遂趁母親更衣之際，託詞要上厠所，而溜入父親的房間。

「爹！——」

紅子從裱門的門縫輕喊了一聲。

「我可以進來嗎？爹……」

「……你是紅子?!」

「是呀！」

「有什麼事呀？」

「有件事情，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經過片刻的沉默，

「進來吧！紅子！」

紅子拉開紙門。兵庫介正背着她在擦拭一把長刀。沾污了血的穢布擱在桌旁。

敢在女兒面前，毫不掩飾自己曾經殺過人，依紅子之見以爲：這次殺人可能是爲了公務所需。

太刀是胴田貴所鑄造的精品，自兵庫介出仕加藤清正以後，就一直佩帶此刀。

紅子反手把紙門關好。

「妳發現啦？」

兵庫介問女兒說。

「嗯！褲腿上沾有血跡。」

「……是嗎？」

說着，高舉太刀，就着燭光，摒住呼吸，由上而下，仔細端詳着太刀。

接着，他反轉刀身，以同樣的眼神和態度注視着刀背。——然後，他掏出懷紙，用雙唇含住。

紅子突然憶起，公公三郎兵衞曾對她說過，舉凡武藝高超的人，只要由刀刃上的血液，即可判斷對方受傷的部位，和受創的輕重。

於是，她靜靜地等待父親把刀拭淨。

好一會兒，兵庫介才把長刀插入劍鞘裏。

「……來這兒嘛！」

兵庫介動動下頷，

紅子連忙膝行向前，並問父親，說：

「爹！是否很累了？」

「妳有什麼事要告訴我呢？」

「有兩、三件事呢？首先，我想拜託您——讓我們扶養兵介好嗎？」

「這個……」

「這事是公公特別囑咐我，要我務必告訴您的，但是，林五郎太夫却說您不肯答應。」

紅子是位聰慧的姑娘，她唯恐母親發現，自己在臨睡前，溜到父親的房裏嘀咕，遂率先提出這個請求。因爲，兵介是母親最寵愛的孩子，若是讓母親知道了，才不答應呢！因此，她才挑選這種時刻與父親商談。如此一來，即使母親詢問此事，也有個合理的交代。

事實上，紅子知道父母親對么弟弟——兵介的期望最殷切；而且，這件事也非一定要在如此深的夜裏討論不可。因此，她以此事爲話題，實是別有用意的。

「妳說兵介嗎？……哈……這可就難辦了！」

兵庫介苦笑着說，但是射向女兒的眼光，却似在詢問着什麼，紅子略微頷首，似已了解父親的意思，深深吸氣後，說：

「我在回家途中，遇着一位奇怪的人！」

「是武士嗎？」

「不！是個女人，她扮成虛無僧的模樣。」

「……」

「正當我在路邊的茶棚休息時，瞧見兩名模樣酷似友矩和又十郎的男子。其實，該說是僕人喜作先發現的。本

來，我想走出茶棚與他們招呼一聲，但是……」

「虛無僧已經出現了？」

「是啊！友矩不知和她說了些什麼？」

「咦！你怎麼知道虛無僧是女的？」

「我瞧見她的背影啦！那身材分明就是女娃兒……」

紅子接着又說：

乍見友矩兄弟一身旅遊行裝打扮，已頗爲詫異了，又目擊他們與一名女虛無僧起了爭執，更是納悶不已，遂派喜作暗中聽他們說些什麼。

喜作回來報告說：「好像是認錯人啦！」

「是那一方認錯人啊？」

「好像是友矩認錯人呢！起初，友矩十分有禮貌地詢問她是誰？女虛無僧答說，她是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清姬。但是，交換三、兩句話後，他就生氣地說：

『妳大概不是清姬小姐吧！……果眞不像前些日子，與我們同行的那名公主。哼！把斗笠掀開！』

友矩說完後那名女虛無僧則說：

『想不到被你識破，我的確不是清姬，但是，你沒聽出我的聲音嗎？我是夕姬，曾侵入貴藩却不幸被你發現！』

其後——

「嗄！妳是夕姬……」

友矩顯得十分驚訝，但是，瞬間又恢復了鎭定，露出冷冷的笑容，說：

「妳的聲音確實耳熟，似曾聽過！此次，不湊巧的碰面……快說！妳是在跟蹤我們？還是只是順道？」

夕姬邊退邊說：

「十分抱歉，由於，眼睛無法看清事物，我又想到江戶去，所以……」說完，猛一旋身，轉眼就隱入路旁的樹林裏。

由於，路上有來往的行人，友矩不想引起注意，並未繼續追趕，他只是催着又十郎快點趕路，朝名古屋的方向走去。喜作原想喊住他，却已來不及了。

「……我聽了喜作的報告，我想他們既然朝着名古屋而來，必定會來找您，也就不去追趕他們！我們就按着原定的計劃跟着那女的，慢慢回來了。剛才，探聽過母親的意思，聽說友矩並沒有來，爲了怕發生什麼意外，所以趕來通告一聲。」

「……」

「那麼，還有一件事，正當我們經過鳴海的旅舘時，那個叫夕姬的虛無僧，趕過我們。不久，一個很漂亮的旅行裝扮的女孩，把虛無僧給叫住了。」

門

「喂！你還沒睡嗎？」

紙門外傳來春子的聲音。

「喔！是春子……進來吧！」

兵庫介以眼示意紅子，鎭靜地回答道。

紙門被拉開了。

「……哦！原來妳在這裏！」

春子發覺紅子也在房內，眉頭蹙得更緊了。

紅子靜靜地站了起來，把位置讓給母親，站在一旁。

「我是來請求父親答應一件事的……我知道如果被您知道，一定會挨罵的……」

「她要求什麼？」春子轉向丈夫問道。

「她所提的，實在是太沒道理了，她請求我把兵介送給五郎太夫做義子。哈哈……我知道妳一定會生氣的。」

「那你怎麼說：」

「我當然是不答應。」

兵庫介和藹地望着紅子道：

「春子，我們剛剛談的就是這件事。紅子，妳就告訴舅舅，說我們無法照他的意思去做。」

「是……」

「——天色已不早，妳們倆回去睡吧！」

兵庫介的身旁已看不見他剛才擦刀用的布，他在聽到春子的叫聲時，就把它塞到坐墊下去了。

「晚安！」

春子先退出房間。

紅子道過晚安，隨着母親走出房間，她抬起頭來深深地望了父親一眼，露出會心的微笑。

翌日早晨。

兵庫介依照習慣，在起床後到院中，迎着晨霧，以嘴呼吸新鮮的空氣。

他張着嘴，雙手壓住腹部的兩側，面朝微曦初亮的天空，吞着空氣。一般人無論如何努力地吸氣，也不會進入腹部，一樣經由肺部呼出來。

根據醫學上的說明，是因爲人體的構造關係，就如同食物不能由氣管進入一樣。

但是，兵庫介確實把空氣吞到腹內。聽說，在旭日初昇之際，面朝東吞入空氣是長生不老之秘訣。吞入定量的空氣後，就會和飲水一般有飽脹之感。而充分地吞入空氣

後，由胃至腸的部位會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有打嗝和排除體內穢氣的功能。若成了習慣，連舌頭都可嚐出空氣的味道。

兵庫介將此稱爲「吞神氣」。他習慣於天氣好的早晨，做這種運動。他認爲藉着吞入新鮮的空氣而除出體內的廢氣，有助於身體的健康。

這天早晨，兵庫介吞足了「神氣」，正欲回房，看見春子房間的窗戶有一扇已打開，紅子已穿戴整齊，走了出來。

「早安，爹！」

「哦！妳已經起來啦！」

「是的，不過娘仍在睡……。」

「嗯！她最近很疲倦，讓她多睡會兒吧！」

兵庫介身着白色睡袍，腰間繫條白帶子，他緩緩踏上石階，沿着走廊慢慢走去。

紅子跟在後面，快步趕上兵庫介。

由於睡眠不足，紅子的雙眼佈滿血絲。她低聲問道：

「爹！您知道昨晚的事嗎？」

紅子試探父親的意思。

「刑部的事嗎？」

「是的！」

「妳娘知道嗎？」

紅子看着父親，搖了搖頭，說：

「那個時候她已經睡着了。」

「妳讓他躲在哪裏？」

「我叫他躲在中廂二樓的房間。」

兵庫介拉開紙門，進入房間。

「進來。」

兵庫介示意紅子。紅子進入房間後，正欲拉上門，却爲父親阻止。

「詳細情形，我會問刑部的。他傷得重嗎？」

「我不太清楚，可能傷得很重。」

「傷他的人是誰？」

「這……」

「好了！多虧妳昨晚照顧他，妳可能一夜都沒睡好——妳娘在那裏，我會告訴她的。妳現在去好好地睡一覺吧！」

昨晚，春子和紅子離去後約半把個鐘點，兵庫介聽見有人走進院子的聲音。

「柳生先生……柳生先生……」

那個人壓低嗓門，急促地敲着窗子。

兵庫介驚覺地坐起身子，將枕邊的刀拉近身旁。就在

此時，剛上廁所回來的紅子發現此情形，推開窗戶問道：

「那一位……」

接着又聽到她「啊」地叫了一聲。

兵庫介仍是靜靜側耳傾聽。他想，松平伊豆守所派的刺客是不會再來的，若是在熱田神宮院內沒被殺死的多三郎來報仇的話，他也不會偷偷摸摸地進來——

「實在對不起……我變成這付德行……」

只聽一個男人低低呻吟道。

「你先進來吧！我去請父親來。」

「不必了，這麼晚再去叫醒他實在不好意思……就麻煩妳，讓我在這裏躲一夜吧！我的傷在途中已敷上藥，現在已無大礙……拜託請讓我躲在不易被發現的地方……」

這時，兵庫介已知道來者是友田刑部。他又聽見紅子把窗拉了下來。但是他却不想去看刑部。

紅子似乎將刑部扶上了走廊，接着又傳來紅子將他帶走的脚步聲。兵庫介靜靜地又重新躺下。

紅子由父親房間出來後，並無直接到二樓去看刑部。兵庫介洗好臉，用過早餐，就和往常一樣到書房看書去了。不多時，清嚴，茂左衞門和妻子春子都陸續來向他請安。

兵庫介在妻子耳旁低語了一陣，神色自然，並未引起其他人的懷疑。——春子只是點了點頭，面容有些緊張地走出去。不一會兒，高田三之亟被喚入房內。

「請問有什麼指示？」三之亟問道。

「友田刑部受了傷，現在在二樓，你去看看他情況如何！」

三之亟的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又恢復自然。

「是！」

三之亟態度從容地走出去。過了一會兒，又回到兵庫介的房裏。

「我看……刑部大概不行了。」

「傷得那麼嚴重嗎？」

「是的！」

「對方是什麼人？」

「山田浮月齋——」

「什麼？」

「刑部少爺以前曾由浮月齋手中救出柳生兄弟——可能浮月齋是爲此尋仇的。」

「是在什麼地方？」

「好像就在這附近。」

兵庫介抬起頭，凝視着透過樹葉空隙的晨光。

「浮月齋眞的已到了尾張嗎？」

兵庫介低聲咕嚕道，接着對三之亟說：

「好！辛苦你了——你可以回去了！」

語畢，又將視線移回書上。

三之亟裝作若無其事地走回武術舘。其實，舘中早已有個體格魁武的修驗道（註）的武士等在那兒，要求與舘主比武。（註：修驗道是以彼小角爲開山祖的密教之一派。）雖然三之亟見到兵庫介，但他並未提及此事。他只想趕快將來者打發走。

三之亟一回來，那個武士立即瞪大眼睛，很不耐煩地說：

「兵庫介舘主到底怎麼說？」

「他說他現在沒空，要我這個副舘主陪你過兩招，也許你很不服氣，但就請你海涵啦！」

三之亟今年五十七歲，但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然而他個子矮小，其貌不揚，沒有令人心儀的風采。

「什麼？他有事？……這麼說，他是怕我的九鬼法眼囉？哈哈哈……」

那名武士肆無忌憚地笑着，但三之亟却滿不在乎地不理睬他。

「爺爺，你爲什麼不說話呢？」坐在修驗道武士前面，個子小小的兵介，揚起嫩嫩的童音問道。

他很不滿意地瞪着三之亟。

「你不要那麼激動，等我待會來好好收拾他。我不是常告訴你，凡事不要太莽撞你看你一聽這個傻瓜說了這些無聊的話，就沉不住氣，可見你的修養工夫還不到家！」

三之亟反而說了兵介一頓。

修驗道武士聽了當然很忿怒。然而，他到柳生武舘來挑戰的態度非常輕浮，尤其是那傍若無人的樣子，更使得其他門徒感不滿。

由於三之亟的命令，門徒都並坐在牆邊。

「少爺，你還是要坐在這裏嗎？」

「當然，爺爺不打贏我就不離開！」

「哈哈……閣下聽到了吧？我們現在就開始，不知意下如何？」

「哼……來吧！看我不把你跟那個小鬼打扁才怪！」

武士說完，逕自走向武舘的另一端，由刀架上取了一根木棒。爲了比武，所以舘內備有各流派的木刀和木棒。

三之亟雖逞口頭之強，但立刻就準備好應戰的姿態。兵介緊閉着雙唇，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比武場中央。

二個人互相行過禮之後，三之亟站在一個可以保護兵介的位置，而修驗道武士却站得遠遠的。

門徒們因爲經常看到三之亟輕易將挑戰者打敗，所以

對這場比鬪，絲毫不在意。——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比鬪却進行了很久，仍分不出勝負。

這個武士一直保持着防衛的姿態，三之亟一要攻擊他時，他立刻後退，遂使三之亟直覺地以爲他是個個中高手。

然而，不多時，三之亟的表情變得凝重起來。因爲他發現對方並不是在故意閃躲，而是一直都處於挨打的狀態。這個對手明知自己能力不够，爲何還要來比武，這使三之亟感到困惑而難以出手，所以他試圖從對方的眼神中窺出端倪。

就在此時，有個虛無僧（註）模樣的人，在紅子的陪送下，走出了柳生家。（註：虛無僧爲日本普化宗的蓄髮僧人，頭戴深斗笠，吹簫化緣，雲遊四方。）

呼續濱

虛無僧自武術舘向西而去。紅子站在門口，直到身影消失在轉彎處，才轉身回房。

「御油夫人——那個人是誰？」

站在紅子身後數步，同樣目送虛無僧離去的看門人問道：

「到底是誰呢？……」

紅子愉快地笑道：

「你跟着治助已經很久了，有多少年啦？」

「是呀！我到此地已有十二年了，剛來的時候，夫人您還是個小女孩呢！」

「嗯！不錯！那時您就像現在兵介少爺那麼大……」

他又說道。

「你還記得啊？」

「記得。我還記得治助結婚的時候呢！哈哈……」

紅子笑了笑沒有回答，轉身踏進玄關，丟下一句話：

「好好看門吧！」

屋內響起治助的喊聲，紅子急急忙忙往內院走去。

紅子因爲昨夜沒睡好，主母親房裏說了一聲，就到回自己的臥室，當她由內院走上走廊時，有個人忽從屋頂上跳下來，剛好站在她的面前。

「啊！……」

紅子雖然吃了一驚，但她仍強壓住內心的驚訝。

「——你是什麼人？」

紅子以低小的聲音問道，緊張地望着對方。下意識地把右手放在胸前，準備抽出藏在衣襟裏的小刀。

「噓……我不是壞人。我叫霞多三郎——剛才出去的是不是妳父親兵庫介？只要妳告訴我，我是不會傷妳的。」

多三郎身着野袴（註）脚踏草鞋。（註：野袴爲江戶時代武士所穿的鑲着寬邊的裙子。）斜背着一把刀，沒有幪面，目光炯炯，嬉皮笑臉地看着紅子。

敢公然在大白天闖進兵法家柳生兵庫介家的人，必然武藝高強。只要紅子一喊，被柳生家聘爲武術指導的高手，如高田三之亟等，都立刻會携械來援救。

——對方對這一點非常瞭解，才會從屋頂上下來。柳生家春子的住處，佣人房的所在，及何處有人把守等，多三郎都一清二楚，因此他知道，唯有從內院下來，才不會

驚動太多的人。

「妳說啊！……剛剛那個人是不是兵庫介？」

「……」

「嗯……我知道了，由妳的眼神可以看出那個人就是兵庫介！」

多三郎邊點頭，邊笑了起來。

他黝黑的面容和兇惡的神情與那過於爽朗的笑容不太相稱，這使紅子感到頗爲吃驚。

「我再問妳一句話——」

多三郎的笑容霎時消失。

「昨晚有個受傷的虛無僧逃進妳家……他死了嗎？」

「——」

「告訴我，聽完我馬上走！」

「——」

「……哦……他受了重傷……」

「你說你叫多三郎？」

「是，怎麼樣？」

「你知不知道你殺的那個人是誰？」

「他以前是坂崎出羽的家臣，叫友田刑部——」

「你既然知道，爲什麼要殺他？…他得罪你了嗎？」

「跟妳說妳也不知道，如果妳想明白眞相，就去問妳父親吧！」多三郎說完，轉身就走。

「等一等！」

「？」

「——你要走了嗎？」

多三郎停住脚步，反身對紅子說：

「我不走。」

多三郎注視着紅子，緩緩解下了背上的刀。這時，武館的弟子三三兩兩地走進內院。

「喂！——有賊啊……快來人啊！」

有個人朝着屋內叫道。此時，柳生門下主要的弟子都仍在武舘看三之亟和修驗道武士比武，出來圍住多三郎的幾個都是武功較差的弟子。

——共四人。

多三郎機警地退到樹下，解開刀鞘上的帶子，把刀橫在胸前，右手緊握住刀柄，冷冷地望着四周的人。

此時，兵庫介的妻子出現在走廊上。

春子關着房門，在屋裏補衣服。頑皮的兵介總是不肯先換練武的服裝，就拿着棒棍和弟子們練習，所以兩三天就會把衣服綻破，春子只得替他縫補脫線和破的地方。春子靜靜地縫着，忽然聽見弟子的喊聲，放下針線，就起身

至走廊上來。

對方背靠着樹幹，長刀已出鞘。春子並不驚慌，對方也很鎭定地望着剛走出來的春子。

圍住多三郎的弟子都身着練武的服裝。有的拿着木棒，有的舉着木刀，沒有一個人拿眞刀。

這四人中，最年長的竹村和也在穿過院子時發現了多三郎，於是急忙喊其他的弟子來。但由於來不及回舘中取刀，又怕被對方誤會是畏敵逃走，都就地取材，立刻把多三郎包圍起來。

「你們且慢動手！」

站在走廊上的春子說道，接着問多三郎：

「你可知道你已闖進柳生兵庫介的家嗎？」

「當然——」

「我們家主人不在，長子也剛剛出去了，你有什麼事，請跟我說好了。」

「我的事已經辦完了。」

「那就請你趕快離開此地吧！」

「我正有此意……不過，妳說剛才出去的是清嚴——此話當眞？」

「……」

「？……」

多三郎懷疑地盯着春子，再將視線移向紅子，眼裏閃爍着異樣的光芒。

說時遲那時快，竹村忽地大喝一聲，舉起木棒，攻向多三郎。多三郎身形一縮，反手一刀劈向竹村的肩膀，頓時血花四濺，竹村當場斃命。

「我不想再殺無辜的人。」

多三郎高舉着刀，瞪着其他三人道。鮮血由刀上沿着刀柄慢慢流了下來。當他把刀放下時，又對春子道：

「夫人，剛才出去的眞的不是兵庫介？……該死！我又白忙了一趟。」他憤憤地咬牙切齒道。帶着滿身血跡，忿忿離去。

——此時，柳生兵庫介在一片漆黑的二樓廂房中，和氣息微弱的友田刑部，低低地在討論着……

話說武舘內。

高田三之亟周旋這名來意不明的修驗道武士，已感到不耐煩了，既不能出手，又不能繼續，正在三之亟心浮氣燥時，突然有個弟子跑進來叫道：

「大事不好！有個奸細在內院騷擾！」

「什麼？……」

其他的弟子個個勃然變色。

「好哇！原來你是要把我盯在這裏……」

三之亟暴喝一聲，縱身一躍，將對方的木棒狠狠地擊落，對方被震得向後倒退幾步，一個踉蹌，仰面倒下，眼睛頓時被碰得血流不止。

「這個人一定和那個奸細同夥的，將他拿下，待會好好地盤問！」

三之亟指示過弟子對兵介說：

「少爺！你就在這兒不要亂跑，那個奸細我一定去好好地修理他。——乖！你就坐在這裏等我回來！」

說罷，就走進放刀劍的房間，取出一把刀。

「來者是個什麼樣的人？」

離去前，三之亟問前來報信的弟子。

「好像是浪人，從屋頂上下來的，竹村已被他殺死了。」

「什麼？從屋頂上下來？」

三之亟臉色驟變。

他正要跨出大門，轉回頭對弟子們說：

「你們不要來，在此好好保護少爺。」

然後又朝端坐在館中央的兵介道：

「少爺！你就待在這兒，不要亂跑。」

「嗯！」

兵介笑着回答。三之亟交待完畢，才緊握着刀，向院中走去。

此刻，由柳生家出去向西走的清嚴，已來到了築出鳥居崎的附近。他看見三個尾張藩的武士迎面走來。

他們好像剛從城裏回來，穿得很整齊，邊走邊大聲談論着築出町西那的裁斷橋。

裁斷橋是爲天正十八年六月十二日在相州小田原陣中戰死的堀尾金助祈福而建。築橋人是死者的母親，那三個武士在爭論的就是築橋人的出生地。

清嚴上了橋，從三人旁邊很小心地走過，他因不習慣於虛無僧的裝扮，右手拿着一管簫，無意間碰到了一名武士刀鞘的末端。

「眞沒禮貌……」

由於三個人談得正起勁，被碰到的那個人生氣地罵清嚴：

「膽敢對武士如此無禮；摘下你的斗笠來！」

但清嚴却不能那麼做。

因爲他在出門前，父親兵庫介曾吩咐要在預定的時間內到達呼續濱。

兵庫介曾對清嚴說：

「你先不要問我原因，詳細情形等回來再告訴你。你

以虛無僧的裝扮出去，在途中無論發生任何事，你絕不可摘下斗笠——知道嗎？」

由於父親再三叮嚀，清嚴答道：

「對不起，實在抱歉，請您原諒。」

「不行！道歉連斗笠也不脫不來，太沒有禮貌了！」

「我再次向您賠罪——」

「少囉嚇！叫你脫帽你就脫！」

此三人中有一個是清嚴在藩主義直公身旁當侍童的上司——平田春一郎。他年齡約四十開外，性情敦厚，他看見兩人相執不下，遂走過來勸那個武士：

「算了！算了！他既然已道過歉，就原諒他吧！」

不料那名武士反而更生氣：

「你這小子……」

一刀就砍向不肯脫斗笠的清嚴。

「你這是幹什麼？」

清嚴慌張地閃開武士迎面揮下的一刀，但武士隨即又砍出第二刀。

清嚴毫無思考餘地，只得以手中的簫迎刃，但由於措手不及，簫的尖端被削去幾寸餘許。

「我已經多次道歉，你何以如此不講理？」

「大膽狂徒！你居然敢反抗本武士，看我不好好收拾你。——納命來！」

武士暴喝道，高舉着刀，步步逼向清嚴。清嚴嚇得倒退數步，無意瞥見手中被削的簫，臉色驟然失色。

因爲從被削的簫中，露出了藏在裏面金色的刺繡……

一決雌雄

這個一直以刀逼向清嚴的武士，叫山崎甚左衞門，年俸一百二十石。他生情暴烈，朋友也常勸他要改掉此一壞脾氣，他本人也爲此而試圖練武藉以修身養行，但總是徒勞無功，沒有收效。

山崎甚左衞門的刀法並無特殊之處，由於出手與他性格剛烈有關，在實際的比鬪中，仍具有相當的威力。他父親甚五兵衞，號悠心齋，與柳生兵庫介很熟，且時有來往。

可是清嚴並不知道對方竟是自己曾數次在父親房中見過的悠心齋的次子。

山崎甚左衞門原先只想將對方手中的簫打落，却因爲有些輕敵，僅削掉簫尖。

「這並不是個簡單人物……」

清嚴暗忖，立刻全神戒備，挪步退至與對手相當的距離。

他並不知道簫中所露出的卷軸何爲物，但他却明白父親要他以虛無僧的姿態前往呼續濱，必有特殊的用意。所以他在揮動長簫時，也就格外當心，深恐卷軸會掉下來。

——此時，清嚴以全神貫注地防衞着對方的攻擊。

再談山崎甚左衞門。

他的朋友都了解他刀法的凌厲，只要刀一出鞘，非置對方於死地不可，否則他會覺得自己顏面俱失，毫無光彩。

他一見虛無僧起初覺得很好對付，但此刻他也感到對方應戰神情和姿態絕非等閒之輩，更激發了他的鬪志。他踢掉草鞋，捲起一邊袖子，晃着手中叫「來之國俊」的大刀說：

「你大概是某位名武士的門徒吧？我是尾張藩士山崎甚左衞門。你也報出字號，脫下你的斗笠，咱們比劃比劃吧！」

「……」

清嚴默默不語，只向前走了幾步。

平田春一郎和另外一個同伴，見此種情況知已無法勸阻了。甚左衞門的家僕也抱着主人共存亡的決心，站在甚左衞門身後數步，瞪着這個虛無僧。

「嘉助，你讓開！」

平田春一郎對那個家僕說，但嘉助似乎沒聽到，一直

要幫助主人，依然緊緊跟在甚左衞門身後。

清嚴見已無法脫身，且若再後退，必會激怒對方，他立卽砍殺過來。兩人間距離的測定是決定生死或成敗的關鍵，因對方的長刀有二尺四寸長，而自己的箭只有一尺八寸，若兩人距離在二尺四寸之內，則清嚴必敗無疑，若以一尺八寸的距離相搏，清嚴則有機會制勝。二人步步接近了，若接近到二尺四寸的距離，對清嚴將是非常不利。

甚左衞門的「來之國俊」刀在午後剛從雲端竄出來的陽光下閃閃發光。但清嚴箭尖所露出的金色刺繡，更是光彩奪目。

「咦？」

甚左衞門瞬間感到金光閃耀，因而吃驚地望着對方的箭尖，平田春一郎和另一位同伴，也都驚訝地注視那管箭。

兩人的距離更接近了。

「呀！」雙方同時大喝一聲，彈身躍起。只見兩道金光在空中劃過，金光交映中，迸出了血花。

「看見了吧？」

甚左衞門大喊。虛無僧蹣跚地走了幾步，手中的箭亦無力地垂下，身上的袈裟被削去大片，鮮紅的血由肩上的傷口滲出，染紅了裏面的絹衣和袈裟，由捂着傷口的指縫中，不停地滴到地面。

「……慚愧……」

清嚴的頭已無力地垂到胸前，但他仍勉強走了五、六步。

不知何時，四周已圍滿看熱鬧的人。隨着清嚴蹣跚不定的步子，圍觀的人羣讓出了條路，並紛紛離去。

清嚴手中的箭，終因無力而掉在地上。

這時，在圍觀的人羣中，有個戴深斗笠的武士，不動聲色默默盯着清嚴。

虛無僧被殺傷後，圍觀的人都漸漸散去，唯有他仍是紋風不動，佇立在原地。

他慢慢掀高了斗笠，露出一隻閃着寒光的眼睛。

他竟是一身旅行裝扮的柳生十兵衞。

雖然十兵衞也看到了清嚴箭尖端發亮的卷軸，但他却目睹清嚴被殺成重傷而不出手相助。——這是何等冷酷！他們同是柳生家族的人，且共同在搜尋着武藝帳的下落，但却因父親但馬守宗矩和兵庫介反目成仇，宗矩遂不願十兵衞和清嚴稱兄道弟。

清嚴歪歪斜斜地支撐着又走了幾步，他上身一直搖晃着，似乎隨時都有倒下的可能。

山崎甚左衞門與此虛無僧並無寃仇，只因被對方的無禮而觸怒，且一刀就傷了對方，消了怒氣。由於對方傷得很重，也就沒有再將對方置於死地的必要。

「你這個笨蛋！」

山崎甚左衞門罵了一句，在搖晃不定的清嚴前，取出紙來擦拭刀鋒。

就在他將沾滿血跡的紙丟在地上時，清嚴忽然失去了重心，向前撲下去，兩隻手顫抖地撐着地。

「等一等，山崎！」

甚左衞門正欲上前掀開清嚴的斗笠之時，平田春一郎叫住他道：

「現在這麼做恐怕不妥，再過一會兒吧！」

語畢，平田走至長箭的掉落處，正想好好察看一番。

柳生十兵衞默默地走到平田身旁。

「你是什麼人？」

十兵衞一脚踏住平田春一郎正要拾起的長箭上答道：

「本人恰巧路過此地，看不慣你們如此猖狂！」

「哼！好小子，你竟然以這種態度對付武士……把你的脚拿開……」

平日溫和的平田，此刻也生氣地吼道。

平田激動的聲音，使得甚左衞門驚異地轉過頭來：

「咦？你……」

平田的學問雖好，但武藝平平，甚左衞門怕平田持架不住，聞聲立卽轉頭向十兵衞喝道：

「你這混蛋，閃開！」

說完，便用手使勁推了一把，想把十兵衞推開，但十兵衞只是動了一下，冷冷說道：

「你眞囉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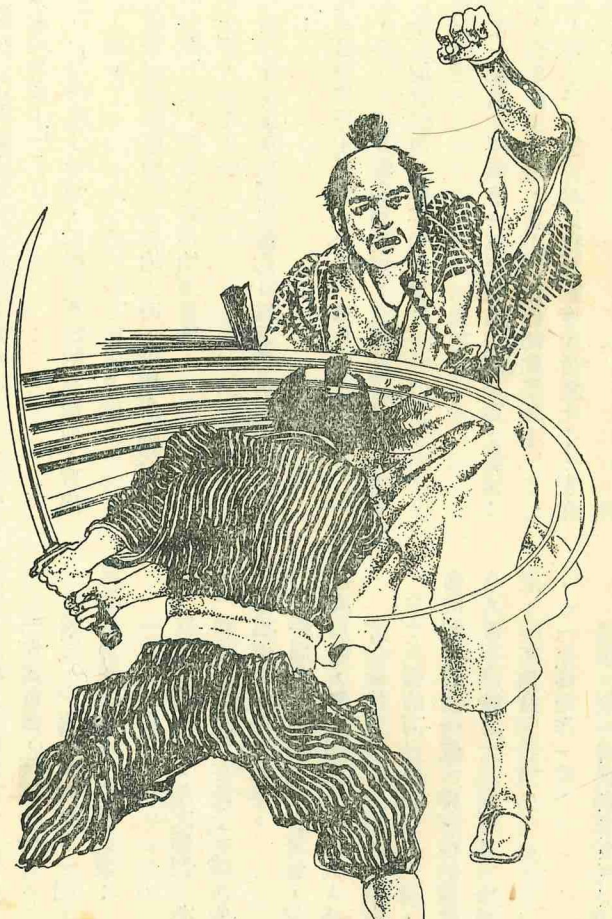
只見白光一閃，甚左衞門忽然從地上彈起，向後倒下，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據說當時他的雙手摀着臉，頭如破瓜似地被一劈兩半。

平田尚未來得及叫出聲音，就被十兵衞順勢收回的刀砍到肩膀，鮮血如注，後來被人抬了回去。

十兵衞的刀再次揮出，雷霆萬鈞之勢，使人措手不及，當十兵衞的刀迅速在空中一轉，收回刀鞘之時，與甚左衞門同行的另一位伙伴和他的家僕，已被攔腰砍成兩截，令人慘不忍睹。十兵衞這才慢條斯理地拾起長箭，走向清嚴，踏在他身旁說道：

「你要振作一點！」

說完，便越身排開驚愕的人羣，很快地消失於裁斷橋的另一端。這座裁斷橋是架在三途川上，橋頭有間小廟，據當時目擊者說，負傷的虛無僧後來跌跌撞撞地跑進那間



廟裏，但並沒有人跟去看個究竟。

半個鐘點過去，衙門的官差才據報，趕來現場。那時，平田春一郎已被抬回家，尚未來得及治療，就已氣斷身絕了。

未幾，裁斷橋的東邊約兩百公尺處，出現了一個墳塚，上面栽了四棵松樹，人稱「甚左松」。聽說是悠心齋爲紀念其子而種的。甚左衞門由於膝下無子，原已退休的悠心齋遂代替甚左衞門到義直府任職年俸仍領一百二十石。

另一方面，清嚴受傷後，遂佯稱生病而辭職。——兩年後，即寬永十四年，清嚴爲療傷而到有馬溫泉，適值島原之亂，清嚴與松倉長門守共赴戰爭，死在沙場。由此可見當時他與甚左衞門比鬪時所受的傷並不很嚴重。

話說柳生兵庫介家中——

多三郎與高田三之亟在院中比鬪之事。

紅子最先看見三之亟由武術館向院中走來，不覺露出喜悅的神色。

多三郎也很快地察覺了紅子的眼睛閃爍着興奮的光芒。

「？……」多三郎不禁心生懷疑。

眼前的三個柳生家的門徒，根本不在多三郎的眼內。剛才多三郎是爲要離開柳生家，才故意殺死一個人，以警告其他人。

多三郎暗忖道：若扮成虛無僧出去的眞是清嚴，那麼兵庫介必定仍在屋中某處。

普天之下，多三郎唯一畏懼的對手——便是武藝高強的柳生兵庫介。多三郎對其本身的武藝甚爲自負，但由於「西江水之刀法」尚未學成，因此對柳生兵庫介仍是畏懼萬分。

多三郎一步步向左挪動，他以爲紅子的喜悅意味着兵庫介的到來。

高田三之亟由樹叢中走進院子時，一路上已見到多三郎表情的變化和移位的動作。他邊走邊將衣服的帶子繫好。

「噢……三之亟，你來了……」

走廊上的春子看見三之亟後，愁眉頓展。她知道至現在仍無一人是三之亟的對手，所以鬆了一口氣。

「什麼？三之亟？」

多三郎的眼睛忽然又亮了起來，轉頭望着出現在院中的三之亟。

「呵！——原來如此。」

多三郎的表情立刻又神氣活現起來：

「……太有意思了！我今天若能和你決鬪就眞是不虛此行了。——三之亟，你今天就要敗在我多三郎的手之下，好！我就以正統的霞派忍術來對付你，來吧……」

三之亟默默不答腔。

也不嘲諷對方或是破口大罵，只說：

「我謹代替主人柳生兵庫介來和你比鬪。」

說着，便向前跨出數步，左手持刀鞘，右手橫置於腹側，雙脚叉開，只要他一握刀柄，勝負瞬間分曉。

多三郎看見三之亟的架式，表情頓時嚴肅起來，道：

「一刀決勝負？」

三之亟沒有回答，僅以冷峻的眼光看着多三郎。他深知多三郎武藝非凡，一刻都不敢放鬆。

「多三郎，請聽我三之亟幾句肺腑之言。你身爲武士的材料，眞不該隨從邪流，否則上天都會替你的武藝惋惜！你眞應洗心革面，把什麼是正統的兵法好好地仔細想想吧！」

三之亟意味深長地說。

「不要多管閒事……」

「這是事實，你若能好好反省，國內任何一藩都會爭相聘用你的……」

「少囉嚕——」

多三郎面頰的肌肉抽搐着，但却嘲諷地說：

「你一直囉嚕個沒完，是不是在等兵庫介來救你啊？」

「哼……」

三之亟氣得滿面通紅：

「好吧……」三之亟憐憫地望着多三郎歎息道：「你既然不知反悔，我也沒辦法。——殺了你，可惜啊……你準備啦！」

多三郎的刀劃過空中，斜置於右下方，眼中閃着異樣的光芒。他是個棄嬰，出生就被丟在野地裏，被陰流忍者山田浮月齋撿去，扶養長大，並教他刀法。他現在所擺出的架勢，就是要置人於死地的刀法之一。

三之亟慢慢接近多三郎，他的手心已在冒汗，他知道只要稍一疏忽，就會被對方殺死。除了柳生兵庫介之外，他不曾碰過像多三郎如此可怕的年輕人，由於緊張，三之亟的臉色逐漸變白。三之亟的武藝雖很精湛，但因爲年齡的關係，他不能做較長時間的比鬪，也無法使自己的武藝一直保持於一個水準。

春子和紅子都屏息凝神地注視院中兩人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看見大顆大顆的汗珠從三之亟滿佈皺紋的額頭上冒出來，院中的氣氛愈來愈緊張了。

館內被禁止出來的弟子，也一個個地來到院中，神色驚惶地站着。

事實上，三之亟與多三郎兩人在白刃出鞘收回之際，便有一人死亡，勝負亦即見分曉。院中寂靜得令人不安，此刻院中每個人都神色凝重，籠罩一股武人將生命託付於刀劍的神聖感，在場的各個弟子亦嚴肅地站在一旁，因爲他們深知武士的決鬪是嚴肅，絕不容許任意插手，此亦爲習武的眞諦。

三之亟的右手終於握住了刀柄——

御堂

兵介坐在武館中央，凝視着窗外不停搖動的楓樹，三之亟雖已交待過館內的弟子不可隨便離開，但他們因躭心院落裏的變化，却都紛紛走了出去。最後竟只剩下兩、三個人。兵介年紀雖小，却認爲自己的劍術不錯，因此他一直看着窗外搖動的樹木，心想：「我得遵照老爺爺的交待。」這時，和奸細同夥的修道武士已經醒了，他擦了擦眼角的血絲。

一名站在他面前的握刀武士，心裏一直記掛着外面的情形。他見修道武士醒過來，立刻問道：

「你和院中的奸細是同夥的嗎？趕緊招認，最好在高田先生回來之前，詳細招來！——免得受皮肉之苦。」

這名叫高崎的弟子企圖用暴力威脅修道武士吐露眞相。

可是，修道武士却只顧擦拭自己的眼睛，臉上露出不屑的冷笑，似乎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時間靜靜的過去。

武館內的一位弟子，一直擔心着外面的變化，却又聽不見院落裏的聲音，因此也按捺不住，悄悄的出去了。

「混蛋！」

高崎厲叫一聲，高舉木刀向修道武士劈了過去。

「啊！」

兵介雖然倔強成性，但也被這突然的變化嚇得驚叫出聲。

原來高崎發現修道武士想趁機撿起被三之亟震落的木棒，因此砍了他一刀。此時，修道武士正用手揉着被打傷的鼻子，鮮血由指縫流下來。

「我原本不想再打你，……」高崎說：

「可是像你這種卑鄙的人，非好好教訓一頓不可。」

高崎罵完，又揮動木刀，繼續打了兩、三下。

「不要打了，高崎。你這樣對待一個無力抗拒的人，也算不得英雄好漢。」兵介不忍心地說。

「你說得沒錯，少爺。但是，這個人企圖用木棒偸襲你。」

「什麼？」兵介凝視着修道武士，說：

「你想偸襲我嗎？」

「……」

「喂！我是柳生兵庫介的第三個兒子兵介，你爲何不光明正大地向我挑戰呢？我是絕不會逃避的。」

說着，起身走到修道武士面前道：

「抬起頭來！你雖然敗在三之亟手下，但和我比武，鹿死誰手尙未可知。來吧！我們較量較量。」

兵介伸出他的小手在修道武士的肩膀上拍了拍，却突然驚叫出聲。——原來修道武士已咬斷了自己的舌頭。

「少爺，你叫做兵介嗎？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修道武士已失去靈活的舌頭，他勉強爬到兵介面前，用硬直而模糊的喉音說道。

「什麼？什麼事……」

「我是必死無疑了，因此這是我……我最後的請求，請你去阻止他們，叫他們不要決鬪。」

「……」

「院子裏那個人，和我有密切的關係……原因……我沒有時間告訴你了，爲表達來此騷擾的歉意，我……我將切腹自殺，請你原諒。」

「……」

「求你快去，你晚一分鐘去，他們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險，你既是武士之子，又是大名鼎鼎的柳生兵庫介的三男，祇要你把這……」

「少廢話。」高崎厲吼着：「你還敢說要切腹，簡直是無恥之徒。」

「高崎，別說了。」

兵介嚴肅的向修道武士問道：

「你眞的要切腹？」

「我從不說謊的……求求你，少爺，請你趕快去吧！否則……否則就來不及了……」

「好！」原本將雙手放在膝上，靜靜盤坐着的兵介，聽修道武士如此說，遂霍然起身，道：

「我既是柳生的兒子，就不會讓你死得遺憾。——嗯，祇要放走那奸細就好了嗎？好，我一定會做到的。」

說完，兵介便轉身踏着武館的木板地，大步行了出去。

兵介年紀雖小，但好奇心却很強，他剛才盤坐在武館中央，只是因一時的固執，後來眼看着其它的人出去後，便不再回來，心中一直很納悶。而現在，由於修道武士對他的請求，使他可以大大方方的走出武館了，因此他的心情十分興奮。

兵介到達院子裏時，看見三之亟正要拔刀。

「爺爺……」

兵介並不知道情況已十分緊張，但却了感覺到那逼人的殺氣了。他着急的叫道：

「馬上停止決鬪！」

兵介大聲喊着，衝到三之亟和多三郎中間。

「少爺，你幹什麼？」

一名弟子伸手想抓住兵介，但已經來不及了。

「吔——」

三之亟大吼一聲，猛的出刀。

如果不是三之亟刀法精純，兵介恐怕要被這一刀劈成兩半了。

原來，多三郎的武藝也是很高強的。當對方的刀由自己腹部往上掃來時，多三郎被迫退了半步。然後，多三郎也出手了。

「危險啊！小孩子！」

「滾開！小鬼。」

雙方的刀刃正好停在兵介頭部的兩側，祇差一點點，兵介就……。

「……我要你們停止決鬪。」

兵介毫不畏懼地說着，然後，轉向多三郎道：

「我要告訴你，你的同伴已經決定切腹自殺了。」

「什麼？……切腹？」

「嗯！他已經咬斷舌頭，絕無生存的希望了！你趕快離開此地——好嗎？祇要你發誓不再來，你就可以走了。」

「……」

多三郎收回長刀，雙眼凝視着兵介，兵介也毫不畏懼的注視着他。

高田三之亟也很快地將刀移到背後，他站的地方，距離兵介祇有兩步，如果多三郎突然出刀，他準備犧牲自己來解救兵介。

多三郎依然靜默地凝視着兵介。

「喂！你還不快走！」

兵介說着，向前逼迎了一步，多三郎連忙後退，整個背部已經貼靠在樹幹上了。

對於這種變化，最吃驚的是春子，她呆站在走廊上，雙手緊張的環抱在胸前。紅子看到兵介向院子跑來時，她也脫掉鞋子，快步奔了過來。

「啊！危險……」

弟子們伸手將紅子拉住。

「我輸了。」

片刻之後，多三郎沉痛的說道：

「我認輸了，浮月齋派一直期盼能打敗柳生，但柳生有這麼一個小孩，我們只有認輸了……」

「……」

「這小鬼氣量恢宏！是柳生本人教的？還是你高田三之亟教的？」

「少廢話！」

「不！我尚未說完，在情義上，我多三郎是該走了——但不論本門將來的命運如何，我一定會再來奪取柳生武藝帳的。——小鬼，你必須記住，我是霞多三郎。」

說完，多三郎一聲吶喊，連人帶刀的躍上樹梢，然後俯頭對三之亟說道：

「這次我輸給那小鬼，日後你我相逢時，再決一死戰吧！」說完，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尾川星崎在笠寺村有座廟叫天林山笠覆寺。

傳說在聖武天皇時代，善光法師得到一塊靈木，便將它雕刻成神像，供奉在小松寺；但是到了中古時代，由於戰爭的緣故，寺廟被燬，祇有那尊神像存留下來，長年暴露在曠野中任憑風吹雨打。

某一年，鳴海有位富翁的侍女，到尾州星崎庄去祭拜此一神像，歲經數月從未間斷。有一天，這位侍女正在祭神，突然大雨傾盆，侍女不忍神像被雨水淋蝕，遂取下斗笠，戴在神像頭上。

那時，昭宣公的嫡長子中條兼平卿正好要到關東，途經此地，看到這位未戴斗笠的侍女，靜坐着歇息，立刻被她那迷人的美貌迷住了。中條兼平卿對她一見鍾情，遂要求鳴海富翁讓他將這位侍女帶回去。

不久，這位侍女與中條兼平卿成婚了，且懷了身孕。後來，這位侍女因感念神像之恩賜，使她成了貴族夫人，於是又回到笠寺村，蓋了一座廟，供奉此一神像，而神像頭上依然戴着斗笠，因此這座廟就被稱爲笠覆寺。

在笠覆寺裏，有個地藏堂。有一天，一名女子經過這兒，靜靜地坐在石階上歇息。

時值晚秋黃昏，廟裏已經沒有香客了。寺廟的四周，樹木繁茂，於是這名女子，緩緩地取下頭上的斗笠，輕輕地鬆了一口氣。

她的容貌雖然有些憔悴，却掩不住天生麗質，一望即知是出自地位很高的諸侯之家。她正是——清姬。

自從清姬與多三郎在雨夜裏有過雲雨之歡以後，清姬更寂寞了。她耽心父親永井信濃守派出來找她的家臣會發現她。如果在沒有認識多三郎以前，她一定會隨着家臣回去。但此時的清姬，熱情奔放，已無法忍受形式化的貴族生活了。往昔騎馬練武的日子，都已成過去，現在的清姬，已變成十足的女人了。

因此，她總是儘量避開人們的耳目，休息時，也儘量

選擇寺廟等人跡較少的地方。

多三郎說，他不會把清姬送到淀城，即使是在他們最親密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說，好像一點兒也不關心清姬似的。

「那麼你想怎樣？」

清姬當時曾如此問過多三郎。

「我在尾張有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離開名古屋，事實上，錯過今日，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能再和妳見面。不過，我這一輩子永遠不會忘記妳的。」

由於確知多三郎不會離開尾張，因此，清姬常在這個地區徘徊，希望能再遇到多三郎。

苦肉計

這一天，清姬在地藏堂休息時，大約是下午四、五點鐘左右。

四周靜悄悄的，除了風吹樹動的沙沙聲及樹葉落地的聲音外，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響。

地藏堂的木板走廊，長年受着日晒雨淋，有多處已經腐朽了。並且裂開許多板縫，但清姬依然毫不在意的坐在木板的裂縫上。

不知過了多久，她長嘆一聲，正想拿起手杖和斗笠起身時，突然聽到一陣小鳥振翼的聲音……

清姬抬起頭，循聲望向樹梢，可是她却沒有絲毫的發現。

於是，她又在樹與樹間的縫隙裏仔細的搜尋了一遍，但，清姬依然未曾發現任何蛛絲馬跡。

她心想：大概是幻覺吧？可能聽錯了。

就在她握着手杖站起身的那一瞬間，突然：

「妳不是清姬嗎？」

清姬只覺得頭上有一陣風掠過，同時看見一個男人由樹梢躍上屋頂，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那個人確實是她日夜思念着的多三郎。

「你是……」

清姬沙啞地問着，手中的斗笠鬆落在地上。

多三郎輕輕地飛落在清姬面前，說：

「哦！想不到我們又不期而遇了。」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清姬見多三郎滿頭大汗，誤以爲他是從遠處專程來看她的。

「我並不知妳在此地，我只是恰巧從這裏經過。」

多三郎繼續說：

「妳一直沒有離開尾張嗎？」

他凝視着清姬，清姬也紅羞着雙頰，默默的看着他。

「我實在無法忘懷你。」多三郎答道。

「眞的嗎？」她幾乎不敢相信。

「……」多三郎凝視着她，却沒有回答。

「我的生死難以預卜，也不知在何時會葬身何處？妳可知道，我是陰流的忍者，對於未來，我……那夜，我告訴妳，大概不能再相見了……今天既已見面，我將不讓妳離開，妳說好嗎？」

「那麼，我們就永遠在一起……你要跟我一起到江戶去嗎？」清姬期盼地望着多三郎。

「不！」多三郎搖搖頭說。

兩人四目相對。多三郎仔細端詳着清姬，清姬也仰起頭，看着多三郎，她試圖從他的眼神中瞭解他內心的想法。突然，她全身緊縮，羞怯地說：

「大白天這樣子……」

多三郎雙手搭在清姬肩上，使她倒退了好幾步。一片漆黑的地藏堂內，舖着榻榻米，但却瀰漫着霉濕的氣味。清姬雖是年祿兩萬石的諸侯的女兒，但她並不在意自己與地位卑微的多三郎發生關係，但她却躭心會被人撞見自己在多三郎懷裏。

「對不起，清姬。」

多三郎握住清姬白嫩的手，清姬也用力地抓住多三郎。多三郎右脚向前一跨，夾在清姬兩腿之間。

由於清姬背後貼着欄杆，因此她已無法再退，多三郎攬住她的腰，充滿汗臭的胸膛壓得清姬透不過氣來……然後，她被抱進堂內去了。

「我自己……我自己……」

清姬喃喃地想說些什麼，却發不出聲音來。多三郎將清姬放在地上，很快地脫去衣服，束帶垂落到走廊上，然後，來到她身旁，俯下身去……

她呻吟了一聲，無力地靠在堂內的一角……

多三郎離去後，柳生兵庫介才從友田刑部斷氣的二樓廂房下來。

「我低估你了，少爺。此後，我不願再教你了，我將向令尊請求去職。」

「爺爺，請不要生氣，你不曾目睹那位武士咬舌的情形，所以才會這麼說。如果父親怪罪下來，我情願切腹賠罪，到時候，請你來砍我的脖子。」

「你說什麼？事情過去就算了，我會替你向爸爸求情的，你現在先向爺爺道歉吧！」紅子對兵介說。

兵庫介來到走廊上。

「你來了。」

一直站在走廊上的春子，見丈夫到來，輕喚一聲，搖搖晃晃的走了兩步，眼淚像斷線珍珠般的滾落面頰。

兵介見了父親，竟吃驚的呆立在院子中央。

紅子從廻廊到兵介身旁，用手環抱着兵介的肩，當她看到父親時，臉色不覺微微一變。在場的只有高田三之亟抬頭嚴肅的凝視兵庫介。

「奸細逃掉了嗎？」兵庫介以低沉的聲音問着。

「是的！被他跑掉了，實在很遺憾。」

「是霞多三郎？」

「是的！正是他。」

這時候，自武館內奔來一名弟子，他對三之亟說：

「我來稟報——」

話說到一半，看見主人兵庫介站在走廊上，急忙轉身恭敬的說道：

「那位神秘的修道武士已經死了。」

「不知道他的來歷嗎？」兵庫介問。

「可能是和多三郎一夥的！」

三之亟一面回答，一面用眼角向兵庫介示意。

兵庫介會意的點點頭，叫道：

「兵介。」

「是的！爸爸。」

「你要在那裏站到什麼時候，傻瓜。」

「……」兵介不敢出聲。

「由於你多管閒事才讓奸細跑掉的，你知道嗎？」

「我知道，爸爸。」兵介低聲答道。

「知道就好，此事改天再處罰你。從現在開始，不准你離開房間一步，……紅子？」

「是的！爸爸有什麼吩咐？」

「把兵介關到後面的房間去。未經我允許，不准放他出來，知道嗎？」

「……哦，好的！」

紅子拉着兵介，由內院繞到後院去了。

「坂本、鹽川。」兵庫介叫道。

「是！」

「武館中的修道武士，在我搜身後，應妥善地處理！入土爲安，要好好祭拜他。」

一直呆立在院中看多三郎與三之亟決鬪的兩名弟子，聽見兵庫介的喝聲，慌忙將手中的木刀藏到背後，退後數步，向他鞠躬，然後返身奔回武館。

於是院落裏只剩下兵庫介、三之亟和春子三個人。

「友田刑部已經斷氣了。」兵庫介說。

「……」三之亟疑惑的望着兵庫介，沉默不語。

「他的遺言，我記住了。」

接着對他的妻子說：

「春子，我看紅子昨晚沒睡好，現在大概很累了，還是麻煩妳去把兵介關起來，好嗎？」

春子惴惴不安地離去後，兵庫介把三之亟叫到自己的房間，繼續說道：

「刑部說武藝帳當中的一卷，已經從鍋島經島津之手

，落入淀城永井家中。而那卷軸此刻在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清姬手中。」

「眞有此事？」

「清姬本人並不知道。聽說她也和刑部一樣，裝扮成虛無僧，目前正在東海道途中。武藝帳可能縫在她的衣帶裏——但最令人頭痛的是，多三郎與清姬曾有一段不尋常的感情。」

「什麼？」三之亟非常驚訝。

「說不定多三郎是爲了武藝帳才接近清姬的，不過事實眞像如何，目前還不能確定。」

「哼！……早知如此，方才在院子裏就把他給解決掉，不該讓他逃走。」

「沒關係。多三郎如果早知道武藏帳在清姬手中的話，那他一定取到手了。可是……我認爲他目前還不知道，因此最值得耽憂的還是清姬的行踪。她若已回到京都，那麼不久以後，她就要和藪左中將嗣長卿的兒子成親，這是她父親的安排，清姬本人並不知道。但如果宮中是因清姬身懷武藝帳，才如此安排，那問題就嚴重了。」

「——」三之亟似乎想問什麼。

「……」兵庫介已陷入沉思中。

「友田刑部怎會瞭解得如此詳盡？」

「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不過，據刑部說，他在淀城時就認識了信濃守且偶有來往——」

說完，兵庫介吩咐屬下將刑部與修道武士的屍體火葬，並將他們的衣服及佩戴的東西，留存起來，以備日後調查之用。交待妥當後，兵庫介站起身來。

「你要出去嗎？」三之亟問。

「到此地步，已別無他法了。多三郎既然知道了這件事，就不能再讓他活下去了。」

「這麼說，你是要去殺他嘍？」

「爲了預防不測，我已把武藝帳藏在簫中，讓清嚴帶出去；可是，朝中若已開始搜查，便不能再拖延——」

兵庫介佩好長、短刀，走了出去。三之亟則跟在他後面。

兩人來到多三郎躍過的樹旁，兵庫介指着一棵樹問：

「就是這一棵嗎？」

兵庫介在樹下看了一陣子，然後又看看屋頂和圍牆，屋瓦上面多三郎踩過的地方，在陽光照射下，出現了很多斑點。

「很好！很好！」兵庫介喃喃自語。

然後，從懷中取出早先預備好的草鞋穿上。

「你好好照顧家裏的事情。」他對三之亟說完，便轉身離去，轉眼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在此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柳生但馬守手中的武藝帳祇是抄本，究竟是誰抄的，沒有人知道；正本則在柳生兵庫介處，也就是兵庫介裝在簫中叫清嚴帶走的那一卷。（這是在江戶寬永寺被多三郎殺死的小瀨源內透露的。）

照計劃，柳生十兵衞應該在呼續濱接武藝帳，但因爲清嚴受了傷，十兵衞才不得不殺死春田平一郎等人，取得簫；因此，柳生武藝帳此時已在十兵衞手中。

另一方面，多三郎作夢也沒想到，鍋島家的武藝帳會在清姬上。如果他知道的話，就不會讓清姬換衣服了。

兵庫介離家後，便向南走，一直到十字路口，才停了下來，他一方面觀看地形，一方面察看附近人家院落裏的松樹，然後才繼續前進；遇到河流時，便仔細地審視着岸邊的沙灘，企圖尋找一些線索。

似乎是有一條無形的繩子在牽引兵庫介，他走着走着，終於來到了天林山笠覆寺。藥師堂、護摩堂、地藏堂、多寶塔及祖師堂等多座堂宇，散立在笠覆寺的大院中，另外，水池中還有一座弁天祠。

兵庫介將刀解開，然後逐一審視着每座堂宇。

兵庫介突然在一座堂宇前停了下來，臉色微變；因爲他聽到有呻吟的聲音，同時從門縫邊垂下來一條帶子，隨風飄動着。

——多三郎的計策眞是高明啊！他故意將帶子……

兵庫介苦笑了一下，他以爲屋內是一般男女……於是掉轉身子，向另一座堂宇走去。

由於笠覆寺樹木繁盛，枝葉扶疏，所以，每一座堂宇的屋瓦都被遮掩了。兵庫介剛離開地藏堂，就看見一個頭戴斗笠的人，抱着一位受傷的虛無僧，向這邊走過來。

於是他迅速的退入樹林裏去。

晚霞

「是十兵衞嗎？」

在這個地方竟有人叫他的名字，因此十兵衞吃驚的停下脚步，朗聲問道：

「——什麼人？」

十兵衞從斗笠的縫隙，凝視着由樹林裏走出來的人，輕輕地問了一聲：「哦？是叔父嗎？」

兵庫介早已知道十兵衞抱着的虛無僧正是自己的兒子清嚴，但他的表情依然十分鎭定，只聽他低聲向十兵衞問道：

「你是否已經拿到簫裏的東西了？」

說完，向前逼進了一步。

「我已經拿到了。」十兵衞答道。

「那麼，尾張已經沒你的事了，你該知道友矩及又十郎隱藏的地方吧！這個人，你可以不必管他了，你現在就走，趕快離開此地！」

「哦……」十兵衞顯得十分疑惑。

「你是否覺得奇怪？你和但馬實在太像了……爲了愼重起見，我絕不會再管柳生武藝帳的事了。」

「啊？」十兵衞聽完兵庫介的話後，驚疑出聲。

「松平伊豆府派來追殺你們的刺客頭目，已被我殺死了，其餘的人可能會直接回去，而不再往江戶。因此，阻擋你的人，又少了一個……」

「……」

「至於原先在鍋島手中的武藝帳，目前已落在淀城永井信濃守之女的身上。」

「您聽什麼人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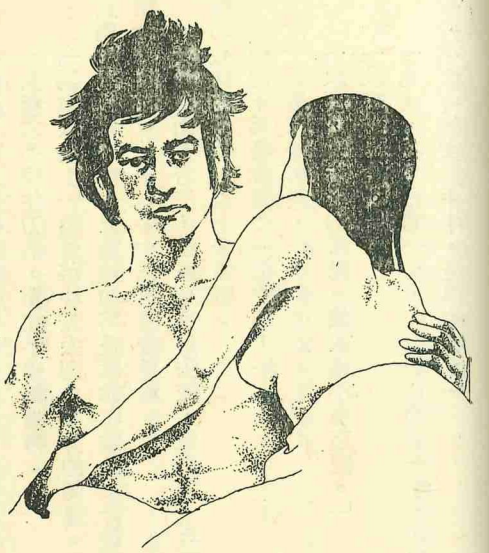
「友田刑部告訴我的！」

「哦……」十兵衞露出很疑惑的神情。

「聽說你在東海道的途中，曾與山田浮月齋交過手，當時救你的人，就是友田刑部。他是故坂崎出羽守的家臣，但很遺憾地，他被浮月齋傷得太重了，終於回生乏術。」

「這麼說，浮月齋已來到尾張了？」

「像你這麼高明的武士，若要與人決鬪，我實在不便阻止；但是，十兵衞，你和令尊都誤解了武藝的眞義，這實在是很遺憾的事。武術卽仁術，在太平時代，眞正的武士是不用刀劍的。像你這般有氣魄的男子漢，也來爭取武藝帳，眞是太……」



姬清的裡懷著擁正郎三多

「請等一等，叔父。——雖然您是我的長上，可以教訓我，可是，你不覺得這句話太過份了嗎？」

十兵衞心中雖然十分憤怒，但却盡力壓抑着。

兵庫介苦哭着說：

「我認爲有必要告訴你這些——唉！我的話已經說完了，你把那些留在這裏吧！」他所說的那些，就是指清嚴和十兵衞頭上戴的斗笠。

受傷的清嚴，當然應該交給兵庫介，可是，大白天不戴斗笠實在很危險——十兵衞猶豫不決。

兵庫介見十兵衞默默不語，又說道：

「怎麼了？如果剛才你是以這一身打扮去救清嚴，那——想必你已和別人有過一番爭鬪了。清嚴多少也學過些武藝，能將他殺成這樣的人，必是本藩家中的武士。此刻，曾經目睹的人羣可能正喧鬧着……你再戴着斗笠，會比較有利嗎？」

「……」十兵衞無言以對。

「把斗笠摘下來吧！我大白天抱着受傷的人走不方便，你除去斗笠，而我——這不是兩全其美嗎？」

「噢！原來如此！」

此時，從樹縫間透射過來的陽光，正好照着兵庫介的半個臉，十兵衞凝視着兵庫介，心想：叔叔如果戴上斗笠，一定會被誤認爲是殺傷那四個人的我，叔叔雖說已不再管武藝帳的事，可是，出於叔姪之情，他依然盡力在保護我。

但這並不是愛的表現，而是武士間的單純的情義而已。因爲十兵衞救了柳生兵庫介的兒子。

四周寂靜異常，祇有風吹樹葉的沙沙聲，和松鼠偶爾踏過落葉的聲響，幾隻鳥棲停在樹梢上。

「好吧！我將斗笠留下。」十兵衞說着，俯身將清嚴放在樹旁，然後，雙手去解帽帶，準備摘下斗笠；正在此時，兵庫介突然拔刀向他砍去……

「怎麼了？叔叔！」十兵衞兩手緊抓着帽帶，仰身翻了一個斛斗，依舊穩穩地站着。

「謝謝你，十兵衞。」兵庫介長刀歸鞘，而十兵衞的斗笠却完好無缺，只是一隻草鞋被削去了一截。他滿懷狐疑的向兵庫介問道：

「叔叔，您這是什麼意思？」

十兵衞右手握住刀柄，用左手去解帽帶。

「請拿去吧！」說着將斗笠丟到兵庫介的脚邊。當十兵衞將清嚴放下時，已謹愼的將長簫靠在離兵庫介較遠的樹旁，因此，此刻他手中已經拿着長簫。

兵庫介面露苦笑，他雖身爲兵法家，但是對十兵衞那靈巧敏捷的身手，也十分佩服。

他向十兵衞說道：「你走吧！」

十兵衞踩着枯葉，一步步後退，並說：

「叔叔，您方才的舉動，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也會記得。」

「最後，我想再問一句，您說鍋島的那一卷，此刻在永井信濃守的女兒手中，是眞的嗎？」

「這是刑部臨終時說的，假不了。」

「——眞的是這樣嗎？」

十兵衞笑着，繼續問道：

「我再請教您——前些日子在熱田神宮院內，江戶使者說必須除掉多三郎的事，現在怎麼辦？」

「在交出武藝帳前，我已發誓過要取他的性命了。」

「噢！那就好。」

十兵衞會心的點點頭，轉眼間走得無影無踪。

在同一時間，多三郎正緊擁着懷裏的清姬，但因別有心事，所以，肉體的接觸，並沒有前次深刻。

清姬則不同，因爲對方是自己魂牽夢縈的人；所以她雖被這粗獷的男人壓得有點難過；但心神却漸漸陷入恍惚狀態，精神上的快慰代替了肉體的痛楚。

她眼眶中閃着淚珠，自己忘了自己是年俸十萬石的諸侯之女。在黑漆漆的堂屋裏，她如夢似幻地神遊着，突然驚覺男人的手指正觸摸着她的乳房，禁不住低吟了一聲。

過了一會兒，男人的手不再移動了。清姬彷彿聽到林中有說話的聲音，不禁叫道：

「啊！不行啦！有人……有人會來……」

她兩手摀着臉，羞怯地抽動着雙肩。

「噓！別出聲。」多三郎制止她。

忍者對於一般人無法聽見的聲音，大都能够很清晰的聽到，且明白其中的含意。

「公主……」多三郎突然熱情地說：

「我以前因任務在身，所以不能送妳到京都，實在很抱歉；但，我希望妳從現在起不要再離開我，我要一直擁有妳。」

「我眞高興……。」清姬激動地說。

她心理也明白，那祇是他美麗的謊言罷了，可是她依然覺得很滿足，並主動地用雙手環住多三郎的脖子。

忽然，多三郎起身說道：

「公主，請妳脫掉身上的衣服，好嗎？」

清姬似乎不了解他的意思，抬起手掠了掠散亂的頭髮，反而起身將凌亂的衣服整理了一番，然後楞楞地站着。

可是，多三郎却一手將她拉緊，另一手則迅速地摸遍她全身，且欲解……

「啊！你要做什麼呢？」

「妳把衣服脫掉吧？」

「你爲什麼要這樣呢？」

「先別問，妳先把衣服脫掉！」多三郎說着，未等清姬同意，便強行剝去她的衣服。

「不！我不要……」

清姬掙扎着，想拉緊衣服，但還是被剝掉了。她只好用雙手圍着胸部。

兩人對視了好一會兒，多三郎才問清姬：

「妳身上有沒有帶什麼重要的東西？」

「你說什麼？」清姬疑惑地問道。

「我是說，妳身上有沒有很貴重的物品？」

「你怎麼這麼傻？這些衣物都是你替我準備的！」

「唉呀！……糟糕了！」

清姬說完，多三郎臉色大變，不覺驚叫出聲。

清姬疑惑的望着跌坐在地上的愛人，她試圖在黑暗中看出多三郎的表情，然而……

多三郎沮喪的問清姬：

「妳那套虛無僧的衣服是那裏來的？」

「從江戶家穿出來的呀！」

「那時妳父親有沒有交給妳什麼東西？」

「啊呀！當時父親在故鄉又不在江戶，怎會交給我什麼東西？」

「再仔細想想，或許妳的家臣曾給妳什麼東西？」

多三郎的聲音愈來愈微弱了。

剛才在樹林中說話的那些人，已經踩着落葉，各自離

去。

「嗯！你一說，我倒想起來了，我出門時，管家曾拿一條束帶給我，她說裏面縫有成田不動寺的寺符。」

「在客棧中妳爲何不告訴我？」多三郎急切地問。

「寺符和你，孰重孰輕，你難道眞不明白？」

清姬拿過衣服，將她那豐滿的胸部遮住，微有慍色地瞪着多三郎。

多三郎無力地垂下雙肩，說：

「唉！是我不對！……這件事，妳根本不清楚……公主，我不該質問妳，對不起……對不起……」

在東海道的路途上，從四日市到關之間，有家名叫石藥師的客棧。

寬永十二年十二月初，一對男女正從石藥師出發到高宮神社。女的氣質高雅，體態輕盈；男的身材魁偉，神采奕奕，一身虛無僧的裝束。他們並肩而行，感情似乎很融洽。不遠處，一個閃動的身影始終尾隨在他們身後。那個人身體雖然非常健壯，腰際却掛了一個圓鼓鼓的包袱，好像裝着煮熟的飯糰，看身形不像是個武士。

漸漸地，兩方面的距離愈拉愈近。

跟踪的人，有時躲在樹後觀察兩人的動靜，有時則瞪大眼睛，豎起耳朵，傾聽他們的談話。

不久，兩人走進神社的院子去了。

在寬大的院子裏，跟踪着無法像在街道上那樣利用地利，覬準時機，再上前查看。這個人於是壓低帽緣，快步繞行到兩人身旁後，迅速蹲在地上，假裝繫鞋帶，待兩人擦身而過時，他才偷偷地抬起頭，目送他們離去。

「我早知道是認錯人了，這位虛無僧根本不是被我救過的人，他分明是個男子，說不定是名武士哪！但……」

他自言自語的說着。

「倒是那女子，很像虛無僧……」

「不過，若眞的是上次讓我揹過河的女子，身材又不太一樣，唔……如果能再揹她一次，就可以知道了，這下該怎麼辦呢？」

眼看前面兩人越走越遠，他又不死心的繼續追了下去。因爲他突然發現左邊那名虛僧所穿的衣服稍微短了些，不像是男人的衣服。

「我一定要設法揹她一次。」

原野之風

跟踪在後的人就是麻生吉郎；而前面這對男女在他猶疑不定之刻，已遠離他來到寺廟社務所的門廳。吉郎終於禁不住在後面喊了起來：

「嗨！……請你們等一下。」

吉郎快步跑到兩人背後，氣喘喘的說：

「對不起，我有件事想麻煩兩位。」

「咦？……」虛無僧聳聳肩，回頭打量着吉郎。

在旁邊的女子亦吃驚地停住脚步，但是，她沒有回頭看他。

虛無僧站在那兒將帽緣推高了些。

「我想請教……」吉郎用手指着那位女子。虛無僧眼光銳利的看着吉郎，口氣冷冷的問道。

「你是什麼人？」

「我叫吉郎，曾經是江戶一位諸侯的侍者。我想請問那位小姐認不認得我？」吉郎站在那兒急切的說。

「不，我不認得你……」

女子搖頭，冷漠的說道。

「那麼，妳覺得聽過我的聲音嗎？」

「不熟，我沒聽過。」

「噢！那……我想我是認錯人了。」

吉郎自言自語着，神色無奈，看得出他心裏有幾分不甘，他認爲這位女子就是他所懷念的那位公主。

「有句話我很難啓口，我是想……請妳讓我……揹一下。」吉郎做了最後的努力，羞怯的說。

「你說曾經在諸侯家做過事，那你是僕人囉！」

「是的！我是！」

「既然這樣，那你應該曉得如何對待諸侯之女的禮節，可是此刻，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有想揹女人的念頭，簡直太荒謬了。」

「我明白，我祇求妳讓我揹一下，就是妳罵我，打我，甚至砍斷我腦袋，我都不怪妳……好嗎？」

吉郎有點激動的這說。

虛無僧與女子都面有異色的看着吉郎。

「這個女子實在太美了。」吉郎面對這位紅顏佳人，讚美聲情不自禁的由心底發出。

過去，吉郎在碼頭渡人時，曾經接觸過那種非常細嫩的肌膚，但是，祇有像眼前這樣的美女才有。

這種感受再度浮現，此刻震憾着吉郎。

「我求妳，祇求妳讓我揹一下。」他心想，若能再揹她一次，則死也甘心。

「稍等。」虛無僧邁了一大步擋住正向前的吉郎，站在他和女子當中，說道：

「剛剛你說，祇要能再揹她一次，就是死了也甘心，這話何意？」

「……」吉郎窘在那兒，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虛無僧接着又問：

「從前你的主人是誰？」

「他是永井信濃守大人。」

「哦……」虛無僧轉頭望了那女子一眼，急促的又問：

「你在永井家當僕人，爲什麼會被趕出來？」

「不，我不是被趕出來的。因爲我好賭，自己覺得不好，才引咎不幹的！離開江戶後，到冲津河充當僕役，專門揹人渡河。好啦！過去的事我已全講出來了。你們看，我是不是很健壯？——大約在兩個月前的一天，有位打扮與妳極爲相似的虛無僧，要我揹他渡河，其實，我知道那人是女的，所以我——」吉郎不停口地說下去。

「慢點，你說那位虛無僧是女的？」

虛無僧衝口打斷吉郎的話，疾聲問道：

「是的！她的確是位女的！」

虛無僧與那女子相互看了一眼，又問：

「那是何時的事情？」

「我剛說過，是兩個月前的事。」

「祇有她一個人，有沒有同行者？」

「沒有！」吉郎很有把握地回答。

那女人突然打斷說：

「你說的那人身材是不是跟我很像？」

「何止是像，根本就是……」

吉郎注視那女人的臉龐，心裏頭想：

「絕對不會錯。」於是他更有勇氣大膽的對她說：

「祇要妳讓我揹一下，我就知道是不是妳了。」

其實，此刻的吉郎，並不想認定是她，他祇不過是想能接觸到她的肌膚罷了。

因爲吉郎至始認眞，虛無僧於是規勸那女子說。

「既然他那麼說，妳不妨讓他揹一下吧！此刻四周並無他人，妳不必擔心會被別人看見。」

女子思慮了半晌，才說：

「好吧！就讓你揹吧！」

說完，立刻就將手中斗笠和枴杖置於地上。

「不，請不必放下……」

吉郎蹲下來，拉着她的手臂，說：

「就讓我拿好啦！來吧！我現在揹妳。」

於是吉郎背對着，蹲在她面前。

他馬上就揹着她，站了起來。

唉！不對啊！

那女人胸部酥軟的貼在吉郎背上，使他異常興奮。正當他兩手繞到後面，扶住女的臀部時，一股莫名的不對勁便湧上心頭，因爲背上的她和以前那位她顯然不是同一個人。

「怎麼啦！你說你曾是渡伕，那揹她走一段路應該不難吧！」虛無僧問着。

說話中虛無僧的眸子也注視着那女人的腰際，可是吉郎並沒有查覺到。

話說這位虛無僧正是大久保家的浪人，川野黎左衞門；吉郎背上的女人，正是夕姬。

說到這兒有點須加以說明——

夕姬在多三郎的暗中安排下，與清姬交換了衣裳。後來，夕姬在永井家因受追趕，遂騎馬逃逸。

雖然夕姬施計甩開了永井家家臣的跟踪。可是，一方面是自己覺得眼力不好，加上一個女人單獨在外拋頭露面恐遭不測，何況永井家的追兵會不會再跟踪而至……基於這種種因素，夕姬決定打扮成虛無僧，以防在東海道至江戶的路上出岔。

因爲夕姬過去曾隨賀源太習過忍者武藝，所以要學男人走路姿態並不困難，一路到尾張藩可謂非常順利。一般人雖不易看出她是女扮男裝。但對於忍者柳生兄弟，與她換衣的清姬、山田浮月齋等人，却無法瞞過。這段時間，友矩和又十郎曾識破夕姬的裝扮。這事前已詳述，不擬贅提。

夕姬從友矩口中，得知與她換衣的女子叫清姬。

雖然，清姬不認識夕姬，但對她扮成虛無僧徒步東海道之事，却表關心又感興趣。

夕姬認爲既然扮虛無僧，過路男人也許會和她打招呼，萌生此念頭後沒多久，就遇上第一位前來招呼的男人——川野黎左衞門。——但這不能因此表示黎左衞門眼光銳利。

無論夕姬模仿得多像男人的姿態，但要像男人一樣方便却無法做到。

當她走過知立客棧時，發現一堆樹叢，便躲在那兒小便，在他人看來，一定以爲是個男人在方便。突然，她腹

部一陣劇痛，她曉得一定是因爲服用牡丹根，說時遲，那時快，祇見紅色生理分泌物已染滿草地。

由於毫無徵兆，夕姬顯得狼狽萬分。——說也湊巧，偏偏有位浪人在她背後方便完畢，站了起來，正看見前面有頂斗笠在晃動……

這個浪人眞是多管閒事，熱切地問道：

「喂！前面這位虛無僧，你若無紙……我這兒還有……要不要？」

夕姬聞聲而起，羞怯得滿臉通紅，可是，浪人已快走到她身後，不得已祇好趕緊穿好衣服，拔腿往路上跑去。

「這人眞是奇怪。」

黎左衞門斜着頭喃喃而語，心想，反正已走過來，何妨探個究竟，就在地上仔細瞧了一番。

「啊……啊……」

他面有訝異之色的看着那片染滿紅色的草地。

「原來……他是女人……」

此後，黎左衞門就一直糾纏着夕姬，不讓她離開。

黎左衞門從草叢跑出，一路追到街上，找到夕姬，有些尷尬的說：

「我不是有意的……妳是不是有什麼困難？」說完，接着便自我介紹：「我住江戶駿河臺，是大久保彥左衞門家的寄食者川野黎左衞門。」

川野黎左衞門的眞誠似乎已經得到了夕姬的好印象。

黎左衞門看起來有點輕浮，但不像是個壞人。夕姬苦無辦法，祇好謊稱是永井家服侍公主的女官。她對他說，她因視力不好，又是獨自一人，到京都路遠，所以才打扮成虛無僧……。

黎左衞門對夕姬說：

「出門旅行有個伴較好，我正好也要到京都，如果不介意，妳就和我同行好嗎。」夕姬沒有拒絕便與他同行。

沿途，他們都投宿於同一家客棧，但不睡同一房。有一回，黎左衞門無意間看到夕姬未帶斗笠，長得眞是誘人；從此，他更親近她。

每當她欲方便時，黎左衞門總站在她身邊等，她因羞怯常忍住不……這件事，困擾了她好久。這種忍耐帶來的痛苦，使她不得不提出異議說：

「如果你想繼續與我同行，我想恢復女裝，好嗎？」

黎左衞門順口答道：

「當然好…我立刻替妳找衣服去。」

旋即，黎左衞門捧着不知從何處弄來的衣服，從遠處走來。據說那附近的居民，喜歡將自己衣服染上竹或老虎……等的圖案，異常別緻。儘管如此，他爲夕姬找來的衣服不論式樣和顏色都很漂亮。

黎左衞門手持夕姬換下的衣裳：

「這些衣裳，怎麼辦？丟掉又可惜……」

突然，他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微笑着說：

「我好像可以穿啊！」

在這以前，在優厚酬勞的驅使下，千四郎勸服了黎左衞門加入浮月齋。誰知道加入之後，却不自由，時有悔念。所以，金錢的事，自從他認識夕姬之後，便拋至九宵雲外了，何況扮成虛無僧，就是浮月齋也認不出來。而現在有美女同行，眞是喜悅萬分。

於是，他一股氣將衣服及斗笠，整齊的穿戴好，覺得合身舒適。同時衣服上仍留有女人的體香，遂令他更加喜愛而毫無保留的將自己衣物棄置於地上。

話又說回來。從那時候開始，他們就如情人般的形影不離，但是，至始他都沒碰過她一下，甚至沒有牽過手。

此刻這位與她素不相識的人却揹着她，這種滋味幾乎無法抑制住他的情緒。

「哼！豈有此理……」黎左衞門脫口而出說。

就在這個時候，高宮神社大約西方五里處，有三位武士正站在關客棧外叉路的中央。有二條叉路，一條是往鈴鹿坡，另一條則通拓植。

石燈籠

由鈴鹿坡方向直走，就是東海道。

從關的地藏町沿「火繩屋彥四部御火繩所」石碑的左邊，走上坡路，可以看到不遠處就是鈴鹿河，河中有好幾處險灘，當地人稱它爲八十瀨，有許多嶙石佇立在水中。再往前走，可以看見不少大理石夾在山腰縫中。過了鈴鹿河橋，到鈴鹿坡，中間要經過「紫籐茶屋」、沓掛及坂下三處。坂下村有許多小店販賣當地特產梳子，紫藤茶屋到沓掛之間，則是嶙峋怪石，松根彎曲盤繞這些大石，宛如假山。聽說，從前有位畫家想描繪此奇景，但無論如何用心，就是不能盡收畫裏，因而棄筆而去，故此處又被稱爲「擲筆山」。

左邊有一條路可經由金場、梶坂、坂屋、一之家等地而到拓植。在那兒又分叉成二路，一路是由貴生町北上經三雲至東海道會合；另一絡由佐那具經服部到伊賀上野。這些複雜的叉路，到底要選那一條走才好呢？那就要視目的地是京都或淀城而定了。

如果怕被熟人撞見，就應走伊賀上野，否則選往東海道這條是最好不過了。

三位武士，相互凝視，鼎足而立在分叉路的中央，像是在考慮什麼的。

「友矩：偏勞你先到京都去，我走拓植這條。」其中最年長的先說——他就是柳生十兵衞。

「那又十郎呢？」友矩問。

「他跟著我。」十兵衞答說。

又十郎覺得不對，對左右兩邊哥哥說：

「臨走前爸爸命令我，一定要與友矩同行。」

「不會有事的！」十兵衞一面對又十郎說，一面轉頭向友矩說：「或者，你願意在這兒等？」

「我都無所謂。但，我要請問那武藝帳眞的在清姬手中？」

「是的，這是一向不說謊的兵庫介叔叔告訴我的。」

十兵衞思慮了半晌，又問道：

「友矩，你認爲如何？」

「好吧！我就待在這兒等她。」

十兵衞看看他，點頭示意。

「又十郎你跟我來。友矩，我們就此決定在京都妙安寺會合吧！」十兵衞催着又十郎：「快走啊！你還愣在那兒想什麼？」

「好……友矩哥，珍重了！妙安寺再見。」

「嗯！有十兵衞哥哥同行，你不必擔心會出事。」

他們便在此分道揚鑣，十兵衞帶着又十郎向鈴鹿坡疾走而去，友矩則一人走往拓植道。

這兩條路乍看是平行的，但來到第一座橋時，已分出遠近，互相都無法看到對方。

三刻鐘後，有位似懂兵法的白髮老翁也來到叉路上，他見有塊路牌立在草叢中，上面寫着：

右：鈴鹿坡

左：拓植道

老人站在那兒不動，他先看看左邊這條路，又轉頭望了一下往拓植的路，想辨出那一條是十兵衞和友矩所走的路。

一般忍者都懂得祕術，因爲他們不時追踪人，也常被別人追踪，通常他們可以依地理形勢，方向，及對方武功的高低來判斷出對方的去向。

山田浮月齋在這方面造詣可以說，已達爐火純青境界，對方的行踪總是在他的掌握中，至今未曾出錯過。可是，這回他思索良久，不知該追十兵衞或友矩才好。

當時有幾個人走到這兒，看了老人舉止都感到奇怪，不一會兒，這幾個人就像有默契的陸續往東海道走了。

祇有浮月齋一人走往拓植道，但是，祇走了五、六步，便忽然轉入右邊小路，拔刀輕輕砍草，然後向前二、三步，又揮了一陣。

他看了一會地上記號，才動作純熟的擦淨刀身，收入鞘中，快步回到路上，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繼續踏上往拓植道的路。

川野黎左衞門和夕姬在這個時候是正好步出高宮神院，換句話說，他們三人在高宮神院待了有四十分鐘之久。

吉郎背上夕姬，知道認錯了人，內心沮喪，但過沒多久，他又熱切希望地求要他們，說：

「既然你們要到京都，我願意服侍你們，揹著妳走，好不好？」

此刻吉郎的腦海中隱隱浮現着舊日那位虛無僧的一切，而夕姬嬌柔的肌膚貼在吉郎的頸背上，這份感覺安慰了他對那位虛無僧的思念之情。

雖然吉郎努力的想找到那位女虛無僧，但他那時並未見到她的臉龐，祇有靠背，才能分辨，然而……

誠如這位武士所說，他如果想任意去揹女人，那找到她的機會就如大海撈針，他心想，倒不如揹著這個女人來

尋找那位女虛無僧。

他認爲如果揹著這個女人走路，路人則會加以注目，而那位女虛無僧如果看到，一定會認出是他。於是，他再一次地懇求地說：

「讓我跟隨你們，好嗎？」

吉郎雙手握在背後，急切等待他們的回答。

黎左衞門接著說：

「你…你說什麼？……你剛說你是永井家僕役，那你現在應該揹的是……」

「啊……慢點！慢點！」

夕姬心慌的突然打斷他的話，她曾謊稱自己是永井家的女官，如果長此下去，定會被拆穿，於是，趕緊接着說：

「我看這樣好了，既然他態度眞誠，又多次要求，且我眼睛不好，就讓他揹我走，也許方便些。」

「什麼！妳說什麼？」

黎左衞門氣憤的取下斗笠，激動的說：

「妳想爬在他背上，讓他一路揹妳到京都？」

「是的……」夕姬神色自然地答道，並對吉郎說：

「請你先放我下來。」

吉郎聞後，高興的蹲下身讓她下來。夕姬站穩後，便朝黎左衞門謝意的鞠躬，說：

「這一路上非常感激你的關照。此後，有他陪着我，不管揹不揹我，請你不用再煩心。」

夕姬本來就是不得已才與他同行，能藉這機會擺脫他，眞是求之不可得。一方面，吉郎當過永井家僕役，他應曉得如何對待她，因此，她認爲如此做是對她最有利了。

「妳如果認爲這樣，我祇好…」

黎左衞滿臉通紅，不高興的說。

吉郎曾服侍過武士，他明白武士的武藝和度量，於是，爲了達到自己的心願，便鼓足勇氣地對黎左衞門說：

「武士大人，你們之間的關係，我無意過問。至於，往後這段路，我能擔保她將安全無事抵達京都。」

「這種倒楣事，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呢？」黎左衞門心裏暗罵着。

雖然黎左衞門不滿意這冒失鬼，但是，夕姬已經同意…爲了顧及武士的尊嚴，也祇好無可奈何的離開與他相聚多日的夕姬了。

「好吧！我先走了！」黎左衞門說完，誰也沒看就想走，忽然發覺手上還拿著斗笠。在吉郎未出現前，他以扮成虛無僧與夕姬同行頗感自豪，以後，見到這衣服祇有徒增感傷罷了。

「我現在已用不着這套衣服，也許妳仍用得上，還給妳好了。」他心平氣和的說了這些。

吉郎聽了，在一旁驚喜的叫了起來。

「啊！原來妳就是那位虛無僧。」

就在這時，黎左衞門已離開他們，逕自往神社的社務所去了。他脫下了虛無僧的衣服，換上剛買來的新衣，然後走回原處，將衣服還給了夕姬。

他除了回浮月齋處，已別無選擇，因爲，這時的他已是一貧如洗。

路上，他都以水充飢，走了三天三夜才來到尾張藩。他按約定時間，站在熱田大神宮的石燈籠前，樣子顯得非常狼狽。而多三郎也正好在此刻走到這兒。在這飢寒交迫情況下，他的出現眞像久旱的雨水。

「啊！是大月兄…我是川野黎左衞門啊！」他有氣無力的走上前去說道。

多三郎毫無表情的站在那兒，以懷疑的眼光打量這位生人，看了好久，才看出站在他面前的人竟是老友黎左衞門，便苦笑的問道：

「你的樣子怎麼這樣難看啊！」

「眞是一言難盡啊！改天再慢慢道來…我現在又餓又冷…」多三郎知道他有口難言，於是說：

「我去幫你準備些東西，你在此稍候片刻。」

說完，便轉身離去。沒多久，便帶來一套衣服，長、短刀各一隻及斗笠一頂。另外有一包飯糰。

「眞是感謝大月兄…」黎左衞門連連點頭說，然後繞到神宮後面，換上衣服，塡飽肚子後，又回到原處。

「我還有要事待辦，不能在此耽擱太久，明天早上八點，我們在此見面。現在你先去找家澡堂暖身。」

多三郎拿出不少銅幣塞入他手中，便離去。

「你…你是不是浮……」他想問多三郎是不是浮月齋門下的人，可是他記起千四郎交待過他，不要隨便向人提及，以防風聲走漏，遂欲言又止。多三郎也因要事在身，並沒注意到他說什麼？而快步離去。

翌日，黎左衞門起得很早，穿戴整齊的前往神宮赴約。湊巧，在途中就遇上多三郎。

「嗨！」黎左衞門精神抖擻的向多三郎打招呼。

「大月兄，我們到什麼地方？」

「到京都去！」多三郎順口答道。兩人並肩走在路上，途中，黎左衞門傾訴了他這段不幸的遭遇。

美松

「這件事至今，我未曾對別人說過…說實在，我來此地之前，一直與一位女虛無僧相隨而行，而她是裝扮的，那是有一天，當她在方便時，我無意間發現的，從此…。」

「嗯！女虛無僧？」

「是啊！可能是因她的眞面目被我識破，於是佯稱自己眼睛不好，又說了一大堆理由，才打扮成虛無僧。當時，我很同情她的處境，才陪她…」

「那麼，你離開她有多久了？」

「大約有三天了。」

「三天？」

「是的，那個女虛無僧是頗有來頭的人，後來…」

「那女虛無僧後來怎麼了？」

「剛剛我已說過，是因爲那位冒失鬼，我們才分手的，至於，她現在怎麼樣，我就不得而知了。」

「她離開時，仍做虛無僧打扮嗎？」

「沒有，她恢復了原來的面貌！我想還是把它說出來好了。」

黎左衞門於是一五一十的將事情全盤托出。

「當時，我實在無可奈何，所以才將衣物還給了她。」

「你給我評個理，是不是我太窩枉了，竟讓麻生吉郎撿去這個便宜。」黎左衞門心有餘恨的說着。

他們邊走邊說，不知不覺已來到城外，多三郎突然停下脚步，問道：

「你說你們是在高宮神社分手的。」

「是啊！依我判斷，如果他們行程不變，現在該已走到水戶了。」

「那個僕役揹上她之後，認爲她就是他所要找的人嗎？」

「不！她並不是他所要找尋的人，不過，她已答應他的要求，讓他揹着她到京都。」

「川野！」多三郎臉色沉重，却又勉強笑着說：

「我還有一些事要到尾張去，你先到京都，我會在鈴鹿社與你相會，如果兩三天內，我未去，你就轉往石部我們在那裏再會合。」

「既然你有事，我祇好一個人先去了，但我實在不瞭解你這樣做的意圖何在啊？我想，我必須考慮一下才好。」

「是不是盤纏短少？」

「不！你昨天給我的錢還剩很多，我是指山田浮月齋的事。」

「哦！你是說你們約好見面的事。」

「是啊！」

「這你用不着掛心，不論你選那一條路走，沿路都會有浮月齋派出的人跟踪。」

「嗯…你說什麼？」

「我祇是隨便說說罷了。哈、哈、哈…無論如何，你先去京都，在路上要留意，萬一遇上女虛無僧時…」

多三郎說到這兒，怕引起旁行路人注目，又繼續前行，用手指着斗笠悄悄地說：

「記得要將斗笠擺在最顯眼的地方。」

「就是這頂斗笠嗎？好的，我會加以留神。」

多三郎點了頭示意，道聲再見，就疾步而去了。

此刻夕姬與吉郎二人，恰如黎左衞門所料，正來到水戶附近，他們是從鈴鹿坡馬不停蹄的來到五里十一町。

水戶一帶，有許多販賣手工藝品的商品，各式各樣的藝品當中，要算葛藤所製成的鍋墊最爲出色。自從茶道界名人千利休和紹鷗使用鍋墊後，全國各地頓時風行使用這種葛藤鍋墊。昔日，大岡山長束少輔在這地方興築了一座城堡，不知什麼原因被廢棄好久，直到寬永十五年設置專人看守，以後這城堡就成了加藤家世襲之地。

夕姬對吉郎說，他願意保護她，她將不再扮裝。而將那套引人遐想的衣物送給吉郎。其實，當夕姬有困難時，吉郎總是義不容辭想盡方法幫忙她，兩方面的合作，夕姬高興，吉郎也得意了起來。

他本來就是希望祇要能與夕姬同行就心滿意足了，所以不能打扮成虛無僧，絲毫不在意。因此，除了一頂斗笠扔在高宮神社外，其它那些她送的衣物，他都一一包疊好，背在身上。他心想，有天萬一不得不分手，這些就是紀念品了，因此，他非常珍惜那些東西。

過了鈴鹿坡，不遠處就是京都了，這一路上，他們默默無語地走着，雖然就要分手，可是吉郎臉上却看不出有絲毫離別的感傷，可能是被相聚時的喜悅所掩蓋吧！

有位獨眼武士，站在相傳是源義朝的首級被斬的稻川旁等候着，小里村大石旁也有位修道士在注視着他們，而吉郎祇是忠心耿耿的緊跟在夕姬後面，並沒查覺到這二人。

有一回，路上遇見一位陌生的白髮老武士，他問起吉郎的身世來歷，吉郎毫不考慮的就說：「我是永井信濃守家的家僕。」他這樣做，是一心想保護夕姬，不願因自己曾是渡伏而使夕姬瞧不起，所以，他完全未顧及到這麼說，是否會引起什麼事來。

老武士繼而問：「這位女士也是永井家的人嗎？」吉郎答曰：「是的。」他絕對料不到，因爲這幾句話，而將葬身在長滿峻松的山中。

當地的人稱它爲美松山，如何得此名已不可考。美松山離平松村不遠，山上長滿終年常綠的松樹，樹幹挺直，有大有小，大者根部盤曲有四五尺之長，有若雄松，樹枝像碗狀自樹幹分叉而出，遠看有若傘蓋一般。這些松樹，幹屬雄松，葉屬雌松，雌雄常常難以分辨。這種松樹，祇有平松村的山中才有，別的地方不僅沒有，就是移植過來也無法種活。所以，慕名來此觀此奇景的遊客絡繹不絕。

吉郎死在這裏，雖然悲慘，但瞭解內情的人，都認爲他死得無憾，這一段過程，容後分解。

話說江戶——

有一位身材魁梧，腰佩大刀的武士，站在吉郎從前做事的永井信濃守家後院圍牆外，他因鬍子過長而顯得憔悴，看起來好像有病的樣子，由其衣服敞開處，可以看到胸前有一道明顯的刀痕，他就是千四郎。

千四郎把注意力集中在十字路口，他認爲諸侯後院外的道路，行人稀少。可是，他顯然錯了，因爲諸侯府中有許多人都是悄悄地由此進出的。

當時，桂原四郎右衞門兼忠正在屋內向信濃守鞠躬。兼忠時年三十二，是永井家武藝的道中高手，精通戶田流武術。清姬早年寄養在家臣坂和田喜六家中的時候，曾私下接受兼忠武藝指導，但後來還是被信濃守尙政本人查覺了。

保濃守非常氣憤，認爲他們妄自非爲，怒斥桂原四郎右衞門，罰他閉門思過，但他毫無怨言，當時他所表現的度量使在旁的喜六驚異得佩服，於是喜六向信濃守說情，桂原始獲寬恕。桂原生有兩男，長子繼承其名，叫四郎右衞門。

根據「德川御實記」一書所記載，慶安四年，家光將軍臥病在床，他的屬下遂召集諸藩精通武藝者，前來比武以取悅。記錄上又說，三月廿四日，永井信濃守尙政家武士山崎兵左衞門、山崎源太郎及桂原四郎右衞門等三人，劍法卓越，各贏得賞衣及賞金。四郎右衞門就是書中桂原四郎右衞門的第二代。

永井信濃守尙政召見桂原四郎右衞門，說道：

「我請你來是爲了有關清姬的事。上個月，我到江戶的途中，曾看到清姬，當時，我派坂和田喜左衞門追踪她，但受人阻撓，而把人追丟了。這件事你應該知道，清姬如此做是不對的，我想請你幫忙把她找回來。」

四郎默不作聲的祇是點了個頭，於是，信濃守又繼續說：

「你是不是想知道尋找清姬的理由後，才肯去？」

「不！我並沒有這意圖。」

「桂原，你知道，我不過是區區十萬石的淀城城主罷了，而松平伊豆大人是聲名赫赫的大人物——他位高於我，我祇能唯命是從，請你諒解……」

四郎右衞門在旁感動得流淚，說道：

「大人，請你別這麼說，在下蒙承大恩，自當捨身效命，以報厚德。」

桂原四郎右衞門表面上是疋田流的武士，實際上他是甲賀派的忍者。

永井信濃守尙政的父親直勝，他是在一次長久守戰役中，因爲殺死勁敵池田勝入齋，而一舉成名爲威震八方的勇將；天皇賞識其才能及功勳，封他三河國千貫之地，翌年又賞賜二千石之地。此後，在關原之役，他很隨家康出生入死，奮戰不懈，屢建奇功，再受封近江國之野州，蒲生、栗太、甲賀等四郡，並賜封地二千石。這時，直勝門下有三十七位甲賀派忍者，而以桂原四郎右衞門之父茂助爲首。茂助與柳生石舟齋交情甚厚，據說曾傳授一部份忍術給他，四郎右衞門自幼便很隨其父學習忍者修行功夫。

四郎右衞門幼年勤學忍術，然其秉性仁厚，長大後即棄忍術而專心於正統的兵法研究。他這種作風頗似年輕時的柳生兵庫介。他待人誠懇，胸懷開朗，却要捲入恩恩怨怨的忍者漩渦中，這使他萬分痛苦，然而，服從主君之命，乃武士應有的天職。

此刻，他受主君之託付，祇好犧牲自己，盡忠效命，所以，他的內心顯得格外悲痛。當天，他離開信濃守家府，立刻返家準備行裝，動身前往尋找清姬的下落。

桂原四郎右衞門此行眞正意義，除了信濃守尙政知道以外，就祇有他本人了。

桂原離家前，囑咐其子道：

「父親此次離家，生死難料，萬一有什麼不幸，不必追究我的死因，應矢志竭力發揚本流派的武藝才是。」說完，便留下一把短刀給他，帶着一位僕人離開了江戶。

時值寬永十二年十一月底。

四郎右衞門經過江戶品川時，便發覺身後有人跟踪。跟踪者就是浮月齋的人——千四郎。他爲了想在旁人的耳

目中混過，而打扮得有如名門公子，衣冠整齊的與他在永井家後院窺伺時的落魄像，眞是判若兩人。其實走在前頭的桂原早已憑其敏銳的眼光，看出千四郎所要施的計策，但他仍裝作不知道的繼續他的行程。

雙方一直都保持着適度距離，千四郎並不知道桂原已發覺，有時還故意落後一、兩日的行程，才尾隨而至。

他們來到尾張，已是十二月初了。他們彼此各自進行早已安排好的計畫。桂原四郎右衞門登門拜訪了柳生兵庫介，千四郎則到熱田神宮境內的石燈籠附近等着。

遙遠的渡口

桂原四郎右衞門從容地來到兵庫介家門口，安祥地脫下斗笠，對着迎面走來的柳生家僕人說道：

「我叫桂原四郎右衞門，打從江戶來，請問兵庫介大人在嗎？我想見他。」

尾張藩一地有不少武術館，柳生兵庫介是這裏的武藝界名人。因此，有不少過路浪人都慕名請求兵庫介推薦或指點。因爲柳生兵庫介家時常有各式各樣訪客，所以家僕都被磨練得能一眼判斷出訪者的來意。當桂原來到柳生家門口時，僕人一看就知道他身份不同，於是立即進去通報。沒多久，就回來對桂原說：

「請跟我來。」

桂原將斗笠交給僕人，並吩咐他在外面等候。就跟隨僕人走入屋內。

兵庫介的家臣浦治兵衞已在玄關的屏風前等候，見過桂原便說道：

「歡迎光臨，主人兵庫介在客廳等你，請隨我來。」

浦治兵衞是春子島家的遠親，年屆五十，爲人忠厚老實。

桂原在玄關旁脫掉草鞋，走上臺階，但並未卸刀，便跟浦治兵衞走進去了。當他們走到院子的走廊，正當轉彎欲入客廳時，桂原聽到由一扇關着紙門內，隱約傳來一陣男孩的哭叫聲和婦人低喃的安慰聲。

兵庫介背靠壁爐端坐着，注視着桂原走進來，等他坐定，才緩緩說道：

「久違了，桂原四郎右衞門。歡迎你來，我今天正好沒什麼事，可以在家好好招待你。」

桂原以左手握刀，深深地行了一個禮。

此時，浦治兵衞正想關上門，兵庫介對着他說道：

「我和他有重要事商量，除非我叫你，否則連你在內誰都不能進來。」

「是的！」浦治兵衞俯首答道。

兵庫介接着又嚷道：「清嚴身體尚未康復，行動不便，你先去帶他來。」

「是的！」浦治兵衞的脚步聲遠去後，兩人仍像發呆般相對，半晌，兵庫介才打破寂靜，問道：

「你是什麼時候到達尾張的？」

「剛到不久。」

「信濃守大人，他好嗎？」兵庫介禮貌地問道。

「兵庫介兄！」桂原的臉上露出迫切的表情，直接了當的說：

「你知道我今天來此的目的嗎？」

「是要打聽清姬的下落？」「不錯！」

「我不知道她此刻在那裏。」

「什麼？……你說，你不知道。」

「是的，我不知道。我告訴你，我柳生兵庫介和江戶柳生雖是一家人，但，彼此所信仰的『道』有別，尤其汀佐五右衞門已不在世，何況，武藝帳也不在我手中。」

「你剛才說的都是實話？」

「……」

「儘管你如何安排，可是，武藝帳上你的筆跡是永遠存在的。」

「我早已將我的名字除去了。」

「什麼？」桂原瞳孔放大，以不相信的口吻說着。

「原來放在我這兒的武藝帳，已交由十兵衞帶走，帳上也沒有汀佐五右衞門的名字。」

兵庫介儼然地說着，但這一說，似乎激怒了桂原，事實上，這時，桂原若想殺他，必能得逞，因爲兵庫介身邊毫無兵器。

桂原坐挺了身子，凝視了兵庫介良久，才又將背靠到椅背，說：

「原來如此，哦……我懂了，原來你認爲你的主君是……所以你要那麼做……」過了一會兒，接着又說：「我是完全覺悟了，今後，我將與你共患難同生死……現在我有一件事想請教你，就是清姬是否曾出過事？」

「大概沒有。」

「你是在那裏見到她的？」

「不知道！」兵庫介皺了眉頭，不肯據實以告。

這時，清嚴已走到客廳前，站在走廊上問：

「父親，是你叫我嗎？」

「清嚴，請進來。」兵庫介向着門外的清嚴叫道。

清嚴在呼續濱受傷，臥病迄今未癒，兵庫介之所以叫他進來，就是要讓桂原能瞭解他交武藝帳給十兵衞前後的情形。桂原是個明理知義的人，他一看見清嚴的模樣，就似乎知道事情的始末了。於是，兵庫介揮手示意清嚴可以出去了。清嚴不知父親叫他進來的用意何在，莫名其妙又拖着無力的步伐，走出客廳。

等清嚴走遠了，兵庫介才又說：

「事情經過就是如此，你現在明白了吧？」

桂原正想啓口，兵庫介搶着又說：「友田刑部被殺傷的事，你知道嗎？」

「……」桂原半天說不出話，呆愣在那兒。

「兇手是山田浮月齋，刑部逃到我這裏不久就去世了，這件事你好像一點都不知道。刑部斷氣前，還告訴我，清姬身上帶着武藝帳。當然，我剛已說過，我可以不必再去關心武藝帳，我之說它，祇是因爲恐怕清姬會遇到麻煩……」

「嗯！清姬手中確實有鍋島的武藝帳……可是，刑部怎麼會知道呢？」

「四郎右衞門！你難道不知道友田刑部是藪左中將嗣長卿的兒子嗎？刑部出了主意，將武藝帳由鍋島津的手，交存於永井家，他也知道武藝帳中列有你的名字。」

「什麼？」

「如果我的判斷沒錯，你的名字應該也列在清姬所持的那一卷武藝帳上。所以你想從清姬手中取回武藝帳，不但對你有好處，也能對你主君有所交待了。」

說完，桂原四郎右衞門行了禮辭別兵庫介，浦汐兵衞謙恭的送他到玄關。桂原從僕人手中接過斗笠戴上後，便帶着僕人直往西走，他的臉色顯得異常沉重，但是，被帽緣遮住了，所以他的僕人並沒察覺。

他們來到明珍甚兵衞的店舖前面時，有兩位束裝的武士迎面走來，桂原趕緊壓低斗笠，擦身而過。

其中有位武士說：「永井家的僕人，實在不懂禮貌……」

兩人相行有一段落後，四郎右衞門停下脚步，對他的僕人說：

「八十次郎，我尚有點事要辦，一個人去比較方便，你先到桔梗屋客棧等我，黃昏時，我會去宮驛和你會合。」

八十次郎點點頭，桂原轉身就走了。

川野黎左衞門與多三郎在喧繁的十字路口分手後，就漫不經心的流連在街上看熱鬧，走了不久，他突然自言自語地說：「唉！我一定要去找那個女人！」

說完，他就加快脚步往朝鳴海方向走去，一路來到宮驛；途中，他曾頻頻回頭察看，是否有人跟踪。

他記起與多三郎分手時，多三郎曾對他說：「不管你到什麼地方，都會有浮月齋的人跟踪你。」因此，當他回頭注意時，就發現有一位行踪怪異的武士一直尾隨着。

「多三郎果然說得不錯，後面這個武士一定是浮月齋所派的人。」

他暗忖着，跟踪者既然是自己所認識的人，就用不着戒備了。他想了許多法子要讓對方靠近他，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故意到路邊方便……可是，對方始終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他慢，對方就慢；他快，對方就快。那人似乎沒有接近他的意思，最後，黎左衞門心想：「算了！不理他也罷。」

這時，他已來到宮驛，眼前有一艘開往桑名的渡船：突然間，對方已像旋風似的來到他身旁，與他並肩站着。

黎左衞門用心的打量着對方。那人穿着整齊，很像出身名門或官府的人，如果是浮月齋的人，那應該是來頭不小的。

黎左衞心裏這樣盤算着，於是愈發想接近他，遂先開口客氣地問道：

「請問你是要到京都嗎？」

「嗯！……是的。」

對方的斗笠戴得很低，因而無法看清楚他的臉龐，但他給人一種謹愼嚴肅的感覺，於是，黎左衞門更感興趣的繼續追問道：

「你也要到山田浮月齋大人那兒嗎？」

「——」對方默不作聲。

「你大概認識大月多三郎吧！剛才我在尾張城與他分手時，他提及了你……所以……你不用隱瞞，我早就知道了。」

「唉！誰……」對方疑惑了一下才說。

他見到對方吃了一驚，以爲自己的判斷沒錯而得意的笑了起來：

「哈！哈哈！你現在明白了吧！我看嘛！你是不必再鬼鬼祟祟的在後跟踪，乾脆與我同行算了！」

「你叫什麼名字？」

「哦！抱歉，說了那麼多，竟然忘了自我介紹，我是江戶大久保彥左衞門家府的食客——川野黎左衞門。請多多指教。」

「……」對方依然默不作答。

「我們在那裏會見浮月齋大人？」

這時，船已來到碼頭邊，船伕喊着：「船就要啓程嘍！」

由宮驛搭船到桑名，約有七里路程。據聞，從前，天武天皇遭大友皇子攻擊時，由伊勢轉至尾濃避難，感嘆於渡船的速度太慢，遲遲不能靠岸，而說是「遙遠的渡口」從此以後，這裏便稱爲遙遠的渡口。

在七里的航程中，風景秀麗，西南是朝熊、二見浦、鳥羽湊，東北是三洲遠江浦。渡船左右兩邊各有水手六人。風平浪靜時，則張帆航行，此時，船行十分平穩，坐在船上有如置身平地一般的舒適。風高浪大，波濤洶湧時，船則繞道伯屋行駛。到東海道途中可以看到風景優美的桑名城；若反向航行，則熱田神宮濱鳥居的聳立的燈塔，歷歷可見，它照明船隻航行在正確的航道上。

海的彼岸就是尾州藩，尾州家的武士輪班的站在代表着家徽的旗幟下，監視往來的船隻，黎左衞門和夕姬會在那兒渡過船，他因而認爲自己對那一帶很熟悉。

「嗨！快呀！今天恐怕沒有船了，我們一定要搭上這班船，快上船吧！」

他一面催促着身後的武士，一面走上渡船。

船上的人很多，他四下環顧了一下，突然驚叫一聲，原來他發現一位豐姿美貌的女人與一位長得酷像千四郎的男人，就坐在他們對面。

斷指刀法

黎左衞門繞過幾位乘客，走到他們兩位中間，問道。

「你是千四郎吧！怎麼會在此處遇見你？」

他在江戶時曾聽說千四郎負傷未癒，因此，他上上下下聚精會神的審視着千四郎。但以他現在整齊華麗的穿着來看，絲毫沒有大久保家浪人的味道。而那位女人，也長得十分清秀。

千四郎順其自然的轉過頭來，面對黎左衞門，其實，他早就先看見黎左衞門，祇是故意躲開的，他毫無選擇的祇好開口笑着說：

「是你啊！眞巧，你也去桑名嗎？」

黎左衞門趁機瞄了那個女人一眼，但她却不經心地看着被船劃過激起的水波。

「你們這兩們雙胞胎眞是像極了，我剛才還以爲是多三郎呢！不久前我才在尾張和他分手，你沒見到他嗎？」他說這話時，那女人聳了聳肩，但是黎左衞門沒有注意到。

「我沒見到他，哦！對了！那位武士是與你同行的嗎？」千四郎似有目的的問道：

「是的！我差點忘記。喂！快上來啊！」黎左衞門大聲地對仍站在岸上的桂原喊着。這時，千四郎已發現那位武士就是從江戶一直跟踪着他的人，桂原也明白他就是自己所跟踪的人。

當黎左衞門呼叫時，桂原一剎那間看見那女人正是他所要找尋的人——清姬。

「……船要開了……」

船伕再次拉長嗓子對着岸邊喊着，有些生意人才快步跑過來，桂原思慮了一下，決心跟去，於是大步跨上了船。

「喂！來啊！我向你介紹，這位是與我同門的千四郎。」黎左衞門猛揮手，向桂原叫着說：

「不！我站在這兒就好，你們慢慢談吧！」桂原推辭着堅持不過去。

清姬好像心不在焉的直望着那些水花，沒有留意對方的聲音。

「喂！你還是過來吧！這裏坐着比較舒服。」黎左衞門仍不死心的熱切地請桂原過去。

船身搖晃了一下，開航了。旅客們都紛紛回頭望着碼頭，陸地愈來愈遠愈小，海也愈是遼濶無垠了。

清姬多情的眸子一直停留在對岸熱田神宮的森林。

「我想請教你，我們這回去京都的目的何在？」黎左衞門對千四郎說道。

「……」

「你不要那麼兇嘛！你這一身打扮，實在很像……」

他看到千四郎面露不悅之色，於是改變話題說：「我跟多三郎提過，不久前我遇到一位女虛無僧。」

黎左衞門是個老實善良的人，他以爲說這些就可以協調氣氛，殊不知那句話對清姬和桂原產生了多大的震撼，這時，清姬回頭向他瞄了一眼，遂使他有些害臊的說：

「實在不應在女人面前這麼說，不過這是事實啊！開始時，我以爲那是個男人，豈料他方便的姿勢，竟是女人模樣。」

說到這裏，船上的人都哄堂大笑着，黎左衞門也不自覺笑了起來。於是，他更認眞地說了下去：

「所以，我就纏着她想追根究底，她無法隱瞞祇好說出眞相……後來，我陪她走了一段落，又遇上一個自稱是渡伕的吉郎，他就背着她走往鈴鹿坡——」

千四郎懷疑的問道：

「那時你是到鈴鹿坡嗎？」

「不！……那是……」

黎左衞門被他一問，頓時答不出話來。

「好吧！既然講了頭，說出來也無妨。當時，我由此搭船到桑名，再轉往鈴鹿坡。心想不對，這樣會違背我們的約定，但是，那女人一再要求我——」

「請問一下，那女虛無僧此刻在那裏？」清姬突然打岔說。

「我和她在石藥師的高宮神社分手後，她的去向就不得而知了，我現正想找她啊！……」

「你說她是在高宮神社與你分手的？」

「是的，不錯！」

船平穩的行駛在波平如鏡的海上，來到桑名已是黃昏時分——這是當天最後一班船。

船靠岸後，乘客便依次上岸。左方是一座大神宮的牌坊，到城門尚要走一小段的路，進去後就是片町、吉津屋町等街道，過了這二條街，經新町，不遠處有五、六處寺院。

桑名是尾州出入港口，非常繁榮，每一條街道都林立着商店；好食者都知道這裏的燒蛤出名，聽說那是用雌松

球燒烤的。初到桑名的遊客，都會被喧華熱鬧的街市所吸引，而後才依依不捨的走向四日市的客棧去歇息。當然，黎左衞門、清姬、千四郎及桂原等人也不例外。

黎左衞門一路都跟在清姬身後，過了砂河橋，快到富田時，他突然越過清姬走到最前頭的千四郎旁，低聲地問道：「你怎麼不跟後面那位武士寒喧呢？」

「我又不認識他。」

「嗯！糟啦！我以爲他是同道的人，一直與他親近的相談，那豈不是……」

「你們從何處一起來的？」

「與多三郎分手後，在尾張城外，我發現他一直尾隨在後，以爲是自己的人，便……」

「和多三郎分手後？」千四郎停了一下問道。

這時，走在前面的清姬聽到多三郎的名字，立刻回過頭來，傾聽黎左衞門所講的話。

「是的！」

「你們何故分開呢？」

「我也不知道，本來邊走邊談的，多三郎突然說他有要事，必須離去……。」

「你們談了些什麼？是不是有關女虛無僧的事？」

「是的！」黎左衞門點頭答道。

千四郎沉思了片刻，說：

「這事情原來是如此，川野，我告訴你，那位武士不是我們同道的人！」

「什麼？什麼？」

「太遲了，我老早就告訴過你，言行要小心，你怎麼會……」千四郎瞪着眼責備左衞門。

黎左衞門聽得大驚失色，他回頭看看跟在後面的武士。然而桂原似乎已看出端倪，因此故意走到路旁小憩。

「這是你惹出來的禍，你自己去解決……」

「……」黎左衞門呆愣在那兒。

「不能再猶疑了，如果你不把他殺掉，就無法繼續在本派立足了。」千四郎毫不客氣的說。

「好——好的——」

千四郎扳着面孔瞪視着，黎左衞門想如果自己拒不答應的話，很可能會喪命在千四郎的刀下；何況美女在旁，怎麼能丟這面子，所以他祇有向桂原挑戰，別無他途可選。

黎左衞門臉色蒼白的飛快來到桂原前面，千四郎則抓着清姬的手腕，說道：

「我帶妳去找多三郎，這裏不是久留之地，我們走吧。」說完，就用勁抱起清姬，往前直奔而去。

「啊！不好了。」桂原見狀臉色頓時大變，站了起來，就想追去，可是這時，渾身殺氣的黎左衞門已擺好架勢站在他面前。

「你這個騙子，我今天絕對不會饒了你。」

黎左衞門的刀已隨着他的吼聲向桂原劈下。

祇見桂原身形一閃，便輕易躲過這一刀，而再次閃動時，黎左衞門的手指已被他神速奧妙的刀法斬落於地上。

這種斷指的刀，後世人稱是十兵衞祕傳的古流新陰太刀術，意思是說「得饒人處且饒人，挫其志氣卽可也。」

破護手刀法

「啊！我的指頭……」黎左衞門因握刀的四個手指頭（姆指除外）已斷，而痛苦的哀叫着。

桂原則迅速轉身飛奔追趕千四郎和清姬。

「公主啊……我是桂原四郎右衞門，我有話要向妳說，請妳等一等啊！」

他邊跑邊把刀收入鞘中，路上的行人看他又喊又跑的，都讓出了一條路。

千四郎因爲抱着清姬，所以速度較慢，眼看着桂原就快追上他們，千四郎搖一搖清姬，說道：

「公主，妳能下來自己走嗎？我們不久就能見到多三郎……」

然而，清姬全身乏力，無法行走，這時，桂原的脚步，已近在咫尺。

千四郎無可奈何地讓清姬站在身後，自己則面對桂原。桂原已來到千四郎前面；兩人都氣喘地對峙着。

桂原四郎右衞門轉頭向清姬說道：

「公主——我是桂原，這個人是你父親的仇敵，我奉命來殺他。」桂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千四郎喘着氣說道：

「你可能已知道我是霞派忍者千四郎了，我眞奇怪，永井信濃守怎麼會派你來殺我千四郎？公主，你也錯了，我是多三郎的孿生兄弟——千四郎。我們兄弟同進同出，立場一致，難怪你會搞錯。你父親不准妳與他往來，而妳又深愛多三郎，兩者妳認爲什麼重要？現在由妳決定。」

雙方氣氛頓時劍拔弩張，扣人心弦。

清姬緊張得一時無法判斷誰是誰非，於是戰抖的對千四郎和桂原說：

「你們二位……有話好說，慢慢商量：不必爲我互相殘殺……」

但是，在這種火爆的氣氛下，一個女人是無法顧及左右局勢的。何況，一方若不能制其先機，則很可能就因此喪命。所以，雙方都充滿殺機，躍躍欲動。

兩人冷漠兇悍的對立著。彼此都心裏有數，一位是武藝帳上載名的兵法家，一位是賣命想奪回武藝帳的年青忍者。

這兒道路很窄，兩人相繼擺出架勢。千四郎先用手推高刀子的護手，拿出最拿手的泰山壓頂法。桂原放鬆雙肩

，兩肘撐起，右手握住刀柄。這兩人擺出的都是新陰流忍者的架勢，祇要小指按緊刀柄，刀刃便會隨時快速出去，當然，鹿死誰手就立可分曉。

千四郎挑刀的瞬間，四郎右衞門幾乎是同時揮了過去。在旁的清姬嚇得以手遮著臉，然而，勝負已定。

桂原躺在地上斷斷續續地說：「公主……你一定要回……主君身邊……」說完，便斷氣而死。

這次生死的關鍵，很明顯的是在於刀的護手。

通常武士都善用薄的護手，而不喜歡刀的護手刻有雕飾。因爲雕飾過的刀，雖然接刀方便，但因較重，常因重心不穩，掉落地上。所以精武藝者，都是佩帶護手很薄的刀。

一般來說，忍者所持的刀，護手都較寬厚。桂原對忍術不感興趣，所以護手較薄。但當他的刀揮出時，沒想到會被對方接住，同時那一剎那間，對方的刀順勢砍裂他的護手，所以他一命歸天。

清姬臉色雪白，看着家臣的屍首，茫然呆立在那兒。

千四郎抹去刀上的血跡，說：

「這種決鬪，不是他死，就是我死，事實已在眼前，我不想多說。公主，妳已目睹此慘狀，我們最好是分手。川野黎左衞門不久會趕到，妳可以跟他；他雖然不懂武藝，可是生性善良，不會惹事，妳與他在一起將會安全。」

千四郎不管清姬是否注意到他所說的話，接著又說：

「抱歉！」然後拔腿就往西邊飛奔而去。

過了兩天。

鈴鹿坡到猪鼻間，有位武士坐在一棵大樹的樹枝上，正在注意著路上過往的行人。

鈴鹿山有著名的八丁二十七彎，羊腸鳥道，蜿延險峻，且有瀑布多處，風景秀麗，唯兩天通行困難。山坡上有個叫澤的地方，附近幾家店賣茶及甜酒，是讓路經此地的休憩的，這裏是伊勢與近江國的交界處。左邊通往清淨山十藥寺、子安觀音，鞍骨坂等處；猪鼻一過就是蟹坂。

那位武士就是在鞍骨坂攀上樹的。

每年到了十一月，這裏就瑞雪紛飛，但今年，非但沒有下雪的徵兆，氣候仍十分暖和。

過往此地的人，多半是做生意買賣，或是離鄉背井到外謀生的，他們或騎馬，徒步，或結伴同行，對這種天氣，都倍感欣喜。

樹上的武士，目送來去匆匆的人們；時間轉眼溜逝，已是日正當中，他自言自語地說：

「奇怪……難道是我搞錯了嗎？」

這時路上的行人仍然熙攘往來。過了片刻，樹上的武士望着不遠處，突然說：「好像來了……」

一位頭戴斗笠，脚步輕快，姿勢異於常人的，朝東海相反方向快步走來。

「沒錯，就是他——霞多三郎。」

說著，便像猴子熟練的動作，迅速爬下樹，站在一塊巨石上，眼光注視著下面那位戴笠帽者的一舉一動。忽然，縱身一躍而下丈餘的峭壁，落於那人面前。

「久仰久仰，霞多三郎。」

那人確是多三郎沒錯，他掀高帽緣，問道：

「你是柳生門派的人？」

「少裝傻了，我是鍋島家忍者。」

「你說什麼？」

「這下你想起來了吧！你懷中的卷軸，最初由島津公經淀城，再從清姬處落入你手中。在鍋島家，一直都是我保管，現在被你奪走，對我個人來說，實在無從交待。你既然敢與柳生家比武，我弓削三太夫，也不是弱者，想向你戰挑，一決勝負。」

弓削三太夫的臉龐被太陽晒得黝黑，笑著對多三郎挑釁。他年紀三十，右頰有道很深的刀痕，是位說話算話的男子漢。

比武就要開始。此處，一面是峻谷，一面是斷崖。

弓削三太夫一步一步移向深谷那邊，他怕多三郎由谷中逃逸。

「原來你就是弓削……」多三郎鎮定的說著，決心接受他的挑戰，於是說出實情。

「你說得不錯，清姬的武藝帳確實在我身上。不過，你想奪回去，恐怕沒那麼容易！」

「我除了要武藝帳，還要你的命！」

「哼！等著瞧吧！」

忍者對決，通常祇較量忍術不亮兵器。因爲這種比法都靠運功，所以氣氛沒那麼緊張。

「我們就地比劃，還是另擇陣地？」

「在此卽可！省得費事！」多三郎一副很有把握的笑著說：

「好！那請你先隱身吧！」說著，多三郎取下斗笠置於地上。

「嗨！留意嘍！」弓削三太夫言畢，比手劃了一道圓弧，多三郎的斗笠便立刻消失落於谷底。

忍者比武，敗者就成仁。這是傳統，而非武術界的規定。

忍者比隱身術，並不是以對方爲消失點，而是藉往來

行人隱匿身形。功力深厚者，更可利用視野的消點來隱身，也就是所謂的錯覺。如果不能立卽選出隱身的消失點，則會受人譏笑。

弓削藉着一位往前走來的商人隱消身形，多三郎瞬時找出了他；接着多三郎靠近一位僧侶，瞬間消身。三太夫站在原地凝視地面，說道：

「嗯！我已看到你。」

多三郎聞聲從樹梢末端一躍而下。兩人一來一往。

忽然三太夫擲出手中砂包。在別人看來，這將是致命一招，但身形極快的多三郎已輕易的接住砂包。

兩者的比劃技藝都已爐火純青，難以分出軒輊。

這樣不知比了多久，兩人臉上都露出倦容。

「唉！……」多三郎突然叫了一聲。

「看掌！」三太夫一掌擊向多三郎面頰，動作快得像閃電，順手取走他懷中的卷軸。

「念你是新陰流忍者，我不想取你的性命。放你一馬回家苦練，隨時接受你的挑戰。」說完，便飛奔下山。

弓削三太夫所奪回的武藝帳是從吉郎包袱中取出來的。吉郎把夕姬所送的虛無僧衣物背在背上，被山田浮月齋殺死於美松樹下，浮月齋從那套虛無僧衣服中找到武藝帳，交給多三郎。不幸又被三太夫奪回。

「哼！多三郎的武術實在太差勁了。」

三太夫露出勝利的微笑，馬不停蹄的來到水戶附近。

山伏之司

由山川橋直走經過水戶城，往前有一小段山坡路，便到大池町，那兒有許多精緻的手工藝品，如煙管、籐製行李箱……等，都是要出售的。

走過大池町就是夷町，眼前左方有座巨大的木門，右邊是天滿宮。這兒的行人很少，街道顯得清靜。由此經過馬場，街道的盡頭是座巍峨的大岡寺山，右邊緊靠著另一座山，山上草木不長，一片光禿禿的，人稱岩根山。

左邊是甲賀郡，飯道寺山聳立在那兒，當地人及平常過路旅客都管它叫做山伏之司，其實，這海拔六六四公尺的山，就是甲賀忍者的根據地，現在被稱做飯道山。

鍋島忍者弓削三太夫，沿著街道走向山裏。

山中幽暗的樹林裏，有座破舊的古廟，看來人跡罕至，祇見廟前竹筒內插著幾束枯萎已久的草花。

三太夫來到廟前，突然停下脚步，喘了一口氣，鎮定的四下觀察了一下，然後自言自語地說着：

「應該是這個地方呀！……」

於是，他學百靈鳥叫了幾聲。

不久，有幾個人踩著落葉走來，脚步聲愈來愈近，就在他前面不遠處停住，其中一人聲音低沉的問：

「你是弓削嗎？」

「是的，在下是弓削三太夫。」

說話的人交待其餘的人在原地等候，便逕自走到弓削三太夫藏身的地方，說：

「辛苦了，東西有沒有拿到？」

「是的，已經奪回來了。」

「你如何處置多三郎？」

「哦！我們以忍術決鬪，結果他輸了，雖然他已受傷，但不會有生命危險。」

「好！辦得很好……現在把東西給我吧！」

「是！」

弓削三太夫雙手呈上取自懷中的卷軸。白巾老人接過，立即解去絲帶，展開卷軸，呈現的正是武藝帳。

前日，友矩從江戶柳生家紙門內取出的武藝帳，裏面是記載武術界高手的人名；現在這一卷，則是描繪持刀而立的人形圖，圖下分別示出刀法及人名。

開頭寫著——

漣之位　　柳生又右衞門

接著寫——

小太刀丸橋　　田中甚兵衞

寒夜聞霜太刀　　狹川新九郎

猿飛太刀　　汀佐五右衞門

山月之位　　馬木家六

明身之位　　笠間又兵衞

斷指刀法　　桂原四郎又衞門

一葉浮水　　佐佐木左門

電光下段　　弓削三太夫

水月割　　出洲平兵衞

以上這些人的刀法，各分別以圖示之。

白巾老人目光炯炯的看了數遍，然後，瞇著眼得意的說：「很好！這趟你辛苦了，這確是鍋島武藝帳。」

說完，很快的將卷軸捲好，對弓削說：

「不錯！你現在可以起來了。」

弓削三太夫抬起頭，說著：

「大人，您知不知道，霞千四郎殺了永井家桂原四郎右衞門。」

「嗯？……你親眼看到了？」白巾老人聳著肩，低沉的問道：

「不！當時我並沒有在場，否則，他就不會被殺了。……那時，我是依大人指示，一直積極的尋找多三郎的行踪，途中我發現千四郎離開清姬，一個人走得好快，我以爲武藝帳在他身上，遂尾隨跟踪想知道個究竟，事實上，多三郎那時已奪得武藝帳，而千四郎尚不知情，我如有所悟，立刻往回走，才發現桂原的屍體。」

「眞的？你確定是千四郎殺的？」

「我趕回去時，看到清姬臉色蒼白，失神的呆立在桂原屍體前，後來又聽到大久保家浪人川野黎左衞門與清姬的對話，才確知是千四郎所殺的，在那之前，川野被桂原砍斷了四根手指頭。」

「什麼？」白巾老人眼光露出驚色說道：

「指頭斷了！是桂原砍的？」

「是的！」

「那眞是不好了！川野這個人，聽說很饒舌，桂原這樣做，實在是太大意了。這種斷人指頭的刀法，是屬新陰流派的武術，武藝帳上載明有此種刀法。川野手上既然留有刀痕，如果讓他宣揚出去，必定會有人來追查，如此一來，事情就不那麼單純了。」

白巾老人沉思了片刻，又說：

「川野這個人，此刻在何處？」

「如果依平常的速度，他現在應該已過了鈴鹿坡。」

「清姬是否與他同行？」

「這……我不太清楚。」弓創答道。

「我看這樣好了。……你去解決川野，省得有後顧之憂。清姬若與他一道，雖然可憐，但爲了顧及全局，她也祇好犧牲。如果因爲刀法的走漏而使天下大亂，那就太不值得了。我知道，你曾發誓不再殺人，但是這一回，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將川野黎左衞門殺掉。」

「是的。……」

「這件事情，朝廷遲早會有個明確交待，屆時，武藝帳之謎就水落石出了。這一切也都將依天下太平爲前提的但馬守之計劃來進行，但馬守的爲人眞是值得我們欽佩。……誠如你所知，柳生兄弟已用計甩開了浮月齋一派的監視，目前已潛入大津，而十兵衞也可能已到了淀城……今後，就要看你是否決心去除掉川野了……」

弓創三太夫奉主君鍋島元茂之指示，馬不停蹄的回到猪鼻。

話說樹林中元茂這一行人，目送弓創離開後，走回窩藏之處。其中一位眼光銳利，身材魁梧的武士，向鍋島元茂提議說：

「爲了愼重起見，我想，還是讓我跟去較好。」

他們這一行人中，祇有這位身形彪悍的武士，沒有幪面，臉龐輪廓非常明顯，濃黑的雙眉、被陽光晒得通紅的額頭，他就是曾誤認夕姬爲清姬，而一路跟踪追擊的天道法眼。也就是飯道寺山的首領。

「不要緊的，讓弓創一個人去就行了！——你現在帶我到甲賀山伏集合的地方好嗎？」

天道法眼臉帶笑容的說：「請跟我來吧！」

說完，便走在前頭領路走去。

此時，來到猪鼻的弓創三太夫，並沒有再爬到樹上，祇是站在鈴鹿街的八丁二十七轉角處，用心觀察著往桑名方向去的行人。

不知等了多久，他才看到清姬無精打采的跟在川野後面，由蟹坂一帶走來。她不知多三郎現在何方，千四郎又不知去向的離開，她父親的家臣桂原也已經被人殺死，這一夕之間的變化，使她鬱鬱寡歡，顯得格外沮喪。他決心找到自己日夜思慕的男人，不再回永井信濃守家。她相信既有緣份，便當託付終身。儘管她知道，這是背叛倫理，成了不孝女兒，但她仍堅持要去尋找多三郎。過去那種高傲驕寵的公主氣質，現已完全消失無形。

不管別人怎麼批評，清姬仍是大名鼎鼎的諸侯之女，這是不容置疑的。她雖然很擇善固執，但對於心儀的男人，其愛情却是堅定不移的。在她內心裏，她深信多三郎是個氣質高貴的人，絕非尋常的忍者。這種信念，帶給她無比的信心去尋找多三郎。

然而，人海茫茫，要到何處尋找日夜思念的人呢？

「妳操心什麼嘛！土山客棧離這兒已經很近了，我們祇要趕到那裏，就可獲知多三郎的消息，所以，妳一定要支持下去！」

黎左衞門回過頭，對悲傷而步伐沉重的清姬安慰道。

他受傷的左手一直用白巾繫著吊在脖子上，這時，他又抱怨了起來：

「看！又是上坡路，我的手疼得快受不住了。」

這話他已不厭其煩的說了不下一百遍。川野不時地停下來等清姬，但她却是愈走愈慢。

「怎麼了？」川野等到清姬走近時問道。

「我的手受了傷，眞是這一生最大的不幸。那個蠢材

，就是跑得太快，才會死在千四郎的刀下。今後，如果再遇上像那種人，我一定不饒過他，請妳放心的跟著我吧。」

「哦……」清姬似懂非懂的應了一聲。

「遲早能了，有一天，我們這一派必定能得勢，屆時，我川野黎左衞門就不再是浪人了，連妳也會認爲我是相當了不起的男子漢。」

川野黎左衞門說得正得意時，一位裝束輕便的武士，已走到他前面，問道：

「你是川野嗎？」

「是的！有何指教？」

黎左衞門一眼看出來者絕非平凡人物，他甚至覺得對方的一舉一動都像多三郎。

「說不定他就是我們同黨的人呢？」黎左衞門心裏這般揣測，於是向他說：

「有什麼事嗎？那就跟我們一塊走吧！」他意氣昂然表示大方的說著：

「哦！是的！我有話想單獨與你說一下，是否能離開這位女士？」

「你想去那裏談？」

「就在這附近。祇要一會兒功夫！」

武士後面的一句話顯然是說給清姬聽的。

「剛剛他說的，聽到了吧！妳先慢慢走，我很快會趕上妳的。」

黎左衞對清姬說完，立刻又轉問對方：

「是不是馬上就回來？」

這位武士點了點頭，便先行離去。

黎左衞門後面跟著走去，沒想到這一去，竟永別了人間。

過沒多久，黎左衞門一聲慘叫，清晰的從樹林中傳來——

「啊喲！你，你，你這是幹什麼……」

雪地上的足跡

清姬悄悄的回到了宇治別邸。

「什麼？公主回來了？」坂和田喜六一聽到清姬已回到宇治別邸，立刻快馬加鞭趕來這兒。

「公主，這些日子，你到底去那裏？……我們好思念妳。」坂和田喜六一下馬，便邊跑邊叫的衝向走廊，可是叫了好久却毫無動靜，他於是氣冲冲的責備清姬起來。

「妳這麼久才回到京都，還不趕快來向爺爺問安，眞是一點不懂禮貌啊！」

在老爺未來到走廊前，清姬便已走到院子。當她聽到脚步聲時，羞赧的不敢將頭轉過去看。她似乎害怕見到老爺。

「喂！妳不是叫着菊子？不趕快去通報，還站在那兒發什麼呆？妳服侍公主的態度這樣嗎？……」

由於喜六一直沒有看到公主，氣得他對女僕吼了起來。

「公主，坂和田總管大人說要看妳。」這位女僕可能是新來的，無故挨了一頓罵，驚慌地趕緊跑去對公主說。

「我不是來探望她的，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與她商量。妳也不問個清楚，就胡亂地扯，妳到底是誰介紹來的。」

「好了嘛！爺爺——」清姬看着老爺怒氣未消，繼續在責備女僕，便替她解圍。

「如果爺爺是因爲我直接回這兒，所以才氣得來此興師問罪的話，請你能寬怒，因爲，我是夜裏回來，如果進城，一定會驚擾許多人，於是悄悄地回宇治。」

「這不是昔日公主的作風啊！既然敢一個女人單槍匹馬去走東海道，難道還怕他人取笑？妳幾時又變得如此善良，爺爺眞是搞不懂妳。」

「好了嘛！爺爺，我已經向你賠不是了，請你不要再說好不好？」

清姬說完，眼睛投射在院子外的土牆。這個別邸座落在宇治朝日山的山腰，視野廣濶，院中假山草木景緻絕佳。慶安二年，清姬自縊於別邸，她的父親悲痛之際，遂將興盛寺移到宇治，目前在京畿地方是屬於曹洞禪宗的名寺，最初興盛寺是設在京都的深草地中，是道元法師所創立，一度曾破敗不堪，直到清姬死後，信濃守尙政才將它遷到別邸，重新經營，興土木建廟宇，當時造廟的工程是由

喜六的嫡子喜左衞門所指揮。

當然，坂和田喜六絕對不會料到，今天的清姬會做出這麼令人悲憤的事情。

喜六突然發覺清姬的胴體變得豐滿而顯得很成熟，一時忘記所要說的話，過了半晌，才想了起來。

「公主。我不是生妳的氣，而是有要緊的事要與妳談，現在可否請妳的女僕離開一下？」

「菊子，妳暫時走開一下。」

「是的！公主，此刻天氣很冷，請別在這兒站太久——」

「我知道，妳走吧！」

女僕彎腰向清姬行了禮告退，經過喜六面前，也如此鞠躬，然後快步離去。

「什麼事？你請說吧！」清姬一副無可奈何的說。

「公主，妳是一個人在江戶旅行嗎？」

「……」清姬半聲不吭，似乎無意回答。

「公主，請妳說話呀！」

「你所謂要緊的事，就是這個嗎？如果這樣，那你會失望的，因爲這是我的私事，你不要費心多管。」

「這就奇怪了——爺爺親手扶養妳長大，我不管誰管呢？」

「……」清姬仍然心不在焉。

「當然我本來可以不必管，可是今天主君不在，所以我必須負責，萬一有什麼事，我如何交待。請妳告訴我，妳是有人陪伴同行？抑或單獨旅遊？」

「祇有我一個人。」

「？……」

「你爲何那麼喜歡管閒事，我不想再聽了，如果沒什麼事，請你走吧！」

「公主，昨天夜裏有忍者潛入城裏，妳知道嗎？」

「……」清姬兩眼凝視着喜六。

「公主，妳若不知道，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妳已經知道這件事，請坦白告訴我，我發誓絕對不宣揚出去。」

「爲什麼？難道那忍者和我有關嗎？」

「我拿件東西讓妳看！」

喜六悵悵然自懷中取出東西。

這時，清姬慢慢的將頭轉過來，直視着喜六的動作，喜六的表情顯得沉重異常。當然，清姬一看到喜六拿出來的東西，便悲愴起來，因爲她知道，呈在眼前的就是多三郎的衣袖，她直覺地認爲多三郎必是被人砍斷了手臂，於是急迫地查看衣袖上是否有血跡。

毫無血跡。如釋重擔的，清姬臉上的驚懼，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踪，她笑着問坂和田喜六說：

「你手中的東西是從那兒來的？」

「妳是不是很面熟？……唉！公主，我對妳眞是失望極了。」喜六又生氣又心痛的說：

「好吧！公主，我告訴妳。這東西是昨天潛入城來的忍者交給我的，妳私通的人已被他殺死。」

「什麼？」

「妳眞的和那個人私通啊！看在妳爺爺的面子上，希望妳沒做出那種丟人的事……這是他的衣袖嗎？妳說說看，那個人到底是誰？……妳眞的做了那種令人不齒的事情，唉！妳爲何不替主君想想，妳這麼做會……」

喜六顫抖的手持着衣袖，傷透了心的說了這些。

「……」清姬嚇得花容失色，已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妳仔細聽我說，前些日子，妳父親永井信濃守大人到江戶去，除了辦幕府的公事，最重要的是，要趁妳在江戶這段時間，與一位有名諸侯的嫡子訂親，沒想到妳竟一語不發就離開了江戶，又不與家人連繫，那些管家眞是蠢得怎麼會讓妳隨便出遠門。妳也太不應該了，我兒子喜左衞門曾到處尋找妳，且三番兩次婉言規勸，妳却始終不肯回家，難道妳不怕別人恥笑？我希望我一手扶養長大的公主，沒有做出任何低賤的事才好。儘管妳不在家，婚事仍已定好。我覺得京都最適合妳居住，這兒的水會使妳更加美麗快樂，而我也已經決定在妳出嫁時，陪妳一起到京都，因此，五天前，喜六已派了特使到江戶替妳訂下一門親事。喜六不是別人說的庸碌之徒，所以，年齡那麼高了，還不肯退休，就是這個原因啊！可是，今天妳却做出讓我終身遺憾的事，我眞是比死還痛苦啊！」

喜六的手仍緊緊的握住衣袖，心痛如絞的不時抖動。

喜六這些話說得並不哀痛，但是此刻，信濃守尚政若是聽到，定會相當感動。

對坂和田喜六而言，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敗。他受命管理淀城主城堡，其嚴肅不馬虎，是人盡皆知的。非但如此，他通曉各種武術，同時，他不希望自己成爲一個莽夫，還勤習各種技藝，可以說是文武兼備、胸襟開濶的人。對於自己親手扶育長大，如今已婷婷玉立，風度翩翩的公主，理應感到欣慰才對，然而，此刻的他，是一生最悲痛的時候。

昨天夜裏，他就寢不久，突然聽到一陣怪異聲，原來微微的油燈，也不知什麼時候熄滅，屋內一片黑漆漆。

「——什麼人？」

喜六憑着豐富的經驗，發覺是有人潛入。他不僅武藝高強且修養很深，因此這突發的情況並沒使他驚慌，他小心的將太刀握好，眼光注視着黝黑的外面，輕聲地問。

「什麼人？」又問了一次。

如果來者企圖殺害他，必會在燈熄之剎那使出奪命的一招，但是，對方似乎無意出手。傾刻，問道：

「是坂和田大人嗎？」來者聲音陌生又俐落。

「這麼晚來打擾，非常抱歉，我有事情找你。」

「用意何在？」喜六鎮定的答道。

「有兩件事告訴你。第一，貴府的桂原四郎右衛門，數日前，已被人殺死。」

「……」

「另外一件是有關清姬小姐的事，這一、二天，她可能會發生不幸的事，你要特別注意，好好看顧她。」對方未理會驚訝的喜六，仍繼續的說。

「等一等。公主人不在家中，你叫我如何留意她？」

「她不久前已回來，此刻正在宇治。」

「你能確定她是在宇治？」

「是的。這兒有樣東西給你，等我走後，你再仔細看，這件東西可能使公主發生過外……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不妨拿去讓她瞧瞧。」

話聲甫畢，來者已像一陣風似的離去。

喜六立即點燈察看，門檻上果然放着一片衣袖。

桂原的死因實難以推測，至於清姬的「不幸」，則易於明瞭。他心裏一直祈禱公主沒有做出那種事，因此，他決心拿去讓公主看看這片衣袖，並查出究竟。當他拾起那片衣袖時，發現裏面夾着一箋信紙，上面寫着：

「這不是我的東西，而是另一位忍者之物。」

喜六被這突來的震驚，搞得輾轉反側，通夜不眠；天未破曉就策馬奔向宇治。遺憾的是，爲時已遲，清姬已不再是昔日氣質高雅純眞的少女了。

清姬身爲十萬石諸侯之女，却與忍者私通，這不僅是她個人的不幸，也使她父親信濃守尙政，無法向媒人松平伊豆守交待。忍者開始在永井家出沒時，喜六心裏就已有打算，他知道如果這件事處理不當，永井家的聲譽可能因此沒落，那自然是件很悲慘的事。

因此，喜六想了一個計策。他知道清姬不可能忘懷與她私通的忍者，唯一辦法，就是自己住在別邸保護公主，與侵入的忍者相抗衡。同時，他深深覺悟，必須改變以往一向嚴肅的態度，否則會引起女僕們的不滿，當然清姬也會不歡迎他。於是，喜六佯裝不在意的與清姬說笑，想博取她的歡心，以達到住在宇治的目的。

喜六自知這角色很難扮演，但左思右想實在別無他途可選。

他強坐輕鬆狀，和氣的對清姬說：

「以後可別再隨意出遊，讓那麼多人爲妳操心。再說，這件事如果傳了出去，那眞是永井家的一大恥辱，連妳爺爺的這張面子也不知往那兒擺……今後，我要住在此地，好好地看顧妳。」

這天夜裏，大雪紛飛，但並未發生任何意外事件。

自從喜六住在別邸後，清姬便將自己關在房間內，足不出戶，更不願見喜六。喜六則不時向女僕們探問她的情形，有一回女僕對他說：「公主不知在桌上寫些什麼？」

第二天夜裏，忍者便出現了。但是，翌晨才發現雪地上有脚印；雖然沒有人受到傷害，然而，喜六在發覺脚印剎那，心頭不禁打顫。

雪地上的足跡，是由徹夜不眠地守着清姬的喜六房門朝外走去的，並非由外向裡走的。

其實，忍者是倒穿着草鞋由外走進來，讓人誤以爲是出去的痕跡，聰明一世的喜六，眞是被搞糊塗。

喜六緊張萬分的朝脚印方向跟出去查看。他越過土牆，發現附近有個圓洞，注視了半晌。

「是拐杖的痕跡！」喜六驚叫出來。

杖師

明治維新以前，法德寺內有一口名爲「友矩井」的井，也有人稱之「金魚井」。傳說井中埋藏有軍費，或是說井水有股怪味不宜飲用等……。衆說紛紜，實際情形，却沒有人知道。但是，老一輩的人，則認爲井內有條直通法德寺大廳的秘道。

據說連接法德寺與柳生本陣的白梅橋橋畔的正木板道場，就是十兵衞居住的地方，現在那塊八百十三坪的土地，已成爲一片悽涼的水田。十兵衞擁有一個大道場，門徒收有一萬三千六百餘人。友矩的房子，座落於繼子坂與法德寺之間的一座山腰處；鼓武峯正好位於友矩家通往法德寺通往秘道中間。十兵衞擔任密探於西國前，曾在法德寺內種植了一株三巖杉（又名十兵衞杉），後來經人移植到鼓武峯，長成高一百尺，直徑八尺的巨杉，這巨杉聳立的地方，恰好掩住了秘道的入口處。

以下是柳生一家爲了天下太平，如何以智取勝而拼死爭取三卷武藝帳的經過情形。

話說從柳生村到奈良的五里路上，兩位武士，一前一後如疾風般地越過坂原庄、大柳生庄，又翻過忍辱山、東里，再由若草山北麓出東大寺，兩人像捉迷藏似的，忽而躲在樹後，或轉入林中，有時甚至在枯草中潛行。前面一位是霞千四郎，後者穿忍者衣服的是柳生十兵衞的弟弟友矩。

千四郎偶爾自言自語道：

「拐杖？其中定有文章，也許武藝帳就藏在杖中。」

友矩一直默默地保持適當距離跟在千四郎後面。友矩身爲將軍府之刑部少輔，却打扮成忍者跟踪千四郎，這是什麼原故呢？大概是跟千四郎到大和的行動有關吧！他們來到東大寺，依稀的可以看到前方屋宇的磚瓦時，友矩便從這裏轉入小徑。

奈良的柳生家座落於寺林町（今奈良市政府）。坂崎出羽守的遺子受封四百石之前，曾秘密寄養於此地。興福寺的光林院離寺林町不遠，無人居住。友矩就是在這裏消失了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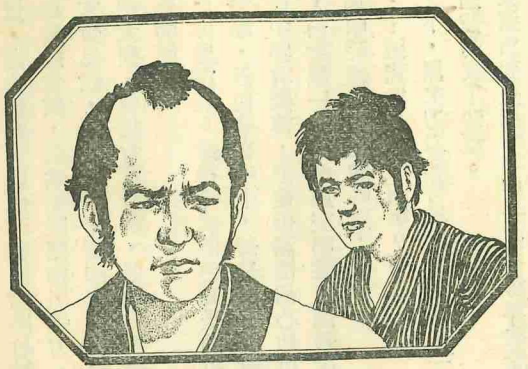
千四郎沿着街道行走，來到熱鬧的三條通，此處都是客棧及商店；他並沒有駐足留步，仍朝西直走，最後停在一家懸掛一塊「柳生杖師」招牌的商店前，才停下脚步，然後說道：「就是這裏！」

這家店的左右都是土產店，前屋簷下堆有五尺高的孟宗竹。但門却緊閉着。千四郎站在店口，仰視那厚厚的招牌許久，才輕輕的敲了幾下門，問：

「裏面有人在嗎？請開門。」

他側耳傾聽了一會，又敲了一次。

「是那一位啊？」店內意外的傳來輕脆悅耳的女人聲音。



「我是江戶柳生的門徒小瀨源內，來找這裏的主人，妳請開門好嗎？」千四郎吸了一口氣，以藩士的語調說。

屋內沉寂了片刻，才聽到開鎖的聲音。

「請進來吧！」

一位嬌嫩白皙、明眸秀髮的少女，探出頭打量千四郎，請他進去。

「玄齋兄在嗎？」千四郎站在門外，對女子問道。

「他就在裏面工作場等你。」

「好的！謝謝。」

千四郎四下掠過一眼，便隨少女進去了。

工作場中有位男人端坐在地板上，身穿打刀師衣服，看上去大約是三十六、七歲左右。

「歡迎光臨寒舍，你是會津的小瀨兄嗎？」

「是的！我是小瀨源內，請多指教。」

工作場中光線有點弱，屋子一角堆着十來支晒乾已經褪色的孟宗竹及數件很特殊的鐵鎚。

「我叫玄齋，你請進吧！來！先喝杯茶。」

「謝謝！我想先選一根竹杖可以嗎？」

「嘿！你眞是性急的人……」

玄齋意味深長地笑道，並吩咐少女說：

「勢以，妳去倒茶，順便到我房間將竹杖拿來。」

千四郎接過竹杖，突然從腰間抽出短刀。

杖師玄齋見狀，稍稍一楞，隨即恢復鎮定；倒是在旁的勢以臉色大變，似想有所行動，但她仍看着杖師，好像是在徵詢他的同意。

千四郎屏息調氣。這根漆成黑色細長的竹杖，乍看之下，似乎很輕，但他拿在手中，却是出奇的重。千四郎直覺地以爲杖中穿有鐵棒，但他仍滿懷信心地以短刀用力往竹杖砍下，「鏘鏘」一陣金屬交鳴聲，隨着火花發出。

千四郎頓時愕然失色的叫道：

「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細看之下，原來刀刃和竹杖緊緊地夾在一起，刀尖像被鐵鎚敲過般的成了凹型。

「原來這裏面是銅呀！」千四郎訝異地說。

「哦！連柳生杖的結構都不懂，還想當柳生的門徒——你爲何要冒充爲小瀨源內？」

玄齋嘴角浮現一抹複雜的笑意，接着說：

「小瀨！這是完全依照模型打照的，祇要對準竹杖的要害，則必能輕易的砍斷它。」

「你說什麼？」

「你把竹杖給我，我表演給你看。」

千四郎低下頭想了一下，才將杖交給他。

「你的短刀可否順便借給我？」

「什麼？不，這不行。」千四郎思慮了一下。

「哈哈……好吧！勢以，妳到我房間把大刀拿來。」

「是的！」

勢以向千四郎行了個禮，便告退而去。

「你什麼時候從奧州會津來到此地的？」

玄齋想藉少女去取刀的這段時間與千四郎隨便閒聊，因此，一面晃着手中的杖，一面問道。

「哦！大概有半個月了吧！」

千四郎回答的同時，順便將短刀納入了鞘中。

就在這一瞬間，玄齋叫出：

「原來你是浮月齋派假冒的人，該死！」

玄齋手持竹杖劃起一道弧線，「咻」的一聲從千四郎側面掠過；如果這是由正面揮去，千四郎必死無疑。

「膽大包天！竟敢來此胡鬧！」

千四郎隨着怒喝聲急閃，避過致命的一擊。

玄齋揮杖落空，瞬即轉了個方向，挾雷霆萬鈞之勢，再度朝千郎腹部擊去。千四郎見機不妙，騰身躍起；同時，拔出短刀對玄齋飛射而下，千四郎手持竹杖分毫不差的盪開疾速而來的短刀，這短刀立刻射至樑柱，深達寸餘，且顫巍抖動不已。

「原來你是柳生直門的弟子。」千四郎飄身退得遠遠地，恍然大悟的說。

「你現在才知道。哼！你不是雲霞兄弟，就是多三郎……報上名來！」

玄齋數擊未中，但仍手持竹杖沉着的盤算，想待機再發。

此時，勢以正好拿着大刀走進來，見狀不由得喊了出來：「別讓鮮血污穢此地！」

「勢以，妳出去把門鎖緊，不要進來。」

「好的……可是……」

「站在那裏危險，趕快出去關上門。」

少女慌亂得雙手直抖，趕緊旋身退出，鎖緊房門。

隨即，房內傳出激烈的搏擊聲。

玄齋不只是柳生的直門弟子，實際上，他就是柳生喜七郎宗房的嫡子源太夫。喜七郎宗房是松吟庵貞蓮法師的兒子；玄齋與十兵衞、友矩是旁系的堂兄弟。

源太夫從前是知行百石但馬守宗矩的家臣，後來，因與村木茂作之子在奈良偷偷地試刀，且誤殺了人，所以，才斷絕家名，化名杖師玄齋，匿身當地。

但是，很令人費解的是：柳生杖師竟領有兩百石的俸祿，這大概是因其承繼了柳生流杖術的關係吧！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制度才被廢止。儘管他與柳生家族斷絕了關係，却因此獲得更優厚的待遇。玄齋雖在街坊製杖，但他祇打造而不賣，與一般商人不同。兩百石的俸祿與柳生藩管家的待遇相差無幾（最高的總管是四百石，普通管家是一百五十石，最低者五十石）由此可看出，杖師的地位頗高，也可以瞭解柳生杖受重視的情形。千四郎誤以爲玄齋是尋常的打造師傅，而冒名求見，實在是大錯特錯。另外，他欲以刀斷杖的行爲，眞是想得太天眞了。

柳生杖目前仍保存在大和法德寺，其創始人是松吟庵。世傳石舟齋是劍術的始祖，松吟庵則爲柔術與柳生流杖術的鼻祖，而後者是前者的胞弟。雖然兩者名稱不同，然相輔相成，互爲表裏，不可分開；松吟庵與石舟齋同是新陰流派的名人。喜七郎繼承其父之眞傳，玄齋即松吟庵的孫子，其杖術之卓越自不在話下。

柳生杖是用鐵棒及三支晒乾的孟宗竹製成，就是在孟宗竹間包夾厚鐵板，再以麻繩細緊塗上黑漆。在製造過程中，孟宗竹晒乾後，需經過油炸處理，因此，杖身堅靱無比，一般的刀劍是無法輕易砍斷它。

勢以屏息正全神貫注傾聽門內的動靜，突然，有人輕輕地往她身上拍了一下，嚇得她花容失色，幾乎同時的原

地一轉，定睛一看，友矩和善的正要對她說：

「把門打開吧！」

「啊！是江戶的少爺。你來得正好，有位奸細正與杖師在房內決鬪……」勢以面有驚色的說。

「哦！對方若是千四郎，玄齋恐怕會輸！」友矩思考了一下說。

勢以這才發現工作場門口到內房的通路上佈滿了刺釘，如果千四郎跑出來，必會被刺傷。

「妳把門打開，躲在門旁，我埋伏在內屋，讓奸細跑出來。」

「好，好的！」

友矩避開刺釘，繞道躲進屋裏，勢以又仔細傾聽了一會兒，才戰戰兢兢將門打開，躲在門旁。

「笨蛋……趕快把門關好！」玄齋怒聲責備勢以。

千四郎見門開着，轉身就想走：

「我現在要走了，改天再來和你一決勝負。你的杖術，不過爾爾，遠山處是你的弱點，等我下回來收拾你。」

說完，騰身飛躍奪門而出。他此行目的是在奪取竹杖，故未携帶兵刃，自然不易擊敗玄齋。

千四郎所謂的遠山，是指持刀時肩部的位置。右肘叫峯，左邊謂谷，握杖的手掌稱星；新陰流刀法，亦有此分野。

千四郎衝向木屋，萬萬沒料到地上舖滿刺釘，他痛叫一聲，躍起數尺高，抓住橫樑。

「妳叫勢以嗎？我不會忘記的！」

千四郎以爲刺釘是勢以撒的，生氣地對她吼着。

玄齋後面追了出來，千四郎俯視着他，說：

「我雖無法識出竹杖的奧秘，但是，看你玄齋也不是平凡的人，却隱身在此，其中必有文章，下回我會來查個水落石出的。」

說完，祇聽到屋頂上數枚刺釘滾落的聲音，他已翻身逸去身影。

驗屍

奈良近郊，興藏院雜樹林附近的路邊，躺着一具冰冷的女屍。——是勢以。

當地的農夫在凌晨發現這具女屍時，大爲騷動，可是，沒有人知道她的身世。由屍體的裝束看來，有人說是奈良商人的女兒，有人猜是武士家的女侍……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最後他們決定報官。於是，有個名叫多助的農人，跑到奉行所去報案，另外一人則到興藏院去報訊。不久，有位女尼來到現場。

「咦？眞奇怪啊！」

她看了一下女屍的面龐，頓然驚叫道。

「妳認識死者嗎？」一名農夫問道。

女尼答說：「不知道，這婦人不像有病的樣子，身上又沒有外傷。」

由於死者面容安詳。

「她是自縊死的……」但是，附近並無繩索之類的東西呀。

「大家別太接近她，免得惹上一身麻煩。」

「對！」農夫們都趕忙離得遠遠地。

此時，正好有兩位着旅行裝的武士走過來。

「咦？死人嗎？」

其中一位左手吊着白布的武士，邊靠近邊說着。

「唉！多可惜啊！這麼漂亮的女人……」

他以爲死者是自殺的，故覺得很惋惜。

後面的那位武士，默默地走進屍體，看了一下。

突然「咦！」地一聲，眼神一亮，左手受傷的武士叫川野黎左衞門，另外一位霞多三郎。

「這，這是怎麼回事？」

黎左衞門發現多三郎驚異的表情，又彎下身子去瞧瞧屍體，可是以他看來，還是具屍體而已。

好奇的農夫們，看到兩位武士的模樣，都戰戰兢兢地靠過來。多三郎湊近屍體的臉部，聞了一聞，說：

「黎左衞門，把你的白布給我。」

「白布！做什麼呢？……」

「檢查她的陰道……」

「爲……爲什麼？」

黎左衞門皺着雙眼，問道。

「……」

「你要白布做什麼呢？」

「用白布包住小指，檢試陰道。」

「什麼？什麼？」

「她如果是處女，血液是暗紅，若已婚，則不會有血

絲；假使不這麼做，便無法查出這女人的身份。」

這種驗屍法，經常被使用，而忍着，對此道格外在行。因爲他們常需辨認死者係自殺或他殺，以方便行事。他殺又分爲勒死、壓死、窒息、溺死等。不知道這一兇案，是不是兇嫌爲了掩飾罪行而要了手法？也就是說，兇手先將人勒死，然後再用繩索將屍體吊在樹上，使人以爲是自殺，忍者常以此法來檢驗死因。好色的男人因房事過度死於女人身上，則其陽具呈堅硬萎縮狀，而不同於一般的鬆軟狀。

柳生藩士物集女榮二郎在文久三年秋，筆錄之秘藏書——「自理辨疑錄」

書中記載着多種驗屍法：

「驗屍的人，必須用蓖麻油擦鼻子，用蘇合香丸塞在鼻孔，或用韭菜磨碎，取其汁液塗於鼻內，以免因屍臭，而影響正確的判斷。」

「屍體如果沒有傷痕，應查其髮中有無釘痕（以釘穿腦的謀殺法）；男人可檢驗其陰莖、陰囊及肛門等處；女人則應檢查其陰道。」

開宗明義便如此寫着，現在多三郎要以手指插入死者陰部來查明死因，就是這個道理。

在此將驗屍法，詳細說明如後：

首先來談談勒斃——據說被勒死的人，嘴巴張開，雙眼瞪大，眼球突出，脖子上有黑色掐痕。自己勒死的，嘴巴張開，雙眼緊閉，牙齒咬舌尖露唇外二至三公分，全身變黃，兩手緊握。

其次是縊斃——縊死的情形與前者大致相同。自縊而死者，唇黑、齒露、口吐白沫，雙手的大姆指緊靠掌心，大、小便排出。男性則睪丸鬆垂；如係他殺，則睪丸向上緊縮，陰囊萎縮。

接着再說溺斃——生前落水溺死的，手心、腳心有褶紋，呈白色。死後才被扔入水中的，手、腳心無褶紋。男人溺死者，在水中呈俯臥狀，女人則仰面浮在水面。

再談毒斃——中毒死亡者，嘴唇裂開，舌頭腐爛，口內呈暗紫色，手指甲發青，全身浮腫呈黑色，間有吐血的現象。但有些人並無上述情形，此時，可用銀筷插入死者喉中片刻，然後抽出，如果銀筷變成暗藍色或黑色，表示被毒死；若未變色，則否。有時也可以將銀筷插入肛門以檢驗毒死的現象。

假如沒有銀筷，用白米飯置入死者口中外，如果是先以別的方法害死，而後置毒於口內者，屍體皮膚會變成異樣的顏色。

此外，被火燒死的人，腿腳蜷曲，鼻、喉內有烟灰；死後才被扔入火中，手腳平伸，口、鼻內無烟灰。被壓死者，眼球突出，眼、耳、鼻等處會出血。遭雷殛斃者，皮肉焦黑，全身鬆軟。若是以棉花等物使之窒息而死者，臉部皮膚呈紫色，糞尿流出，污染衣物……。

以上所述乃是「自理辨疑錄」中所載的驗屍法。

多三郎催促黎左衛門將少女的衣物解開，並叫他以包着白布的手指插入她的陰道。

「多三郎，死人全身冰冷……」黎左衛門低聲說道，突然閉上雙眼，很不自在地把手伸入少女的陰部。

四周圍觀的農夫們，都好奇的注視着。

過了一會，黎左衛門才抽出手，說：

「嗯！沒有呀！」

白巾上眞的沒有暗紅的血跡。

這表示死者已不是處女了。

「黎左衛門，你退下來。」

忽然，多三郎抱起女屍，聞着她的臉部，稍後，又握緊拳頭，輕敲死者胃部。

「啊——你幹什麼呀！」

黎左衛門似乎頗有憐香惜玉之心，他伸手去阻止多三

郎，但是被擋開了。

「果眞不錯！黎左衞門，這女人懷孕了。」

「你過來敲敲她這裏，通常懷孕者死於非命……」

據說，懷孕中死亡的女人，以手敲打其胃部至下腹部之間，會有硬如鐵石的感覺。

「眞要這樣做嗎？……」

黎左衞門依言，正用拳捶打少女的腹部。

就在這時候，奈良市的官差來了，他們排開農夫，跑上前來查看究竟。

「咦？你們在幹什麼？」

黎左衞門聞聲，吃驚地停住手。

多三郎則鎭定地站起來說道：

「麻煩各位了！」

「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因事到京都，路過此地……我是大月多三郎，這位是我的朋友——川野黎左衞門。」

官府派來的差役，地位不高，見多三郎是武士，因此，對於他們方才的行爲，並未多加追問，祇問說：

「你們住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住在江戶大久保彥左衞門家。」

多三郎這麼回答。官差也就不再多問，而開始驗屍。他們查看過少女的屍體後，突然喊道：

「啊！這不是玄齋家的人嗎？」

官差回頭看了看部下，他們也說：

「嗯！的確是玄齋家的人不錯！」

「源太——」

「是的，大人。」

「爲了愼重起見，你到玄齋家去問問。」

官差說完，轉頭看了多三郎一眼，問：

「你們剛才在幹什麼？」

雖然他的語調森冷，但多三郎並不畏懼，坦然答道：

「我認爲她並不是突然暴斃的，一定是他殺的，所以，方才正在檢驗她被害的原因……玄齋到底是什麼人？」

「他是三條通柳生藩的杖師。」

「柳生？」

多三郎感到很疑惑，但他仍瞇着眼，看看屍首，

「……原來如此啊！」

低喃地自語道。

柳生玄齋和十兵衞、友矩是旁系堂兄弟，此處再詳細的說明一下，以使讀者認識柳生家族。

武術界中享有盛名的兵法家石舟齋宗嚴，和他的元配夫人春桃御前及妾共生了十一個兒女。

嫡男　新次郎嚴勝，卽尾張藩柳生兵庫介之父。

長女　嫁給和州狹川村村長福岡彌左衞門。

次男　久齋，乃松吟庵的徒弟，後爲瑞雲庵住持。

三男　德齋，曾爲龍藏院住持，後還俗仕官，爲備前太守。

次女　嫁給仕官伊賀主大鹽九右衞門，生有兩男一女。

三女　爲肥前唐津城主寺澤志摩守官丹生將監之妻。（將監之名亦列在武夔帳上。）

四男　五郎右衞門，慶長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戰死於伯耆飯山。擔說他是揚柳生新陰流於世者。

五男　但馬守宗矩。

四女　嫁與京都加茂的神職人員。

五女　嫁與城州瓶原的武士安井茂右衞門。

六女　嫁和州邑地村莊園主人吉岡仁右衞門。

石舟齋的胞弟松吟庵貞蓮法師也生有兩男一女：

長女　爲南都水之坊的妻子。

長男　長職坊，住在興福寺。

次男　喜七郎宗房，卽柳生玄齋之父，喜七郎除玄齋外，另有一女，嫁給笠置士森島又七郎：

次男則繼承家名，叫做喜七郎賴房。明治初年，喜七郎的家系仍然是柳生藩的家臣。

但馬守宗矩有四男兩女；嫡男十兵衞。長女於季。次男友矩。三男又十郎。次女嫁給伊賀人中山路介九郎。在寬永御前參加比武的柳生市之亟卽介九郎。四男卽後來住守法德寺的六丸，又稱義仙。

另外一方面，尾張柳生的祖先新次郎嚴勝，除了兵庫介利嚴外，尙有一男兩女。

長女　初嫁山崎勘左衞門爲妻，夫死後，復改嫁江戶的朝鮮人柳生主馬。主馬在繼承柳生之姓前，柳生家對其身世並不清楚，祇知其爲朝鮮人。改嫁之事完全是但馬守宗矩的主意，兵庫介因恨但馬守宗矩擅作主張，故與其失和。

次男　久三郎，戰死於朝鮮蔚山。

次女　嫁給笠置村武士森島市介。

但馬守宗矩之妻，卽一萬六千石駿州久能城主松下右衞門吉綱之女——於松公主。十兵衞的妻子，乃秋篠和泉守重綱之女莫子，也就是現今奈良市西邊兩公里，平城遺跡一公里西北的秋篠村，某武士之女；祇知其爲和泉守，

但並不知其眞正的職司。明治初年，柳生家十二代的墓銘仍安放在法德寺，但十兵衞之妻却祇有名牌而無墓碑，蓋其墓碑仍存置在江戶麻布天眞寺，上刻享年七十，歿於貞享四年三月八日。她比十兵衞小六歲，法號寶林院殿玉英宗珠大姐。據說法號乃妙心寺雲居和尙所賜。尾張兵庫介之妻乃石田三成之家臣島左近的女兒，這在前面已說過，她只有法號記載而無墓碑。柳生族中，除了宗矩以外，其他如柳生雙雄兵庫介及十兵衞之妻，名號皆未公開。此外，爲尾張藩藩主義直的兵法指導者，亦隱埋妻名，更甚的是：連終身陪家光將軍練武，過着劍客隱秘生活的十兵衞，在其死後，墓碑上也無乃妻之名姓哩！世人稱柳生爲「政治之劍」，眞是如此嗎？爲了維護皇室的尊嚴，爲了天下和平，掌握總監察職務，而秘密尋找三卷的武藝帳的柳生宗矩，實堪稱爲一傑出的大政治家。幕府能有三百年的安逸和承平，百姓能安享太平歲月未遭戰亂，柳生一族，功不可沒。他們爲了國家大事，爲了生民的利益，甚至連妻妾兒女之死傷，都要置之度外。玄齋家的侍女勢以卽宗矩的姐夫久右衞門之女，據說，久右衞門獲悉其女橫死後，祇淡然地苦笑着，但却很關心地問：

「柳生杖安在乎？」

他眞的不關心家人的死活嗎？不！他祇是抑壓內心的悲痛，而以天下和平爲重罷了。

就此按表不說，且回頭看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大月，你對死因似乎很清楚了，爲何不告訴我呢？這太不公平了，既然我們是好朋友，你應當告訴我事實眞相才是啊！」

兩人離開興藏院，在通往京都的路中，黎左衞門很不滿地向多三郎說。

多三郎默默不語，又走了好一段路，才慢慢地說：

「殺死那女人的，是位忍者。」

「什麼？……那就和你一樣……」

「這我也不敢確定，祇知，如果不是忍術高明的武士，絕對無法讓那女人死得如此安詳。但行兇者似乎不知道女的已經懷孕了……」

「那麼，你因兇手是忍者而感到奇怪嗎？」

「是啊！」

「那又是誰的孩子呢？」

「我怎麼會知道？」

「嗯！嗯！……無論如何，這個兇手，實在太沒有人性了。」

「……」

「大月，我想兇手一定是胎兒的父親，也許他是怕私通之事洩漏，才出此下策的……你說兇手不知女人已懷孕，可能不對，說不定那個叫玄齋的人，就是兇手呢！……嗯！對！絕對不會錯！」

黎左衞門嘮叨了半天，不知說些什麼？不斷地看看手指，且聞了又聞。

他們一路不停地走着，來到波光粼粼的木津河旁。

多三郎突然停下脚步眼光朝對岸看。

「怎麼啦？」

黎左衞門也跟着停下來，朝多三郎所看的方向望去，祇見對岸有兩位像朝廷女官模樣的人與兩位武士擦身而過。川野自然不知那兩位武士是誰，更不會知道他們都是名列武藝帳上的武士，是宗矩派來的！

花車

由木津河的流向看去，女官們像是剛從京都來的，武士則正要去京都，彼此的去向正好相反。

武士和多三郎一樣，斗笠都戴得低低的，背着糧袋。多三郎從遠處看他們走路的姿勢，便知不是尋常人物。女官與武士間的距離愈拉愈近。

「多三郎，你注意他們做什麼？」

黎左衛門瞇着眼睛，眺望對岸，接着又說：

「他們擦身過去了……」

又說：

「咦？你看，武士不知對女官說些什麼話？」

黎左衛門不說，多三郎自然也看得很清楚。——祇不過是，隔着河，又有水聲，無法聽到他們談話的內容罷了。

女官優雅地行過禮，回頭看身後的侍女，便又繼續向前走了。兩位武士互相望了一眼，趕緊朝京都直奔而去。——雙方的距離又愈拉愈遠了。

「黎左衛門！」

多三郎突然叫道。

「走吧！快！不要被他們發現了……」，說着，假裝若無其事地跟隨着武士走的方向，朝京都前進。

「究竟是怎麼回事？」

黎左衛門趕到多三郎身旁，問道。

「不要看他們啦！對方已經發現我們了……你要是不留意，當心腦袋搬了家。」

「什麼？」

「砍斷你的手指的武士，是什麼樣的人？」

「唉！那，那實在沒……以前我跟你說過了，我誤爲他是同道，而隨他到樹林裏去，豈料對方却卑劣地……突然揮刀砍來……他的年紀和我們相差無幾，可能也是三十六、七歲，濃眉大眼……」

「不曉得他叫什麼名字嗎？」

「不知道。」

「那人說話有沒有土腔！」

「我未曾注意！」

「……」

「大月，你現在問這些幹什麼？」

「也許，那兩位武士，有一個就是砍你手指的人哩！」

」

「什麼？」

黎左衛門如同踩到蛇般地跳了起來。

「好好地走！」

多三郎低聲罵道：「再走一段路，便可到達菅井街，他們可能不會在那兒歇脚，我們可以先躲起來，觀看一番，便知是不是了。在這裏，我們無法分辨，所以，你先別急，放輕鬆一點，別讓他們發覺我們在跟踪。」

木津河緩緩地流着，這是個不見太陽，烏雲密佈的天氣。着旅裝的武士在奈良街道上走着。多三郎和黎左衛門則走向往八幡的路上，河上沒有橋。多三郎認爲街上行人熙攘，比較方便觀察那兩位武士的行踪，也容易辨識他們的相貌。

女官們此刻多半往奈良去了，但却不能回頭去看個究竟。黎左衛門突然覺得左手發出陣陣劇烈的抽痛，祇好用丹田運氣。他雙唇緊閉，眼睛瞪着天空，像機器人一樣地朝前邁步。

「妳累了嗎？不久，就可到達木津了，忍耐一下吧！」

戴笠帽的女官優雅地回過頭去，對一位女侍說。她年約二十四、五歲，臉形瘦長，眼睛烏黑晶亮，是先帝後水尾天皇所寵愛的京極局的掌侍。

「不，我不累。掌侍您不習慣走遠路，大概很累了吧？」

一位年長的女侍這麼答道。

另外一位染着黑牙的女侍，咧嘴笑道：

「說不定那兩位武士認識道長大人呢！」

「怎麼會呢？」

掌侍笑着，又說：

「不要隨便提道長大人的名字……繼續趕路吧！」

道長就是曾爲大久保家浪人的神矢悠之丞。他正是中之院大納言通村的嫡子……前曾述及，他因觖心被幽禁在寬永寺的父親中之院大納言，而匆匆趕往寬永寺探望，途中與千四郎搏鬪而兩敗俱傷的人。先帝後水尾天皇因不滿幕府專橫而退位，中之院大納言就是爲此而被幕府幽禁起來的。

京極局是園左大臣基任之女，在將軍秀忠之女入內後，仍頗受後水尾天皇的寵愛，而於三年前生下皇子素鷹宮，但這觸犯了東福門院（即秀忠之女）的忌諱，故素鷹宮歸東福門院養育。——因爲素鷹宮近來身體欠妥，又因前幾位皇子都夭折了，因此京極局非常傷心，故派掌侍與福

寺去祇神保佑皇子素鷲宮。京極局作夢也沒想到，左中將嗣長卿手中有武藝帳，更不知道皇太子早夭與武藝帳有關。掌侍祇知籤左中將嗣長卿與中之院大納言通村過從甚密，中將嗣長卿的妹妹於四局也深受後水尾天皇的寵愛，但在東福門入內後，即被逐出宮中。

——且說掌侍來到木津街上的客棧。雖然她身份頗高，但離開京畿到這裏來，却沒人認識她，人們都把她當作一般的女子。

「……這兒很冷，請到裏面休息。」

她們走進一家茶室，店主這麼說着，彎腰屈身請她入內，說話的語調十分懇切，不過，送上來的祇是粗茶罷了。但足以使她們心喜了。

「——從這裏到奈良還很遠嗎？」

一位侍女接過茶屋主人端來的茶後，這麼問着。

「來到木津，奈良也就近了啊！……妳們要到奈良什麼地方去呀？」

「我們到興福寺。」侍女答說。

「哦！那妳們是虔誠的信徒囉！」

在這家茶屋此時並沒有其他的客人，於是，主人便坐下來與這一行人閒聊。

屋外冷風掠過，捲起一陣沙塵。

不久，她們喝完茶，站起來——

就在那一刻，一名快步走過茶屋的武士，突然發覺店內很熱鬧，因此停下來，回頭看她們一個個從店中走出。

「請妳等一下，好嗎？」

武士叫住最後跨出門檻的掌侍，問：

「妳們？大概是從京都來的女宮？妳們屬於那個院？」

「……」掌侍沒答腔，祇靜靜地站着。

「中宮嗎？」

侍女們互相望了望，其中一位說：

「他們都問同樣的問題？」

「眞的？……」

「什麼？同樣的……」

武士神情凝重地說道：

「……也有人這麼問過妳們嗎？」

侍女們點點頭，並沒有說話。

「問話的是獨眼武士嗎？」

侍女們搖搖頭，答說：「不是！」

「那是兩個人嘍？」

「……是的！」掌侍注視對方半嚮，才回答：「那人和你很相像。」

說到這裏，武士兩眼閃爍着，問道：

「那兩人是不是兄弟？」

「不是……」

「其中一位，是不是獨眼？」

掌侍搖搖頭。

「你們仔細看我，他們當中有一人容貌與我很相似，是不是？看……」說着，把斗笠略微掀高了些。

「……」

一位侍女很大膽地抬頭審視了半天，却搖頭說：

「不像！」

武士的臉色變得有些難看。

「……奇怪……」

武士離開後，自言自語地說：

「友矩、又十郎的確是要從大津到京都，可是……既不是獨眼就不可能是十兵衞；不像我，當然也不會是多三郎。那麼，會是……是柳生一派的嗎？」

他越走越快，眼看木津河就在前面了。

女侍們看他健步如飛地離開，對掌侍說：

「都問同樣的事情，眞是莫名其妙……」

而此時，那兩位武士。

他們默默地走着。

不久，前面已出現併列的民房，菅井的街道已經可以望見，

其中有一位說：

「——左門，你認識前面兩人中，右邊那個嗎？」

「——不！」

「很像是多三郎……」

「我也這麼認爲……他們會躲起來嗎？」

「到街上才會知道。如果他們眞的躲起來，那就很有趣了。」

片刻之後，

「看，你看，他們仍跟踪過來。」

「現在還不知道他們作何打算，尤其是多三郎那樣的人……但是，到伏見以前，他們一定會來襲擊我們……」

「要不要先除掉他們呢？」

「不，不……不可以任意殺掉他們，暫時不要接近他們……」

河堤對岸的街道，從菅井附近，順着河流的方向，次第向左彎，武士則走向右邊的道路去。除了多三郎以外，沒有人會在大白天渡河去攻擊他們。由於奈良到京都必須經過山城及伏見。多三郎等兩人，如果想突擊他們，必須

會由淀城經中書島而潛入伏見——但是，這一段路還很遙遠哩！

剛才叫住女宮們的武士，此刻正以和二人相同的步伐速度在街上走。過了片刻，其中一人說：

「馬木家六是否到達呢？」

「不知道。但馬守大人交給他特別的任務，也許還留在尾張。……我最擔心的還是又兵衞……」

「又兵衞是浮月齋派的嗎？」

「是的……」那人很沉着地點頭說道。

兩人中，有一個是阿州蜂須賀家的武術指導——佐佐木左門；另外一位是伊達藩狹川新九郎。

嫡傳弟子

但馬守宗矩的嫡傳弟子，在諸侯府中仕官的有十八人，其名號都記載於「柳生舊藩記」中。「柳生舊藩記」原爲京都武道專門學校教授古賀太吉氏的藏書，與「柳生雜記」、「柚隱抄」爲同一抄本。（柳生藩的松田四郎兵衞景尋之著作。）此書之前言，與友矩偶然從紙門內取出的武藝帳上所載的人名相同。茲將柳生舊藩記所列的名人，抄錄如下：

仕 肥後熊本 田中 甚兵衞
仕 會津藩 小瀨 源內
仕 土井家 荻原 檜左衞門
仕 植村家 西江 織部
仕 淀城 永井公 野殿 貞右衞門
仕 立花家 戶塚 治大夫
仕 鹿橋公 辻茂 右衞門
仕 長州 毛利家 馬木 家六
仕 仙臺 伊達 狹川 新九郎
仕 紀州家 木村 助九郎
仕 阿州 蜂須賀 佐佐木 左門
仕 泉州 岸和田公 多羅尾 又兵衞
仕 加州 前田 笠間 九兵衞
仕 越前 福井 出淵 平兵衞
仕 勢州 津藩 柳生 源太夫
仕 豫州公 松下 源太夫
同 八郎左衞門
同 小源太

以上總共十八名。爲方便讀者記憶，亦將武藝帳中所登錄的武士名，附記於後：

伊勢 津藩 柳生 源太夫
越前 福井 出淵 平兵衞
肥後 熊本 田中 甚兵衞
會津藩 小瀨 源內
肥前 鍋島 弓削 三太夫
長州 毛利家 馬木 家六
仙臺 伊達 狹川 新九郎
加州 前田 笠間 又兵衞

尾張家　汀　佐五右衞門
阿州　蜂須賀　佐佐木　左門
多羅尾　又兵衞
肥前　唐津　丹生　將監
島津　柳生　內藏助
松吟庵

其中最末一位是松吟庵，他是宗矩父親石舟齋的胞弟。尾張的汀佐五右衞門卽柳生兵庫介。笠間又兵衞在「柳生舊藩記」中寫作九兵衞；伊達狹川新九郎則記爲新三郎，却不知何者爲眞？

列載於第一卷武藝帳中高徒，宗矩將他們全部集中在江戶。其中柳生源太夫後來化名爲杖師玄齋，住在奈良三條通，小瀨源內則在寬永寺被多三郎殺死了。丹生將監是宗矩的姐夫，而不是門人，這在述及柳生族系時已說明過。弓創三太夫則住在鍋島元茂處，因此，眞正留在江戶的祇有福井的出淵平兵衞、肥後細川藩的田中甚兵衞、毛利的家馬木家六、伊達的狹川、加州的笠間又兵衞、蜂須賀家的佐佐木左門及和州的多羅尾又兵衞等七人而已。

據說，宗矩交給他們密令時，曾當面說：

「這是朝廷的大事，身爲武士的我們，責無旁貸。好惡之情，實所難免，你們被列名於武藝帳上，也是不得已的事……但是，現在天皇血統已現危機，就算是爲我而效命吧！」

當時，武家政治——由於幕府專橫跋扈，皇室衰微，天皇形同虛設。事實上，豐臣秀吉曾恭迎天皇臨幸聚樂第行宮，爲使絢爛華麗的桃山文化（註）得以傳諸後世而盡心，然而，那時，皇室勢衰力薄，一切都徒勞無功了。

（「桃山文化」爲日本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在位時的活潑文化代稱，A.D. 1503～1600。）

儘管如此，有些事情却十分不可思議。

由第一百零七代後陽成天皇的年譜便可知悉，皇太子後水尾於天正十四年十四歲時卽帝位，四十八歲崩殂。後陽成天皇共有二十三位親王與皇女，其妃妾除第一位皇子覺深法親王的母后（大典侍之局親子）及生後水尾天皇的中和門院外，尙有九人之多。後水尾天皇與京極局、秀忠之女東福門院、於四之局、一位之局（四辻大納言公達卿之女）、御匣局（左大臣隆致公女）、帥局（水無瀨氏成卿之女）、壬生院新廣義門院（園左大臣基音公之女）及權中納言局（四辻大納言繼季卿之女）等人所生的皇子與皇女，總共有三十二位。

這意謂着什麼呢？

雖然這是朝中男女縱慾的結果，却也顯示了幕府掌握政權，皇室有名無實。

在那個時代，天皇經常埋怨皇宮中的建築不够完備，衣食不豐足華麗，但却能縱情恣意地與妻妾盡歡，且生下三十二個皇子、皇女。妙的是，後水尾天皇自東福門院入內後，卽爲京都所司代監視着，不過，他依然能與其他的妃妾生兒育女，這……假如，將未與他生子孕女的婢妾也算在內，則後水尾帝的風流韻事更不知有多少？第一百一十一代後西天皇有二十七個子嗣，第一百一十二代則有三十四個，這正是幕府政權坐大跋扈的原因。試反觀寬永寺到享保一百年間，掌握全國政權的秀忠却祇有子女九個，家光也才僅有七人。

事實上，以女性關係去判斷其人格是不當的！但在局勢不安、經濟蕭條的情況下，一般人對好色的人，免不了會有責難和嫌惡的。不過，很悲哀的是：身爲萬人之尊的天皇，其行爲確實如此。

當時，日本人民頗富忠貞之心，對天皇十分尊敬，他們仍努力地試圖維持天皇的尊嚴。不論局勢如何變化，柳生宗矩爲了皇室安危，懇切地要求其七位嫡傳弟子，以性命做賭注，爲之效命。

——數日後，卽寬永十三年正月，受命的七位嫡傳弟子，分別奔向京都。談論宗矩的策謀之前，在此先概略地介紹馬木家六等數位弟子。

首先，馬木家六。

據說元和年間，宮本武藏在西國修練武術時，長州藩毛利輝元有位老家臣，叫谷田部左衞門春近，不分嚴寒酷暑，總是穿着一件薄薄的棉衣。長子——正左衞門，次子——立之進。左衞門常炫耀其長子卓越的新當流武藝。

有一天，谷田部的上司清水多兵衞之子與正左衞門，因一言不和大打出手。正左衞門憤而拔刀揮向對方，但對方武術造詣亦深，雙方的朋友上前勸阻，却始終無法制止他們，最後，祇好強行制下兩人，並且將事情稟報主君。結果，主君命令兩人切腹謝罪。此後，左衞門落落寡歡，竟日不語，不巧得很，某日，清水多兵衞對人說：「那天要不是有人勸架，正左衞門必定被打得慘敗，或者會殺死他呢！」這話被左衞門聽到了，氣得他暴跳如雷。

翌日，左衞門便到清水家查問此事，清水多兵衞亦坦承其曾說過此話。這個好面子的老家臣聽後，更加痛心，他說：「我要與你以眞劍決鬪，如果你兒子的武藝高過正左衞門，也必定能勝過我。」清水同意了。於是，兩人訂

期比闘。

谷田部左衞門與清水多兵衞比武的消息，當天便傳揚出去，因此雙方的親友都去勸阻，可是，他們都很固執，根本不聽別人的勸解。

「武士被譏爲不如人，是很丟臉的！」

雙方都堅持這個看法。

谷田部左衞門的對手是上司，若打贏了，主君一定會令其切腹，谷田部家名聲就此斷絕。因此，親友們都竭力勸阻。

然而，左衞門說：

「此事有關武士名譽，豈可輕意退讓？也許各位會遭連累，但是，請大家同情我的兒子——正右衞門吧！」

兩人決鬪的事，也同時傳到重臣們耳中，但，當時的武士極重名節和聲譽；如果以在上者的地位和身分強行阻止，可能使兩人都切腹自殺，因此，重臣們都想讓他們自行解決，而未多加理睬。

比武的地方，訂在清水多兵衞的同僚菅谷家中。到了約定的時間，左衞門由次子立之進陪同前去，清水多兵衞則帶着三男七之亟一起去。

當天，主人菅谷佯裝有事外出，場地就在前院五十多坪的草地上。

雙方見面後，互通姓名。

清水報過名後，便拔刀靜候。其子七之亟爲欲適時救援，也解開了刀鞘，站在其後數步之處。

左衞門說：「你有那樣的兒子，眞悲哀！他要是有出息，就不會做出這種使你蒙羞的事……」

清水憤怒地喊叫道：「那是你自己！」說着一刀揮了過去。

雙方都已氣喘如牛時，畢竟，左衞門的武藝略勝一籌，清水多兵衞一隻手臂被砍斷了。左衞門乘勢正欲揮出第二刀時，突然有人不顧一切，飛快地撞向左衞門，那就是前額仍蓄着瀏海的七之亟。

「你想送死是不是？」

滿臉通紅的左衞門，毫不憐惜的揮刀斬向七之亟，少年「呀！」的一聲，立即斃命。隨後以沾滿血的太刀斬向清水，然後，一脚踩住他的胸膛，又補了最後一刀。

立之進跑上前，對左衞門說道，「父親，您眞了不起。」然後跪在地上，抱住左衞門，左衞門雖然殺了上司，自己却也精疲力盡，坐在地上喘氣。

「不，不要緊。立之進，你來砍我的首級吧！」

左衞門說着，挺身端坐，把肚子劃開，呈十字形。立之進砍下了父親的頭。

清水父子當場斃命，谷田部左衞門春近也切腹自殺了，當事者只剩下立之進一人。斷其父首級的事情，日後成爲藩士們茶餘飯後的話柄。

但是，人們大都責難立之進，認爲他不應該那樣做。

「父親，您不要切腹，就說清水父子是我殺的，請您與母親白首偕老，讓我爲此事而死吧！」人們認爲立之進那時應這麼說，而不該毫不動容地斷其父之頸，儘管左衞門不會聽從，但立之進的作爲還是不應該的。——兩相比較之下，七之亟犧牲自己以救父親，雖未能使其父免於一死，但却比立之進更令人激賞。

女英豪

根據「毛利家列臣錄餘聞」的記載是：

「瀧子是谷田部立之進的妻子，本爲季之公之妾，後賜與立之進爲妻。」

據「餘聞」所述，瀧子是位剛毅堅強的女性。——當時，一般都認爲武士之妻，祇要全心事夫，指揮婢女，做丈夫的賢內助即可。至於丈夫的工作、生死皆不必多加過問，如此即可謂具有貞淑的女德，但也有剛強能幹如瀧子一樣的人。

有一年，立之進蒙主公賞賜升官。在此以前，他祇是地位卑微的小官而已。升官而爲年俸四百石的御供番頭格。瀧子知悉後，便坐轎到主君府，責問道：

「我的丈夫，平素辛勤戮力效命，爲何令其做御供番頭格，這是爲什麼？」

主君秀元見其從前所鍾愛的女人，如此盛怒，苦笑地對他說：

「我給妳一些錢，妳回去吧！」

說罷，命人送給她一百枚金幣。

可是，瀧子却生氣地將錢扔於地，大聲嚷道：「我並不在乎這一點錢。」

秀元很困惑，他說：

「好吧，好吧！妳要什麼呢？改天再來告訴我吧！」

瀧子再三叮囑秀元，說：

「你一定要辦到，不可食言！」

說完，拂袖而去。

兩天後，秀元召見瀧子，加封立之進一百石，成爲俸祿五百石的番頭。

「任命後三天內加祿之例，古今未聞。」

「餘聞」一書，對於此事記道，又述：

「此女，夏天沐浴後，赤裸身體，私處亦不加掩蔽，旁若無人的散步、納涼。其家人見此，皆不敢言笑。」

瀧子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

武士懼妻可能是由立之進所開的先河吧！

瀧子在嫁給立之進爲妻及得秀元之寵以前，是某高貴仕女的女侍，出生在大和郡山，是武士松田某某的女兒。那位高貴的仕女，即大納言典侍一位之局。一位之局乃是四辻大納言公達卿之女，爲天皇所寵幸，生有皇女梅宮。瀧子在一位之局生下梅宮之後，辭御職事，而爲秀元所寵愛。

秀元即毛利元就之孫。元就死後，仕祿由嫡孫輝元繼承。——天正十二年，年僅五歲的秀元，當時本名爲宮松丸，由於小早川隆景等家臣之建議而立爲輝元的繼承人。據說，秀元的容貌，酷似其祖父元就。在大坂被拘爲人質時，豐臣秀吉見過宮松丸後，曾說：

「這個小孩，不是平凡的人。」

此後，秀吉便很疼愛宮松丸。後水尾天皇繼位時，秀吉曾帶其前去觀禮。當時天皇見到他，對他說：「正親町天皇即位時，你的祖父元就曾貢獻良多，今天，他的孫子能來參加，乃是吉祥的事。」

宮松丸成年後，豐臣秀吉賜「秀」字與他，而成爲秀元。朝鮮之役時，並命爲大將，領軍攻打普州，斬首一萬餘。

此外，在關原之役中，秀元亦曾勸其義父文輝不可聽信石田三成：

「秀賴公還年幼，當然無法辨別德川家康的善與惡。您絕對不可輕信石田三成。」

秀元竭力想改變輝元的心志，但輝元却不聽。

「那麼，您就陪秀賴公到東邊去，我來做開路先鋒吧！秀賴公如果親自出戰，則投靠德川家康的秀吉部下，也許會回心轉意，再爲主公效命，惟有這樣，才能打勝。」

他反覆地勸輝元，然而，一點效果也沒有，輝元仍固執地採納石田三成之策，出兵美濃，在南田紮營，結果，毛利的先鋒吉川廣家變節投靠德川，輝元則以此爲藉口，他說：「我不要再作戰了。」而轉回大坂。關原之役，由於吉川廣家的背叛，豐臣軍戰敗了。這當中，吉川與輝元之間的陰謀，已無法查究。

戰役結束之後，毛利輝元的領地被德川家康併吞了，他本欲將該地賜與吉川，但，吉川拒不接受。周防及長門兩處封與輝元。不過，家康却命令輝元將長門之地，讓與秀元。

到了大坂之後，秀元投效在德川麾下。他日以繼夜地奮戰，勇取敵軍三百餘首級，獻給德川秀忠。此役中，在秀忠馬前護衛的兵法家，是柳生宗矩。「安藤治右衛門家書」中，描述宗矩道——

「這一天，敵軍七組包圍秀忠陣營，地雷爆炸，燒毀了德川的陣營，人馬俱焚。秀忠的大本營也是危機四伏，就在此時，敵軍的木村主計率領三十五位兇悍猛勇的武士，攻到秀忠面前，柳生宗矩在馬前護衛秀忠，瞬刻間，連斬七人。」宗矩高超的武藝，在此時發揮無遺。在秀忠危急時，秀元斬敵首級三百獻上，鼓舞了士氣，激發了鬪志

，致使宗矩對秀元有了很好的印象。而宗矩隻身立於馬前護駕的精神，亦令秀元佩服不已，宗矩當時已四十五歲了。

由於在此次戰爭中，優異的表現，秀元的地位日益穩固，到寬永八年，已成爲長州藩名符其實的藩主，因此時輝元之子秀就已將家權讓出來了。輝元的家臣清水多兵衞及谷田部左衞門要聽其指揮，就是這個道理。

同時，到家光將軍的時代，又設立了爲將軍講述戰爭故事的「咄衆」一職——就是在特定的日子，到家光面前，爲他講述戰史。本書開頭中所提到的阿部對馬守——說故事之日，帶着飯糰去，飯後，撿拾包紙上的飯粒，復以紙擦鼻涕的人——與秀元同爲說書的人。阿部對馬守的地位相當於重臣家中的管家，這位但馬守的後宮中，女侍之掌權者便是宗矩之女於季。

話說，瀧子嫁給立之進後，盡心服侍丈夫，孝順婆婆。原先經常責怪立之進的人，自從瀧子進入谷田部家以後，就不敢再任意謾罵，但，只要被瀧子聽到了，她就會去找他理論。「我的公公是爲了替他的長子爭面子而死的。當武士切腹時，我的丈夫爲其斷頭，有什麼過錯？」由於瀧子具有特殊的嬌嗔，且有公子般高傲的氣質，因此，聽過她的辯解者，都無言以對，最後常道歉認錯。有人則在其離去後，稱讚她說：

「身爲武士之妻，若無此剛強的意志與慧心，是不足稱道的。」

話說立之進，他對於那些閒言閒語，自始自終，就未曾理會過。

可是，寬永五年六月十八日凌晨，立之進突然自殺，只留下一封遺書指名給武術指導馬木家六——。

遺書

馬木家六是駿州久能城主松下右衞門的家臣馬木藤兵衞吉晴之子。自幼即爲但馬守宗矩的徒弟，曾在大和柳生村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當豐臣秀吉還是日吉丸少年時，舖着涼蓆在矢矧橋上睡覺，有位野武士蜂須賀小六看到秀吉，很賞識他，對於其聰穎的資質，讚嘆不已。這是『豐臣秀吉傳』中很有名的一則故事。其實，那位武士並不是蜂須賀，而是久能城主松下加兵衞之綱。矢矧橋在日吉丸時代還沒有，這事發生的確切地方是——曳馬川畔。

這一天——天文二十二年春——松下加兵衞正要去找今川氏的家臣濱松城主飯尾豐前，當他走到曳馬川河畔時，看到一位年約十五歲，長相不凡的少年。據那少年自己說，是位農家子弟，帶着亡父僅有的遺產——一貫錢，離家謀生，沿途以買賣木棉、針和線，換取所得，來塡飽肚子，一路行進，好不容易才來到遠州濱松，原先是想到尾張去投靠有名的武將……少年日吉丸如此敍述着。

當時，松下加兵衞即雇用他爲提草鞋的侍童。其實，濱松城在今曳馬川河畔附近。

松下加兵衞的兒子——右衞門吉綱——就是柳生宗矩的妻子於松的父親。

傳聞馬木家六七歲時，看到他的父親藤兵衞的短刀刀刃上有裂痕時，曾對父親說：「這把刀，用來與人決鬪，一定會斷掉，還是趁早丟棄，再換一把新的刀才好。」堪稱這位不可多得的神童。藤兵衞想試試此話的眞確性，遂到院中試刀。

他揮刀砍樹，但刀由尖端四寸二分處斷裂，插在樹幹上，另一半則飛掠過不遠處某家僕頭上，險些傷了他，蓋之此劍具有凶兆。

於是，藤兵衞依言扔棄了短刀，私下却訝異於其子之慧眼。後來，他將此事說給友人飯塚聽，飯塚是僕役的領班，他又把這個故事告訴主君右衞門，宗矩也聽聞此事。因此，少年透過主君右衞門的推薦，成了柳生宗矩的門下，時值慶長十五年，家六年方十二歲。

那個時候，宗矩還是位沒沒無聞的武士，但十二歲的少年馬木家六並不在乎這一點，只是勤奮地跟着宗矩，在江戶練武。

家六十六歲時，宗矩叫來他，說：

「基本的武藝，你已經學完，此後，你到大和去領受松吟庵兄的指導吧！」

於是，馬木家六又隻身到大和去拜師松吟庵。他在那裏勤練武術，猶如野人一般，直至二十歲。

家六得到新陰流的眞傳，是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其經過情形是這樣的：

坂原村有位農夫的兵子——伴藏，和馬木家六同拜松吟庵爲師。他們經常一起練武，但他與家六不一樣，他的武術進步得很慢。

伴藏因此對練武逐漸生厭，常自暴自說棄地：

「我不行，既沒有練武的天份，天資也不如人，我不想再繼續練下去了。」

拋棄了木刀，此後，每當弟子們練武的時候，他就拿着掃帚清理前庭後院。不過，一有空閒，他常爬上山坡，拿着木棍，劈打樹木。雖然，他口口聲聲地說不再練武，可是，他對武術仍捨不得拋棄。——松吟庵對伴藏怠於練武的事，裝作不知道，只是默默地暗中觀察他的舉動。

某日，松吟庵突然把馬木家六叫到房裏。說：

「我以前曾經說過，傳授武術給你們，是爲了防禦萬一柳生家出事時，你們能效勞。現在你去除掉禍根伴藏吧！如果有人阻攔你，就一起除去。」

松吟庵毫無來由地要家六這麼做，使他覺得莫名其妙。

他很緊張地答說：

「是的！」

正準備站起來，松吟庵又叮囑道：

「小心哦！說不定你會敗給他！」

家六從未殺過人，因此，他以爲師父是爲了堅定自己的信心和勇氣，才叫他以眞刀實劍去殺人，所以，他就直接了當地去找伴藏。

那時，伴藏正在打掃前院，有數位門徒也在場，家六仔細地觀察他的行動，暫時不想驚動他。

不久，伴藏拿着落葉，走出後院，家六尾隨而去，但是，奇怪得很，到處都可以丟垃圾，伴藏却拿着落葉，一直走，直走入竹林中。出乎意料地，那兒有位老武士在等他。見到伴藏時，老武士對他說：

「快把落葉扔掉吧！」

伴藏立刻把垃圾丟了。

「你還沒有學會嗎？」

老武士手中持着一根很粗的拐杖，這麼問着。

伴藏很難爲情地回答道：

「嗯！我尚未領悟其要訣。」

伴藏很悲傷的說。

「別灰心，和以前比起來，你已經進步很多了，繼續努力吧！」

老武士鼓勵他一番，又接着說：

「伴藏，今天有人要殺你，你小心一點，今天不要練了，你回去吧！明天再來此練習。」

伴藏覺得很奇怪，他向老武士，說：

「誰要殺我呢？」

「就在那邊。」

老武士伸手指向馬木家六躲藏的地方；伴藏則順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殺你雖然有點殘忍，但你遲早會被松吟庵殺死，倒不如現在就……」

老武士說着，刀已揮出。

伴藏毫無聲息地倒了下去，當場斃命。

「出來，年輕人——」

老武士右手仍握着拐杖，他身上未佩長刀，只有一把短刀——他方才是用左手拔刀砍死伴藏的。

老武士的功夫靈巧高妙，且動作迅速無比，叫馬木家六看得目瞪口呆，聽到叫聲，茫然地跑出來。

「你回去告訴松吟庵吧！方才我已明白地教給你『明身刀法』了。你走吧！」

老武士說完，回身消失了。

馬木家六所見到的老武士，卽浮月齋。

家六回去後，將事情的本末全部告訴松吟庵。

「原來如此……」

松吟庵感慨良深地點頭說道：

「你好好去收埋伴藏的屍體吧！」

說完這句話，便靜默不語了。

此事過後一個多月。

某日，松吟庵又把家六叫到跟前，告訴他：山田浮月齋與石舟齋宗嚴同是疋田陰流派有名的兵法家。

隨後，又問家六：

「明身刀法的秘訣，你想學嗎？」

家六很坦白地回答道：自己很想學，但不知何時才能練出火候呢！

「你現在已經學得差不多了。但却別想勝過浮月齋，因爲他所練的是忍者的刀法。其刀法有技巧而無武格，我會把我所研究的刀法，傳授給你。」

從這一天起，家六便得到松吟庵特別的指導。不久之後，就把新陰流明身刀法練得爐火純青了。當時馬木家六年方二十二歲。

家六第一次使用明身刀法是在仕途於毛利家時。

由於毛利秀元的請求，宗矩遂把馬木家六推薦到毛利藩，爲秀元家的武術指導。那時，秀元想試試剛才從長州來的馬木家六之武術究竟如何，因此，他叫鷹匠把心愛的一隻叫「明石」的老鷹抱出來，並對家六說：

「怎麼樣？你會運用這隻鷹嗎？」

「是的，秀元大人。」家六一面回答，一面從鷹匠手中接過老鷹，讓牠停在手腕上。

這時，一位事先受到秀元授意的武士，猛然走進家六，揮刀砍向他。家六一個轉身，閃開了劈來的刀，並把那武士摔倒在地上，可是，那隻鷹却仍絲毫未離開他的手肘。

家六的俸祿高達兩百石，又獲賜豐浦藩（即長府）。豐浦藩乃五萬石之城，爲秀元之本城。秀元因賞識家六之武藝，而捨不得把他讓給毛利，故聘作自己藩內的家臣，且備加恩賜。

於是，馬木家六成了毛利藩的武術指導。由於家六太年輕了，所以，開始時家臣們對他都很輕蔑，但是，聽過老鷹「明石」的事後，都爭先恐後地來請他指導或傳授武術，瀧子的丈夫谷田部立之進也是家六門徒之一。

這也正是爲什麼立之進自殺，而要留遺書給家六的原因。

瀧子並非愚昧的女人。

雖然，她並不明白丈夫自殺的眞正原因，却也沒有讓事情鬧大，連丈夫留下遺書的事，也絕口不提，只是稟告立之進的上司，說他已經自殺罷了。

官府立即派官差到谷田部家驗屍。結果，證實立之進的確是切腹且割斷頸動脈自殺的。

驗屍的官差問瀧子，說：

「在他死前，妳有沒有發覺什麼比較特殊的事情？」

瀧子回答說：去年父親切腹時，他爲之砍斷頸項，因而慘遭世人的責備與怪罪，他可能是忍辱偸生，想要完成某事才死，遂有今天的自殺事情。她所知也僅止於此。

官差回去，亦將瀧子的話，向上司稟報。這事經由立之進的上司等人，最後傳到秀元耳中，當時的秀元聞訊，十分驚訝地叫道：

「什麼？谷田部立之進自殺？」

因爲谷田部是瀧子的丈夫，秀元當場不便多問。

「改天叫瀧子來見我吧！」

秀元說完這句話後，就再沒開口了。

立之進有一子，但主君並未下令其應否繼承家名。

家臣們雖緊急會商處理善後之事，但却害怕瀧子又去爲難秀元，要求他做某些安排；因此，商議歸商議，却始終不敢提出意見來。埋葬之日，與立之進時相往來的朋友，都參加了葬禮，但人數並不多，由此可見，他平日是很孤單的！

瀧子曾偸偸地請馬木家六——立之進的武術指導——去參加喪禮，但家六却佯裝不知情而未前去送葬。

所以，七旬之後，瀧子便夜訪馬木家六。

由於瀧子名氣太大，僕人都知道他是立之進的妻子，見到她，絲毫不敢怠慢，立刻去向主人稟報。

聞悉瀧子來造訪，家六只是說：

「嗯！嗯……這麼晚了，她來找我做什麼？」

家六當時正好與兩、三位弟子在屋裏閒談。

「叫她先到客廳去等一下！」

家六這樣交代過後，才緩緩地站起來。

不久，他來到客廳，與瀧子相對而坐。

雙方都靜默不語。瀧子時年二十八歲。

「我有東西給你看，就是這個。」

說着，由懷中取出立之進的遺書，又說：

「這是立之進留給你的！」

她兩眼直視着馬木家六。

「——給我的？」

家六正想伸手去拿，但瀧子却以手指頭按住了遺書的末端，她對馬木家六說：

「請別急，等一等，好嗎？立之進是我的丈夫啊——但是，他死前並沒有對我說過半句話，却留下這份遺書給你，實在是……請你也讓我看看，好吧？」

「假如妳眞想看，那就拆開吧！」

「……可以嗎？」

「可以。」

烏梅

「既然你答應，那我就打開了。」

瀧子這麼說着，便拿起遺書，故意慢慢地拆開了。

馬木家六兩手平放在膝蓋上，嘴角似乎帶着微笑，但是眼神却很嚴肅，瀧子好像沒有注意到。

瀧子展開遺書，垂放在膝蓋上，她從右側開始看——

「一、遺言：關於我自殺的事情……」瀧子由上而下，由右而左，逐一展讀，兩隻眼睛愈睜愈大，雙手也不停地發抖。

家六則一直注視着她的表情。她終於壓抑不住，而抬起頭來，急促地問：

「這……這是眞的嗎？」

她那黑而發亮的瞳眸一直凝視着家六。

「妳說什麼？遺書的內容是什麼？我完全不知道啊！」

「這裏面寫說，以前你就認識我了——」

「哦！……」

家六挺起胸膛，微笑消失了，說：

「不錯，瀧子女士。」

「什麼？……」

「妳不記得馬木家六了嗎？……某日，在月瀨替妳摘烏梅的——」

「？」

她似乎想不起來，仍疑惑地望着他。過了半晌，她突然驚叫了一聲：

「啊呀！」

不錯，馬木家六她的確認識的……

月瀨在大和國添上郡——柳生村東方一里外的村落，以梅花聞名於世。根據『大日本地名辭典』所載：

「月瀨在大和、伊賀及山城的交界處；大字尾山桃香野、波多野及花垣村則錯落在名張川（又名差月川）兩岸，山邊河濱遍植梅樹，故人們又稱此河爲月瀨梅溪。」

月瀨固是有名的梅景勝地，而文政時代，建藤藤家堂儒生——齊藤拙堂的遊記，對梅溪的描述更美，可謂是一代佳作，現在，再無人能寫出像他那麼絕妙的文字了。茲摘錄拙堂梅溪遊記片段如下：

「何處無梅？何鄉無山川勝景？然唯獨和州之梅溪，梅花伴山川而生，以山川顯奇，山川伴梅花而立，以梅花顯艷，此乃天下之絕景也。然其位於和州東陬，地甚幽僻，人跡罕至，而不揚於世。吾爲伊勢國人，故欲顯其名於世人。

溪畔植梅爲業者，凡十村，各云；石打、尾山、長引、桃野、月瀨、白樫……。共植梅樹數萬有餘。梅樹遍山繁生，而以溪畔者爲佳。溪源於和州宇陀，至此寬逾百步，尾山位溪北，月瀨、桃野位溪南。危峯奇岩，交錯聳立，梅樹擇隙而生，間伴以山竹。」

「大八州遊記」中，對月瀨有如下之描述：「怪石交錯紛立，與梅花併立爭奇，河中纔岩竦峙。」此外急流吞岩，白波隆隆。只可惜，拙堂遊記中，只述賞梅而未敍及山水奇觀。

春天裏，梅花怒放，開遍了溪畔山間，且奇岩怪竦立其中，實在是絕佳的景象。

梅子成熟時，落遍滿地。月瀨村人用炭灰散撒於梅上，經過一段時間，就變成梅干，此即著名的烏梅。古時，女人喜用烏梅做的唇膏，其色如胭脂，塗於唇上呈淡紫色。自從明治時代，由德國進口紅色唇膏後，烏梅唇膏便逐漸沒落了。但，當時，很多高貴的女士，仍繼續使用。據說祇園的舞妓及島原的藝妓，直到二次大戰前還在使用。

「很遺憾地，清雅的烏梅被歐州的口紅取代了，價格由三十兩跌至二十兩，業主甚至有人伐梅闢田。」

不過，月瀨至今仍是以賞梅勝地著稱。

某年，有人曾將最好的烏梅呈獻給朝廷；於是當年，四辻大納言公達卿等人，便浩浩蕩蕩地到月瀨去賞梅。

從京都到月瀨僅有一日的里程，柳生吟庵即爲此次賞梅公親們的護衞兼領路人，因爲當時宗矩在江戶，故引導的任務自然是要由松吟庵來擔當了。由於幕府專橫，朝中公卿已名存實亡；自從醍醐帝以來，柳生村附近的笠置村便是這一羣失意的公卿們消暑解悶常去的地方。柳生一族與朝中素有密切的關係，故由松吟庵領路，亦隱吟着對朝廷恭順之意。當時，瀧子陪大納言之女一位之局前來賞梅，馬木家六與數位柳生門徒同爲護衞的武士，當他看見瀧子欠身採梅時，曾順手爲她服務過。他說：斯情斯景，至今未忘。瀧子聽他這麼一提，也想起來了。

從前，瀧子視武士如鄉野澤夫，對們的粗野狂暴，心存畏懼。因此，聽到柳生家的武士爲此行之護衞時，人人都恐懼不安。

「不知道會不會發生什事……」

女人們懷着不安的心情，前去賞梅。

但是，他們來到笠置上附近，只見在行列中迎迓護衞的七、八位武士，都是文質彬彬，佩戴着長、短劍的年青人。與想像中迥然不同。他們的穿着很樸素，一點兒也不華麗，但個個氣宇軒昂，英姿煥發，似乎是經過特別挑選的。梅林的景緻絕佳，護衞的武士，也都清雅不俗，遂使賞梅的人，有若置桃源仙境一般。——其中尤以家六最受人矚目。

一行人，在梅溪流連玩賞，直到黃昏，方抵大柳生村忍辱施寺夜宿。柳生門徒，在寒冷的院內，燒着營火，徹夜戒衞，院中的正堂、多寶塔及照堂等的影子與營火相輝映。當夜，霜雪紛飛，淒寒無比。瀧子在一位之局入睡後，悄悄地走到屋外，此刻，白天替她採梅的青年，正圍在火堆前取暖。

「妳還沒睡？」青年迎着火光，笑問道。

瀧子輕移蓮步，愉悅地走到營火旁。她覺得武士們的容貌與公卿們迥然不相同，突然之間，她對武士的觀點完全改變了，且認爲嫁夫不當嫁公卿，而應嫁於粗獷具有野性美的武士……

出人意料之外地，從前那位護衞的青年，此刻已當了毛利家的武術指導，且是自己丈夫的師父，如今夫死猶留下一份遺書給他……

「妳記起來了嗎？」

家六很想緩和一下那緊迫的氣氛，因此，沉默了半响便微笑地問她。此時的家六仍很結實健壯，但年輕的純眞模樣已然消失了。

「嗯！我想起來了。」

瀧子這麼回答道，雙頰泛起了片片紅暈，露出不勝嬌羞的樣子。

「那麼，讓我看看遺書吧！」

瀧子的態度突然轉變了，她抓起遺書，雙手抱胸，滿面怒容地叫道：

「不！」漆黑的眼神中露出奇異的光芒。

「……遺書是留給我的，照理說，連妳也不能看，這是武士的規矩，妳……我先讓妳看過了，而妳却不給我，實在令人費解，你應該把它交給我——」

「不行！」

瀧子又一次地拒絕了，且高聲嚷：

「你一定已經知道遺書的內容了！」

「妳……唉！妳說些什麼呀！」

「一定是的！不然，我這麼來找你，且告訴你，我拿立之進的遺書來給你，而你却如此鎭定，毫不在乎……家六大人，如果我要照他的遺書來做，那你要如何呢？」

在隔壁房間裏的弟子們，都是毛利家重臣們的長子，次子或三子，瀧子顧及此點，遂放低聲音，但眼中却露出很奇怪的神情，不知是……

家六輕輕地吸了一口氣，很想改變當時的緊張氣氛，然而……他雙眉緊蹙地說：

「我再說一次，妳把遺書給我。」

他語調鎭定，但却非常冷峻、威嚴。

就這樣懾服了瀧子，白了他一眼，便把遺書給了家六。遺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我因某種緣故，在自己家中自殺。也許世人會覺得奇怪，但我只能說：爲了武士的尊嚴，我不能不死。死並不足惜，但我所掛慮的是老母和吾妻瀧子女士。我稱自己的妻子爲女士，你或許會覺得奇怪？她雖和我結婚，但，却是有名無實的夫妻，我們從未同床而眠，她之所以嫁給我，完全是因爲主君秀元公同情我到處受人責難，而故意安排的，這在她進入我家的第一天，我就已經知道了。她曾是主君所寵愛的人，嫁給我之後，我始終沒有和她行夫妻之禮；但社會上的人，一定不肯相信。這事如果奏明主君，他可能會以爲我以怨報德，不識抬舉。因此，我不知該如何來處理瀧子的問題。

我心想，除了懇求師父您幫忙我之外，再無人能爲我解決此一難題了。您曾經說過，您在柳生村練武時，便已認識了瀧子。據說她出生在大和郡，你們或許自幼即認識？但這只是我臨死前的推測。我認爲瀧子若能得您恩寵，必能享受甜蜜幸福。主君一向很器重您，瀧子和您在一起是最適合不過了。即使您將來變成浪人，我相信，您也絕不會讓瀧子吃苦受難的！瀧子外表上給人剛毅暴戾的感覺，事實上，她是個很溫柔的女性。這可從她對我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中看得出來，也可由她把我與別人所生的小孩視如己生的高超情懷得到證明。

我並沒有交情深厚的朋友，唯有拜託師父您了，望您寬宏大量，恕我冒昧地留此遺書給您。

家六看完遺書，表情生硬地說：

「立之進所言，很有道理，但你願意嫁給我嗎？」

「……」瀧子頭垂得低低的，而未說話。

「我對他的意見，沒有異議，如果妳不反對，我很希望娶妳這樣的女人爲妻——」

「你，你不可以說謊。可要仔細考慮……如果有何隱情，請告訴我……」

「嗯？」

神今食

家六摒息凝視良久，說：

「妳眞要知道我的打算嗎？」

他雖未配戴太刀，但身上仍有一把短刀，若是說出本意，而遭瀧子拒絕。家六便會以遺書爲由，一刀斬死瀧子。

「請說吧！……我曾服侍秀元公，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

「那麼我便說了！妳願意遵照谷田部的遺書，以我妻子的名義，一齊到京都去嗎？」

「……」

「妳是會起疑。不過，我只是想和朝廷攀關係。」

「身爲兵法家，爲何要與朝廷拉交情？」

「如果說出來，妳還願意嗎？」

瀧子瞪大黑黑的眼睛，看着家六，

「……請說吧！」

大吐一氣得說。家六遂言：

「我必須和四辻大納言聯絡，以得其意向。時限緊迫，必須於六月十一日——神今食（註）之日到達京都。」

（神今食，爲古代日本皇宮中的例事之一。每年六月及十二月的十一日夜裏，在神嘉殿中祭祀天照大神。天皇親自主持，且親手炊食以祭，並自行同食。）

「——」

「妳既然服待過四辻大納言，以妳丈夫的名義，要覲見天皇自然比較方便。」

「等一下。……你是聽誰說的？」

「——」

「前些年我曾赴月瀨賞梅，你見過我。那天，除了我之外，還有中和門院，及土佐局一同去。……你怎麼會知道我是服侍四辻大納言？」

「……」

「你不開口，那麼由我來說好了。——家六殿，兵法指導只是你的幌子，其實你是密探吧？」

「什麼！」

家六右手立刻握住短刀。

「等一下！等一下！……」

瀧子身子向後一縮，伸出手來阻止家六。

「不要想錯了！我和你也是一樣的，我充當秀元公妾室也是另有用心的。」據瀧子言：

先帝後水尾天皇對幕府的專橫拔扈日益不滿，便想暗中聯絡反德川的諸侯。當時爲了聯絡擁有數國的大藩主毛利家族，其領土即今日日本之周防、長門二地，天皇便利用美人計，以便引毛利家投入麾下。

「這些都是眞的嗎？」

「事關重大，我不會胡扯的。……我不知道你是受誰差遣而想潛入王宮。如果……如果你是爲了秀元公，那麼我一定會全力協助——」

瀧子成爲秀元的入幕之賓後，曾多次在床頭枕語，力勸秀元協助皇室。但是這件事並不能張揚出去，若是秀元的意圖被幕府發現，則不好收拾。這一點，在瀧子受命前曾再三叮嚀，所以瀧子多是藉思念自己過去在皇宮中的種種，以暗示秀元。

秀元並非笨人，但始終沒有做正面答應。後來，把瀧子賜給谷田部立之進，瀧子自忖，這是秀元迂迴逃避她的手段。所以，於白晝赤身裸體的在立之進面前遊盪，平日在家中的表現亦如潑婦，這是瀧子私下向秀元報復的發洩行爲。

如今，秀元最信任的馬木家六，竟要透過自己的關係進入皇宮，這可以表示以前的枕邊細語並無失效。所以瀧子便與秀元公把事實眞相告訴了馬木家六。她知道立之進的死，與秀元公有秘切的關係，否則像立之進這種武士死了，實在是一種損失。

——結果，這些判斷都錯了。不過，家六倒是滿臉喜不自禁的樣子，

「既然妳知道了，我也不必隱瞞什麼，我確實是要到皇宮中，以接應他人扶助皇室。——不過，這件事絕不能告訴別人，尤其是主君秀元公。致於受何人之託——我不宜說出……」

「知道……」

瀧子滿眶熱淚在漆黑的瞳子中閃亮，

「我，我眞高興尋到志同道合的人……從現在起，我完全聽從閣下使喚。」

隔壁的弟子，對於師父的深夜受訪，又談了那麼久，開始生出疑心，

「師父！我們先去睡了！」

故意大聲嚷嚷着。

此時家六，

「好的！我還有事——」

隨着家六的回覆，弟子們各自回到房間，四週已無人息。

進入皇宮，這可以表示以前的枕邊細語並無失效。所以瀧

瀧子二十八歲，早在秀元處領受了身爲女人的快感，但是嫁給立之進爲妻後，足足守了兩年活寡。她犧牲女人一生的幸福，獻身皇室，對於自己這種壯舉，也感到一股驕傲。此時，瀧子以大膽的態度，靜待家六的行動，這並不能說她是輕薄的。

家六靜靜的抱住瀧子。「這麼完美的身體……這眞如夢中。」

瀧子眨動着睫毛，看着家六，

「你被營火暉映的面孔，好似在昨夜。」

身爲武士之妻，出外時必須穿戴整齊。宮中的下級女官，在夏天多除去外衣，只着下裝，露出肩膀。此時瀧子自動寬衣解帶，二人歡度雲雨。第二天，馬木家六便向秀元請了一個多月的假，到京都去了，兩人便如此殘酷的分離了。

時年寬永五年五月初。

神今食在六月十一日——與月次祭（註）同爲皇宮中的例行公事。

（月次祭爲日本古代傳下來的祭典，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十一日舉行，爲神宮每年之大事。先在伊勢神宮的三百零四座神像前敬奉幣帛，再請求神明永保天皇福祉及國家和平。明治時代以後取消。）

神今食時，由天皇親自煮飯，於神嘉殿恭迎天照大神。月次祭在白天舉行，神今食則在晚上舉行。共奉有木筷二雙，醋，鹽，酒，味噌以四個土罐盛着。菜肴分爲四種——鮑魚、紅魚干、沙丁魚、竹莢魚，及湯一碗。神今食儀式過後，奏神樂，一同參與的公卿陪在天皇轎子兩旁，唱着歌送天皇返宮，以祝天皇萬壽無疆。

寬永五年六月十一日，正當神今食在舉行時，秀忠的女兒東福門所生的第一位皇子高仁親王，年僅三歲，突然暴斃。

祭祀中之細節就此打住，「建武年中行事」中曾有約略之解釋；「戌時行事，天皇自行飲開水，開水代表各種不幸，其次大納言與持劍宮分立皇宮兩側。待天皇出來後，經月花門陰明門，從中和門。至神嘉殿後，天皇坐在準備好的大木床上，大木床的四個角放着四盞燈。山蔭中納言的子弟預先準備開水，以供天皇行神事。當采女（註）尋問時刻時，內侍卽準備寢具，附近的大臣併列於大殿兩側，……」

（采女爲日本古代男爵以上家族中選出，以供皇宮後宮中之女官。）

在這神今食的儀式中，武士家是不能參加的，被賜與官位的諸侯們則有資格參加，但從戰國時代以來，諸侯們皆認爲此事是多餘的無聊舉動，只是那些文官的事，所以多不願參加，只有三齋細川忠興，因爲女兒萬姬嫁給了烏丸中納言，只得偶而跑到京都去參加神今食儀式。所司代手下的武士却時常找籍口到東福門院去，其目的是去調戲女官們，當儲皇子高仁親王哭時，便說：

「還不快去！幼君想吃奶了！」

在奶媽附近，看看屏風上的畫，四處遊盪着。雖說幼君已三歲了，實際上只有一歲七個月。

天皇在神今食儀式期間，面容似乎比以往蒼白，但是在場的公卿，每一個人都認爲這只是緊張點罷了！殊不知天皇是集中精神在思慮着計謀是否成功。

天皇吃過食物，采女奉上一杯黑酒，正要飲下時，神殿東邊的左近司突然。

「啊！那個！」

低低的驚呼一聲。此時，隔壁殿中有一頂轎子，一陣風似的向北奔去。采女大驚失色，天皇手中的杯子也掉在地上，

「……」

後來，有一位少納言曾說，當時天皇喉間不知在輕聲說些什麼。

據說，當采女拾起跌落的酒杯，再度奉給天皇時，天皇的手指顫抖着，無法拿穩采女遞上的酒杯。

不一會兒，有兩三名武士，從飛香舍一面大叫着，一面跑到神殿上來。

雖說是件奇怪的事，但亦無須就憂什麼。武士說，聽到奶媽的一聲悲呼，此事由所司代倉周防守重宗重新向天皇報告，那武士跑進去看時，已發現本來正在哭鬧的幼君已經死了。

當天，宮中在一片不安與悲嘆聲中渡過一夜。天皇不知道幼君口中吐出暗黑色的血，也不知是馬木家六或是其他人所幹的。因爲柳生門下已有三人，也同樣的在今夜中潛入皇宮。（上册完）

「武俠經典名著」本社已隆重出版

佐佐木小次郎	林上元三著 林懷卿譯	定價75元
柳生一族的陰謀	松永義弘著 林懷卿譯	定價50元
丹下左膳（上・下）	林不忘著 林懷卿譯	定價140元
里見八犬傳	山手樹一郎著 歐陽仁譯	定價99元
德川家康	司馬遼太郎著 林懷卿譯	定價75元
幕末英雄傳	司馬遼太郎著 林也渡譯	定價69元
秘劍血宴	柴田錬三郎著 譚少成譯	定價69元
柳生英雄傳（上）（下）	五味康祐著 安紀芳譯	定價170元

以上八册合購570元郵票通用

本書已申請版權、翻印依法追究

愛書文庫A070

柳生英雄傳（上）

原作者 五味康祐
譯者 安紀芳
出版者 武陵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社址 臺北市南港區興南路180巷5弄9之3號
辦事處 臺北市士林華僑新村9巷6號
電話 8321681・5619394・7694541
郵政劃撥 1050063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地址 臺北市懷寧街17號四樓
印刷者 現太印刷廠
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76巷2弄30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二月
特價85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